

龍虎天尊（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浪跡江湖，有多少驚心動魄的經歷？仗劍行俠，看盡幾許駭人聽聞的暴行！

浪子與劍客，誰能瞭解他們？又有誰能看清楚醜惡的背後，是否更醜惡？還是隱藏着英雄的血淚？

$3.50

1074

編者話

雪刀浪子故事「龍虎天尊」今期特選刋出。這是一篇場面最大、人物衆多、夠熱鬧、刺激、鬥智的動作小說，也是本文主角有浪子之稱的龍城璧及一干英勇劍客生平浪跡江湖裡，所遭遇到的驚心動魄經歷，和看盡駭人聽聞的最醜惡暴行，他們本着鋤奸濟弱，快意江湖，展開了一場勢如破竹的殺界，綏靖妖氣，造福衆生！

＊＊　　＊＊　　＊＊

黃鷹的「天蠶變」今期終結，故事悲壯激忿。梟雄霸主獨孤無敵的收場是衆望所歸，雲飛揚與獨孤鳳這對同母異父的兄妹到底怎麼樣了？……在今期的刋出，都有完滿的交代，請千萬不要錯過。

＊＊　　＊＊　　＊＊

諸葛青雲的作品，久已膾炙讀者口味，深受愛戴，下期裡，我們又特別情商他爲本刋撰寫巨著俠義傳奇「五嶽英豪傳」，該故事結構另創新思，脫俗非凡，編者敢以保証誠屬佳作，絕不令你失望。

下期巨型小說是高皐先生的「絕刀．金環．殘荷劍」，該故事有俠有情，有恩有怨、有……全文過程曲折傳奇，哀艷感人，閱後有再三廻味之感！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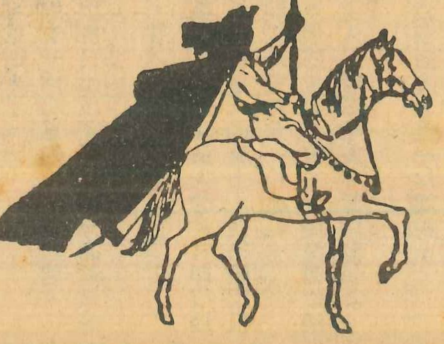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虎天尊

快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盧　令・圖

急父執危難　挽江湖狂瀾

葬花公子

（一）

三月，霧迷離。

峻嶺下，幽谷無名。

谷無名，路也無名。

這條路也許不是由人走出來的；除了人之外，野獸也未嘗不能在野草叢生之處，走出一條若隱若現的小路。

谷中無風，只有濕霧。

霧濕冷。旭日雖已升起，在這深邃的幽谷中，仍然不減夜來寒意。

× × ×

一雙穿着猩紅襯底、金綫細邊長靴的脚，踏在一朵落英之上。

花雖未謝，但已被摧殘。

谷中忽然出現了一張森冷的臉孔、一個英俊而冷酷的人。

他身材瘦長，錦衣白馬，還有兩個面目清秀的書僮相隨於左右。

兩書僮一穿青衣，一穿黃衣，年紀看來都不超過十六歲。

他們雖然年紀不大，胆量却很不錯。最少，他們就不怕死人。

這兩個書僮扛着一個死人，神色自若的來到了這一座幽谷之中。

（二）

鳳眼已闔，俏臉上只有僵硬，充滿驚悸的表情。這是一具女人的屍體，她的年紀大概只有二十歲。

錦衣公子和這兩個書僮來到谷中落英最多之處，停留下來。然後，兩書僮把屍體放在一旁，以手挖坑。

他們的手指並不粗糙，但挖坑的時候，指力却是大得令人驚奇。

錦衣公子却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只是四處瀏覽谷中四周的景色。

半個時辰後，青衣書僮對他說：「坑已挖好。」

錦衣公子點點頭。

「很好。」

但他又隨即道：「坑雖挖得不錯，但却嫌不夠。」

青衣書僮道：「倘若這裏只有一個死人，一個坑已夠。」

錦衣公子淡淡道．「雖然這裏現在只有一個死人，但不久之後，死人的數字就會有所增加。」

青衣書僮道：「既然如此，我們再挖坑。」

錦衣公子道：「只須多挖一個便已足夠。」

青衣書僮立刻回到坑旁，與黃衣書僮另挖一個坑。

又過了半個時辰，第二個坑也已經挖好。

錦衣公子忽然冷笑：「在谷外的朋友，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立刻就有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响起。

谷中很快又出現了另一張充滿殺氣的臉。

（三）

脚步聲雖然沉重，這人的身材却很矮小。陽光斜照在這人的臉上。他的臉龐很蒼白，兩顆眼珠子却是一片血紅。

一股無形的殺氣，有如大海浪濤般猛壓過來。這人已將四十歲，腰間懸掛着一柄雁翎刀。

錦衣公子面上也是一片肅殺。

「老雁侯是你的甚麼人？」

「師父。」

「本公子從來都沒有聽人說過，老雁侯收錄過你這一個弟子。」

「天下間你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又豈獨此事爲然？」

「尊駕是……」

「黑雁歐刀。」

「歐刀？」錦衣公子雙眉一皺，目光緊盯着他：「你就是半年前天荒口單刀會五煞，然後再闖天煞谷擊殺三大毒狼的歐十四？」

「既是歐十四，也是歐刀。」

「難得今日能與你在此相遇，好極。」錦衣公子淡淡道：「坑已挖妥，無論是誰能躺下去，都是一種莫大的福氣。」

歐刀居然點頭：「你說得很對。」

他向前踏出一步，大聲道：「能躺在這坑裏被埋掉的人，最少不會死無葬身之地。」

錦衣公子目光一閃。「你果然明白這種道理。」

歐刀道：「你若死在我的刀下，我一定會親手把你埋掉。」

錦衣公子悠然一笑：「你有把握殺了我？」

歐刀搖頭。

他沒有瞞騙自己，也不願瞞騙對方，他說：「我若有把握，早在百里之外就已動手。」

錦衣公子道：「難道你現在覺得已有把握殺我？」

歐刀仍然搖頭。

錦衣公子淡淡道：「既無把握，何以偏偏前來送死？」

歐刀又再向前踏出一步。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極度悲憤：「歐十四若不爲小師妹報仇，又豈有面目回去見老雁侯，既然如此，何不乾脆死在你的手下？」

錦衣公子冷笑。

「你百里追踪，在這段時間之內，必

已做了不少事。」

歐刀道：「不錯，我若死了，很快就會有人爲我報仇。」

錦衣公子瞳孔收縮：「你是否指老雁侯？」

歐刀道：「這個你不必知道，就算知道了也沒有用，反正你的性命絕不會太長久！」

錦衣公子冷笑。

歐刀的雁翎刀已在這一剎那間閃電般出鞘！

幾乎在同一剎那間，他已在錦衣公子的頸子上連攻了五刀。

江湖上的雁翎刀多得不可勝數，但能用雁翎刀攻出如此急速兇狠招數的人，却是寥寥無幾。

歐刀眞不愧是老雁侯最得意的衣鉢弟子。

但錦衣公子下半截身子完全不動，只是擰腰側首，就已把這五刀完全避開。

歐刀猛然一翻左掌，向錦衣公子的胸膛拍下。

錦衣公子莞爾一笑。「這一掌最少已有老雁侯的五分火候。」

他居然不閃不避，任由歐刀一掌擊下來。

歐刀一掌擊實，心中竊喜。

錦衣公子一陣喜悅很快就化爲極度的驚詫。

錦衣公子分明已挨了一掌，但是，却還是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歐刀只覺得這一掌，不像是擊中了一個人的身子，而像是擊中了一團根本無處可以着力的棉花。

錦衣公子不是棉花，他是江湖上最可怕的一個殺手。

他就是近年來名氣直逼殺手之王司馬血的葬花公子柳紅電！

（四）

葬花公子柳紅電擅用七種武器。

其中最厲害的，就是他父親窮三十載時光才鑄成的紅電劍。

他父親以「紅電」二字爲劍之名，也以「紅電」作爲他獨子的名字。

柳紅電的父親，年輕時也是個殺手，但二十八歲那年失手過一次，僥倖檢回一條性命之後，就結束了他的殺手生涯。

自此之後，他棄武從商，不出十年已大有成就。

他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雖然生長在富裕之家，長大之後也同樣成爲了一個殺手。

× × ×

歐刀沒有看見柳紅電的紅電劍。

因爲憑他實在還不配讓柳紅電拔劍。

歐刀重擊柳紅電一掌，如擊敗絮，正待把掌縮回，柳紅電的指尖已在他胸前八大要穴疾點下去。

歐刀臉如土色，突然全身力量盡洩。

他嘴角、鼻孔，同時有鮮血湧出。

「你……你果然不愧是葬花公子……」一說到這裏，狂吼一聲，向前仆倒，就此永遠不能動彈。

柳紅電嘆了口氣．「你以爲老雁侯可以爲你報仇，實在是大錯特錯。」

這時候，兩書僮已把那具少女的屍體埋葬。

黃土塡平後，黃衣書僮走過來說：「杜飛蕁姑娘已葬好。」

柳紅電沉吟半晌，道．「我們可以走了。」

黃衣書僮微微一怔，忍不住道：「還有一個坑……」

柳紅電臉色忽然一沉。

「我只是叫你們多挖一個坑，但這坑並不一定要用來葬人，尤其是男人！」

黃衣書僮額上早已冒出了很多冷汗，忙道．「是我錯了！是我錯了！」

柳紅電臉色漸漸緩和下來道：「除了先父之外，我絕不會埋葬任何的男人。」

這就是葬花公子，一個江湖上最令人心寒胆戰的殺手！

× × ×

被葬在黃土下的少女，是歐刀的師妹杜飛蕁，也是老雁侯唯一的女兒。

老雁侯快七十歲了，他是否還有力量，可以爲自己的女兒和衣鉢弟子報此血海深仇？

歐刀說很快就有人爲自己報仇，這人又是否他的師父老雁侯？

沒有人知道。

柳紅電也不知道。

× × ×

霧，依舊迷離。

谷中漸有風，天際雲層漸更厚……

雙飛絕命殺

（一）

夜。

狂風、暴雨，再加上欲撕裂天地的雷電，實在使人不容易睡得着覺。

所以雖然外面的天氣異常惡劣，大屋子裏的人仍然不願意離開賭桌。大屋子其實不能算很大，但在狼頭鎮上，它是最大的賭坊。

狼頭鎮共有四座賭坊，一座叫老狼頭賭坊，那裏的賭注通常都很細小，而且地方比大屋子還更遠遠不如。

像譚五爺這種腰纏萬貫的富豪，當然不會跑到老狼頭賭坊去賭幾文錢的牌九。

大屋子是譚五爺每天必到之處。

他有錢，也喜歡賭幾手。在大屋子，譚五爺很少遇上眞正的對手。他嫌別人的賭注太細小，而別人却往往給他的賭注嚇呆。幸好這半個月以來，大屋子出現了一個喜歡賭大錢，也賭得起重注的豪客。

那是一個年青人。在這裏，人人都稱呼他司馬大爺．但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二）

賭局直至黎明，依然繼續着。

長夜已盡，天色漸明亮。窗外木葉，經過昨夜一場暴雨洗濯之後，顯得更是青翠欲滴。這一夜，譚五爺的賭運不很好。

直到他又拿了一副蹩十之後，他忽然望了望天色。「又天亮了。」

司馬大爺淡淡道：「這正是一天之中

最令人精神煥發的時候。」

譚五爺苦笑道：「但我現在却是渴睡得要命。」

司馬大爺道：「你不想再賭了？」

「手風欠佳嘛，」譚五爺聳聳肩，「就算再賭下去，看來也是很難翻本。」

司馬大爺道．「五爺若不再賭，我也想休息了。」

譚五爺點頭：「今夜咱們再賭個痛快的！」這一天的賭局看來已散。

但當他們離開賭坊大堂之後，却發現有兩個老人，各提一籠鳥兒，準備在大屋子門外決戰！

（三）

決戰即將展開。

決戰的不是這兩個老人，而是他們鳥籠裏的戰鳥。

這兩個老人的年紀加起來最少已超過一百六十歲，但他們的賭注却只是紋銀五兩。

司馬大爺大奇。

「這兩隻鳥兒每隻最少價值百兩以外，但他們的賭注却只是五兩。」

譚五爺淡淡道．「他們今天的賭注已很大。」

「哦？」司馬大爺一怔。

譚五爺道：「他們平時只賭一兩。」

「一兩？」司馬大爺眉頭一皺，道：「看他們的模樣，絕不像是只能賭得起三幾兩碎銀的人。」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譚五爺淡淡一笑，道：「雖然他們不是富豪人物，但就算他們每天賭一百兩，也絕對賭得起而有餘。」

司馬大爺道：「既然如此，何以賭注偏偏這麼細小？」

譚五爺道：「他們輸怕了。」

司馬大爺道．「他們輸過給誰？輸過多少兩銀子？」

譚五爺悠悠一笑．「令他們輸怕的人就是我，我贏他們的銀子並不太多，但前後兩三年間，恐怕已有八九十萬兩。」

「八九十萬兩？」司馬大爺的眼睛忽然睜大。

突聽東方身穿紫袍的老人道：「老夫輸的數字，是三十六萬九千四百二十七兩整。」

接着，西方身穿青衣的老人也道：「老夫輸的較多，總共七十九萬零一兩。」

身穿紫袍的老人接道：「我們兩人合共已輸掉一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倘若再不戒賭，恐怕連老巢也輸掉。」

司馬大爺瞧着譚五爺看了半天：「想不到你曾贏過這麼多銀子。」

譚五爺淡淡道：「他們倒算得很清楚，連一兩都沒有算少，我却反而忘了，還以爲只贏了他們八九十萬兩。」

紫袍老人嘆息一聲，道：「所以我們現在就算要賭錢，也絕不敢押重注，今天咱們就是五兩，已有心驚胆戰的感覺。」

青衣老人道：「你們若有興趣，不妨也來對賭一下，看看誰有運氣。」

司馬大爺笑了笑，盯着譚五爺：「五爺有沒有意思賭一把？」

譚五爺眉頭一皺，終於毅然道：「我賭，賭五十萬兩！」

（四）

鳥戰很快就開始。

兩隻鳥兒加起來還沒有三兩，但却可以決定五十萬兩銀子的勝負。

牠們若能知道這件事，想必會感到非常的驕傲。但牠們畢竟只是扁毛畜牲。

牠們只會同類相殘。

別人在牠們的身上押注五十萬兩也好，五兩也好，牠們都懵然不知。

在人類的操縱下，牠們成爲了賭博的工具。

鳥兒固然無知。

但押注在牠們身上的人，又是否眞的很聰明呢？

× × ×

籠開！

紫袍老人的戰鳥叫「鐵爵」，青衣老人的戰鳥叫「紅武士」。

鐵爵身材壯健，頭粗眼細，喙、爪鋒利。

紅武士體態較爲細小，但却短小精悍，性情之猛烈，尤在鐵爵之上。

譚五爺任由司馬大爺選擇。

司馬大爺喜歡紅武士。

於是，五十萬兩的豪賭，就在大屋子門外開始。

籠開啓，兩鳥俱撲籠而出。

結果，鐵爵衝進紅武士的籠子裏，一上來就打作一團。

鐵爵勇不可當，狂啄紅武士的頭部、眼睛。

紅武士頑抗，激戰之下，雙方脫落羽毛無數。

鐵爵爪力沉雄，漸佔上風，把紅武士壓着，一味又再狂攻。

潭五爺拈鬚微笑。他說：「司馬大爺，你現在如肯認輸，減收一半。」

司馬大爺還沒有回答，那青衣老人已搖頭說：「不認輸！不認輸，還沒有分出勝負！」

他自己雖然只賭五兩，但却比賭五十萬兩的人還更緊張百倍。

只見他頭上青筋怒凸，十隻指甲幾乎嵌進掌肌之內。

司馬大爺悠然道：「我們當然不肯認輸，不到最後決定勝負的階段，誰也不能說紅武士已經敗了。」

青衣老人拇指一豎：「你說得對極了！紅武士一定可以反敗爲勝！」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紅武士果然已作出了反撲。

戰況更激烈，羽毛如同雪片紛飛。鐵爵久攻不下，給紅武士反擊之下，登時氣勢衰弱了一半。

這一來，倒是紫袍老人緊張起來。

「鐵爵，啄牠！抓牠！捏死牠！」

但鐵爵似乎經不起疼。

紅武士一輪猛攻後，氣燄越來越是旺盛。

終於，鐵爵不敵，亡命地飛撲上籠頂，不偏不倚鳥頭掛在籠頂外，變成了「吊頸鳥」。

這一來，紅武士自然更是狂啄鐵爵不已。紫袍老人連忙伸手到籠內抓鳥。

青衣老人怒道：「放手！」

紫袍老人臉色一變：「鐵爵雖然敗了，也不能任由你的雜種鳥揍牠！」

青衣老人道：「你不懂規矩？敗方不能抓鳥，否則勝方的鳥給你弄傷，你賠得起嗎？」

紫袍老人「呸」一聲！

「你這雜種鳥兒值多少？老夫偏就把牠捏死給你看！」

青衣老人大怒，忽然一拳就向紫袍老人脇下打去。

司馬大爺忙道：「兩位老丈別爲這種小事傷了和氣……」

他在勸架。

但當他上前要把這兩個老人拆開的時候，兩把寒芒四射的短刀突然向他腰間疾擊而至！

譚五爺驚呼道：「司馬大爺小心！」

話猶未了，司馬大爺的腰間已中了一刀！

（五）

這兩個爲了兩隻扁毛畜牲而大打出手的老人，忽然展露了一手足以讓絕大多數武林人大吃一驚的絕學。

那是三十年前武林兩位異人，龍虎天尊的龍虎雙飛絕命殺！

絕少人能避開這一擊。

縱然是司馬大爺也不能！

雖然，這個司馬大爺，就是武林中人人聞名變色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在賭局中殺司馬血！

這是紫袍老人和青衣老人的策略。

——司馬血嗜賭，這是他這個人最大的缺點！

——在賭局中，是司馬血最容易露出破綻的時候！

他們已算得很準！

這一次，司馬血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然而，令他們感到意外的是：司馬血雖然中刀，但這一刀並未致命！

這一刀可以殺掉江湖上大多數的武林高手，但用來殺司馬血還是不夠！

譚五爺忽然又驚呼：「小心背後！」

左神右煞

（一）

「小心背後——」

這是譚五爺第二次向司馬血發出的警告。

但司馬血沒有理會背後是否有人向他襲擊。

他若轉身回顧，恐怕立刻就會變成了一個死人，因爲就在譚五爺向他第二次發出警告的時候，譚五爺的雙袖中竟然怒射出六枚鋼針。

眞正的殺着並不是來自司馬血的背後，而是來自這個譚五爺。

司馬血身形猛地向上飛拔。

他這飛拔之勢稍慢半分，這六枚鋼針恐怕就會全部射進他的胸腹上。

譚五爺終於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他獰笑，大聲道：「你果然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司馬血人在半空，瞬卽落在三丈外。

他腰間中了一刀，血在奔流。

但他仍然神色鎭定自若，冷笑道：「譚五爺，從昨夜直到今天，你一直都在走霉運。」

「霉運？」

「當然是霉運，而且倒霉頂透。」司馬血冷冷的說道：「你由昨夜一直輸到今晨，剛才又輸了五十萬兩。」

譚五爺的眼睛瞇成一綫。

「你看我是否已很難翻本？」

司馬血道：「是的，難極了。」

譚五爺搖搖頭，不以爲然地：「你錯了，我雖然賭錢的運氣不很好，但賭命卻必贏無疑。」

「賭命？你在賭誰的命？」

「當然是賭你的命。」

「在下的性命值錢嗎？」

「值錢極了。」譚五爺悠悠笑道：「你身上最少有數十萬兩銀票，而且我又欠你五十萬兩賭帳。」

司馬血點頭。

譚五爺道：「只要我贏了你這條性命，非但可以省回五十萬兩，而且你身上的銀票，也將全部屬於譚某。」

司馬血冷笑。

「好一個譚世羽。」

譚五爺道：「你早已知道我就是譚世羽？」

司馬血冷冷道：「你又何嘗不是早已知道我就是司馬血？」

譚世羽淡淡道：「現在，交上霉運的不是我，而是你這一個殺手之王。」

司馬血目光一轉，向紫袍老人和青衣老人望去。

「兩位大概就是龍虎天尊座下的左神右煞？」

紫袍老人傲然笑道：「老夫左神姜谷銘。」

青衣老人冷冷笑道：「老夫右煞李相嶼。」

司馬血道：「剛才那一記龍虎雙飛絕命殺，的確令在下大開眼界。」

李相嶼冷然道：「只可惜這一着還是未能立刻取掉你的性命。」

司馬血聳聳肩，道：「兩位還可以再試一次，在下樂於奉陪。」

姜谷銘道：「憑老夫的經驗可以看出你是在故作鎭定，而且還在拖延時間。」

司馬血一笑：「實不相瞞，在下現在心裏已在發毛，暗地裏牙關打戰，鎭定二字，是萬萬談不上的。」

李相嶼冷然道：「無論你現在的心情怎樣，這裏就是你葬身之地。」

左神右煞分立兩旁，隨時都可能再發出致命的攻擊。

但他們沒有動手。

因爲就在他們準備動手的時候，大屋子的飛簷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藍衣人。

藍衣人的手裏有一張弓。

弓弦已拉滿，利箭也已在弦上。

譚世羽的臉色也變了。

他忍不住喃喃道：「那是樊巨人的弓箭！」

（二）

樊巨人是一個人的名字。

他人如其名，是個天生神力，身材魁梧有若巨熊的巨人。

有人說身材太巨大的人，頭腦很簡單，眼光也很不準。

但樊巨人非但博學多才，能文能武，而且箭法之高明，眼界之準確，江湖上能與他相提並論的人實在不很多。

樊巨人是河北樊家堡的堡主，他十六歲的時候就已成爲樊家堡的主人。

這二十年來，樊巨人在江湖上幹過不少驚人的大事，尤其是六年前在換馬坡力擒隴北三妖的一戰，更是膾炙人口，至今仍爲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

樊巨人的弓，就是他的武器。

樊巨人壺中的箭，已射穿過不少綠林豪傑的咽喉。

他的弓永不離身。

他的箭永遠不會離開腰間的箭壺。

他的箭就算射出去，也一定檢回來，重回箭壺之內。

二十年來，他的弓沒有變。

二十年來，他壺中箭的數字仍然是二十四枝，從來都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但現在，樊巨人的弓箭都已落在這個藍衣人的手上。

那麼樊巨人呢？

樊巨人是否仍然活在世間上？

（三）

颼！

箭，終於離弦疾射而出。

但這一箭既不是射向姜谷銘，也不是射向李相嶼，而是在他們兩人的中間疾射而過。

奪！

這一枝箭射在一棵大樹上。

譚世羽冷笑。

「閣下的臂力雖然不錯，可惜這一箭卻有無的放矢之嫌。」

司馬血却淡笑，道：「那也不見得，最少他這一箭已爲人間除了一害。」

譚世羽一楞，再向那棵大樹望去。

一望之下，譚世羽的臉色不禁又有點變了。原來這一枝箭不偏不倚，剛好射中了一條足足一尺長的毒蜈蚣。

×　×　×

簷上藍衣人已飄然落下。

他的神態看來是那麼懶洋洋，但他落下來的姿勢却是那麼漂亮瀟洒。

他的手中有弓，腰間有箭。

除了弓箭之外，他還有一柄刀。

刀柄是古銅色的，識貨的人一望而知，那是好刀。

但這是甚麼刀呢？

譚世羽看不出。

但姜谷銘却看出來了，他忍不住吸了口氣，道·「是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譚世羽似是一楞，繼而盯着藍衣人道：「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藍衣人微笑，點頭·「在下正是龍城璧·」

譚世羽沉着臉：「你就是江湖上近十多年來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龍城璧聳肩微笑：「『最傑出』這三個字，在下實在受之有愧·」

譚世羽皺了皺眉·「令尊是龍氏世家的主人龍隱？」

龍城璧道·「正是·」

譚世羽道·「龍隱是個謙謙君子，向來與世無爭，怎會養出你這個潑皮般的兒子？」

龍城璧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悠然笑道：「龍虎天尊也是江湖上人人稱頌的老前輩，我也猜不透他們何以會有一個像譚五爺這麼混帳的徒弟·」

譚世羽嘿嘿一笑·

「你敢罵譚某是個混帳的東西？」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在下也知道說你是個混帳的東西，實在很放肆，很沒禮貌——」

說到這裏，司馬血接着笑道：「只不過他本來就是個混帳的東西，總不成也把他說成是個正人君子。」

譚世羽氣的臉都黃了。

司馬血的傷口仍然在流血，但他臉上的表情却好像越來越愉快。

「我早就說過，你是交上了霉運·」

他瞧着譚世羽道·「你以爲憑左神右煞再加上你就可以把在下幹掉，可惜你怎樣也想不到，雪刀浪子早就來到了這裏。」

譚世羽冷笑道·「那又怎樣？」

司馬血道·「那五十萬兩賭帳，你總不成要賴帳罷？」

譚世羽道·「我也很想把這五十萬兩送給你，可是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那又何必讓這些銀兩白白的浪費？」

司馬血道·「你還以爲可以有機會殺我？」

譚世羽道·「當然。」

司馬血道·「既然如此，請動手！」

譚世羽冷笑，突然大喝：「上！」

×　×　×

「上！」

譚世羽口裏嚷着的是「上」字，但他的身子却不是向前衝，反而是亡命般的後退。

姜谷銘和李相嶼互望一眼，不禁臉色煞白。

李相嶼怒聲說道：「這廝果然混帳的很。」

姜谷銘啐了一口，道：「我早就說過，這人一點也靠不住。」

這兩個老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罵個不休，一面罵一面也向後退了開去。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他們，臉上一片凌厲的殺機籠罩着。

直到這三人消失了影踪之後，龍城璧忽然輕輕的吁了口氣。

司馬血臉上忽然露出了驚訝之色。

「你也受了傷？」

龍城璧點點頭。

司馬血望着他手裏的弓，道：「這是不是樊巨人的弓？」

龍城璧又點點頭。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你在對付樊巨人的時候受了傷？」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不錯。」

司馬血道：「幸好他們不知道。」

龍城璧苦笑道：「憑他們三人的武功，要對付我們這兩個已經受了傷的人，最少有七分機會可也如願以償。」

司馬血道．「但他們不敢冒險。」

龍城璧道：「他們不敢冒這個險，是因爲他們不知道我也受了傷。」

司馬血道．「你和樊巨人是否拚得很激烈？」

龍城璧道：「我們只拚了三掌。」

他嘆了口氣，又道：「江湖中人只知樊巨人箭法厲害，又有誰知道他的掌力更霸道？」

司馬血道．「樊巨人已經死了？」

「沒有，他仍然活着，而且還沒有受傷。」龍城璧說。

這一次，司馬血眞的呆住了。

「他居然能夠在掌力上把你擊敗？」

龍城璧苦笑：「你把我看成是個神仙？就算是神仙也會有被擊敗的時候，又何況是我呢？」

司馬血一怔：「既然你已敗在他手裏，他的弓箭又怎會落在你的手上？」

龍城璧目中露出了沉思之色，半晌才慢慢的說道．「正當我們拚了三掌，還準備再拚第四掌的時候，樊巨人忽然接到了一個消息。」

司馬血道：「甚麼消息？這消息是不是和葬花公子柳紅電有關？」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

他嘆息一聲，道：「柳紅電又殺了一個女人。」

「她是誰？」

「杜飛蕁！」

「老雁侯杜岱的女兒？」

「正是杜岱的女兒。」

「杜岱晚年才得此女兒，想不到竟然會死在葬花公子柳紅電的手下。」

「杜岱必然很悲傷。」

「這個自然，他一定會爲自己的女兒報仇。」

「除了爲杜飛蕁報仇之外，也要爲歐十四報仇。」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杜岱最寵愛的弟子歐刀，也死在柳紅電的手下。」

司馬血目光一閃：「黑雁歐刀，武功不弱。」

龍城璧嘆道：「可惜他遇上的對手是柳紅電，就算有十個歐刀，也同樣不是敵手。」

司馬血道：「樊巨人知道杜飛蕁被殺，他的情緒想來必然很惡劣？」

龍城璧點點頭，道：「看他當時臉上的表情就只差點沒有哭了出來。」

「後來怎樣？」

「他立誓一定要爲杜飛蕁報仇！」

「江湖傳言，樊巨人對杜飛蕁情深如海，如今看來果然不錯。」

龍城璧嘆道．「樊巨人其實並不能算是一個壞人，但却壞在好大喜功，才不惜與天封宮中的人來往！」

「天封宮！」司馬血目中掠過一陣陰影，「好一個天封宮，居然把武林攪得天翻地覆。」

龍城璧道：「神龍天尊和飛虎天尊都是家父的忘年之交，想不到他們都被弟子和左神右煞弄得如此狼狽。」

司馬血道．「他們現在是否仍然喪失了武功？」

龍城璧點點頭，道．「天封宮的分筋斷脈香的確厲害，龍虎天尊若不是修爲極深，恐怕早已死在叛徒的手下。」

司馬血道．「老雁侯爲了替龍虎天尊出頭，却令到女兒慘遭殺害，端的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龍城璧道．「但我知道老雁侯絕不會後悔，他本來就是個爲了朋友在不惜犧牲一切的好漢。」

司馬血道．「話雖如此，這一次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

「不錯，」龍城璧道．「幸好他還有不少朋友，最少，樊巨人就絕不會坐視不理。」

司馬血道：「天封宮多行不義，而天怒人怨之下，且看他們還能橫行多久？」

龍城璧道．「歐刀派人找我們，要我們爲杜飛蕁伸冤雪恨。」

司馬血道：「他派誰來找我們？」

龍城璧道．「他先叫陶廠子找丁黑狗，然後才由丁黑狗把這個消息轉告我。」

司馬血嘆了口氣．「看來這一次我非要免費殺人不可了。」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偶然做些虧本生意，却又何妨？」

司馬血眉頭一皺，沉默了半晌。

他忽然問龍城璧：「我實在不明白，你怎會敗在樊巨人手下的？」

龍城璧道．「其實我在沒有跟樊巨人交手之前，已經受傷。」

司馬血道．「你早已受傷？」

「不錯，」龍城璧道．「當我還沒有找到樊巨人之前，就與天封宮的紅髮天魔郝一耀拚了五掌。」

司馬血眼色一變．「郝一耀的天魔滅心功，據說已練到第七層境界。」

「不，是第五層，」龍城璧緩緩道：「他的天魔滅心功若已練到第七層，此刻我恐怕已很難再有與你相會。」

司馬血道．「天魔滅心功眞的如此厲害？」

龍城璧道．「自從二百年前滅心神魔丁絕死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能把天魔滅心功練到第七層境界。」

他苦笑一聲，接道：「但郝一耀的武功，已夠厲害，我若稍一疏忽，恐怕也同樣難逃刼數。」

司馬血動容道：「他現在怎樣？」

龍城璧淡淡一笑：「套一句老話，邪不能勝正，他已給我用龍心神訣幹掉。」

「幹得好！」司馬血道：「最少，你已把天封宮兇猛的氣焰挫下來。」

龍城璧眉心一皺，嘆道．「龍虎天尊是家父的忘年之交，他們出了事，我的心情又怎會好過？」

司馬血點點頭，望了望天色，忽然道：「今天的天氣很不錯。」

龍城璧一楞。

「天氣不錯，又該如何？」

「當浮一大白。」

「你想去喝酒？」

「正有此意。」

「但……」

龍城璧的話還沒有說下去，司馬血已截然道．「你是否怕我已受了傷，不宜喝酒？」

「本來就不宜喝酒。」突聽另外一人蒼老的聲音冷笑道．「你們若敢喝酒，老夫就每人各揍三千拳！」

× × ×

聽到這個人的聲音，司馬血不禁苦笑起來。

那是醫谷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既已來了，而他們又偏偏受了傷，那麼就算酒癮吊得要命，也休想喝一滴酒。

時九公冰冷的聲音又响起。「此地距離醫谷也不算遠，你們都給我回去接受醫治。」

司馬血忍不住道：「那是一個活王八告訴你我們在這裏的？」

他這句話剛說完，立即就有人大吼道：「老子若是活王八，你就是死烏龜！」

天下間敢駡殺手之王司馬血是「死烏龜」的人絕不多。但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却是例外。這一個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居然也在這裏出現了。

看見了唐竹權和時九公，司馬血也只好乖乖認命。

但雪刀浪子龍城璧却忽然不見了。

時九公氣得呼呼的叫道：「這小子他媽的不要命！這小子他媽的不要命……」

他一面大罵，轉瞬間却連唐竹權也不知去向。

太行謝白衣

（一）

庭院深處，晨霧鎖住小樓。

小樓風輕簾不動。

錚！錚！錚琮！錚琮。

琴音忽起，琴音彷彿很清脆，如在耳邊，又彷彿從虛無縹緲的遠處散發出來。

它有如情人親匿的呼喚，又像是過眼烟雲般的幻想，似欲永遠停留在空間，又似是無法再多躭擱一刻。

琴音一奏三章。

三章之後，還有三章。

直到九章奏畢，琴音始休。

霧中、簾裏，一人輕輕鼓掌。

「好一闋九轉流雲，小姐琴藝，已是絕世無雙。」這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聲音聽來很平淡，好像沒有半點感情。

「你來了？」很久之後，小樓中才傳出了一個少女冷漠的聲音。

「我早就想來，却是直到如今才有空閒的時候。」

「你本不必來，又何須托詞自辯？」

這少女的聲音比琴音更清脆，但語氣却漸漸變得比冰還冷：「我的琴奏得怎樣，也不必你來欣賞。」

「我不配聽妳的琴？」

「不是不配，而是不該聽。」

「我不懂。」

「你該去聽的琴音，是虎紘琴，九絕天殺琴，風雷琴……」

「住口！」男人的聲音甚是不悅：「這些都是殺人的琴聲，虎紘大師、九絕魔君、天風五雷叟，全是天封宮將來要剷除的對象！」

少女冷冷道：「助紂爲虐，葬花殺人，我對你早已心灰意冷。」

「你再說一遍！」

「你走！」

「算是下逐客令？」

「不錯。」

「妳莫忘了我是誰。」

「我當然不會忘記你是誰，你是個冷血殺手，你是個比禽獸還更不如的葬花公子柳紅電。」

說到這裏，晨霧裏突然响起了一下清脆的聲音。

那是打耳光的聲音。

接着，少女冷笑。

「你最好殺了我，你不殺了我我就是個懦夫！」

葬花公子柳紅電殺女人從不眨眼，但這一次他能下得了手嗎？

× × ×

颯！一陣衣袂飄舞的聲音忽然响起。

珠簾抖動，一個錦袍人從小樓內飛躍而下。這人正是葬花公子柳紅電。

他的臉色很不好看。

小樓下，兩書僮垂手而立。

他們都知道主人的心情很不愉快。

霧仍未散，葬花公子却已怏怏不樂的離開了這裏。

（二）

柳紅電悻悻而去，樓頭一片恬靜。

但這份恬靜並沒有維持多久。

半個時辰之後，忽然蹄聲驟响。

五匹快馬，五個濃眉大目的漢子，突然闖到這小樓之下，勒馬停下。

這五個漢子身材魁梧，尤其是最後一人，更是身如鐵塔，拳粗如砵，彷彿連馬兒都承受不起這個人的重量。

事實上，他胯下的馬兒，也的確特別吃力，嘴角已冒出泡沫，氣喘不已。

這鐵塔般的巨漢，忽然從腰間掏出一把短刀。

他把一張條子揷在刀鋒上，然後把短刀向小樓上怒射過去。

篤！

短刀射在小樓一根木柱上。

一隻軟若無骨的手，輕輕把短刀上條子拿起。

但這張條子却立刻被撕成碎片，四下飄散開去。

鐵塔般的巨漢冷笑。

「臭婆娘好大的架子！」

樓上珠簾不動，沒有反應。

巨漢忽然喝一聲，道．「臭婆娘，快

叫妳的孫女兒出[illegible]，否則俺一把火就把這座鳥樓燒掉。」

這巨漢怒目圓睜，脾氣開始發作。

珠簾終於掀開，一個杏袍少女探頭向下面望。

「你是誰？嘴裏不乾不淨的！」

巨漢怪聲道．「俺叫樊巨人。」

「河北樊家堡主？」

「正是樊堡主！」樊巨人叫道：「妳是陸太君的孫女兒？」

杏袍少女道：「你是找陸太君還是來找我？」

樊巨人道：「既要找陸太君，也要找妳這個不知羞恥爲何物的野丫頭！」

杏袍少女臉色一變。

「樊堡主，這裏可不是河北樊家堡，豈容你在此撒野？」

樊巨人「呸」一聲．「俺要摘下妳的腦袋，然後再宰掉陸太君！」

杏袍少女臉色煞白．「姓樊的，你當眞以爲陸坪小築無人？」

樊巨人道．「管妳有人無人，妳們統統都要變成死人！」

杏袍少女退回簾內。

樊巨人又窮吼道．「妳若再不滾下來，俺就衝上去把妳碎屍萬段！」

就在他大叫大吼的時候，小樓外忽然出現了兩個老嫗。

這兩個老嫗一個髮白如銀，另一個却是頭髮枯黃，有如一堆雜亂的枯草。

樊巨人嘿嘿一笑．「來得好，妳們兩人誰是陸太君？竟然養出了一個混帳的孫女兒？」

白髮老嫗冷冷說道．「陸太君不在這裏。」

黃髮老嫗緩緩道．「要敎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草包，憑咱們姊妹兩人已很足夠了。」

樊巨人大笑。

「好！俺是草包，看妳們又有多大的能耐。」

說到這裏，他身後的四個巨漢已搶先出手。

兩老嫗的武器是一刀一槍。

白髮老嫗身材矮小，但用的刀却是長達四尺的鬼頭刀。

黃髮老嫗用的是一雙短槍，每一桿長三尺，乃用熟銅鑄造，份量也不算輕。

四巨漢已排成了一個刀陣。

他們雖然都是用刀，但每一把刀都並不相同，其中包括了柳葉刀、大砍刀、屠刀、緬刀。

四種迥然不同的刀，四種絕不相同的刀法。

他們的刀法各具特殊的威力，四刀合一組成的刀陣，力量當然不可小覷

但兩老嫗毫不畏懼。

使用鬼頭刀的白髮老嫗一聲冷笑，與使用大砍刀的巨漢交手。

鏗！

兩把刀的份量却極是沉重，交擊之中，金鐵錚鳴之聲簡直是震耳欲聾。

刀聲中，黃髮老嫗的一雙短槍也和使用柳葉刀的巨漢打得激烈無比。

四巨漢互相呼應，人影乍合又分，剛才使用大砍刀與白髮老嫗動手的巨漢，忽然又轉過來與黃髮老嫗的雙槍殺得難分難解。

白髮老嫗已給使用緬刀的巨漢纏住。

她們以二敵四，而對方的刀法又甚是不弱，她們看來很難討好得去。

颯！

刀光疾閃，使用緬刀的巨漢已在白髮老嫗的左臂上劃下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白髮老嫗年紀雖已一大把，但戰鬥之心極强，縱然受傷，亦咬緊牙關拚下去。

樊巨人冷冷一笑，道：「兩位老人家何苦爲了那野丫頭而犧牲了性命？」

白髮老嫗怒道：「你要動她一把汗毛，除非先把我們兩人宰掉……」

說到這裏，左腿上又吃了一刀。

但黃髮老嫗的形勢却比她好得多。

使用大砍刀的巨漢雖然兇猛，但黃髮老嫗的一雙短槍，却比毒蛇還刁鑽，終於在他的右肩上刺穿了一個窟窿。

這一槍雖然未能立刻要了他的性命，但却已令他無法再戰下去。

樊巨人臉色一變。

「莫大洪！」

使用大砍刀的巨漢咬了咬牙，道：「別理會我，總之堡主的事情，咱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辦妥……」

突聽一人冷笑：「荒謬！荒謬！想不到樊家堡上上下下，全是荒謬而又荒謬的東西！」

樊巨人喝道．「是誰在胡說八道？」

那人回答：「是你老子！」

只見一個奇胖無比的胖子，捧着一隻大得嚇死人的酒罎，蹣跚地從一叢密林之內走了出來。

樊巨人脫口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胖漢淡淡一笑：「你一看就知道老子是唐竹權，果然有點眼光！」

樊巨人道：「這是樊某與葬花公子柳紅電的事，不用你來多管閒事！」

唐竹權嘿嘿道．「你若是去找葬花公子算帳，老子一定大加擁護，說不定還會自動請纓成爲你的先鋒。」

樊巨人道．「俺現在就是先要給葬花公子柳紅電一個報復和敎訓。」

「報復個屁！敎訓個鳥！」唐竹權揮臂冷笑．「小仙子跟葬花公子柳紅電根本就完全是兩個人，和陸太君更是毫無關連，你要找葬花公子，應該去找他，而不是找陸太君和她的小孫女！」

樊巨人一愣，道：「小仙子本來就和柳紅電是同一路的人，俺先把她解決，有甚麼不妥？」

唐竹權道：「誰說他們是同一路的人啊？」

樊巨人道：「他們一向都有來往，而且來往甚密……」

「那是以前的事，而且就算他們來往甚密，也只是他們之間的事，大丈夫講究的是恩怨分明，你現在糊裏糊塗的見人就咬，豈不像隻瘋狗？」

樊巨人吸一口氣，良久還說不出一句

話來。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趁現在陸太君還沒有回來，你們馬上離開這裏，大不了老子在小仙女面前，爲各位美言幾句，相信總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樊巨人沉思半晌，才又問道．「小仙女眞的不是和柳紅電朋比爲奸？」

唐竹權道：「你若不相信老子，大可以去問龍城璧。」

樊巨人道．「龍城璧在哪裏？」

說到這裏，密林中又傳出了另個人清朗的聲音：「樊堡主，我們又碰頭了。」

那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聲音。

只聽得龍城璧淡淡道：「我和唐竹權都已查得很清楚，小仙女非但沒有助紂爲虐，而且還極力勸阻柳紅電，不要再幹這許多傷天害理的事。」

樊巨人道：「你說的都是眞話？」

龍城璧慢條斯理的從林中出現，慢慢的說道：「你可以當作我是在騙你，但事實的確也是如此。」

樊巨人嘆息一聲，終於道：「我相信你，我們走。」

他說走就走，唐竹權和龍城璧已令他改變了主意。

（三）

夕陽西落，一匹青騾，馱着一個老頭兒，在官道上緩緩地望南而走。

青騾瘦弱，幸好牠馱着的老人也是沒幾斤肉，似乎一陣大風都可以把他從騾背上吹掉下來。

老頭兒本是一身白衣，但現在白衣已被塵埃玷污，變成了一塊黃，一塊白。

白衣老頭的手裏有一隻銅葫蘆，葫蘆裏有點酒．他似乎是個很吝嗇的人。

看他的樣子，好像很想喝酒，但却又不捨得一下子就把銅葫蘆裏的酒喝光。

騾子彷彿越走越慢．白衣老頭也不着急，雖然西山夕陽已漸漸的沉了下去。

× × ×

夜幕漸垂，路上越來越是黑暗，也越來越是恬靜．倏地，一陣飛鴉從蘆葦叢中飛掠而起，似乎是受到了驚嚇。

但白衣老頭無動於中。

他又把銅葫蘆往嘴裏送。

他仍然是那副老樣子，淺嚐即止。

青騾忽然停下。

牠彷彿有點呆住了，也許是因爲牠看見了一陣突如其來的火光。

十六枝火炬，把黑沉沉的官道突然照得很光亮。

白衣老頭漫不經心的抬頭一望。

他看見了十七個人，排成一字形般攔阻住自己的去路。

白衣老頭嘆了口氣，喃喃道：「眞倒霉，咱們又遇上强盜了。」

他這些說話好像是說給自己聽，又好像是說給騾子聽，也好像是說給這十七個人聽的。

這十七個人看來就算不是强盜，也和强盜相差無幾。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枝火炬，只有一個人例外。

他的年紀大約四十歲，國字臉，眉粗目大，唇上還有兩撇濃密的髫子。

雖然他的身材並不很高大，但却渾身是勁，正是短小精悍、擅於發號施令的人物。

他一上來，就自己報上姓名，說：「晚輩顧十行，江湖中人都叫晚輩爲『趕盡殺絕』。」

白衣老頭臉上露出了吃驚之色．「這位大老爺，你要金子銀子儘管拿去，又何必要趕盡殺絕？老漢雖然已六十七歲，但還想多活六十七年，你行行好，別眞的趕盡殺絕！」

顧十行凝視着白衣老頭：「前輩何必裝瘋？晚輩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敢動前輩一根毛髮。」

白衣老頭一怔．「你把老漢看成是甚麼人？」

顧十行道：「在三十年前，太行山有一個劍客出道江湖，三年之內，就把當時橫行江湖的八大梟雄逐一誅滅。」

白衣老頭道：「你說的這個劍客是誰啊？」

顧十行道：「謝白衣。」

白衣老頭道．「誰是謝白衣？」

顧十行道．「你就是謝白衣。」

白衣老頭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哈哈一笑：「老漢就是謝白衣。」

顧十行道．「難道你眞的裝糊塗一直裝下去？」

白衣老頭愣住。

過了很久很久，白衣老頭才緩緩點頭，嘆息着道：「老漢以爲可以安安靜靜的再活六十七年，但這願望已給你毀滅。」

顧十行抱拳爲禮，道：「謝大俠劍法獨步江湖，倘若就此豹隱武林，那可是一件很可惜很可惜的事。」

謝白衣道：「連我自己都不覺得可惜，又何須尊駕來替老漢可惜？」

顧十行道：「前輩本是江湖上名重一時的俠客，前輩若對甚麼事情都坐視不理，對你來說也許是逍遙自在的吧，但却無形中助長了江湖匪類的氣燄。」

謝白衣嘆了口氣。

「顧十行，你這些說話未免是太抬舉老漢了，老漢已老，又還能爲中原武林幹些甚麼事？」

顧十行道：「別的事情前輩也許可以不管，但沈青鶴被人亂刀斬殺於街頭，難道你也可以不聞不問嗎？」

一直神態慵惰的謝白衣忽然睜大了眼睛，就像是一隻被驚醒了的睡獅。

他厲聲道：「你……你……你剛才說甚麼？」

顧十行却沉默下來。

謝白衣突然從騾背上飛躍而起。

他用一種閃電般的速度，疾射到顧十行的面前，雙手按在他的肩膊上。

「你是不是說沈青鶴已經死了？」

顧十行點點頭，道：「不錯，他是給雪刀浪子龍城璧伏擊身亡的。」

「雪刀浪子龍城璧？」

「就是他。」

謝白衣雙手垂下，他臉龐上的肌肉不斷地在抽搐。

顧十行又道：「沈青鶴是你唯一的弟子，但你却連他死在龍城璧的刀下都不知道……」

「住口！」謝白衣怒喝。

顧十行果然就緘默下來。

火光下，謝白衣的臉彷彿已變成了鮮血一樣的顏色。

「我若不殺雪刀浪子，誓不爲人！」

劍下留人

（一）

夜已深。

在彭城最大的一間酒家裏，却仍然很熱鬧。

雖然現在已不再座無虛設，但仍然有不少顧客在高談闊論，把盞傾談。

在彭城，人人都知是清波樓的小丁香露酒，清香凜冽，是難得一嚐的佳釀。所謂難得一嚐，並不是言過其實。

清波樓售賣小丁香露酒，並不是長年累月不斷供應的。根據清波樓的規矩，除了大年初一到年初八之外，就只有端陽節、中秋節這兩天才會出售。

這是清波樓的店規，自從六十年前創業以來，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 × ×

今天既非正月，亦非端陽、中秋。

所以，清波樓並無小丁香露酒供應。

除了小丁香露酒，其他種類南北各地佳釀倒不缺乏。

在清波樓最靠近廚房的一副座頭上，一個臉色青白的漢子已喝了七八種不同種類的酒。他已喝了不少，但還想再喝。

「小二！」

清波樓的小二連安立刻上前：「這位大爺，是不是要結帳？」

青臉漢臉色一沉。

連安知是碰了釘子，忙道：「大爺有甚麼囑咐請儘管說。」

青臉漢噱了口唾沫，說道：「我要喝酒。」

連安向桌上的酒瓶看了一眼，舌頭一伸：「你還要喝？」

青臉漢冷冷說道：「你怕我付不起銀子？」

連安連忙雙手亂搖：「不！不！大爺切莫誤會，小的雖然長了一雙狗眼，却也絕不敢瞧扁任何人。」

青臉漢冷笑道：「你可以瞧扁別人，也可以瞧扁自己，但你若敢瞧扁我，我就把你的臉孔打扁。」

連安暗暗叫苦，心想：這廝醉了。

青臉漢彷彿看穿了連安心中的說話，立刻道：「我還沒有醉，快給我捧十斤好酒來。」

連安連連點頭，道：「大爺要甚麼好酒，請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青臉漢一想，道：「波斯葡萄酒！」

連安一怔。「大爺見諒，對不起，這裏沒有波斯葡萄酒。」

「媽的！」青臉漢又想了想，道：「虎骨蟒蛇酒！」

連安又是一楞。

他又苦笑道：「這裏也沒有虎骨蟒蛇酒。」

青臉漢子哼一聲：「男兒紅酒呢？」

連安初時聽得發傻，隨即陪笑道：「大爺是要女兒紅？行！行！別說十斤，三百斤都有。」

他只望這廝眞的醉了，免得又來麻煩自己。

他正要去捧酒，青臉漢却已把他像小鷄般抓了回來。

連安嚇了一跳。

「別動手動脚好不好，小的向來沒有胆量，很容易給你嚇得——」

他只是說到這裏，青臉漢已板着臉孔道。「我要的是男兒紅，不是女兒紅！」

連安又急又氣，怒道。「天下間只有女兒紅，何來男兒紅？」

青臉漢突然伸手，在連安的胸膛上抓了一把。

這一抓，連安的衣服給抓爛了，而且還傷及皮肉，鮮血汩汩而流。

青臉漢嘿嘿冷笑，道：「你看自己渾身是紅血，這豈非是男兒紅了麼？」

他弄出這一手，登時驚動了在座所有的顧客。

掌櫃是個老人，在這裏，人人都稱呼他鈞伯。

鈞伯忙上前，勸道：「這位公子，有甚麼事不妨慢慢細說，別難爲他。」

青臉漢哼的一聲，道。「我要波斯葡萄酒，這廝說沒有！」

鈞伯說：「敝店的確是沒有波斯葡萄酒。」

青臉漢道：「我要虎骨蟒蛇酒，這廝又說沒有。」

鈞伯道：「本來就是沒有。」

青臉漢拍桌罵道。「我要男兒紅，他媽的却去捧女兒紅來，你說是否該打？」

鈞伯搔了搔頦子，居然點頭道：「該打！該打！這廝準是吃錯藥，有點瘋！」

在旁聽見這話的人，無不暗暗失笑。

鈞伯的說話，表面上似乎是在罵那小二吃錯藥，有點瘋，但其實罵的是誰，人人都是心裏有數。

但青臉漢却聽不出鈞伯這句說話其實是在罵自己，他的火氣也好像漸漸消了。

他終於坐下。

連安恍如兔子從虎口裏逃出來，急急竄了開去。

鈞伯暗暗嘆了口氣，臉上還得陪笑道：「這位大爺喜歡喝甚麼酒，讓老朽去拿便是。」

青臉漢想了想，忽然道。「波斯葡萄酒，虎骨蟒蛇酒都沒有，但小丁香露酒一定不會缺貨罷？」

鈞伯一呆。

「小丁香露酒？」

「不錯，去年大年初一，我也喝過幾斤，酒味還勉强可以，你就給我拿十斤來嚐嚐！」

鈞伯搖搖頭，道：「現在沒有小丁香露酒。」

「甚麼？你敢騙我？」

「不是騙你，而是這種酒除了特定的

日子之外，平時絕不出售。」

青臉漢冷笑道：「這是誰訂下來的規矩？」

鈞伯沒有回答。

因爲在他的背後，已經有人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

這個字很簡單，那是：「我！」

（二）

每個地方都有它的規矩。

這裏的規矩就是非在特定的日子裏，決不出售小丁香露酒。

訂下這個規矩的人，就是眼前突然出現的灰衣老人。

他年約七旬，臉色紅潤，雖然長得並不高，但却有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嚴。

青臉漢盯着這灰衣老人，道：「你就是這裏的老闆？」

灰衣老人搖搖頭。「我不是。」

青臉漢冷冷道。「你既不是這裏的老闆，憑甚麼訂下這種規矩？」

灰衣老人淡淡道。「因爲這裏的老闆是我的兒子。」

青臉漢道。「你的兒子是誰？」

青衣老人悠悠一笑。「衞空空！」

聽見衞空空這三個字，酒家裏幾乎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有點變了。

青臉漢道：「你說的衞空空，是不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灰衣老人點頭。

「當然就是專門砍別人腦袋的偷腦大俠衞空空。」

「你姓衞？」

「非也。」灰衣老人乾笑兩聲，道：「老夫姓單，這裏的人都叫我老夫單六太爺。」

青臉漢冷笑：「你既然姓單，怎會養出一個姓衞的兒子？」

單六太爺悠然說道。「衞空空是我的乾兒子，乾兒子也就是兒子，難道你說不是麼？」

青臉漢目光一閃，道：「我從來都沒有聽過衞空空有一個這麼樣的義父。」

單六太爺道。「你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又豈獨此事爲然？」

青臉漢忽然一拍桌子道：「我不管你是衞空空的義父也好，義祖父也好，總之這十斤小丁香露酒，你非拿出來不可！」

單六太爺搖頭。「不必了。」

青臉漢盯着他：「你這句『不必了』算是甚麼意思？」

單六太爺道。「給你十斤小丁香露酒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且這規矩雖然是我訂下來的，老夫要廢除它亦是易如反掌。」

青臉漢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把這臭規矩廢掉？」

單六太爺忽然嘆息一聲，道：「就算老夫把規矩廢了，那又如何？朋友，你的眞正目的並不在酒，而是志在存心來找岔子！」

青臉漢嘿嘿一笑。「你的眼睛倒也厲害！」

說着，腿一伸，一張木椅立時被踢成粉碎。

「叫衞空空出來，我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有三頭六臂。」

單六太爺道：「殺鷄何必用牛刀，要對付你這一個小脚色，就憑老夫這三脚貓的玩藝兒，已足夠有餘。」

青臉漢道。「你以爲我是獨個兒到這裏亂闖的？你以爲我不知道這裏是龍虎天聳的爪牙餘孽聚首之地？」

說到這裏，酒家裏的氣氛更緊張，殺氣也更是逼人。

二十八個手持武器的漢子，分別從東、西、北三個方向湧進酒家之內。

單六太爺點點頭，微笑道。「天封宮究竟來了多少高手？老夫倒想領教一下他們的眞才實學。」

就在這時候，謝白衣和顧十行也已出現在酒家之內。

（三）

謝白衣的衣裳已替換過，不再是一塊黃、一塊白。

衣服鮮明的謝白衣，神采看來是煥發得多。

單六太爺看見了謝白衣，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給人鞭了一下。

「是你？」

謝白衣冷冷道。「很意外嗎？」

單六太爺道。「我們已有多少年沒有見面？」

謝白衣道。「我已記不起，最少也有二十年罷。」

單六太爺道。「你的劍法，想必又已精進了不少。」

謝白衣直認不諱。「不錯。」

單六太爺嘆道。「但我怎樣也想不到，你竟然會和天封宮的人朋比爲奸。」

謝白衣冷笑。「你又怎樣？難道這些年以來，你又幹過些甚麼好事？」

單六太爺道。「雖然我沒有幹過甚麼好事，却也沒有幹過甚麼壞事。」

謝白衣道。「你認識龍城璧嗎？」

單六太爺目光一亮，道。「雪刀浪子龍城璧是衞空空的老朋友，當然認識。」

謝白衣道。「你認爲這人怎樣？」

單六太爺毫不攷慮，立刻說。「龍城璧是個很不錯的年青刀客，我喜歡他。」

謝白衣道。「你何不乾脆把他也認作乾兒子？」

單六太爺微微一笑。

「將來若有機緣，我倒很想。」

謝白衣冷笑道。「一丘之貉，蛇鼠一窩！」

單六太爺面色一變：「你這兩句話是甚麼意思？」

謝白衣冷冷道：「你們幹的事卑鄙、可恥，還以光明磊落的俠士自居，當眞是可惡、可恨、可殺！」

單六太爺道：「你莫聽別人的閒言閒語，衞空空和龍城璧都是江湖豪俠，從來都不幹虧心事！」

「說得好聽！」謝白衣沉聲道：「沈青鶴被暗殺，這件事你總不會不知罷？」

「沈青鶴？」單六太爺一凜：「聽說你收了一個徒弟，也叫沈青鶴……」

謝白衣向前踏出一步道：「你還在裝

蒜！」

單六太爺道：「裝甚麼蒜呢？我本來就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謝白衣冷喝一聲，道：「就當你現在才知道這件事罷！總之，龍城璧和衞空空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你若包庇他們，那可是自取其咎。」

單六太爺嘆息一聲：「謝老，你太衝動了，我敢用一切打賭，龍城璧絕對不會是殺害沈青鶴的兇手，其間只怕是大有誤會。」

謝白衣突然亮劍！「單六，我的話已說盡，你既然一意孤行；你我之間已沒有甚麼好談的，亮招子罷。」

單六太爺吸了口氣。

良久，他才說：「二十年前我已不是你的敵手，二十年後，更是望塵莫及。」

謝白衣冷冷道：「你不是這麼貪生怕死，連動手一搏的勇氣也沒有罷？」

他咄咄逼人，劍鋒上的殺氣已瀰漫着整個酒家。

單六太爺又一聲長嘆。「我已活到這把年紀，是死是活早已沒有放在心上。」

謝白衣冷冷說道：「既然如此，請動手。」

「不！」單六太爺搖頭：「我絕不會跟你動手，因爲這一戰勝負之數，早已很明顯。」

謝白衣盯着他，說道：「你是自忖必敗？」

單六太爺道：「事實確然如此，所以，與其負隅頑抗，不如乾脆站在這裏，給你一劍刺死還更爽快！」

謝白衣冷笑着，道：「你以爲我下不了手？」

颯！

他的劍忽然就已抵在單六太爺的咽喉上。只要這把劍再向前輕輕一送，單六太爺立刻就是個死人。

除了天刲宮的人之外，每一個人的臉色都青白得毫無血色。

突聽一人大聲道：「劍下留人！」

閃電十三劍

（一）

顧十行只聽見這個人的聲音，就已知道他是誰。

「是衞空空！」當他說出這個字的時候，連他的臉色也有點變了。

燈光下，一個身穿青袍的年青公子，已手持一把長劍，大步進入酒家之內。

這人赫然正是名震天下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謝白衣的劍沒有刺進單六太爺的咽喉裏，但他的劍也沒有收回來。

他的眼睛彷彿已變成兩枝利箭，狠狠的射向衞空空。

「你姓衞？就叫衞空空？」

衞空空點頭。

「你可知道老漢是誰麼？」謝白衣又問。

衞空空毫不思索，立刻就說道：「我若沒有猜錯，你就是昔年名動江湖，以一把長劍力殲八大梟雄的謝白衣。」

謝白衣冷冷道：「你怎會知道我就是謝白衣？」

衞空空道：「是丁黑狗告訴我的，他說你已和天刲宮的人混在一起，而且還要找龍城璧算帳。」

謝白衣目露殺機：「誰是丁黑狗？」

衞空空忽然笑了。

他說：「在謝前輩的眼中，即使是丐幫幫主也未必是怎樣了不起的大人物，更何況區區一個丁黑狗而已？」

謝白衣眉頭一皺，忽然冷笑道：「我知道這小子是誰了，聽說他經常和龍城璧混在一起。」

衞空空沉聲道：「謝前輩這句『混在一起』，未免是太不動聽。」

謝白衣道：「你不喜歡聽我的說話，只有一個辦法。」

衞空空默然。

謝白衣冷笑着接道：「你大可以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下來，或者是乾脆自殺！」

衞空空忽然嘆了口氣，道：「在下與你向來無仇無怨，但你却似乎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

謝白衣道：「老漢此番到此，本來就是要取你的性命。」

衞空空道：「所爲何事？」

謝白衣沉着臉，緩緩道：「龍城璧能殺了我的徒兒，我爲甚麼不能殺了他的朋友？」

衞空空瞳孔收縮，冷然道：「這豈非是不分青紅皂白，胡亂殺人？」

謝白衣冷冷道：「像你這種專門偷取別人腦袋的惡賊，殺之有何寃枉？」

單六太爺突然道：「空空偷腦袋，從不枉殺無辜！」

謝白衣怒道：「胡說！」

單六太爺雖在劍尖威脅之下，仍然毫無所謂，振聲說道：「你如何知我是在胡說？」

謝白衣瞪目道：「我說你是胡說就是胡說！」

衞空空勃然變色，道：「想不到你竟然如此蠻不講理！」

謝白衣嘿嘿一笑：「你可知道老漢在沈青鶴的身上花了多少心血？」

衞空空搖頭：「這是你們師徒之間的事，在下豈會知道？」

謝白衣道：「你們害死了沈青鶴，我要你們償命！」

說到這裏，瞧了單六太爺一眼，道：「我們畢竟相識多年，我不殺你！」

單六太爺長嘆一聲。

嘆氣聲中，謝白衣已向衞空空連發十三劍。

（二）

閃電般的十三劍，每一劍都隱藏着三式變化。

十三劍刺出，謝白衣已最少有三十九下殺着，可以把衞空空置諸死地。

謝白衣是成名多年的老劍客，他的聲名，果然不是白白得來的。

衞空空一聲長嘯，身形疾變。

他目光閃爍，臉上也是籠罩着一片殺機。

「謝前輩，你太欺人了。」

在他說完這八個字之後，他已把謝白衣的十三招劍法接下。

謝白衣雙眼也逐漸收縮。

「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你的劍法果然不錯！」

「過獎！」

謝白衣忽然又輕叱一聲：「再接幾劍試試！」

他的劍勢又展開，「試」字還在口邊，劍尖已刺向衞空空的咽喉。

這是快劍！

萬中無一的快劍！

刹那間，一道飛虹從相反的方向揮出，「叮」的一聲，兩劍互擊。

燈光雖然依舊如昔，但在劍鋒交擊的一刹那，酒家裏的光綫也彷彿黯淡下來。

謝白衣目光有如隼鷹的銳利，他看得透切，看得很準，分明是刺向衞空空咽喉的一劍，當兩劍互擊之後，劍勢一錯，竟然沒有被逼退，反而急速地向衞空空胸膛疾射。

衞空空急閃。

但這一劍實在太快，雖然他閃的已不算慢，但比起這一劍的速度還是慢了一點點。

嗤！

血飛濺，謝白衣的劍已刺在衞空空的右肩上。

單六太爺的臉陡地變成死灰之色，他突然翻起雙掌，向謝白衣撲去。

衞空空同時大聲叫道：「義父，別插手！」

單六太爺倒也真的很聽話，撲出去的身子硬生生的退了回來。

謝白衣冷笑，道：「就算是你們兩人一起上，老漢也可以把你們同時收拾。」

衞空空雖然已經受傷，但神態仍然是很鎮定。

他冷冷的盯着謝白衣，忽然道：「你一定要逼我出手？」

謝白衣嘿嘿冷笑：「想不到你居然還會對老漢劍下留情。」

衞空空道：「我最少還沒有忘記，你剛才沒有把義父一劍殺掉，總算是給了在下不少面子。」

謝白衣冷冷道：「老漢不殺單六，可不是爲了你這個偷腦袋大俠，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欠我的情。」

衞空空道：「既然如此，在下不客氣了。」

謝白衣大笑：「你何必對我客氣？」

衞空空臉色一寒：「你若逼我使出砍腦袋劍法，那麼我們兩人之間，必有一個無法看見明天的太陽。」

謝白衣道：「如此最好，老漢若殺不了你，也就殺不了雪刀浪子龍城璧，既然這樣，倒不如死在你的砍腦袋劍法之下還更乾脆得多。」

衞空空道：「這是單六太爺的地方，無論誰勝誰負，我都不想把這裏弄髒。」

謝白衣道：「老漢同意你這個建議，咱們到外面去決一死戰！」

當他說完第二句說話的時候，人已竄出酒家之外。

外面是一片黑漆的世界。

衞空空冷冷的盯着顧十行，忽然道：「你這個人實在很卑鄙！」

顧十行臉上木無表情，冷冷道：「你和龍城璧一伙也不見得怎樣光明磊落。」

他冷笑一聲，又道：「謝前輩已在外面等候着，你莫非已有打退堂鼓之意？」

衞空空沉着臉，終於也大步向外面走了出去。

（三）

當衞空空離開了酒家之後，顧十行的臉上發出了狡猾的笑意。

他和那藉故搗亂的青臉漢子互望一眼，突然出手去對付單六太爺。

單六太爺雙眉一揚：「老夫早就知道你們利用老夫來挾制衞空空！」

顧十行大笑。「你錯了！」

青臉漢冷冷接道：「衞空空很快就會變成死人，我們不必利用你去挾制他。」

單六太爺勃然道：「你們要挾制的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顧十行獰笑道：「這一次你總算是猜對了。」

單六太爺怒道：「你們簡直不是人，老夫就算嚼舌自盡，也絕不會讓你們的毒計得逞。」

青臉漢大笑：「說的好轟烈，你最好馬上自盡，死給我們看看！」

單六太爺咬牙切齒地：「你們實在是欺人太甚，老夫跟你們拚了！」

呼！

單六太爺的掌已揮出，一股淩厲的勁風向青臉漢撲面而至。

青臉漢也雙拳擊出，兩人硬硬拚上了一招。

這一拚之下，是單六太爺略佔上風，但顧十行却已乘勢上前，要把單六太爺制服。

突見刀光一閃，顧十行前胸的衣服被劃破一道裂痕。

若非顧十行閃避得快，這一刀可能立刻就會把他送進鬼門關裏。

顧十行臉上露出駭然之色。

他看見了一個衣飾整潔鮮明的男人。

這男人並不老，但臉上的神態却是穩重而肅穆，是個老成持重的人物。

顧十行吸了口氣，道：「尊駕是甚麼人？」

這人淡淡道：「醫谷中人。」

「醫谷？」

「正是醫谷。」

顧十行又再向這人打量了好一會，其實他看的不是人，而是這人手裏的刀。

一把金刀。

過了半晌，顧十行終於知道這人是誰了。

「你就是江湖上三大奇俠之一的醫谷谷主許竅之？」

「我就是許竅之。」那人淡淡的說道：「你若知機的話，最好就是乖乖的離開這裏。」

顧十行雙目一睜，道：「你是在叫我滾蛋？」

許竅之悠然道：「滾蛋二字，雖然很不動聽，但却也適合的很。」

顧十行冷笑：「我絕對不會滾蛋，我的兄弟們也絕不怕你。」

許竅之點點頭，道：「那很好，請動手！」

顧十行沒有動手。

他忽然說：「我不動手，我的兄弟們也不會動手，我們走！」

他這些說話和剛才的兩句說話可說是完全的相反。

但沒有人覺得驚訝，就連那青臉漢都沒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們忽然發覺，這間酒家外面，不知何時已出現了十幾個中年人、老頭兒，還有幾十個老老少少，但臉色都同樣冰冷的叫化。

（四）

顧十行和那青臉漢却已看出，這些都是來自醫谷和丐帮的高手。在人數方面，天刦宮沒有佔到絲毫便宜。

在武功方面，顧十行更是沒有太大的把握，可一舉擊敗醫谷和丐帮這批高手。

顧十行和青臉漢眞的要走了。

但許竅之却突然揮刀。

颯！

刀光急落，那青臉漢連閃避都來不及，背上就已給這一刀狠狠的劃過。

× × ×

這一刀來得太快，連顧十行都沒有看得清楚。

許竅之能在江湖上與衞空空、龍城璧齊名，他的聲名絕非倖致。有人以爲他是醫谷谷主，所以江湖上的人才特別尊敬他。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即使許竅之並不是地位尊崇的醫谷谷主，他這個人也同樣值得任何的人敬尊。

在武功方面，他的刀法雖然不及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燦爛輝煌，也及不上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有着淩厲逼人的霸氣，但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他的刀法很實用，速度之快和判斷之準確，江湖上實在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那青臉漢無疑也是個高手。但許竅之既已有殺他的伕心，他又怎能閃避開去？

重賞之下

（一）

鮮血濺滿地，青臉漢的臉更青白。

「你……你爲甚麼一定要殺我……？」他又驚又急的瞧着許竅之。

許竅之也冷冷的瞧着他：「我若不殺你，又怎對得起老雁侯？」

青臉漢更加吃驚：「你是師叔的甚麼人？」

單六太爺聞言，臉上不禁爲之一陣動容。原來這青臉漢，乃是老雁侯杜岱的師侄——青雁姚石。

許竅之冷冷道：「老雁侯一向待你不薄，但你却暗中勾結天刦宮，來對付自己的師叔！」

姚石咬牙道：「他若對我好一點，我也不會……」

許竅之冷笑道：「你一向行爲不端，而且屢犯淫案，他又怎能把本門最精妙的武功傳授給你！」

姚石胸膛起伏。

「因爲我畢竟不是他的弟子，所以他一直都偏袒着歐刀那小子！」

許竅之搖頭嘆息，喃喃道：「你這人本來就是無可救藥，的確可恨，可殺！」

說到這裏，刀光又飛起。

姚石再吃一刀，再也無法活命。

當他倒下去的時候，顧十行和天刦宮的人早已不理他的死活，逃到老遠了。

（二）

長街死寂。

一個白衣老人，拖着疲倦的軀體，一步一步的向北方館走去。

北方館是這裏最大的一間客棧，也是唯一的賭場。

賭場裏早已有十幾個黑衣人在等候着他。

這個白衣老人，赫然正是與衞空空決一死戰的謝白衣！

× × ×

賭場裏骰子搖動的聲响，是溫無意最喜歡聽的聲音。

他喜歡押骰寶。

無論是別人當莊也好，自己當莊也好，他喜歡這一種賭博。

他常贏，也常輸。

但他贏的通常都是大錢，而輸的時候却僅僅三幾十兩而已。

這就是他最喜歡賭骰寶的理由。

× × ×

北方館的老闆，就是溫無意。

溫無意的年紀不算老，還不够五十歲。但他無論在那裏，手中總是不離一根拐杖。他常對人說，自己已經老了。

他又說，人老了就萬事皆休，只好睜睜大眼睛等死。

但事實上的情形却是——

他越來越精神煥發，而當他睜大眼睛的時候，死的不是他，而是在他枴杖下的人。

他在十九歲的時候，就曾經在關東統領過三股流匪，其中還包括當時氣燄最盛的火雲帮在內。

一個十九歲就這麼了不起的人，到他現在這個年紀，當然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氣。

但溫無意在江湖上是沒有名氣的。因爲他以前並不叫溫無意，而是叫大刀子。

（三）

賭場裏搖骰子的聲音，隱約傳到溫無意的耳中。

溫無意嘆了口氣，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這一口骰子開出來的又是個『小』的。」

在他背後，站着一個衣飾煌然的年青公子，他忽然道：「你敢不敢押注？」

溫無意一怔。

「你想跟我賭這一口？」

「不錯。」

「賭多少？」

「十萬兩。」

溫無意搖頭：「十萬兩太多了。」

年青公子淡淡道：「十兩又如何？」

溫無意立刻點了點頭，道：「行！」

× × ×

賭場裏又傳出了一陣宏亮的喊叫聲。

「一四六，十一點——大！」

溫無意嘆了口氣。

「是你贏了。」

年青公子悠悠一笑，道：「可惜我贏的不是十萬，而是十兩。」

溫無意淡淡道：「贏十兩總比輸十兩好。」

年青公子道：「難怪別人都說，要令你輸大錢並不容易。」

溫無意笑了笑：「只要賭的不大，就不會輸大錢，這麼個道理實在很顯淺。」

年青公子道：「但你曾贏大錢。」

溫無意道：「那是運氣。」

年青公子沒有再問下去。他不是個呆子，當然知道溫無意爲甚麼會那麼好運氣，輸的時候押得少，但押得大的時候却是十拿九穩。

——溫無意年輕的時候是個大盜首領，到了三十歲之後，他就靠賭爲生。

不但是靠賭爲生，簡直是靠賭致富！

現在，北方館已是屬於他的，但却還不是他所有財產的全部。

溫無意現在已有多少幢房子，有多少產業，恐怕連他自己都不容易算得出來。

但他輸了十兩銀的時候，似乎還是有點心疼的樣子！

（四）

溫無意輸了十兩銀子，他付給年青公子的却是一張銀票。

銀票嶄新得就像是年青公子的衣服。

這不是十兩的銀票，而是十萬兩。

年青公子瞧了一眼，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溫無意道：「這是小小的意思。」

年青公子道：「你只輸了十兩，但這裏却多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兩。」

溫無意搖頭：「不是多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是比原來數目少了十兩。」

年青公子目光一閃，忽然淡淡道：「這張銀票不是賭帳？」

溫無意道：「當然不是賭帳，我欠你十兩銀子還沒有付，而且也不打算付。」

年青公子道：「那十兩賭帳，的確不妨權且寄下，就算你三十年後才還給我，我也絕對不會向你計算利息。」

他淡淡的接道：「但這十萬兩銀子，請恕我暫時無法收下，除非你說明這是怎麼一回事。」

溫無意吸了口氣，道：「宮主要你去殺一個人。」

年青公子道：「能够值十萬兩的人，當然不會是一個庸手。」

溫無意點點頭，道：「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年青公子的神情立刻變得很嚴肅：「龍城璧的性命，却不止值十萬兩。」

溫無意道：「的確不止值十萬兩，這張銀票只是訂金。」

年青公子道：「宮主願付多少？」

溫無意道：「二十萬兩！」

年青公子仍然搖頭：「太少了。」

溫無意道：「但你却有一個很好的帮手。」

年青公子道：「在下殺人，從不喜歡別人插上一手。」

溫無意道：「但這一次可不同。」

年青公子冷笑：「有甚麼不同，龍城璧也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

溫無意道：「雖然他是人，而不是鬼神妖魅，但他的刀法和龍心神訣，却絕對不容漠視。」

年青公子沉默着。

溫無意又道：「只要你們能殺了龍城璧，那二十萬兩銀子就是你的。」

年青公子忽然嘆息一聲，道：「這筆買賣我還是不想幹。」

溫無意道：「你是在害怕？」

「的確是害怕，」年青公子冷冷道：「但却不是我在害怕，而是你們。」

溫無意道：「這件任務非同小可，龍城璧不除，始終是天刦宮的心腹大患。」

年青公子道：「可惜你們對我根本就沒有信心，既然如此，又何必找我去對付龍城璧？」

溫無意道：「我們已考慮過，倘若由你一人去對付龍城璧，未免是過於冒險，別忘記我們畢竟還是朋友。」

年青公子沉吟半晌，終於道：「將會和我一起去對付龍城璧的人是誰？」

溫無意道：「他已來了。」

就在他說着這句說話的時候，一個疲倦的白衣老人，已站在北方館的門外。

他就是剛才與衞空空決戰的謝白衣。

天刦魔君

（一）

長街遠處，傳來一絲微弱的燈光。

謝白衣的人雖然已來到了北方館，但他的眼睛却仍然遙注着遠處的燈光。

溫無意悠悠一笑。

「聽說你剛才與衞空空決一死戰。」

謝白衣緩緩點頭。

溫無意微笑着，道：「你現在仍然活着。」

謝白衣又點頭。

溫無意接道：「所以衞空空現在必已是個死人。」

謝白衣忽然嘆了一口氣。過了很久很久，他才慢慢的說道：「他還很年輕，而且劍法也很不錯，尤其是他那絕招『醉斬天魔』，更是令人大嘆爲觀止。」

溫無意臉上似是露出了吃驚的神色：「衞空空已經使出砍腦袋劍法中的那一手絕招『醉斬天魔』？」

謝白衣道：「不錯。」

溫無意道：「但你仍然沒有被他斬殺於劍下。」

謝白衣道：「也不錯。」

溫無意道：「現在衞空空想必已感到很冷。」

謝白衣搖頭。

溫無意一愕。

「他已是個死人，又怎會不冷？」

謝白衣道：「他的確已渾身冰冷如雪，但他並沒有覺得冷，因爲死人是沒有感覺的。」

溫無意眨眨眼，道：「說得有理。」

謝白衣道：「他已沒有感覺了，但我有。」

溫無意道：「謝前輩的感覺，是怎樣的？」

謝白衣嘆了口氣，道：「我還沒有替沈青鶴報仇。」

溫無意道：「你眞是要去找龍城壁算帳？」

謝白衣冷笑：「難道你以爲我會放過龍城壁？」

溫無意笑了笑。

「當然不會，而龍城壁也絕不會放過你，因爲你殺了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謝白衣目中忽然間又露出了黯然之色：「其實衞空空死得很冤枉，這件事本來和他也沒有甚麼關係。」

溫無意搖頭道：「謝前輩此言差矣，像衞空空與龍城壁這種目中無人的狂徒，實在殺之不枉，你又何須耿耿於懷！」

謝白衣目光一轉，落在那年青公子的身上。「你姓柳？」

年青公子點頭。

謝白衣又道：「你就是那個葬花公子柳紅電？」

年青公子緩緩說道：「在下正是柳紅電。」

謝白衣臉色一寒：「葬花公子，說句老實話，你在江湖上的名譽，實在不怎麼好。」

柳紅電悠然道：「不怎麼好，就是糟透了的意思，在下也知道，我的名譽實在糟透。」

謝白衣訝然道：「你不在乎自己的名譽？」

柳紅電淡淡一笑。

「爲人之道，若不能留芳百世，又何妨遺臭萬年？那總比渾渾噩噩虛渡一生好得多。」

謝白衣臉上木無表情，道：「你果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溫無意揷口道：「他這個人並不太危險，危險的祇是他的劍。」

謝白衣眉頭一皺：「一個人有了危險的劍，這人無疑也是個危險的人物。」

溫無意道：「他若是你的朋友，對你就不會有危險，而且當你有危險的時候，他還可以幫助你渡過險境。」

謝白衣道：「他不是我的朋友。」

「不，」溫無意淡淡一笑，道：「雖然你們以前互不相識，但從現在開始，你們就是朋友。」

謝白衣望了柳紅電一眼：「他願意和我這個老頭兒論交？」

溫無意道：「當然願意。」

謝白衣道：「他爲甚麼要和我做朋友呢？」

溫無意道：「因爲你們敵愾同仇。」

謝白衣搖頭：「我不懂。」

溫無意道：「你豈不是很想殺龍城壁麼？」

謝白衣道：「想得要命。」

柳紅電突然道：「我也要殺他，甚至不惜要跟他拚個同歸於盡。」

謝白衣目光閃爍。

「你和雪刀浪子結下什麼樑子？」

柳紅電道：「他强姦了我的姐姐。」

謝白衣雙眉一挑：「你姐姐是誰？」

柳紅電沉聲道：「是個女尼。」

謝白衣突然一怔：「她已出家？」

柳紅電的目光變得更深沉，咬牙道：「她本來是個很樂觀、很快樂的女人，但爲了龍城壁這畜生，她削髮爲尼。」

謝白衣嘆道：「男女間的事，實在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我也曾年輕過，也曾爲這種事煩惱過，但却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當和尚。」

柳紅電冷笑道：「別把你和我的姐姐相提並論。」

謝白衣道：「我不配？」

柳紅電冷冷道：「不是配不配的問題，她是個女人，而你却是個男人。」

謝白衣一呆：「男人和女人又有甚麼分別？」

柳紅電怒道：「你若是個女孩子，給人騙掉童貞，然後又遭遺棄，當你心灰意冷，出家爲尼之後，那人又纏着你，接着迷姦於庵內，然後又一去不返，還對別人說：『滋味大不如前』，你將會怎樣？你若是她的弟弟又會怎樣？」

謝白衣又是呆住，完全的呆住。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一字一字的說道：「我將會把這衣冠禽獸一片一片的撕開。」

柳紅電搖頭。他說：「我不想撕開這個人，只想給他一劍！」

把一個人一片一片撕開，這人必死。

若給柳紅電刺了一劍，這人無疑也是必死。

謝白衣終於道：「我們從現在開始，就是朋友，最少，我們是敵愾同仇。」

柳紅電閉上了眼睛，臉上的表情漸趨平靜。

溫無意嘆了口氣，道：「雪刀浪子近年來在江湖上頗負俠名，想不到却是個衣冠禽獸。」

他背負着雙手，接道：「無論怎樣，天刦宮都一定幇助兩位，爲中原武林除此惡賊。」

× × ×

溫無意的說話，聽來正氣凛然。

柳紅電的姐姐，她的遭遇也的確令人值得同情。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謝白衣却給蒙在鼓裏。

——柳紅電根本就沒有一個做尼姑的姐姐。

——他根本是沒有姐姐的。

但他現在却有了一個朋友。

一個和他敵愾同仇，誓殺雪刀浪子的「老」朋友。

（二）

夜靜。

窗外忽然下着毛毛細雨。

在北方館西南半里外，有一座很幽雅的莊院。

這是溫無意的宅院。

在大廳裏，一個頭戴高冠、十根手指總共戴了六隻玉戒的赤髮老人，已在閉目沉思。

這老人臉上皺紋縱横交錯，顎子右方還有一道三寸長的疤痕。

這本是溫無意的家，但這赤髮老人却像是這座莊院的主宰。

莊院內每一個人都對他很恭敬，就像是忠心的獵犬看見了主人一樣。

溫無意也不例外。

赤髮老人坐在大廳裏最舒適的一張豹皮大椅上。

但溫無意却只是站在他的左首。

赤髮老人沉思了很久，忽然道：「謝白衣眞的殺了衞空空？」

溫無意立刻回答：「不錯。」

赤髮老人道：「這件事，你查淸楚了沒有？」

溫無意道：「屬下已派人到王鬍子那裏查過。」

赤髮老人目光一亮。

「那一個王鬍子？」

「西村口那一家長生店的老闆。」

「查出了甚麼？」

「謝白衣殺了衞空空之後，就叫王鬍子派人去收屍。」

「王鬍子認識衞空空？」

「不錯，」溫無意道：「而且屬下派去的人，也已認出被殺的人，確實是衞空空。」

赤髮老人露出了滿意的神色，緩緩道：「這件事你幹的很出色。」

溫無意說道：「這件事，屬下不敢居功。」

赤髮老人一笑，道：「你怎麼客氣起來？」

溫無意道：「事實上，令到謝白衣大動無名肝火的人，並不是我。」

「不是你？」赤髮老人臉上帶着一種奇怪的表情，道：「不是你，是誰？」

溫無意道：「是顧十行。」

赤髮老人「哦」的一聲，道：「原來是他。」

溫無意道：「這件事全是他的功勞，他的確幹得很好。」

赤髮老人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本座一向覺得他很不錯，想不到他還很有智謀。」

溫無意道：「雖然他後來也吃了一場敗仗，但那全然是因爲在酒家中出現了另一批强敵。」

赤髮老人道：「你是說醫谷谷主許竅之，和那一羣叫化子？」

溫無意道：「這些人的力量，倒也不可輕視。」

赤髮老人冷冷道：「許竅之在江湖上與衞空空、龍城壁齊名。」

他雙眉緊皺，接道：「他們不但是江湖上三大奇俠，而且彼此間還有很深厚的感情。」

溫無意道：「我們幹掉了衞空空，非但龍城壁不會罷休，許竅之也不會坐視不理。」

赤髮老人冷冷道：「你是否感到害怕了？」

「不！宮主莫以爲屬下貪生怕死。」

原來這赤髮老人，就是天刦宮的主人，也就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天刦魔君閻一孤！

（三）

閻一孤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是江湖上七大惡魔之一。

昔年令到江湖大亂的七大惡魔，現在就只剩下了閻一孤一個而已。

閻一孤與龍虎天尊二人，向來都是死敵。

這一次龍虎天尊被陷害，以致武功盡失，也全是閻一孤的傑作。

溫無意是閻一孤最信任的一個心腹份子。

事實上，溫無意對閻一孤也確是非常盡忠。

閻一孤又坐在那張豹皮大椅上沉思。

過了很久，他忽然問溫無意：「樊巨人是不是已經背叛了我們？」

溫無意道：「這渾小子爲了杜飛蓦的事，非常震怒，他到處找尋柳紅電，要爲杜飛蓦報仇。」

閻一孤冷笑道：「此子有勇無謀，殊不足慮。」

溫無意道：「但雪刀浪子龍城壁，却是個極難纏的脚色。」

閻一孤道：「連衞空空都已被解決，龍城壁又還能弄出甚麼花樣？」

溫無意道：「只是龍虎天尊二人，不知躱到甚麼地方去？」

閻一孤道：「他們武功已失，也不足爲慮，但斬草除根，我們還是非殺他們不可。」

溫無意道：「這個自然。」

閻一孤道：「謝白衣劍法厲害，你們能令他去對付雪刀浪子，此計確不俗。」

溫無意道：「但屬下對他還是不很放心，所以屬下又花了二十萬兩銀子，聘請葬花公子柳紅電，助他一臂之力。」

閻一孤吟沉片刻，道：「雪刀浪子的性命，雖然不容易取掉，但出價二十萬兩，却是未免太多了一點。」

溫無意臉色一變，道：「這二十萬兩，是由屬下的北方館裏墊付出來的。」

閻一孤道：「這筆帳由誰來付？」

溫無意忙道：「屬下能有今天的日子，全仗宮主暗中支持，這二十萬兩，就由屬下付出罷。」

閻一孤大笑。

「想不到你居然這麼豪爽，很好，本座就接納你的一番好意吧。」

溫無意也在陪笑。

但他的笑容却已有些勉强。

（四）

晨曦，有霧。

霧濃風輕。

長安城西南十里外的天峯鎮，有一座名叫長安樓的客棧。

長安樓雖然不在長安城內，但長安城裏每一個人都認識這客棧的老闆。

他叫曾笑。

十幾年前，曾笑在長安城可算是一個風頭人物。

在長安，除了南宮世家之外，城北曾家，幾乎就是最有財勢的家族。

可惜，這有財有勢的家族，已在十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忽然家道中落。

曾笑輸了一場牌九，結果把曾家所有的財產都輸掉。

他唯一還能剩下來的，就只有長安樓這家客棧了。

× ×

十五年之前，曾笑從來都沒有到過長安樓。

這家客棧的規模雖然也不算小，但在他眼中看來，却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但自從那一場賭博之後，他就只能擁有這一座客棧。

曾笑幾乎要去上吊。但他沒有。

他仍然咬緊牙關活下去。

他知道自己實在太愚蠢，中了別人的騙局。

但他無可奈何，這個本來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

曾笑絕非弱者。但能夠在一個晚上就把曾家吃掉的人，當然更非泛泛之輩。

十五年來，曾笑一直在長安樓裏，幾乎沒有離開過天峯鎮。

幸好這客棧的生意還算不錯，曾笑直到現在還是個不大不小的老闆。

× × ×

濃霧如柳絮般地飄到曾笑的臉上。

曾笑面上沒有表情，這十五年來，他一直都是冷冰冰的，無論是對男人或是女人都一樣。

他心裏想着些甚麼，別人不易知道。

別人只能猜，但又有誰能猜得着？

四週都是些乳白色的霧。

忽然間，濃霧中滲透着另外一種可怕的氣息。

那是殺氣。比濃霧還更濃厚的殺氣。

一刀挫神煞

（一）

霧裏，六隻冷森的眼睛，冷冷的盯着曾笑。

曾笑坐在客棧外的一張長椅上，神態平靜。

三條人影漸漸逼近曾笑。

霧裏殺氣更濃。

曾笑忽然乾咳兩下，冷笑道：「你們果然是要趕盡殺絕。」

三人中，中央一人淡淡道：「是你逼我們來的。」

曾笑道：「我可沒有叫你們來。」

那人道：「我們不能不來這裏。」

曾笑道：「爲甚麼不能不來呢？」

那人道：「因爲你已成爲本宮的敵人了。」

曾笑冷冷一笑。

「天刦宮橫行霸道，已非一日，但現在却是變本加厲。」

那人也冷笑着，忽然道：「兩位老人家可好？」

曾笑道：「他們不好。」

那人道：「他們又怎會不好呢？」

曾笑目中露出鄙夷之色，道：「他們有你這麼一個混帳徒兒，又怎會好呢？」

那人淡淡道：「他們一向都沒有把我當是弟子看待，正是師不以徒爲徒，那麼徒又何必以師爲師？」

曾笑沉聲道：「譚世羽，你當眞是個畜生！竟敢說出這種說話！」

那人大笑。

「曾老闆，譚某做事，一向澈底乾淨，既然已不再是龍虎天尊的弟子，那麼，不是他們死，就是譚某魂歸極樂！」

曾笑冷冷道：「你要殺害他們，可惜却已來遲一步。」

譚世羽怒道：「你休想騙我！」

曾笑道：「會騙人的並不是曾某，而是你這個可惡的騙子。」

譚世羽嘿嘿冷笑：「就算我是個騙子，那又如何？難道你想連這座長安樓也輸給我？」

曾笑忽然長身而起。

「你若有本領，這座長安樓送給你却又何妨？」

譚世羽沉着臉，冷冷道：「其實就算你把整座長安城送給我，我也未必會稀罕，又何況區區一座長安樓而已？」

曾笑道：「你的胃口眞不小！」

「不！」譚世羽道：「我的胃口並不大，敝上想要的也不是甚麼奇珍異寶，只不過想要龍虎天尊兩人的性命而已！」

曾笑「呸」的一聲：「你簡直連禽獸都不如，難道你竟然全不念及往日的師徒之情？」

譚世羽悠然道：「你別再拿這一套來壓我，你若不把他們兩人交出來，你立刻就會死！」

曾笑冷笑。

「我早就打算捨命奉陪，只可惜我並非捨命陪君子，而是捨命陪小人！」

譚世羽冷冷道：「你偏就是這許多廢話，今天若不殺你，日後也叫人笑話。」

在他身邊的兩人，已各自跨出三步。

他們當然就是昔年龍虎天尊座下的左神右煞。

左神姜谷銘，右煞李相嶼，這兩個老魔的手裏，都有一把寒芒四射的短刀。

曾笑仍然站在那裏，毫不畏懼。

姜谷銘忽然向他笑了笑。

「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敗家子。」

李相嶼接道：「曾家唯一最後的產業，也將在你的手中敗掉。」

曾笑的心在刺痛。

想起了曾家昔日的輝煌，他的心境又怎會不沉痛？

雖然曾笑明知左神右煞說這些話，是要打擊自己，令自己無法集中精神來對付他們，但他仍然無法克制內心的沉痛。

他的手已忍不住在發抖。

他的心也在發冷。

就在這一瞬間，姜谷銘的短刀已閃電般刺出，而且一刀就想割斷曾笑的喉管。

這是極狠辣的一刀

曾笑沒有閃避，他彷彿已變成了一具木偶。

（二）

刀光閃處，映目生寒。

無論曾笑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或者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這一刀都必將令他立刻倒下。但他沒有倒下，却有兩件東西忽然同時跌在地上。

第一件跌在地上的東西，是姜谷銘的刀。

第二件跌在地上的，却是姜谷銘的左手。

左神姜谷銘只有一把刀，而這把刀已最少有三十年沒有離開過他的身邊了。

他用刀殺人的時候，也一定是用左手的。

但就在這一瞬間，姜谷銘失落了他的刀，也失落了他的左手。

× × ×

當姜谷銘一刀刺出的時候，李相嶼的刀也已準備隨時出手。

即使曾笑能避開姜谷銘的第一刀，也絕對不容易避得過李相嶼緊接而來的第二刀。

但曾笑根本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手。

李相嶼只看見另一道銀亮如雪的刀光，突然在曾笑和姜谷銘的中間飛起，接着姜谷銘的刀不見了，他的左手也不見了。

剎那間，姜谷銘的臉色有如死灰，身子不斷蹌踉後退。

「龍城壁！」他脫口驚呼。

李相嶼、譚世羽的臉色也是一變。

霧中，一條淡淡的人影站在曾笑的背後，看來就像是曾笑的影子。

刀光一霎眼間已不復見，他們只看見了龍城壁這淡淡的人影。

（三）

看見了龍城壁，譚世羽的心裏實在很不是滋味。

他當然沒有忘記上一次，自己落荒而逃那種狼狽的情景。

雖然事後左神右煞並沒有眞的怪他，而且還讚他聰明機智，不愧是個能屈能伸、能進能退的大丈夫、人中豪傑。

但每當他想起那時候的情景，他的心裏就會很不舒服，晚上更常常不能入睡。

這一次，他已不能再躲避。他决定無論如何，都要和雪刀浪子拚個明白。

× × ×

旭日高昇。

濃霧已化爲薄霧。

譚世羽冷冷的瞧着龍城壁。

「我們又碰上了。」他說。

「這不是巧合，而是你本來就想找我算帳。」龍城壁冷冷道：「可惜你們要找的龍虎天尊，他們已不在這裏。」

譚世羽道：「這兩個老頭兒亡命天涯，看來也挨不到多少時候。」

龍城壁搖搖頭，道：「你說錯了，恐怕就連你心裏，都並不是這麼想。」

譚世羽冷笑。

龍城壁又道：「你們若肯定他們將會不久於人世，也不必急急要殺害他們。」

譚世羽道：「他們武功盡失，已是廢人。」

龍城壁悠然道：「誰人也不敢保證，他們是否可以恢復武功，但假如他們的武功可以恢復，那時候，你們的麻煩就絕不會小。」

譚世羽乾笑着。

「現在你的麻煩也不小。」

「彼此彼此。」

譚世羽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我也是個練刀的人。」

龍城壁淡淡道：「我不清楚你的武功，只是清楚瞭解你這個人。」

譚世羽沉默着。

龍城壁又道：「你若說自己是個練刀的人，說不定你學的却是劍。」

「哦？」

龍城壁又道：「你若說『上』，其實

突然曾笑背後揮出一道刀光。

就是「退」，你若說敢和我動手，恐怕連最愚蠢的人也是不會相信的。」

譚世羽的頸子彷彿粗了一倍。

他看來已沉不住氣。

但奇怪，他還是沒有拔出他的刀，甚至沒有人能看得見他的刀在哪裏。

他還在等。

他似乎是在等待龍城璧首先出手，又似乎是在等待李相嶼先向龍城璧攻擊，然後自己從中看準機會，再給予龍城璧致命的一擊。

但龍城璧沒有動手。李相嶼也沒有用他的短刀去刺殺龍城璧。

最先動手的，居然是斷掉了左手的姜谷銘。

（四）

姜谷銘雖然只用左手使刀，但他放暗器的時候，卻永遠都是使用他的右手。

李相嶼和他是幾十年的朋友，當然很清楚這一點。

不但李相嶼知道，連譚世羽也同樣知道。

他們更知道，姜谷銘的子母銀梭，三十年來幾乎完全沒有失過手。

在那一瞬間，有十四道寒光直向龍城璧的身上激射過去，打的儘是他身上致命的要害。

姜谷銘本已是敗軍之將，而且傷勢不輕，誰也不容易想到，最先拚命的人還是他。

他這手暗器一使出來，不禁令譚世羽和李相嶼深深佩服。

雖然他受了重傷，但這手暗器還是極狠、極準、極快。

龍城璧能避開嗎？

× × ×

龍城璧沒有閃避，也沒有拔刀。

但這些暗器仍然沒有一件能打在他的身上。

因爲這些暗器，卻已被一隻又粗又胖的手全部接下。

很少人有這麼粗胖的一隻手掌。

這手掌看來簡直就和熊掌不相上下。

但熊掌絕不能接下這些暗器。

接下那些暗器的人是誰？

同門生死戰

（一）

這人的手掌大得嚇死人，但更嚇死人的卻是他懷中的酒罎。這個酒罎好大好大，罎裏的酒幾乎足夠了讓一匹馬洗澡。

譚世羽面色又變了。「杭州唐門！」

這人呵呵大笑：「老子正是來自杭州唐門！」

「唐竹權？」

「老子如果不是唐竹權，還有誰是唐竹權？」

譚世羽吸了口氣，道：「你倒很喜歡管別人的閑事。」

「閑事？」唐竹權瞪大了眼睛，道：「你們要殺龍城璧，豈能算是閑事？」

李相嶼冷冷道：「你是龍城璧的老子，還是龍城璧的兒子？」

唐竹權沒有生氣，反而笑了起來，道：「老子就是老子，連你也得叫我老子，所以，你不必吃這種醋。」

李相嶼沉下了臉，冷笑道：「唐老人精明老辣，想不到他的兒子卻像隻瘋狗，只會狂吠！」

唐竹權一笑，忽然把左手一揚。剛才他就是用這隻左手，把姜谷銘的子母銀梭接下來的。此刻他左手一揚，姜谷銘和譚世羽都不禁失聲道：「小心——」

李相嶼雖然也是個老江湖，但卻也爲之面上變色。

一個收接暗器功夫如此高明的人，他施放暗器的本領當然也同樣高明。

尤其是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源出一脈，而唐門的暗器功夫，可說是獨步天下，又有誰敢小覷？

就在唐竹權左手一揚的時候，不待姜谷銘和譚世羽的警告，他的人已有如燕子般向上飛拔丈二。

他的輕功的確不錯。

但就算他的輕功再高明百倍，就算他能一下子就躍飛一百二十丈，也是多餘的。因爲唐竹權根本就沒有放出暗器，這一揚之勢，只是虛着。

當姜谷銘和譚世羽發覺唐竹權根本沒有放出那些子母銀梭的時候，龍城璧已拔出了他的風雪之刀。

刀光一閃，捲起千層刀浪。

颯！

接着，又是一陣金鐵破空之聲响起。

唐竹權手裏的子母銀梭，直到這一剎那間才倏然出手。

姜谷銘一聲悶哼，臉龐上、咽喉上、胸膛上，全是染滿血跡的子母銀梭。

銀梭入肉後立刻綻開，這是殺傷力極駭人的暗器。

姜谷銘只是悶哼了一聲，就像死狗般倒在地上。

龍城璧的刀又再入鞘。

雪刀沒有傷人，他剛才那一刀也是虛着，但卻與唐竹權配合的天衣無縫。

（二）

旭日更昇高。

陽光照在譚世羽的臉上。

他的臉顯得有點兒蒼白。

「你們眞的要庇護那兩個老頭子？」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他們本是你的師父，但你卻居然能說出這種話。」

譚世羽冷笑：「他們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師父。」

龍城璧道：「他們不配，誰配？」

譚世羽面容一蹙，正色道：「這一點你不必理會。」

龍城璧悠然道：「是不是天刦宮主閻一孤？」

譚世羽頷首道：「他老人家是人中龍鳳……」

「老子操他娘個鳥！」唐竹權立刻破口大罵：「閻一孤算是個甚麼東西？他若是人中龍鳳，恐怕江湖上許多貓貓狗狗，都會變成龍鳳麒麟，獅虎豹象！」

李相嶼冷冷道：　你倒像隻又笨又鈍的大象。」

唐竹權道：「老子若像隻象，你倒像隻猢猻。」

李相嶼道：「久聞唐門暗器手法天下無雙，今日看來，卻是聞名不如見面。」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唐大少爺剛才沒有把你嚇死，你現在倒說起風凉話來了。」

李相嶼道：「雖然姜谷銘死在你們的手下，但老夫卻不怕你們。」

譚世羽道：「他們若是知機的，就該把那兩個老頭兒交出來。」

曾笑突然冷冷道：「你要找龍虎天尊，最少得殺了我！」

譚世羽盯着他，怪笑道：「殺你不難，但殺了你恐怕我還是不會知道龍虎天尊在哪裏。」

曾笑冷冷道：「你若能擊敗我，就算龍城璧和唐竹權不說，我也會告訴你他們的下落。」

譚世羽瞳孔收縮：「此話當眞？」

曾笑道：「决不食言。」

譚世羽微笑道：「聽說這些年以來，你一直都在暗中苦練武功。」

曾笑並不否認。

譚世羽接道：「你苦練武功，就是爲了要等待這一天，親手把我殺掉？」

曾笑冷冷道：「像你這種惡賊，本來就是人人得而誅之。」

譚世羽冷笑道：「你是要和我决一死戰？」

曾笑道：「不錯，難道你害怕？」

譚世羽居然點頭。

「不錯，我是有點害怕。」

他望了龍城璧和唐竹權一眼，道：「我是怕他們會插手，那麼，我們的决鬥就會變得極不公平。」

唐竹權哼的一聲，大聲道：「你要欺負曾老闆，老子絕不會袖手旁觀，龍城璧也决不會坐視不理。」

他瞧着龍城璧：「你說是也不是？」

誰知龍城璧的回答卻是：「我將袖手旁觀，我已决定坐視不理。」

× × ×

唐竹權聽的呆住了。

「你瘋了？」

「我沒瘋。」

「難道說是老子瘋了？」

「也許是的。」龍城璧的回答，又讓唐竹權差點沒跳了起來。

他忍不住揮動左臂，道：「難道你沒有聽見，譚世羽要和曾笑决一死戰？」

龍城璧悠然道：「我沒有聾，當然聽見。」

唐竹權一愣。

「你既然知道他們要决戰，爲甚麼還不加以阻止？」

龍城璧道：「我爲甚麼要阻止這一場决戰？我憑甚麼阻止他們一較高下？」

他聳了聳肩，說：「這本來就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只要這場决戰是公平的，我們就不該去管，也不能去管。」

唐竹權楞住。

只聽得龍城璧又道：「你可知道曾老闆這十五年來苦練武功，就是爲了要親手宰掉十五年前騙去了曾家絕大部份財產的騙子？」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老子以前不知道，但現在總算已經知道。」

龍城璧淡淡道：「你現在既然已知道，就不該多管閑事，否則這場生死决戰就會變得很不公平。」

唐竹權想了想，終於道：「好！老子决定不管，你們就算每人都打斷幾十根骨頭，老子都只會看着！」

（三）

决戰前的氣氛，總是特別緊張的。

譚世羽初時還是信心十足的，但漸漸地，他的信心似乎已開始搖動。

曾笑靜靜的站在長椅前，臉上毫無緊張之色。

他是具有信心的。

譚世羽突然出手。

他連環劈出十八掌。

這十八掌來勢兇猛，看來曾笑很難接下。

但出乎意料地，曾笑把這十八掌逐一接下，而且猶有反擊之力。

譚世羽陡地改掌爲拳了。

空氣裏猝然响起一連串兇猛的拳聲，其勢子實在相當可觀。

曾笑的身子晃了晃，一連後退五步。

譚世羽得勢不饒人，欺身再攻。

倏地，曾笑揮掌還擊。

「呼！」

一股疾風，直向譚世羽的腹部橫掃上來。

這一掌有如激烈的浪潮，但卻比浪潮更尖銳、更可怕。

譚世羽看見了攻來這一掌，面色不禁變了。

他不敢硬接，側身閃開。

他這一閃之下，剛才佔着的優勢已全部消失。

曾笑冷笑。

「譚世羽，再接兩掌！」

又是「呼！呼！」兩聲。

譚世羽身形左騰右躍，又再閃開，而且順勢還來一記「腰後腿」。

這一腿快如閃電，而且踢的乃是曾笑的心坎穴。

這是極厲害的一記殺着。

就憑這一腿，譚世羽已無疑是個可怕的高手。

但曾笑卻居然抓住了他的腿，而且一爪就把他腿上的肌肉撕裂下來。

血飛濺。

這一爪雖然並不致命，但卻也痛澈心肺，譚世羽雖然是個高手，卻也不禁痛的怪叫起來。

曾笑冷冷道：「姓譚的，你以後休再目中無人！」

譚世羽豈甘認輸，突然一陣寒光閃爍，他急迅地掏出一柄銀七首，「颯」的就向曾笑的咽喉上疾刺過去。

這一刺之勢實在極快了。

曾笑雖然十五年來一直苦練武功，但畢竟吃虧在臨敵經驗不足。

他突然頸上一涼，譚世羽的七首已在

他的頷子上刺下。
一道血影飛濺。
龍城璧和唐竹權的眼色都變了。
但曾笑還沒有死，他猶有反擊餘力。
他突然不顧一切的撲前，伸出雙手，十指如同鬼爪似的向譚世羽頷子上捏去。
他已受傷。
他臉上的表情，猙獰可怖，有如厲鬼一般。
譚世羽是高手，又怎會給他捏得着頷子？
但不可能的事，却偏偏發生了。
譚世羽竟然無法閃避這一招，登時給曾笑捏着嚨喉，咯咯怪叫。
他就像隻快要嚥氣的公鷄。
但譚世羽畢竟不是公鷄，何况他的手裏還有一把鋒利無比的七首？
曾笑已拚盡全力，但就在這最緊要的關頭上，譚世羽的七首已插入了他的胸膛上。
七首直入曾笑的心臟，他甚至可以感覺到肋骨被刺斷的聲音。
但曾笑却沒有驚惶。
他甚至在笑。
他臉上的表情是愉快的，因爲他自己雖然已不可能再活下去，但他也同時看見自己心中最痛恨、最想殺掉的人，已一步一步逼近死亡！
「譚世羽，今天你敗了！」
譚世羽目露驚怒之色。
他想說：「你又何嘗不是敗了。」
但他這句說話已無法說得出口。

現在唯一可以援救譚世羽的人，就是李相嶼。
但李相嶼沒有救他。
他不去救譚世羽，是因爲他知道自己就算出手，也必將給龍城璧和唐竹權兩人阻攔。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冒這個險？
只見譚世羽的眼珠子漸漸向外凸出，他的呼吸也漸漸短促而微弱。
曾笑獰笑，雙手力度再添幾分。
譚世羽終於死了。
他是瞪着眼睛，帶着極度的驚詫，死在曾笑的手下的。
曾笑忽然狂笑。「士別三日，尚且刮目相看，你我一別十五年，你又豈可以爲我殺不了你……」
說到這裏，狂笑化爲狂咳。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心願已償。」
曾笑狂咳一頓，才道：「所以……我已死而無憾，我也沒有洩露兩位師父的行踪！」
唐竹權吃了一驚。
「啊！甚麼？兩位師父？誰是你的師父？」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他的兩位師父，就是龍虎天尊。」
唐竹權一怔。「想不到龍虎天尊還有一個姓曾的弟子。」
曾笑又是一聲大笑。
「我這個弟子還不錯罷，最少，我已替他們兩位老人家出了一口——」
說到這裏，面色慘變，口吐鮮血。

唐竹權連忙扶着他。
龍城璧目中露出了黯然之色，嘆道：「不濟事了，就算是時九公在這裏，也無法挽救他的性命。」
唐竹權怒道：「你怎麼說這種話——」話猶未了，曾笑的身子已軟弱無力，呼吸也同時中絕。
龍城璧又嘆了口氣。
「他已死而無憾，活又如何？死又何妨？」
唐竹權目光漸漸變得平靜起來，想了一想，點頭喃喃道：「不錯，最少，他已得償所願。」
這時候，李相嶼早已逃去無踪。
唐竹權盯着龍城璧，道：「你爲甚麼放過他？」
龍城璧道：「且讓他逃吧，他逃不遠的。」
唐竹權目光忽然一亮。
因爲在這時候，他已看見了一條灰色的人影，正向李相嶼逃走的方向，疾追過去。
「是司馬血？」
「不錯，一定是司馬血。」
「他早就到此，準備一齊對付左神右煞和譚世羽？」
「不。」龍城璧淡淡道：「他要對付的人，本來並不是他們。」
唐竹權沉默半晌，忽然道：「我明白了。」
龍城璧微笑道：「你明白了甚麼？」
唐竹權道：「他在這裏，是在等候另的一個人。」
「你知道他在等誰？」
「當然。」唐竹權緩緩道：「他要等的人，必然就是葬花公子柳紅電！」
龍城璧一笑，沒有說話。
天色更明亮。
遠處景象，已漸趨明朗。

（四）

李相嶼逃得很快。
他的輕功實在不錯，江湖上能望其背項的人絕不多。但他還是快不過司馬血。
殺手司馬的輕功，比他更勝一籌。
他們追逐十里，終於在一處小山崗下對峙着。

×　×　×

風不冷。
但李相嶼却從心底裏冒出了寒意。
「你爲甚麼一直老是苦纏不休？」
「我喜歡！」
「你要報那一刀之仇？」
「不必解釋，」司馬血冷冷一笑：「在下殺人，從來都不喜歡向被殺的人解釋理由。」
李相嶼吼叫一聲。
「你好狂妄！」
「不是狂妄之人，又怎能殺死你這種狂妄的惡賊？」
鏗！
薄而鋒利的碧血劍已亮出。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不殺了你，姜谷銘和譚世羽就會太寂寞。」
李相嶼怒道：「你以爲你能殺得了老夫？」
司馬血沒有出聲回答他。回答李相嶼的，是司馬血手中的碧血劍。
嘶！
劍鋒一閃，李相嶼的短刀也已出手。
劍快！刀更快！
但李相嶼的刀却刺了個空，而司馬血的碧血劍，却一劍就已刺穿了他的咽喉！

偷腦袋大俠被殺了

（一）

正午。一片烏雲掩住了紅日。
在曾笑的客棧裏，龍城璧在下棋。跟他對奕的人，居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龍城璧和唐竹權很少對奕，並不是他們不喜歡下棋，而是因爲他們碰頭的時候，總是喝酒喝得天昏地暗，又怎會有時間去下棋？
龍城璧棋藝不差。
唐竹權居然也是箇中高手。
兩人對弈了三局，結果是一勝一負一和，難分軒輊。
「不錯，你的棋藝眞不錯，連老子都未能把你殺敗。」
「承讓！」龍城璧微笑。
「不！」唐竹權正色道：「老子絕不會故意讓給你，是贏就贏，是輸就輸，何必承讓哉？」
龍城璧又微笑道：「客氣，客氣！」
唐竹權揉了揉胖大的肚子，怪笑道：「龍城璧，你今天是怎麼啦？客氣的人不是老子，而是你這個雪刀浪子。」
龍城璧忽然望了望窗外的天色。
「快要下雨了。」
唐竹權道：「下雨又如何？難道你想在大雨中洗個澡？」
龍城璧搖搖頭，笑道：「在雨中洗澡雖然寫意，但若給別人看見，那可不大好意思。」
唐竹權道：「旣然不想在雨中洗澡，咱們再下三局，誰若輸了，罰酒三罎。」
一般人說罰酒三杯，已是隨時都可以把被罰者灌醉，但唐竹權酒量驚人，一開口就是「罰酒三罎」，當眞是駭人聽聞的事。
但龍城璧却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倘若唐竹權說「罰酒三杯」，那才是値得他驚奇的怪事。
但龍城璧的回答却是：「我不想再下棋。」
唐竹權一怔。「你累了？」
龍城璧搖頭。
唐竹權道：「三局之後，你下棋的興致已大爲減弱？」
龍城璧又搖頭。
唐竹權怪眼一翻，恍然大悟：「你是嫌老子下子太慢？行！這一次老子保證『健步如飛』，絕不會比你想得更久！」
但龍城璧仍然搖頭。
唐竹權皺眉道：「怎麼這般掃興？」
龍城璧苦笑一下。
「掃興的不是我。」
「不是你？」唐竹權站直了身子，道：「是誰擾亂了咱們的雅興，待老子出去揍他一頓。」
龍城璧還沒有說，唐竹權忽然就像一陣旋風般衝了出去。
他看見了一個白衣的老頭。正在冷冷的盯着自己。
唐竹權的手裏，仍然捧着那個大酒罎，而這個白衣老頭的手裏，却有一個銅葫蘆。
葫蘆裏有酒。
白衣老頭慢慢的喝了一口，忽然道：「你是誰呀？」
唐竹權冷笑。
白衣老頭喝酒，他也喝。
他喝一口酒，最少比白衣老頭手中銅葫蘆裏所有的酒還多。
白衣老頭的眼睛瞇成了一綫：「你還沒有回答我，你是誰？」
唐竹權冷哼一聲：「你不配問。」
白衣老頭忽然淡淡一笑，道：「我不配問，誰配？」
唐竹權道：「誰也不配，老子若喜歡，不必別人問也會說出來，老子若不喜歡說，你就算跪在這裏三日三夜，老子也絕不會把自己的姓名說出來。」
白衣老頭叱道：「放肆！」
唐竹權搖頭，道：「老子並不是放肆，而是一番好意。」
「這也算是一番好意？」
不但白衣老頭不懂。
就連龍城璧聽見了，也不知道這算是甚麼好意。
只聽得唐竹權又道：「因爲老子若把自己的姓名說出來，必然會嚇破你老人家的膽，一個人的膽若是破了，就再也活不下去，老子與你無怨無仇，又何必讓你無緣無故的被嚇死在這裏？」
白衣老頭冷笑道：「你錯了。」
唐竹權眼珠子一轉，道：「老子錯在哪裏？」
白衣老頭緊接道：「你非但錯，而且錯得很厲害。」
他緩緩地踏出兩步，冷冷道：「你就算說出自己的姓名，甚至把你老子的名號都統統搬出來，也絕對不會嚇壞我這個老人家。」
唐竹權道：「難道你已知道老子是誰了？」
白衣老頭淡淡道：「你是杭州唐門唐老人的兒子，叫唐竹權，對不？」
唐竹權點一點頭，道：「你總算猜對了。」
白衣老頭道：「你以爲和我無仇無怨，其實却又大謬不然。」
唐竹權一愕。
「我們曾經結下過樑子？」
白衣老頭道：「有一件事，你若知道了，恐怕會把你的肚皮氣破。」
突聽龍城璧的聲音响起，冷喝道：「你是來找我，還是來找唐竹權的？」
白衣老頭嘿嘿一笑。「龍城璧，你終於還是要滾出來了。」
龍城璧臉色陰晴不定。
唐竹權已經從客棧裏走了出來。

（二）

看見了龍城璧，白衣老頭的臉變成鐵青之色。

「狂徒！今天你將要嚐一嚐死亡的滋味！拔出你的風雪之刀，我要看看龍隱的兒子，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唐竹權抓了抓頦子，冷笑道：「你這個老頭兒的確稀奇古怪，沒頭沒腦的就要找人拚命，你是不是吃錯藥！」

白衣老頭冷冷說道：「唐太少爺，你若有一個弟子給人暗殺，你會不會爲他報仇。」

唐竹權毫不考慮，立刻就說：「給人暗殺的，未必儘是好人，倘着被暗殺者是個壞蛋，別說他是弟子，就算是兒子也無話可說。」

白衣老頭怒道：「沈青鶴是個好人，絕對是個好人！」

唐竹權吃了一驚。

「你的弟子就是沈青鶴？」

「正是沈青鶴。」

「那麼你就是謝白衣？」

「正是謝白衣！」

唐竹權忙道：「唉，你怎麼不早說，謝老俠可是個光明磊落的——」

「不必瞎捧，」謝白衣冷冷一笑：「你若知道另一件事，恐怕你會給氣破了肚子。」

唐竹權臉色一變。

「謝老俠說的是甚麼話？」

「實話實說，」謝白衣嘴角間忽然露出了殘酷的笑意：「我殺了衞空空！」

（三）

——「我殺了衞空空！」

這句說話很短，短得不能再短。

但在唐竹權的耳中聽來，這六個字簡直比六枝利箭還更加要命。

「你……你再說一遍！」

「這句說話很動聽？」謝白衣冷笑。

「你殺了衞空空？」

「不錯。」

「胡說！老子不相信！」唐竹權的臉色變得一片死灰，眼睛却是鮮紅如血：「就算你把老子卸開八十萬小塊，老子也絕不相信你殺了衞空空。」

謝白衣淡淡道：「你是認爲我不敢殺衞空空，還是殺不了衞空空，又還是以爲我是在跟你開玩笑？」

唐竹權呆住。

他已聽出，謝白衣絕對不是在跟他開玩笑。

他抽了口涼氣，目光轉視着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目光黯然。

唐竹權忽然跳了起來，雙手揑着龍城璧的肩膊。

「你早已知道這件事？」

龍城璧依舊無言。

唐竹權的手忽然在發抖。

他厲聲道：「你爲甚麼一直都不告訴老子，難怪今天你的棋下得這麼差勁，原來你根本就是心不在焉。」

龍城璧也沒有出聲。

他只是頹然地嘆了口氣。

唐竹權突然大喝一聲，翻身向謝白衣撲去。

他一出手就施展出唐門的五絕指法。

「老子現在跟你這個老賊拚了！」

唐竹權這一下衝前的氣勢，是相當驚人的。

但謝白衣好像看不見這個胖漢已向自己不要命的衝了過來。

他居然連動都不動，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他不動，唐竹權也忽然不動了。

唐竹權「不動」，並不是他不想動，也並不是因爲他忽然改變了主意，而是因爲他根本就不能動。

這個出手狠辣，以一套五絕指法名震中原的唐家大少爺，忽然就像一具木偶般呆立在哪裏。

他實在想不到，龍城璧竟然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點了自己腰間的穴道。

（四）

給人點了穴道的滋味，實在很不有趣。尤其是給自己最信任的朋友點住了穴道，更不有趣。

又尤其是當自己要爲朋友報仇，但却給另一個朋友點住了穴道，以致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未能爲朋友報仇，那就更是沒趣之又沒趣。

唐竹權若還年輕三十歲，他說不定馬上就要哭了出來。

他現在雖然沒有哭出來，但臉上的表情却似乎比哭還難看。

龍城璧不但點了他的麻穴，還點了他的啞穴。否則，唐竹權最少可以放聲大罵，但現在他却連一個字都無法說出來。

他不能說話，龍城璧却已冷冷的說道：「這件事與你無關，他要找的並不是你，而是我！」

唐竹權又氣又急，但却又無法可想，只能睜着眼睛呆呆的站在那裏。

謝白衣沉着臉，冷冷道：「龍城璧，你果然够朋友。」

龍城璧淡淡說道：「不是够朋友，而是挺不够朋友。」

唐竹權暗暗罵道：「當然是不够朋友，若是朋友，怎會暗算老子？」

其實，他又何嚐不知道龍城璧「暗算」自己，完全是一番善意？

但唐竹權却是個硬漢子。

他寧願給人斬十七八刀，也絕不願意接受這種好意，這種「暗算」。

謝白衣當然是一個很危險的敵人。

他能殺死衞空空，這一件駭人聽聞，足以轟動整個中原武林的大事。

想起了那可愛又可怕的禽腦袋大俠，唐竹權又想哭了。但他沒有哭，只不過臉上的表情比哭還難看。

殺手之戰

（一）

殺氣瀰漫，謝白衣的劍早已出鞘。

他冷冷的凝視着龍城璧。

「濟南府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乃刀中之雄，想不到今天居然有機會見識見識。」

龍城璧嘆道：「你我昔日無仇，近日無怨，何必要刀劍相見呢？」

謝白衣冷冷一笑：「你殺了沈青鶴，這已是我們之間永遠無法化解的仇怨。」

「我殺了沈青鶴？」龍城璧苦笑：「怎麼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廢話！」謝白衣厲聲道：「這筆帳你是絕對賴不掉的！」

龍城璧道：「謝前輩，你別誤信人言，在下……」

龍城璧的話還沒有說完，謝白衣的劍已接二連三的刺了過來。

他每一劍都是凌厲無比的穿心劍。

龍城璧沒有拔刀，身如輕烟般轉過一旁。

謝白衣冷笑，長劍揮舞更急。

看他的氣勢，簡直比豹子還更驃悍勇猛，若非眼見，實在很難想像得到這個老頭兒竟然能使出如此兇悍的劍法。

但龍城璧還是沒有拔刀。

他還想再解釋。

但謝白衣根本就不容許他說任何說話，力度奇猛的劍勢，似是每一劍都想把龍城璧活活斬殺。

龍城璧再三閃避，已處於極惡劣的形勢。

謝白衣冷喝一聲，忽然大聲道：「龍城璧，難道連老夫都不值得你拔刀？你莫忘了衞空空是死在我劍下的！」

他最後一句說話，就像是鎚子般，重重的擊在唐竹權的胸膛上。

他整個人已快將爆炸。

他暗罵：「龍城璧，你這條性命要不要倒是另一回事了，但衞空空的仇，你怎能不報？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現在若能行動自如，說不定立刻就會在龍城璧的臉上先打三拳再說。

但他現在只能乾着急。

就在他急如鑊上螞蟻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人，躺在一株大樹上。

但當他剛剛看見這個人的時候，這人忽然又不見了。

唐竹權心裏又在暗罵。

「他媽的又是一個混蛋！」

這個「混蛋」又是誰呢？

（二）

鏗！

龍城璧終於亮出了他的風雪之刀。

謝白衣一聲暴喝，颼！颼！颼！連刺三劍。

龍城璧身子又是一晃，迴刀將這三劍接下。

謝白衣面色微變，道：「果然好刀！果然好刀法！」

他口中說話，手底下的長劍却絕未有半點停頓。

他的劍勢全力展開，每一劍都極狠，每一劍都是殺氣騰騰。

龍城璧沉喝揮刀。

他身如巨鵰冲天，忽然一道寒光驟閃，風雪之刀有如掣電般向謝白衣迎頭劈下去！

這是八條龍刀法裏的絕招之一：「飛龍鑽海」。

謝白衣沒有退，也沒有揮劍招架。

他居然好像活得不耐煩似的，任由龍城璧這一刀擊下。

× ×

謝白衣並非已經活膩。

他沒有死，因爲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道紅光也同時飛射過來。

錚！

那是另一把劍——一把世間難求的寶劍。

刀劍相交，濺出一蓬星火。

龍城璧立刻後退。

他冷冷的盯着這把劍的主人，冷冷的道：「柳紅電，你終於來了！」

（三）

來者正是葬花公子柳紅電。

他這一劍突如其來，雖然未曾與龍城璧分出勝負，但已由此可見，他的確是個可怕的殺手。

謝白衣用一種鄙夷的目光盯着龍城璧，冷笑道：「你不但殺了沈青鶴，而且還害死了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龍城璧又是一陣莫名其妙，「他的姐姐是誰？」

「他的姐姐是個……是個尼姑！」謝白衣「哼」的一聲。

龍城璧不禁苦笑：「在下一向沒有跟尼姑打交道，更沒有害過尼姑，這倒教我一塌糊塗了。」

謝白衣冷冷一笑，對柳紅電說：「別理會這個無恥之徒說甚麼，先把他的四肢卸下來再說。」

他殺機滿面，「再說」二字才出口，又已向龍城璧刺出了五劍。

謝白衣的劍法剛才是相當兇猛，但這一時間，他的劍法忽然變得陰柔飄忽，看來力度大不如前，但却更令人難以捉摸。

龍城璧連接四劍，但第五劍却竟然閃避不及。

他左脅忽覺一涼，已然中了劍。

血迸流，謝白衣臉上露出了冷酷的笑意。

柳紅電是個殺人專家，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手中紅電劍緊接刺出，直取龍城璧的左胸要害。

他的劍比謝白衣更快，也更毒辣。

龍城璧緊咬牙齦，身子左測急閃。

他的身子才閃過半尺，柳紅電的劍已到。

這一劍雖然快，但更快的却還是龍城璧的刀。

「呼」的一聲，雪刀向柳紅電的背上砍下。

但謝白衣的劍又及時把龍城璧的雪刀擋開，救了柳紅電一命。

柳紅電臉色很不好看。

他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殺了龍城璧。

謝、柳二人，雙劍合璧，威力更是龐大。

龍城璧似有不支之感。

唐竹權看的又驚又怒，又在暗罵：「你實在該死，若不是點住了老子的穴道，

老子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現在，你只好等死，他們殺了你之後，連老子也要等死啦！」

他暗罵完龍城璧，又在暗罵：「那混蛋怎麼還不出來，難道他居然見死不救，倘眞如此，還算是甚麼朋友？」

他罵的「混蛋」，當然就是剛才躺在那株大樹上的人。

正當他暗罵不已的時候，那人忽然出現了。

那人原來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四）

謝白衣和柳紅電力逼龍城璧，眼看就快可以擊敗這個名震江湖的雪刀浪子，冷不防一把鋒利而薄的劍突然殺出，而且立刻就把他們的攻勢化解於無形。

他們都很清楚的看見這一把劍，也很清楚的看見這個人。

柳紅電急退丈二，冷冷道：「殺手之王司馬血，果然不同凡响。」

司馬血淡淡道：「柳兄的劍法，在下早已聞名多時，今日看來，的確沒有讓我失望。」

柳紅電道：「彼此！彼此！」

謝白衣怒道：「你們不必客客氣氣，現在是大家一決生死的時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的火氣很大，又再向龍城璧疾攻過去。

柳紅電瞧着司馬血，道：「殺手之王若要賜教，本公子是決意奉陪的，但現在我們先要和龍城璧算一算舊帳，你還是暫時讓開一點。」

他最後的一句說話，態度已是很不客氣。

司馬血沒有「讓開」，他的劍還是在他的手裏。

他冷冷的對柳紅電說：「你可以殺了我，但却絕不可以把我和龍城璧分開。」

柳紅電冷笑：「你是決意陪他一起，與謝老俠和我爲敵。」

司馬血道：「即使不是爲了龍城璧，我也絕不能放過你。」

柳紅電道：「聽你的說話，似乎是我殺了你不少親人。」

司馬血冷冷道：「你沒有幹過對不起我的事，也沒有和我結下仇怨，但我已答應了一個人，一定要殺你。」

柳紅電臉色一沉：「這人是誰？」

司馬血道：「他姓歐，黑雁歐刀。」

「歐刀？」柳紅電淡淡一笑，「他早已是個死人。」

司馬血道：「我就是要爲這個死人報仇的。」

「很好，」柳紅電面上露出了一種古怪的笑容：「這個死人實在很好，他居然能有殺手之王爲他報仇，實在有莫大的榮幸。」

這個時候，龍城璧與謝白衣已在激戰中。

龍城璧雖然受傷，但傷勢並不是很嚴重，謝白衣雖然劍法厲害，但却也未能佔到絲毫便宜。

忽然間，天色變得一片黑暗。

接着，霹靂一响，傾盆大雨，從天而降。

就在霹靂驟响的時候，柳紅電的紅電劍，忽然疾刺司馬血的胸膛。

他的劍勢奇詭辛辣，刹那間已一劍九變。

「叮」的一聲，司馬血的碧血劍突然擊在紅電劍的劍尖上。

柳紅電一陣冷笑，紅電劍左右揮舞再次攻出，而且一出手就是三十六劍。

他的劍快得已像是半空中突如其來的電光。

但司馬血的劍也絕不比他稍慢。

兩人都是劍術高手，這一交手之下，戰況居然比謝白衣和龍城璧更爲兇險、刺激。

柳紅電那三十六劍，每一劍的劍氣都逼人眉睫，雖然只是三十六劍，但看來却比空中驟降的大雨更爲頻密，簡直令人無法看得清楚。

司馬血也沒有看清楚。

柳紅電的劍實在太快，他若要看清楚才能接招，那麼他早已是個死人。

在這兇險的搏鬥中，你根本不能看濤，更沒有時間讓你去考慮，因爲每一劍與下一劍之間，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使出來的。

絕少人能接下這三十六劍。

但司馬血却能。

他的身形，也和柳紅電的劍同樣快捷，紅電劍每次攻向他身上的要害，都給他閃了開去。

柳紅電似是微感意外。

「殺手之王」之譽，果然不是白白得來的。

他不敢怠慢。

三十六劍之後，他的劍變了。

不是變得更快，而是變得稍慢。

他的劍雖然慢了下來，但却有更致命的殺着，劍上的勁力也更爲沉重。

劍風激起陣陣劍氣，連雨點都被這劍氣震飛。

司馬血沉着應戰。

他沒有急於反擊。

柳紅電搶盡先機，司馬血若有半點差池，早就陷於死亡的邊緣。

柳紅電忽然大笑。

他的笑聲尖銳、得意、驕傲，就像是一個已經完全取得勝利的人。

他已勝利？

不！

但這一陣尖銳的笑聲，却無疑是另一種厲害的武器。最少，它可以讓司馬血分心，不能再集中精神應戰。

這並不是尋常人所能發出的笑聲。

即使是內功深厚的武林高手，也未必能發出這種足以擾亂敵人耳目的狂笑。

連站在數丈開外的唐竹權，也已感受到這種尖銳笑聲的壓力。

柳紅電的劍似已佔盡上風，司馬血若偶一失神，立刻就要死在紅電劍之下。

嗤！

紅電劍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一劍就刺進司馬血的咽喉。

連唐竹權都以爲這一劍已刺入司馬血的咽喉了。

但奇怪，這一劍到最後關頭上，居然折斷了。

（五）

柳紅電在刹那間呆住了。

他怎樣也不相信，自己的紅電劍居然在這個時候斷折。

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司馬血奇招突出，居然伸手抓住了紅電劍的劍鋒，接着輕輕一折，就把紅電劍從中折斷。

那是何等驚人的判斷力，又是何等驚人的手法。

柳紅電只不過呆了很短的時間，半截劍鋒又再向前推送。

他仍然要憑這把斷劍，把殺手之王司馬血擊敗。

但太遲了。

碧血劍已在這一刹那間，突然穿過他的心臟。

× × ×

柳紅電終於敗了。但他却沒有料到，居然會敗得這麼慘。

叮。

半截紅電劍跌在地上。

他面色一片死灰。

司馬血的劍仍然沒有入鞘，他忽然問：「聽說你殺人的時候，總有兩個書僮陪伴着。」

柳紅電苦笑。

司馬血道：「怎麼今天他們不在？」

柳紅電終於道：「他們是負責埋葬女人的。」

司馬血一呆。

柳紅電接着道：「但本公子今天要殺的却是男人，而本公子一向都沒有埋葬男人的習慣。」

司馬血道：「所以他們不必來。」

柳紅電點頭，然後就倒臥在地上。

他身上流出的鮮血，很快就被雨水冲散。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你也豈非是個男人？……」

大醉鬼被擄

（一）

暴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雖然天色仍然很灰黯，但大雨總算已經停止下來。

柳紅電和司馬血的一戰已結束。

謝白衣苦戰龍城璧，結果龍城璧的身上又添加了兩道傷痕。

這兩道傷痕雖然並不致命，但却也不算很輕。

謝白衣仍然無法殺得了龍城璧。

直到司馬血殺掉柳紅電之後，他終於一聲長嘯，揚長而去。

以一敵二，他實在沒有半點把握。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想不到這個老頑固的劍法居然這麼厲害。」

他在嘆氣，唐竹權却已怒瞪着他。

直到這個時候，司馬血彷彿才發覺到唐竹權的存在。

他緩緩地走了過去，然後把他的穴道解開。

奇怪的是，唐竹權居然沒有罵人。

他又抱着那一罈酒，回到房裏大喝特喝。

龍城璧一怔。

他悄悄的對司馬血說：「我以爲他一定會臭罵我一頓，想不到他的脾氣居然這麼好。」

就在這時候，一陣震天價巨响從客棧裏傳了出來。

司馬血微微一笑，道：「你聽見了沒有？」

龍城璧點頭：「那是大酒罈被摔破的聲音。」

他苦笑着：「他的脾氣還是那麼大，唐竹權畢竟還是唐竹權……」

說到這裏，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不對！」

當他說着這兩個字的時候，司馬血的臉色也同時變了。

他們立刻以飛快的速度，趕回客棧裏去。

龍城璧還沒有回到房裏，就立刻警告司馬血：「小心，房子裏有迷藥！」

他沒有看錯。

房中烟霧瀰漫，地上只有大酒罈摔破後所剩下的瓦片。

但唐竹權却已不見了。

（二）

唐竹權是個老江湖，他外表看來像個又魯莽又糊塗的胖漢，其實却比任何人還更精明。

任何人要他上當都不容易。

想把唐竹權擄刦，更不容易。

但現在，唐竹權已上當，他已被人擄刦。

× × ×

刦走唐竹權的，當然是天刦宮的人。

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

那就是要龍城璧和司馬血交出龍虎天尊。

當唐竹權被刦走半個時辰之後，龍城璧和司馬血就遇見了另外一個天刦宮的高手。

那是顧十行。

顧十行對他們說：「唐大少爺現在很安全，而且吃喝玩樂半點不缺。」

龍城璧道：「如此最好，他若少了一根毛髮，他父親必將大興問罪之師。」

司馬血接道：「唐老人可不好惹。」

顧十行冷冷一笑。

「咱們若是怕了唐老人，也不敢去動唐大少爺了，這麼簡單的道理，想不到你們居然還不明白。」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沉默下來。

他們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除了這些說話之外，他們已沒有甚麼話好說。

顧十行臉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色：「其實閻宮主也不是個不講道理的人，只要你們在三天之內，把龍虎天尊交出來，唐大少爺自然平安無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閻一孤究竟

和龍虎天尊有甚麼深仇大恨，非要殺他們兩人不可？」

顧十行道：「你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目光一閃：「你知道？」

顧十行冷笑道：「當然知道。」

龍城璧道：「你說。」

顧十行道：「我不能白說。」

龍城璧道：「你要甚麼代價，儘管說出來。」

顧十行的眼珠轉了一轉，臉上露出了貪婪之色。

他的目光，居然停留在龍城璧腰間風雪之刀之上。

他說：「我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了這把刀。」

× × ×

（三）

顧十行雖然是個人，但他的胃口似乎比森林裏的大象、沼澤中的河馬、大海裏的鯨魚還更令人吃驚。

——「我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了這把刀。」

龍城璧還沒有回答，司馬血就已冷笑不迭，道：「做夢！」

但龍城璧却說：「他的夢已經變成事實。」

他居然眞的解下風雪之刀，雙手遞送給顧十行。

「你說吧，閻一孤爲甚麼要殺龍虎天尊？」

顧十行拔出了雪刀，看了又看，忍不住讚道：「果然是一柄寶刀。」

他看了很久很久，才回刀入鞘。

司馬血忍不住道：「你已擁有了這把刀，還不說？」

顧十行冷冷道：「雖然龍城璧已把刀給了我，但又有誰敢保證，你們不會搶回去？」

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萬萬保不住這柄風雪之刀，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未必能够保得住。

司馬血冷笑道：「你還要弄些甚麼花樣？」

顧十行道：「很簡單，我先要把這柄刀交給另一個人保管，以策萬全。」

司馬血哼的一聲：「誰肯相信你的鬼話？」

那知龍城璧却突然又說道：「我肯相信。」

顧十行瞧了他很久，才道：「你不後悔？」

龍城璧淡淡道：「只要是我答應過別人的，就算你捧走了我的腦袋，我也絕不會後悔，又何況只不過區區一柄風雪之刀而已？」

顧十行大笑。

「說得好！不愧是個豪情浪子！」

他一面說，一面捧着這把風雪之刀，離開了這座客棧。

他是不是還會回來呢？

（四）

燈光下，顧十行的笑容實在是愉快極了。

溫無意的笑容同樣愉快。

世間上實在已沒有甚麼事情，可以令到這兩個人感到更愉快的了。

顧十行居然讓雪刀浪子龍城璧上了一個大當。

他竟然有本領騙走這一柄風雪之刀。

刀在溫無意的手中，刀光看來是那麼輝煌奪目，那麼晶瑩可愛。

溫無意輕撫刀鋒，忍不住問顧十行：「這柄刀是你智取的，怎麼却不要？」

顧十行臉上露出了一種古怪的表情：「溫二爺，你看我配用這種刀？能保得住這種刀嗎？」

溫無意似是一怔，繼而笑道：「人貴自知，說幾句難聽點的話，象齒焚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若把這柄刀據爲己有，是福是禍，實難逆料。」

顧十行連連點頭：「二爺說的極是，常言道寶劍贈壯士。屬下可不是個英雄人物，自然不敢用此神兵利器，但二爺乃是刀法名家，有這一柄刀在手，那是如虎添翼……」

「不！」溫無意搖頭道：「這柄刀我也同樣不配用。」

顧十行一楞。

「二爺的意思是……」

溫無意淡淡道：「若論刀法，宮主比起我不知高明多少倍，這柄刀若在宮主手中，又有誰是他老人家的對手！」

顧十行忙道：「二爺此言極是！」

溫無意微微一笑，道：「你智取雪刀，非但爲宮主添增了一件千古難求的利器，而且也間接削弱了龍城璧的實力，這件事你幹得很好，在功過簿上，必將記一大功！」

顧十行滿臉感激之色，道：「只要二爺在宮主面前美言幾句，屬下便已終身受用不盡。」

溫無意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你是越來越聰明了……」

（五）

夜已深。

閻一孤坐在天刦宮雲霄殿中，手中不停玩弄着一柄古銅色刀柄，刀鋒却銀亮如雪的刀。

溫無意、謝白衣和顧十行就在他座下站立着。

「好刀！」閻一孤看了很久很久，嘴裏才迸出了這兩個字。

謝白衣淡淡道：「風雪之刀當然是好刀，宮主可知道這數十年來，多少人爲了這柄刀而流血，多少人爲了這柄刀而犧牲了性命？」

閻一孤點頭。

「這個，本座知道。」

謝白衣徐徐又道：「沒有眞實本領的人，就算得到這柄刀，也只會招來無窮之禍。」

閻一孤的臉色還是平靜如昔，但溫無意和顧十行的眼色却已變了。

溫無意忍不住道：「以謝老俠之見，這柄刀若由顧十行擁有，後果如何？」

「不堪設想！」謝白衣的回答很坦白，也很簡短。

閻一孤完全贊同：「謝兄之言，很有

道理。」

溫無意又道：「倘若由溫某擁有這柄刀呢？」

謝白衣又搖頭：「無大分別。」

溫無意乾笑着，但他面頰上的肌肉却好像僵硬了

謝白衣淡淡一笑，接道：「老夫說話，從來實話實說，你若配擁有這柄刀，也不必把它奉獻給閻宮主。」

他的說話太坦率，也實在太令溫無意難堪。

但溫無意還是忍耐着。

反而顧十行忍不住這口氣，道：「謝前輩——」

但他只是說了這三個字，閻一孤就已喝住了他：「休得無禮。」

他忽然又用平靜的語氣對謝白衣說：「謝兄不妨說下去。」

謝白衣却好像有點糊塗了。

好一會，他才說：「我已沒有甚麼話要說。」

溫無意忽然道：「倘若風雪之刀落在閻宮主手裏，那又如何？」

謝白衣沉吟着。

閻一孤淡淡道：「謝兄不必介意，直說無妨。」

謝白衣又考慮了一會，才道：「風雪之刀如若落在宮主的手裏，那是絕對多餘的！」

他這句說話，溫無意和顧十行都聽不懂。

只有閻一孤臉上露出了笑容。

三斬刀帝

（一）

殿中忽然一片沉靜。

過了很久，顧十行終於忍不住問謝白衣：「風雪之刀若落在宮主手裏，何以是絕對多餘。」

謝白衣淡淡道：「你眞的不懂？」

顧十行道：「實在不懂，難道你覺得連宮主都不配擁有這柄刀？」

「錯！」謝白衣搖頭：「宮主雄才大略，武功蓋世，豈會不配擁有這柄風雪之刀？」

顧十行道：「然則你的意思是……」

謝白衣道：「老夫言下之意，是宮主根本不必擁有這柄刀，這柄刀對他說來，只不過是錦上添花，就算宮主沒有它，也同樣可以稱霸武林。」

這番說話，可以說完全是在拍馬屁。

但拍馬屁的人是謝白衣，那可具有極重的份量。

常言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謝白衣這番說話，實在令到閻一孤極感受用。

溫無意已聽出了謝白衣絃外之音，道：「以謝前輩之意，那風雪之刀應該落在誰的手中最爲合適呢？」

他以爲謝白衣最少要考慮一番，才能回答這個問題。那知謝白衣連想也不想，立刻就說道：「當然是老夫！」

顧十行道：「却是何道理？」

謝白衣道：「風雪之刀本是龍城璧之物，而龍城璧又是老夫的仇人，倘若老夫能用他的刀，砍下他的頭顱，這豈非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溫無意暗暗道：「這老頭兒的胃口倒還不小。」

在他想像中，閻一孤絕不會隨隨便便就把這柄風雪之刀送給別人的。

那知閻一孤却很爽快，也是毫不考慮的就把風雪之刀遞到謝白衣的手上。

「謝兄既有此意，本座當然不會吝嗇這把刀，希望你能用這柄刀，把雪刀浪子的頭顱砍了下來！」

謝白衣接過雪風之刀，臉上的神態很嚴肅，就像是一個新任帮主，剛剛從前任帮主手中接下帮中的鎭山之寶一樣。事實上，又有多少「鎭山之寶」的價値能與這柄風雪之刀相提並論呢？即使是丐帮的碧玉打狗棒，恐怕也及不上這柄風雪之刀。

當然，在丐帮弟子的眼中看來，別說是風雪之刀，就算是當今天子的御璽，也是及不上碧玉打狗棒重要的。

（二）

在天刦宮東南十里，有一個養猪的大漢。

這地方叫惡猪莊。其實這裏的猪並不兇惡，兇惡的是這個養猪的大漢。

附近的人，都不敢和他打交道，因爲他動不動就揍人，而且說話粗魯之極。

他自稱猪天王。

猪天王養的猪並不胖，因爲他除了養猪之外，還要練武。

當他練武的時候，往往會忘記了餵猪。他不餵猪，雄猪母猪，大猪小猪都得捱餓。猪隻經常捱餓，又怎能胖得起來。

× × ×

猪天王雖然是個練武的人，但他在江湖上可說是毫無名氣。

可以說，他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但這個無名小卒，却把守着天刦宮最外的一重門戶。無論是誰要到天刦宮，必須經過他的惡猪莊。

附近的百姓，雖然大部份都不敢和他打交道，但其中却也有不少人，其實是他的下屬。儘管他們平時見面的時候視如陌路，有事情發生，他們就會聯合在一起。

× × ×

上午，密雲。

猪天王又在惡猪莊裏練拳。

他一口氣耍完八套拳法，正想去餵猪時，忽然看見一個人坐在猪欄外吃猪肉。

（三）

猪肉是給人吃的。

人吃猪肉，並不是一件奇事。

但當猪天王看見這個人吃猪肉的時候，他的臉色變得比猪屁股還更難看。

這人吃的猪，是惡猪莊裏的一頭雄猪。這頭猪不算細小，最少有百來斤重。

現在，整隻猪已被烤熟，這人正在吃猪腿。

猪天王實在不能不吃驚。

惡猪莊是他的地方，就算多了一條蜥蜴爬進來，也很難瞞得過他的眼睛。

但現在却居然有人烤熟了一頭猪，而

且還優哉悠哉的在慢慢咀嚼。

猪天王不但吃驚，而且大爲憤怒。

他用一種野猪般兇狠的目光瞧着這個人，喉嚨裏發出一陣憤怒的吼叫。

「你是誰？」猪天王怒喝道。

這人的年紀大約六十來歲，身穿黃袍，腰間懸着一把雁翎刀。

黃袍老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忽然道：「你養的猪並不好吃。」

猪天王喝道：「無論好吃不好吃，這已是你最後一次吃猪肉。」

「你說的不錯，」黃袍老人嘿嘿一笑，「老朽已經三十年沒有吃過猪肉，尤其是吃過這一頓之後，以後對猪肉再也不會有興趣。」

猪天王有點奇怪。

「你既然三十年沒有吃過猪肉，怎麼今天破例？」

黃袍老人拈鬚冷笑，道：「老朽在這裏吃掉你養的猪，只不過要氣氣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活活氣死。」

這也算是理由？

不錯，而且是極正確的唯一理由。

猪天王眞的給他氣壞了。

他只是被氣壞，還沒有被氣死。

黃袍老人冷冷道：「別人也許不知道你的來歷，但要瞞過老朽，却是萬難。」

猪天王道：「你知道我是誰？」

黃袍老人目中閃過一絲鄙夷的神色，冷笑道：「你姓王，叫王過！」

猪天王的臉色變了。

黃袍老人冷冷笑道：「昔年在陝北一帶，有誰不知道三斬刀帝王過之名。」

猪天王剛才衝動激怒的神態忽然一掃而空，臉上變得木無表情。

他冷冷一笑，道：「不錯，我就是三斬刀帝，想不到你竟能認出我的來歷。」

黃袍老人淡淡道：「那也不算甚麼，其實你又何嘗不是已經知道老朽是誰。」

王過冷冷道：「假如王某沒有看錯，你就是蘭州老雁侯。」

「不錯，」黃袍老人冷冷的說道：「老朽就是老雁侯杜岱。」

王過冷冷道：「咱們昔日無怨，近日無仇。」

杜岱冷笑道：「你現在已是天封宮門下，無異是助紂爲虐。」

王過沉聲道：「你現在是來找天封宮的痲煩，還是要來找我的岔子？」

杜岱道：「兩者兼而有之。」

他的眼睛盯着王過，冷冷道：「就以你昔年在蘭州幹的兩宗巨案來說，就已足夠讓你再死十次。」

王過嘿嘿一笑：「果然是來者不善，只可惜這裏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來撒野的地方。」

杜岱不再說甚麼。

他的刀已拔出，而且已隨時可以發出致命的攻擊。

但他還在等。

王過冷冷道：「你是在等我亮出武器，才向我動手。」

杜岱仍然不說甚麼，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王過却在搖頭。

「不必了，」他說：「雖然你的刀法在江湖上很有名氣，但我自信赤手空拳，就可以把你擊敗。」

自從他承認了自己就是三斬刀帝之後，他忽然就判若兩人。

因爲他現在又不是甚麼「猪天王」，而是三斬刀帝王過。

他昔年是江湖大盜。

一個名震武林的江湖大盜。

雖然後來他被仇家追得走投無路，終於投身天封宮，搖身一變而成爲「惡猪莊」的「猪天王」，終日與猪隻爲伴，但此刻他又已恢復了當年江湖大盜的氣概。

他可以死，但却不能在給人認出了廬山眞面目之後，還示人以弱那麼丟人。

所以，無論這人是邪是正，無論他以前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最少，他還可以算得上是個男人。

從廣義上來說，每個男人都是男人。

但從某種觀點看來，許多男人根本就不能算是男人，甚至連女人都遠遠不如。

女人本來就是天性柔弱的，擁有一個太剛硬的女人，並非男人之福。

但男人若不像個男人，那實在是一件很不過癮的事。

（四）

王過的說話已很清楚，也很驕傲。

杜岱沒有再等。

他年輕的時候，說話並不婆媽。現在他的年紀雖然一大把，說話雖然比年輕的時候稍多一點，但仍不喜歡婆婆媽媽。

既然王過已叫他出手，他就不再等，不再客氣。

他的女兒，他的徒弟，是給柳紅電害死的，而柳紅電這麼做，又完全是出自天封宮主閻一孤的意思。

這一筆血債，他一定要向天封宮索償的。

這十餘年來，杜岱已沒有殺過任何人，就算有時候非要動手不可，也是把對手小懲大戒，便不爲已甚。

他一向認爲，做人做事，不能太絕。

但現在，他已不能再忍耐，不能不絕一點。

所以，他攻出的第一刀，就已是絕對致命的穿腹刀法。

薄薄的刀鋒，一閃而過。

王過側身一閃，反手切出一掌，斜砍杜岱頸際血管大脈。

他這一閃一切之勢，妙倒毫巔，和他平時在人面前所練的掌法，簡直有天壤之別。

杜岱是老江湖，自然看出這一掌實在是非同小可，而王過掌法之精妙，也實在是令他大感意外。

然而，杜岱也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這一掌雖然來得極快，招式也是精妙無比，但仍然無法擊中杜岱。

杜岱手中有刀，在情勢上該是佔盡上風。

一時之間，刀來掌往，扯成了平手。

杜岱心中一凜。

他實在未曾想到，王過的武功，竟然

是如此厲害。

王過忽然冷冷一笑，邊戰邊說：「你以爲你偷宰了我一隻豬，我不知道？」

杜岱道：「你早已知道老朽偷豬？」

王過冷笑道：「當你還沒有來到惡豬莊的時候，我的手下就已一直在監視着你了。」

杜岱冷冷道：「你們早已知道老朽會來？」

王過道：「杜飛驀和歐刀的仇，你一定會報，這次闖宮，早在我意料之外。」

杜岱吸了口氣，手中雁翎刀又再攻出十二刀。

王過已把這十二刀化解。

當他接下這十二刀之後，他忽然退了出去。

杜岱沒有追。

因爲這座惡豬莊，忽然又出現了十八個黑衣漢子。

他們都是天封宮的劍士。

王過冷冷的盯着杜岱。

「老雁侯，你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王某無暇奉陪，這十八劍士自然會領教你的高招。」

杜岱已陷入重圍。

這十八個黑衣劍士，顯然曾經受過很嚴格的訓練，王過的說話還沒有完，他們就已排好陣勢，把杜岱圍困在核心。

王過又笑了。

他笑的很愉快，就像是撒下魚網的漁翁，現在已把魚網收緊。

網中之魚，甕中之鼈，杜岱這一次看來已是插翅難飛。

龍鳳雙拐

（一）

凉風吹在王過的臉上，他覺得非常凉快。

由心底裏發出來的一種凉快。

雖然他在天封宮裏的地位不算很高，但他的確是個高手，而且對於手下的訓練，更有他的一手。

很少人能想像得到，「豬天王」竟然是個如此厲害的人物。

就連杜岱也未必能想得到，雖然他早已知道「豬天王」就是王過。

這一次他看來是死定了。

但忽然間，王過的頸際，出現了一把銀亮如雪的刀鋒。

× × ×

凉快已變成冰冷。

王過渾身都陷入冰冷如雪的境界中。

雖然他全身上下，還沒有流出一滴血，但他全身的氣力，和所有的鬥志，都已在這一刹那間完全洩盡。

他沒有反抗，甚至連回頭去望一眼的勇氣也沒有。

他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一號有頭有臉的人物，直到現在雖然淪落爲天封宮「惡豬莊」的「豬天王」，但他畢竟是王過，一個他自己覺得很了不起的王過。

他從來都沒有過這種遭遇。

這柄刀的刀鋒，無聲無息的，悄悄地就架在他的頸子上。

假如這柄刀的主人要殺他，那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他沒有反抗，沒有回頭，甚至連話都不敢說。

他只聽見背後一個人冷冷的說道：「你錯了！」

王過不懂。

他問：「我甚麼地方錯了？」

那人道：「你以爲投身在天封宮門下，就可以高枕無憂，這是大錯。」

王過額上已冒出了汗珠。

「你是來殺我，爲親人報仇的？」

那人道：「我沒有親人死在你的手下，你所殺的人，我一個也不認得。」

王過鬆了口氣。

「既然大家無仇無怨，甚麼事情都總可以慢慢商量。」

背後那人淡淡一笑。「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否則你現在還焉有命在？」

王過點頭不迭。

他忍不住問道：「尊駕是誰？可否賜告？」

背後那人淡淡道：「我叫龍城璧！」

王過一凜：「這就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不是風雪之刀。」

王過又是一怔：「你若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用的怎會不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又嘆息了一聲，緩緩道：「我的刀已經丟了。」

王過吸了口氣：「你這柄刀豈非很珍貴的，怎會丟了？」

龍城璧道：「人在江湖，別說是一柄刀，就算是性命也隨時可能會丟掉。」

王過又連連點頭。

龍城璧道：「這十八個劍手是不是都很聽你的話？」

王過道：「不錯。」

龍城璧冷冷道：「你叫他們馬上停手吧。」

王過猶豫着。

龍城璧的刀已壓緊了一點。

王過頸子上忽然一陣冰凉，又是一陣刺痛，他的頸子已在流血。

雖然他的外表看來很剛硬，而且武功也很不錯，但他到底不是那種視死如歸的人。

他立刻下令：「你們統統住手。」

但他的命令沒有生效。

那十八個劍手彷彿都變成了聾子。

王過的臉色又變了。

「你們馬上給我停手，這是命令。」

但他們根本連睬都不睬他，仍然向杜岱展開纏鬥。

王過吸了口氣，對龍城璧道：「他們都不聽話。」

龍城璧冷笑：「他們不聽話，你就得死！」

王過突然身子一矮，向前狂竄出去。

龍城璧沒有追。

雖然他知道王過這種人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但他還是沒有向他追殺。

他只是唬嚇王過。

但王過只是逃出了五丈，就已忽然慘呼倒下。

（二）

王過是被人用毒針殺死的。

王過被殺，龍城璧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

因爲他早就知道有一個人，正在隨時準備向王過動手。

那是一個老太婆。

她叫陸太君。

× × ×

陸太君是一個看來很和藹的老婦。

她平時的確是個和藹可親的人，而且心地善良，就算走路的時候，她也要看清楚地上是否有螞蟻，以免無意間把牠們踩死。

這也許是有點誇大。

但她走路時老是看着地面，這一點卻是事實。

陸太君非但心地善良，而且從二十八歲那年，就已開始吃素。

一個心地善良，而且吃素的人，怎會用這種見血封喉的毒針？

這似乎是一件很難令人理解的事。

但龍城璧卻是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陸太君雖然心地善良，但卻是個嫉惡如仇的女中豪傑。

對於那些罪惡滔天的江湖匪類，她是絕對不會手下留情的。

陸太君殺了王過之後，又再向那十八名劍手動手。

她用的武器是一雙短拐，左龍右鳳，在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龍鳳雙拐，曾擊碎過

河朔三聖的天靈蓋？

河朔三聖是江湖上極可怕的魔頭，他們殺人不眨眼，甚至連老弱婦孺也同樣下毒手。

他們終於在陸太君的龍鳳雙拐下。

（三）

龍鳳雙拐再加上老雁侯的雁翎刀，終於把那十八個劍手殺敗。

龍城璧沒有上前助他們一臂之力。

因爲他早已看出，即使自己上前，也是多餘的。

憑陸太君和老雁侯的武功，已足夠把他們解決。

惡豬莊是天封宮的第一重門戶，現在這裏已被攻破。

但就在這時候，司馬血帶來了一個壞消息。

樊巨人已死在溫無意的毒鏢下！

× × ×

這是一個極龐大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要進攻天封宮，收拾天封魔君閻一孤。

樊巨人本來和天封宮混在一起，但自從杜飛蓉被殺之後，他矢誓要爲杜飛蓉報仇。

柳紅電雖然已經死了，但樊巨人仍然不肯罷休。

他要親眼看見閻一孤死。

這個進攻天封宮的計劃，不知如何給他刺探出來，自然是少不了他的份兒。

可惜，他卻是羣豪之中，最倒霉的一個。

當惡豬莊展開血戰的時候，他悄悄闖進天封宮。

那知他一上來就遇上了溫無意。

他並非溫無意的敵手。

溫無意用了一枚毒鏢，擊中了他的胸膛。

樊巨人雖然身材魁梧，但當他中了這一枚毒鏢之後，立刻就倒了下去。

溫無意得意之餘，派人把樊巨人的屍體懸掛在天封宮門外的一株大樹下。

（四）

聽見了樊人巨人的死訊，每個人的心頭都很沉重。

陸太君嘆了口氣，說道：「這人是個爽直的漢子，又怎鬥得過溫無意這條老狐狸？」

突聽杜岱重重一咳。

「老夫老了，不中用了。」

龍城璧安慰道：「杜前輩何出此言？你老人家依然是寶刀未老……」

杜岱苦笑一聲，淒然道：「我的弟子、女兒，都給天封宮害死，衞空空是個名重江湖的大俠，又已死在謝白衣的劍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竟給天封宮擄走，現在樊堡主又給殺了，老夫又豈能不添傷感？」

龍城璧皺了皺眉，忽然又在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說話。

杜岱面容一整，瞳孔裏閃過了喜悅的神色。

「你說的都是眞話？」

龍城璧淡淡一笑：「晚輩有欺騙你的

理由嗎？」

杜岱想了一想，點點頭道：「不錯，你不會騙我，也沒有理由騙我，更何況我一向都很信任你，想不到我忽然糊塗起來了。」

司馬血忽然道：「我們現在攻進天封宮，先把唐竹權救回來再說。」

（五）

一陣山風，吹在閻一孤的臉上。

閻一孤在天封宮裏的一座花園內，享受着一頓豐富的美食。

雖然強敵已至，雖然局勢已達到了決定勝負存亡的階段，但他還是輕鬆的很。

他最喜歡的酸辣鷄片湯雖然已經涼了，但甘酸辛辣的滋味還是令他感到胃口大開。

兩隻蒸得較滑的湖蟹，使得他讚不絕口。

侍候他的奴僕感到有點奇怪。

平時，無論厨房裏的酒菜弄得怎樣好，他也絕不會開口稱讚的。

但今天却是例外。

他的心情是不是眞的很輕鬆？

沒有人知道。

但他們都明白，天封宮已遭遇到羣雄的攻擊，又有誰能輕言可以必勝這一仗？

閻王羅剎爪

（一）

天封宮的外表，看來就像是神話裏的迷宮。

還沒有到過天封宮，四週就已遍佈奇門異陣。

在這裏，很容易迷路，而且可能一輩子也走不出來。

但這些陣法卻沒有難倒率師來犯的羣豪。

陸太君對於這種陣法，可說是個大行家。

再加上老雁侯杜岱，這些奇陣全都變成了廢物。

宮門沒有關閉。

而且居然有八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在恭候着。

杜岱冷笑又冷笑。

「這算是什麼玩意？」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就有一人帶着滿臉笑容走了出來。

他就是溫無意。

× × ×

溫無意的笑容看來很友善。

但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出，這人非但不友善，而且比最歹毒的毒蛇還更危險。

陸太君冷喝一聲，道：「姓溫的，你勾結柳紅電，幹盡傷天害理的事，今天實在容你不得。」

溫無意搖搖頭，笑道：「太君準是喝了酒，說話有點糊塗了。」

陸太君冷冷道：「我就算再老三十年，也絕不會看錯人，尤其是你這種卑鄙的小人。」

溫無意嘆了口氣，道：「江湖上的朋友都說太君和藹可親，今日看來，卻是令人大爲失望。」

說到這裏，眉頭一皺，沉吟半晌，才道：「既然如此，溫某且回去向宮主說一聲……」

他回去向宮主說甚麼？

沒有。

這「沒有」的意思，就是「沒有了下文」。

他這句說話只是「指冬瓜畫葫蘆」，胡扯一頓，當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暗器已突然出手。

陸太君是江湖上的女中豪傑，江湖經驗極爲豐富，豈會吃這一套？

但世事實在是玄妙的很。

一向處事極爲小心謹愼的陸太君，竟然就在這一刹那間，給溫無意用五枚毒鏢擊中了小腹。

溫無意冷笑，欺星劈出一掌，猛切陸太君的咽喉。

陸太君若沒有中鏢，這一掌必然難以得手。

但她受傷在前，這一掌她竟然沒有閃避開去。

一聲悶哼，陸太君臉色大變，身軀蹌踉後退八九尺。

杜岱怒喝道：「溫無意，休猖狂！」

「呼！」的一聲，一掌向前推去。

溫無意沒有退避，他咬緊牙關揮掌相迎。

這是硬拚，拚的不但是掌力，而且簡直是在拚命。

拚命的一擊。

豈料溫無意掌力之強，又在杜岱意料之上。

杜岱突然臉上冒汗，汗出如漿。

溫無意又已勝券在握，掌上勁力再增三分。

杜岱再也無法支撐，人如斷綫風箏向後倒飛開去。

溫無意頃刻間連挫兩高手，臉上不禁微露得意之色。

陸太君中了毒鏢，傷勢極爲嚴重。

她對司馬血輕聲說道：「溫無意武功之高，遠在我意料之外。」

司馬血和龍城璧同時點頭。

陸太君又說：「你們千萬要小心他的毒——」

說到這裏，人已嚥氣。

龍城璧黯然道：「倘若時九公在這裏，她也許還有一綫生機。」

司馬血沉吟半晌，忽然道：「他豈不是曾經送給你不少碧血靈芝丸？」

龍城璧苦笑一聲，道：「我已在兩個月前全都用掉了。」

司馬血一呆，繼而不禁搖首浩嘆。

「這是命中註定，實在無可奈何。」

溫無意盯着他們兩人，道：「兩位一直包庇着龍虎天尊，恐怕對你們沒有甚麼好處。」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與閻一孤要趕盡殺絕，對你們又有何好處？」

溫無意道：「那是我們的事，你不必多管。」

司馬血突然大笑，道：「我們偏喜歡

管！」

溫無意嘿嘿冷笑：「就憑你們兩人的力量，就想搗垮天封宮，那是妄想。」

忽然間，一人淡淡笑道：「還有許某人。」

一個白袍人，飄然而至。

溫無意目光一亮。

「醫谷谷主許竅之！」

「正是許某。」

溫無意冷冷道：「本宮早已知道，收藏着龍虎天尊的，就是醫谷中人。」

許竅之淡淡道：「醫谷上下，一直都等待着天封宮率師來犯，但你們似乎還缺乏了進攻醫谷的勇氣。」

溫無意道：「本宮沒有攻進醫谷，你們倒殺上門來了？」

許竅之道：「閻一孤一直死心不息，非要把龍虎天尊殺害不可，可惜這兩位老人家福大命大，而且還有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以致你們一直都無法得手。」

溫無意目光一閃，道：「其實我們也不是非殺龍虎天尊不可。」

龍城璧冷冷道：「這一點在下倒是相信。」

溫無意道：「何以你會相信？」

龍城璧道：「龍虎天尊武功已失，即使將來傷毒能夠治癒，最多也只能恢復二至三成的功力。」

溫無意乾笑着，道：「你知道的事倒也不少。」

龍城璧道：「縱然知道的不算很多，卻也不會完全不知道。」

他冷笑着，又道：「天封宮一直追殺龍虎天尊，其實只是借題發揮，你們最大的目的，是要藉着這一件事，大力誅除異己。」

溫無意「哦」了一聲，沒有說話。

龍城璧接道：「樊巨人就是你們要誅除的其中一人，雖然他一度曾經爲天封宮効力，但你們對他並不感到滿意，早就想把他剔出來。」

溫無意皺了皺眉，終於說道：「這人的頭腦若非太簡單，就是太不識時務，閻宮主對他的確很不滿意。」

龍城璧冷冷道：「但你們不能無緣無故的就把他除掉，所以故意派柳紅電去殺杜飛蓦，逼他反叛天封宮。」

溫無意道：「他眞的反叛本宮，那是死罪。」

龍城璧冷冷道：「他現在已死了，但對你們又有甚麼好處？」

溫無意搖搖頭。

他回答很坦白：「沒有半點好處。」

他接着又道：「也許唯一的好處，就是我們又不必再担心這人會反叛。」

他的說話似乎很滑稽。

但龍城璧卻很瞭解。

只有最可怕的人，才能說出這種聽來似乎很「滑稽」的說話。

龍城璧卻忽然笑了，就像是眞的聽見很滑稽的說話一樣。

溫無意也在笑。

笑聲中，溫無意無聲無息的發出了十二枚毒鏢。

他的飛鏢很快，也很準。

世間上使用飛鏢的人不知凡幾，但能够與溫無意相提並論的高手，恐怕還算不出十人。

鏗！

龍城璧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拔刀。

雖然他手中的已不是風雪之刀，但却仍然具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威力。

溫無意的飛鏢雖然陰險狠毒，但當龍城璧拔刀的時候，他的飛鏢已全都打了個空。

龍城璧的人在半空，刀也在半空。

刀鋒發出了一陣令人心悸的呼嘯聲，猛地向溫無意迎頭而下。

這是八條龍刀法裏的「飛龍鑽海」。

溫無意倒退三尺，堪堪避過。

龍城璧臉上殺氣似嚴霜，接着「龍捲西風」、「龍游四海」，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狠，疾劈溫無意胸膛要害。

溫無意臉色驟變。

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實在不容任何人小覷。

溫無意終於亮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把尺半長的金蛇軟劍。

這一把金蛇軟劍，他已多年沒有使用過，但這一次，他已再無保留的餘地。

但龍城璧的刀已取得絕對的優勢。

溫無意雖然劍法極高，却已無法平反敗局。

司馬血冷冷笑道：「姓溫的，今天你是死定了！」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龍城璧的刀忽然已劈在溫無意的面門上。

溫無意的劍勢已老，他是絕對無法閃過這一刀的。

但就在這個時候，龍城璧的刀忽然折斷了。

（二）

險死還生的滋味實在令人很難忘記。

溫無意在江湖上也曾經歷過不少巨風浪，但最兇險的經歷，却還是這一次。

就在他以爲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候，一隻黑漆如墨的鐵爪忽然從旁閃出，而且一下子就把龍城璧的刀折斷。

這一隻鐵爪若來遲一刹那，溫無意現在已是個死人。

連司馬血都感到很意外。」

雖然龍城璧手裏的並不是風雪之刀，但世間上又有幾人，能把龍城璧手裏的刀折斷？」

× × ×

這一隻鐵爪的模樣很難看，但却很實用。

閻一孤看着這一隻鐵爪，臉上露出了很滿意的神色。

爲了這一隻鐵爪，他已花了不少心血，在十年前，他已能把它操縱自如。

這隻鐵爪長兩尺，在閻一孤雙手操縱之下，簡直比善於繡花的少女的手還更靈活。

這一隻鐵爪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較輕易把敵人的武器，生生折斷，而且更可以把敵人的心臟活活的挖出來。

閻一孤喜歡這種武器。

雖然憑他現在的武功，本來就不必使用任何武器．但他仍然喜歡這一隻鐵爪．

鐵爪上仍然繫着那半截已斷折了的刀鋒。

閻一孤看了很久，忽然道：「這雖然不是風雪之刀，卻也很不錯。」

溫無意抹了一把冷汗。

這把刀就算已經銹漬斑斑，這把刀就算再鈍百倍，也足夠把自己的臉龐砍開有餘。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閻宮主的羅刹爪，倒算令在下大開眼界。」

閻一孤冷冷道：「聽說你是江湖上近十年來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龍城璧道：「這種傳言，未免過於誇大，在下實在是受之有愧？」

閻一孤冷笑一聲：「你說的不錯，看你的刀法，在江湖上只能算是第三流的脚色。」

龍城璧淡然一笑，沒有生氣。

倒是司馬血有點生氣，他不斷的在冷笑，好像恨不得在閻一孤臉上揍幾拳似的的。

以龍城璧的刀法，在江湖上當然不只是第三流的脚色。

（三）

事實上，龍城璧已擊敗過不少一流高手。雖然他也曾敗過，但在江湖上，又有誰能眞正永遠不敗？

閻一孤顯然是想激怒龍城璧。

但龍城璧沒有生氣，而且，還笑瞇瞇的瞧着他，就像是在瞧着一個很美麗的姑娘。

閻一孤又道：「本座知道你們一定會來的，因爲唐竹權在本座的手上。」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最關心唐竹權的人，並不是我們，而是他的父親。」

閻一孤道：「不錯，除了唐老人之外，又還有誰會比你們更關心唐竹權的安危呢？」

龍城璧道：「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們一定會來到這裏救他。」

閻一孤點點頭。

「你們現在已經來了，但那又有甚麼用處？」

龍城璧道：「在下有個願望。」

閻一孤道：「直說無妨。」

龍城璧道：「尊駕從現在起，解散天封宮這一個組織，從此退出武林。」

閻一孤冷冷笑道：「還有別的願望沒有？」

龍城璧悠然道：「釋放唐竹權，然後把謝白衣交出來，讓我們殺了他爲衞空空報仇。」

閻一孤道：「還有其他沒有？」

龍城璧想了想，搖搖頭，道：「沒有了。」

閻一孤突然大笑：「你的胃口的確不錯，倘若以後有人告訴本座你曾經一口氣就吞掉八百條鯨魚，本座也深信不疑。」

龍城璧淡淡道：「吞掉八百條鯨魚並不難，但要吞掉天封宮，恐怕卻是更難消化。」

閻一孤的笑聲突然斂止。

他冷冷的說：「本座不會釋放唐竹權，等到你們都死在我手下時，本座自會把他的腦袋割下來，派人送給唐老人，看看這個杭州老祖宗又還能把本座怎樣？」

一直默然不語的許竅之突然道：「你是在與天下英雄爲敵？」

閻一孤冷冷笑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如此而已。」

司馬血冷笑一聲，道：「自古以來，不知多少人說過這八個字，他們的下場，又有幾人可以善終？」

閻一孤冷冷道：「不必廢話，你們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司馬血冷冷一笑：「且讓在下來領教宮主的驚人絕藝。」

說着，手中的碧血劍筆直刺出，直取閻一孤的胸膛。

閻一孤偏身閃開，烏溜溜的鐵爪揷向司馬血的左膀。

司馬血冷喝一聲，右閃三尺，手中碧血劍再展。

閻一孤連擋八劍，退了三步，突然一聲冷喝，鐵爪瘋狂反攻。

這一輪急攻，氣勢洶湧，力道異常駭人。

司馬血接了三招，竟然無法支撐。

以殺手之王的本領，居然也接不住這三招，可見閻一孤的武功，實在是非同小可。

「嗤」的一聲，司馬血左肩中了一爪，鮮血迸流。

這一爪抓的很深，傷勢不能算輕。

但司馬血卻像是若無其事般，依然揮劍力戰閻一孤。但他畢竟還是敗了。

天劫應封了

（一）

旋風激盪，殺氣森森。

在閻一孤和司馬血的四週，彷彿是一個旋渦，不像是從天外而來的一股旋風，那種衝擊力之强，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司馬血終於敗了。閻一孤下手絕不留情，一爪直揷司馬血的咽喉。

司馬血雖然一向應變極快，但這一次他卻已無法可施。

他不能自救，又有誰能衝破這股可怕的旋風，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

他看來是非死不可的。但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道寒芒突然在他的面前飛過。

叮！

那是龍城璧的刀。

這把刀雖然不是風雪之刀，而且刀鋒也已斷折，但那仍然是龍城璧的刀。

閻一孤的鐵爪竟然給這把斷刀震開。

（二）

刀雖已斷，但勁力還是令人側目。

連溫無意都不禁臉色一變。

他的手裏早已扣着一把毒鏢，當龍城璧把閻一孤鐵爪震開的時候，他的的毒鏢也已準備出手。

但就在此際，一人冷冷道：「把龍城璧給留老夫。」

一個白衣老人，臉罩寒霜的出現在溫無意背後。

「謝白衣？」龍城璧不禁脫口道。

「正是謝白衣。」白衣老人冷冷一笑，接着拔出他的刀。

他拔出的刀，赫然是昔年風雪老祖親手賜贈給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 × ×

謝白衣和龍城璧有一段化解不開的仇恨，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溫無意果然沒有放出毒鏢。

他不放毒鏢的最大理由，並不是眞存心「把龍城璧讓給謝白衣」，而是連他自己都沒有甚麼把握可以把龍城璧殺死。

閻一孤看見了謝白衣，不禁發出了得意的微笑。他相信謝白衣一定可以殺掉龍城璧。就算謝白衣無法殺龍城璧，龍城璧也是必死無疑。因爲除了謝白衣之外，還有溫無意和自己。

他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靜靜的站在一旁，看着這兩個人怎樣拚命。

（三）

謝白衣的臉上木無表情。

龍城璧和他對立相視，過了很久，龍城璧才道：「你生平做過多少錯事？」

謝白衣搖搖頭，道：「不知道。」

龍城璧又道：「你可知道你錯得最厲害的，是哪一件事？」

「不知道。」謝白衣仍然是那一句回答。

龍城璧冷冷道：「你殺了衞空空！」

謝白衣這一次點頭：「不錯，老夫殺他，就是爲了要把你逼出來！」

龍城璧眼角的肌肉在跳動，他沉聲說道：「這一件事你錯得很厲害。」

謝白衣似笑非笑地道：「老夫倒不覺得！」

他目注着龍城璧，接道：「你可知道你錯得最厲害的是哪一件事？」

龍城璧沒有說話。

謝白衣冷笑，忽然把手中的雪刀一揚，道：「你不該放棄這把刀，因爲你現在就要死在你自己的刀下。」

「刀下」二字甫出口，他的人已向龍城璧撲去。

他衣袖飛揚，勁風激盪獵獵作响，雪刀在他的手裏，居然也另具一番威力。

龍城璧以斷刀迎敵，氣勢似乎不及謝白衣凌銳。

只見雪刀寒芒閃耀，肅殺之氣直逼眉睫而來。

謝白衣的刀極快。

但龍城璧的身法更快。

晃眼間，謝白衣已攻出了十八刀，但却俱被龍城璧閃過。

謝白衣在冷笑。

「你不敢還刀？」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龍城璧的刀巳反擊過去。他一反攻就是八刀。

這八刀極快，快得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謝白衣似是一陣錯愕，身形一退再退，居然一退就退了八丈之遠。

他退到了閻一孤的身邊。

閻一孤沉聲道：「謝老，你不必怕，這小子今天勢難再活着出去。」

話猶未了，謝白衣的肩上已中了一刀，登時血如泉湧。閻一孤的鐵爪突然出手，一爪就向龍城璧的咽喉上抓去。

謝白衣雖然右肩受傷，但他立刻以左手使刀，疾劈龍城璧雙足。

兩人一個攻上路，一個攻下路，龍城璧又陷於極危險的境況。但就在這一剎那間，一件令人絕對料不到的事發生了。

龍城璧雙腿紋風不動，對於謝白衣削足之刀居然不理不睬。

他的腿看來必斷無疑。

何況除了謝白衣這削足一刀之外，還有閻一孤揷喉的奪命。

算來算去，龍城璧都是非死不可。

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發生。

龍城璧是謝白衣欲剝其肉、啖其血的大仇人，他這一刀，照理是絕對不會留情的。

但到最後關頭，他這一刀居然沒有眞的向龍城璧雙足削了下去。

閻一孤的鐵爪巳幾乎觸及龍城璧頸際肌膚，眼看立時就可以把這個雪刀浪子置諸死地。但他突然覺得腰間傳來一陣冰冷的寒意。

閻一孤雖然內力湛深，但這時候却也不禁爲之渾身痙攣。

他雙手的力量忽然完全消失。

龍城璧的人也在轉瞬間遠離他，彷彿飄到另一個世界。其實飄到另一個世界的人並不是龍城璧，而是天封魔君閻一孤。

謝白衣那一刀，竟然在最後一剎那，狠狠的刺在閻一孤的腰間。

（四）

閻一孤的腰在流血，眼珠也彷彿在滴血。他看錯了一個人，也看錯了一件事。

謝白衣不是個值得他信任的人。

——謝白衣最想殺的人，並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而是閻一孤！

× × ×

極度的痛楚，極度的憤怒，使閻一孤的視綫漸漸覺得很模糊。

但他仍然沒有立刻倒下去。

忽然間，在他模糊的視綫中，出現了兩個人的影子，其中一個人是顧十行。

在顧十行的身邊，還有一條青色的人影。

閻一孤竭力振作，儘量使自己的視覺清楚一點。他終於看清楚了這個人。

這人的年紀和龍城璧不相上下，身上穿着一襲幾乎看不見任何皺紋的青色長袍。他的腰間有劍，一把平凡的劍。

閻一孤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年青人，也沒有見過這一把劍。

奇怪的是，他居然會猜出這人是誰。

他如夢初醒，慘笑道：「你莫非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青袍人點頭。

顧十行也在點頭。

剎那間，溫無意也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怒聲道：「顧十行，你幹的好事！」

顧十行冷冷道：「對於整個中原武林

來說，我幹的本來就是好事。」

溫無意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謝白衣根本就沒有殺衞空空，他只是在製造氣氛，讓別人以爲他和龍城璧的確已結下無可化解的仇怨。

拉攏謝白衣加盟天封宮，全是顧十行一手做成的事，而謝白衣根本就和龍城璧早有聯繫。

龍城璧沒有殺沈青鶴，這一點謝白衣也是早已知道的。

澈頭澈尾，這只是一齣戲。

而這齣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溫無意和閻一孤上當。

他們已上當。

謝白衣已把握了最適當的機會，令閻一孤永無翻身之日。

閻一孤最後的一句說話是：「謝白衣，你太無恥！」

謝白衣給他的回答是：「對付無恥之徒，手段何必光明正大？」

也許有人會不同意謝白衣這句說話，但無論怎樣，他確已很成功地，把閻一孤殺死。

× × ×

服氣也好，不服氣也好，閻一孤已敗了。他一敗塗地，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溫無意亦然。雖然他也是大奸大惡之輩，但他對於閻一孤，倒是一片忠心。

雖然他沒有拚盡最後一口氣，爲閻一孤報仇，但他却不惜一死，在黃泉路上陪伴閻一孤。

他自斷心脈，帶着絕望和憤怒離開了人世。

是以後人評論溫無意，都認爲他畢竟還是一條漢子。

最少，他沒有搖尾乞憐，也沒有像一隻喪家犬般落荒而逃。

（五）

風雪之刀確是一柄寶刀。它不但是神利之器，也代表着正義的力量。

倘若不是早有聯繫，龍城璧又怎會隨便把它交在江湖匪類的手上？

顧十行不是歹人。他一直都是戴着一副邪惡的面具，在天封宮裏負起了一個最重要、也最危險的任務。

他是謝白衣派出去的人。早在許多年之前，謝白衣就已走了這一着棋子。

事實證明，他這一着棋子很高明，天、封宮就是給顧十行一手搗翻的。

× × ×

在一座方亭下，涼風陣陣，外面星光滿天。唐竹權也已喝得滿天星斗。

他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酒量驚人。

但酒量最驚人是另一回事，就算你能喝一千斤酒不醉，但等到你喝到一千零一斤的時候，那仍然是非醉不可。

唐竹權並無千斤之量。

他只是喝了百來斤女兒紅。

但他已有醉意，最少九分醉意。

× × ×

百來斤女兒紅，幾乎已可以把人活活淹死。一個人怎能喝這許多酒？

這一點，很難解釋，就像是手無縛鷄之力的人，看見力士倒拔巨樹的時候，同樣感到不可思議。

但有一點必須補充的，就是他喝酒太多的時候，經常要到茅厠。

無論那是酒也好，是水也好，一個人即使腸胃容量再大，也是無法容納百來斤的。龍城璧和衞空空都是酒徒，但他們喝的酒加起來還不及唐竹權的一半。

直到唐竹權似要躺下醉臥的時候，衞空空忽然問：「階下囚的滋味如何？」

龍城璧一笑。

唐竹權淡淡道：「有趣極了。」

衞空空一怔，道：「階下囚的滋味居然也會有趣極了？」

唐竹權道：「總比裝死輕鬆得多。」

衞空空笑了。

唐笑權忽然跳了起來，戟指罵道：「你們也未免太不夠朋友。」

龍城璧悠然道：「你是說我們沒有把『裝死』的事告訴你？」

唐竹權冷哼一聲：「老子還以爲衞空空眞的死了，害得老子幾個晚上都睡不着覺。」

「噢！」衞空空點頭，抱歉地說：「原來唐兄如此關心小弟，下次小弟裝死，必定找你陪伴陪伴。」

唐竹權道：「只怕下次是弄假成眞，裝死變成了眞的死掉！那時老子可不奉陪了。」

衞空空一笑。

龍城璧盯着唐竹權，道：「看你的樣子，似乎還沒有有醉。」

唐竹權道：「誰說老子沒有醉，老子現在連你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而且快要口吐黃箭，來一個他媽的大大的出醜！」

突聽一人大笑：「口吐黃箭乃英雄本色，想吐就吐，正是他媽的不吐不快！」

唐竹權還沒有弄清楚這人是誰，果然巳吐個不亦樂乎。他吐了之後，衞空空給了他一顆比豆豉還細小的藥丸。

唐竹權吞下，不久就清醒了。

「這藥不錯。」他點頭不迭，道：「還有多少？」

「只此一顆。」衞空空聳肩回答。

「此丸何來？」

「是一位老前輩送的。」

「此老怪物是誰？」

「此老前輩不能稱爲老怪物，尤其是唐兄更不能。」

「何解？」

「因爲他就是令尊翁唐老人。」

唐竹權舌頭一伸，不敢再說甚麼。

他轉目向剛才大笑的人望去，原來是謝白衣。

唐竹權瞧了他很久很久，忽然問：「你眞的相信龍城璧沒有殺死沈青鶴？」

謝白衣笑道：「這本來就是一個騙局，而且沈青鶴一直都在老夫身邊。」

唐竹權一呆。

「他究竟是誰？誰是沈青鶴？」

方亭外忽然又出現了另一條人影。

那人一笑，道：「我就是沈青鶴。」

自稱沈青鶴的人，原來竟是顧十行！

—全文完—

風塵俠隱之二

鐵翅·文
盧令·圖

龍君天姥

冥冥主宰中 自有其玄理

惡人的兇相

陰森的天色，雖說是新正初一，可是，看起來依然是陰陽怪氣的。

放了一串開門鞭——爆竹，還是驅不散此地的低沉氣氛，就算有人在高聲說着恭喜，道着發財，可惜，這聲音聽來刺耳，並且，令人有着這樣的感受——狠嗥狽叫似的。

一個穿着打扮，萬分體面的文士，這面容是十分的舒泰、福相。不過，當他睜開一對兇睛時，你可以看到了一種陰狠、毒辣的神光。即使他在笑，而你却會由心底泛起一陣寒意。

此人乃是七里屯的土皇帝。除了柳善慶，還可與他略作抗禮之外，他算是整屯的發號者。他，就是賈莊主。全屯的人，除了他的爪牙，護院之外，個個人咬牙切齒的稱他一聲：「吃人不吐骨。」

賈莊主的大號叫仁甫，其實，不仁殘忍，是其本份，即使在新正初一，他依然有所表現。在他面前，橫了一張烏光黯沉的長櫈。看看清，你可以發覺了，這烏光黯沉的顏色，乃是人血……也可以說，這張長櫈，是讓人血浸沁到這樣個地步……

當然，你是會猜想得到，這張長櫈上，該有多少活人的鮮血……

邊廂傳來了慘號聲……

「饒了我，管家……大……大爺……饒了我……」

越叫越近，越近就越顯示了驚惶、恐懼……

被摔翻在地，離開這位賈莊主只有尺來遠……

不知是摔的，還是嚇的，這個可憐者已是混身只有抖戰的份。

唉！壓根兒有七成是凍的．新正初一，昨夜一場大風雪，所謂滴水成冰的時日，這個可憐的莊稼漢子，只穿了一身破了又補，補而又破的單衫。下身……稀里化拉的一條短褲……請教，那會不冷得發顫……

「饒……饒……了……了……」

連一句整話也說不週全了！

「欠了多少租……」心平氣和，言辭親切……

「利上滾利，合計穀五十八石……折銀八十五兩……」一個看來是個賬席那樣的瘦小漢子在接口！

「李老九，唉，那可不是饒不饒的事了，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啊……再說，你不是還不出……」

「莊主！莊……主……我……」

「沒有，有！你是有的……」那個莊主可越說越親切……可是，那個莊稼漢却是越來越抖戰……

「你還有二畝田！一間屋，哈哈哈……」突然，賈莊主是狂笑了，笑得那麼响，那麼得意：「還有啊，你的翠兒呢！嗯！哈哈哈……送她來，伺候我家夫人！這不就了了！」

「不……不……」

「何苦要我在新正初一，大好日子！做我不願做的事？」邊說，賈仁甫已湊近了莊稼漢了！而笑意越來越濃。可是，這眼神却越來越亮，越亮就越顯示了他的陰森……

莊稼漢是抖戰得宛如篩穀子那樣！可是，他閉了口，想必是，他已不想再作毫無希望的懇求。所以，他不再訴說，不再求告……

「哈哈哈……李老九啊，你以爲啞口無言就可算了。不，不，唉……李龍，趙彪，出來！」

有步聲，很雜沓，有男人吆喝聲，也有女子的哀叫聲。可憐的老九，他是聽得了女子的哀叫聲時，他宛如爲電觸雷轟那樣的，彈了起來！眼前一黑，一團身形已向他撲來……

「翠兒，翠兒……」

「爹，讓我們死生一起吧！」是翠兒的聲音。

「不，我那會這麼殘忍……阿彌陀佛……」可惡的賈仁甫，他還會念佛號呢！

「不，賈莊主，你……殺了我們吧……」姑娘是滿懷激忿。

「想死，不，新正初一啊！嗯，翠兒啊，我看，你是該好好的活下去。眞，嗯！越看越有味道，如果，三天飽飯一吃，面上有些血色……哈哈哈……」

這一陣笑聲，可就將他的眞面目，毒心腸，顯示得清楚俐落……這不是個人，是只狠！一只兇狡、狠毒的狠！

突然，飛來了一團灰影，這灰影很快的，也很準確的，蓋住了老九父女。

遠處傳來一聲清脆，却又夾雜着沉痛的語聲：「快把他包起來，免得受冷！」

賈仁甫爲這一團灰影震了震心神，當他看清是件老羊皮袍時，他不禁發了怔，什麼道理！

他還沒想明白，而一條看來十分清秀苗條的身形，在天井出現，並且，慢慢的，走了進來。

只露出一對眼睛，但是，已可看出，來的是個美人胚子。滿頭青絲，紮了一條黑絲巾，而另一條蒙住了半個面部。一領狐皮黑色披氅，黑褲，黑鞋……俏生生的，而僅留在外的眼睛啊，威而清，清而澈的……

賈仁甫這個惡漢，一見來人，他只是在想，啊！如果除去面幕，這位姑娘該如何美，如何俏？如何媚……唉，有這樣個禽獸？列位，天下，是有這樣個淫、賤、兇、狡的賊胚的啊！

如今的賈仁甫，是渾忘一切，他只想如何與這位美女打交道，他自以爲財雄勢大，並且，莊中有好手，自己又是個硬手……懂得江湖上的門徑！與武林道本就互通聲氣，自己本就風流倜儻，也曾經顚倒過不少武林女子，而今，哈哈，憑自己口才，手腕，還不是手到擒來！

賈仁甫是有恃無恐——所以，他是滿面帶笑，走着自以爲瀟洒的步伐，雙手一拱，深沉地，萬分恭敬地道：「啊呀呀，新正初一，貴客遠來，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熱烈的說話，換來了冰冷澈骨的回答：「我既不貴，又非客，爾又有何幸之可言？」

宛如兜心一拳，打得賈仁甫幾乎嘔血。即使如此，不過，他依然不甘心……

「來者是客，來客即貴，哈哈……」

「可知我此來用意？」

「想必是有所聞，有所知！」

「倒有自知之明，我的確是有所聞，聽聞你乃是此地之一霸，知你是個惡魔兇徒！」

「謠言，謠言……」賈仁甫是依然面帶笑容，一連聲說謠言，却並不作解釋。

「是啊！這位女俠，你是誤聽人言……完全是汚衊，完全是胡說八道……」

「你是誰？」

「在下姓富……」

「喔，一只『虎』。還有一只狠呢！一條龍，一匹彪……你們莊中有的是畜生啊！」

看來，這位女俠是十分清楚此地的一切。而此地的而且確有着個「郎」管家，「富」賬席，還有一個叫李「龍」，一個叫趙「彪」，而這四個惡徒，比賈仁甫更惡更毒！

「你們可曾在昨夜……趕走了一對夫婦？」

賈仁甫一聽來人提出這個問題，心中一動，他不禁看了左右一眼！

「……還有一個孩子！你們禽獸不如。你們想糟蹋人家，人家不從，你們再三糾纏，逼得人家用刀割花了臉……然後，你們在人家最困苦之時，逼他們出門……你們要這一份可憐的人家，死在狂風暴雪中。你們還與我講這些無恥之說話。說是汚衊？說是……胡說八道？哼哼，我倒要請問請問，到底是那個在胡說八道……」

賈仁甫是突然站了出來。他是戟指對富賬席道：「你們好大的狗胆，竟敢瞞了我，作出些如此傷天害理的事來，你們簡直是死有餘辜……啊呀呀，這位女俠，我說是貴客，果然是貴客，如果，不是尊駕你來，我永遠得被朦在鼓中啊！這就該……該……」

「爾是一莊之主？」

「是！我，自然是一莊之主啊！」

「這些禽獸，如果沒有你這個靠山，他們敢做出這些事來？」

「我，確實的不知！」

「哼哼！那麼，這一對父女又該如何啊？」

「這……個……」

「你以爲憑仗幾句花言巧語，就可推搪個乾淨了？」

「且慢！」

「我有的是時間！」

「敢請教女俠尊姓芳名？」

「我並不與你結朋交友，我又何必提說這些？如果，你想到陰曹地府，報名是誰送你去的，那你就說，是女羅刹，惡魔女……」

「啊！」賈仁甫却有些心神不安了。事實俱在，這個女子太橫，太不講情理……可是，他再回心一想，分明此人是有爲

而來。自己，還有手下四大爪牙，每一個人的劣行惡跡，來人巳親口說出。這就說明了，根本無解釋之必要！也即是說，來人是必須橫……因爲，自己與她根本無關連，也就不必講什麼情與理……

既然來人是打抱不平而來，即使她是女中英傑，一個不肯說出姓名來歷的人，不至於是個成名的能手。還有，就算是成名的能手，常言道得好，雙手難敵四拳，自己莊中有不少成名的英雄……一個人，總歸易解決！

想到這兒，他是笑容不換的，對來人再拱手，語意是越顯得誠懇：「看來你我之間之誤會巳深，一時間，也難理出個頭緒來，唉！女英雄，依你之見，又該如何處置在下？爲求表示誠意，我是決不開口，決不胡賴，常言道得好，殺人不過頭低地，賈某認輸了，只求高抬貴手，只求留得命在……至少，你也該給與我個悔過機會啊！」

說得好聽，不，簡直是痛切淋漓，就算是十惡不赦，人，總得有個悔過的時機吧！

不料，那個姑娘是冷冷的說道：「一個個自己了斷！」

說得極冷，冷得令人担心。可是，賈仁甫是泰然的笑了，笑得十分歡暢！

突然，笑聲歛，而背後巳傳來了脚步聲。

「姑娘，請望後看！」

「何必！來了十二個人！」

賈仁甫不禁一凜，什麼，這十二個護院，雖說武功有高低，但是，絕不是江湖末流。就算步聲有高低，可是，從後掩進，憑一個姑娘家，頭不回，身不動，却巳清清楚楚的說出了十二個人。這耳音之靈敏，巳可見一斑！

「唉！姑娘眞好本領！但是，以一敵十二……」

「我相信，你還有其他的好手！」

越說越玄，越玄，越令人感到恐怖。看來，這位女俠是打聽得清楚明白，然後前來找事。如果沒一定、十足之把握，天下那有人敢如此之大胆單身向虎口中闖？

賈仁甫是個比狠更好，比虎更惡的壞蛋。就因爲如此，他善於分析事理，即使在穩操勝券時，他還得防一防萬一。現在，他巳留下了心，希望自己的看法有誤，更希望來人是自恃太高，而最後，敗在二個隱名多年的煞星之手下。

十二個護院的巳在莊主的暗示下出了手。

首先是三種暗器，有金錢鏢，有甩手箭與及鐵菩提。名稱三種，數量不少，宛如暴雨般，向黑衣少女的上、中、下三路打到。

但聞一聲冷笑，黑影是一個旋風轉，很好，砰砰叭叭聲中，暗器是被一股勁風撞開。有不少暗器更是先到的阻住了後到的，鬧了個自相撞跌……少女身形一停，而三種暗器全巳報銷了。

然後是一窩蜂的滾上。少女是冷冷地一笑，不知攪什麼鬼。十二個護院，算算也不是庸手，可惜，在黑衣女的勁力引動下，他們好似一個又一個的，按次序的上前，挨打，跌翻……明明是一窩蜂，却變成了排隊捱打。

少女是人抑或鬼……

賈仁甫看得清清楚楚，即使他也有幾下三脚貓，可也不至於毫無見識。而心慌神亂之情形下，他想到走……

但是，現在，他又怎能脫出了少女的監視。賈仁甫脚步稍移，而少女的冷笑聲巳傳來！「你不是說得挺在理的，什麼，想走了？我到要看看，你走得多遠？」

黑白雙老

「是涂家大小姐吧！」

後面傳來了一聲蒼老的語聲。

然後，走出來兩個老人。一個是穿着白衫黑褲，而另一個是黑衫白褲。六十左右年紀，老態龍鍾的，說句話，還得咳了個老半天。還有件奇事，兩個人共同說一句話，共同咳嗽，也共同停止……

黑衣女一聽老人叫出她的姓氏時，也有些驚異之情。事實俱在，她離家出走，她偶然的在此打個抱不平，可也幾乎令她陷入了個絕地中，不過，她相信，在此地絕不會有人認出她的來歷。那料到現在，却有一對老人——十分奇怪而又討厭的老人——認出了她……

來人不是易與！來人定是棘手的對頭。姑娘不得不有所警惕。

「黑白雙老，想不到你倆在此地隱居納福……」

聲到人到，一條錦影，宛如勁箭般投到。少女面前又多了一個年才卅七八的中年漢子。

少女一見來人，不禁驚叫了一聲：「噫！」

錦衣中年却對她白了白眼睛……

被稱爲黑白雙老的，見了那中年，不咳嗽了。却是揚聲大笑，黑衣老人先開了口：「老大，我來說！」白衣老人點了點頭。然後，黑衣老人對中年笑道：「是涂家少爺！」

「在下涂光瑜……」

「唉！有廿年沒見了吧，令尊、令堂可好！哈哈……想不到你，也長得這麼……該說什麼呢？老成，對！就是老成，你可眞老成得多了！」

一派老氣橫秋的說話，可將個涂小姐嚳得十分不自在。可是，她的哥哥，却是十分恭敬的在聽，既不敢插咀，也不顯示焦燥不耐……

「想不到，今天，大年初一啊！」

「恭祝兩老新春納福，諸事迪吉。」

「有禮貌，有教育，好，老大。你說是吧……」

「嗯！放兩個娃娃走吧……唉……」

這個老大下了令！

「如此，告辭了！」涂大少爺很輕鬆的，想走了。

「且慢！」大小姐可不領情呢！

「妹子！還不快走！」

「哼！我得教訓教訓這個惡霸……」

「老二，想不到多年不出山，你我兩人算是倒了牌子，毀了字號了啊！」

「老大，那你說，該如何？」

「她不是說想教訓我們的……」

「不，我可不想得罪兩位老人家，却也不能放過這幾個惡徒強梁！」

「女孩子家，可不准這樣的囂張！」

「妹子，走吧！」

涂素馨無論如何想不出，爲什麼自己的哥哥，竟然這樣的怕事。即使這黑白雙老是能手，是人物，但是。自己做的是行俠仗義之事。江湖上，任何一件事，可走不過個「理」字！又何況，自己決不能爲窮苦無告的小百姓，留下個大禍患在！因此，她得據理力爭。不想，她還未開口，一股極奇怪的勁力，巳向其捲到！身邊又聽得這個老大的陰陽怪氣的語聲：「姑娘太狂……」

涂素馨她是反應奇快，勁力才現，她巳一個「貪狼轉」，極自然的，在這股勁力中，脫困掠出，老人是微叫一聲噫，而第二招巳來。這一招之勁力更怪，涂素馨之功力，本巳不乏，自從結識了小輩第一英俠荊天生之後，她可得到了荊天生無私之指點。神脈訣是越形精妙，涂光瑜更是深純。老實說，連她哥哥涂光瑜也難明白，自己的妹子之武功，竟然會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但是，今日，她却爲這個看來不起眼的老人所困……

第一招，她是輕易的掠過，而老人變招奇快，步法更是靈敏，並且，第二招所吐出之勁力，有外鑠之勁，也有迴旋之力。涂素馨那裏想得到，廿年前大鬧武當，連挫三玄——靜玄、唯玄、智玄的陰陽雙煞，又被稱之爲飛天雙魔的黑白雙老，今日會與她放了對。

如果，涂素馨不是一夜未好睡，並且，又在剛才打了場驚心動魄的仗，那麼，她也不至於爲此老所困。壞就壞在，她估計不足，一心救人，一心除惡，可以說她是元氣未復，更可以說是；虛火上升之情况下，趕了來。一到又用了耗精耗神的太陰截脈訣，在幾種虛損交迫下，涂小姐可以說是以疲兵對精銳。又何況，老人本身之功力，本就不比你弱，這一來，她算是被陷入了老人的來復神炁之中，難以脫身了。

可惜，荊天生不知現在那裏，忙他的救貧大事。

至於方勳植，想到這個小輩英俠，她是心中難免有愧疚之意。可惜，現在，他是爲了秦中一俠時泰之事，押走了甘涼雙煞！

現在，自己剩下孤身一人。面前雖說有自己的兄長在，可是，她自己十分明白，爲了所謂有違家敎之罪，她巳經令家人對其有了極大之反感。並且，看得出，兄長之來，定是別有所見，甚或來逼自己回家的！這也就是說，她只是個孤身……即使，兄長出手，看情形，也極難討得了好。大不了，得個全身而退，那麼，七里屯的兇徒，由得他們在此，荼毒生靈？

想到這兒，涂素馨是一咬牙，靑靈三陽刺出了手。嗤嗤連响中，神脉訣巳按週天躔度之理而臨。即使是太陰炁因氣虧力損，有所不足，這部威震羣邪之神脈訣，依然有其極大之威力，令白衣老人之來復乾坤圈，不敢加强壓力而只能四外游轉。

涂素馨是心中明白，自己巳陷於必敗之地……

因爲，老人還有個助手。又何況，現在，白衣老人的出手是深沉有力，自己是强弩之末。而他，祇屬牛刀小試而巳！長時間下去，自己焉有倖理……

「大少爺！你出不出手。」黑衣老人在問訊了。

「你以爲我會出手!?」

「就算出手也不怕！」

「過招……哼哼……只怕未必。」涂光瑜是冷冷的笑了笑。然後，他是正色的對戰圈中的妹子開了口：「妹子，看來此地有不少人命！」

涂素馨陡的一驚。即使她深知，此時決不可分心亂神，更不可多思多慮，但是，兄長提說人命！她心中那能不關心……

有多少貧苦無依的小民，在等待着她的安排……

苦根……他妻子二曼……

面前突然多了一張佈滿刀痕的臉！

一個貧窮但是依然富有骨氣的少婦！

丫頭，牛小蘭！牛老大，牛大娘……尤其是那個小蘭，爲了救自己，她幾乎將自己的命交了出來……

還有很多窮人啊……而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惡人不受制裁的話，那麼，他、她們！只有一個死。並且，死得極慘，極可憐，却又無人會可憐——

她不能死！對，涂素馨絕對不能死，她必須求活，只有她能活下去，才可保全這些窮人，有不少的窮人，必須憑仗她的生命來保護！

但是，越來，她越感到吃力。不，現在，竟然感到心中空空洞洞！

「妹子，你看如何？」

「你！唉，大哥，你意欲如何？」

「你我一筆寫不出兩個涂字，我又怎會對你有所苛求？只不過，唉，妹子，你太任性了！」

「你！你要我如何？你才肯出手！」

「他出手就行了！」黑衣老人出了聲，也動了手。他是一個搶步，雙掌一揚，巳向光瑜擊到！

「他是個孩子，當然不在你兩個老不死的眼中，可是，我呢……」

一個白髮如霜的老婦，悄沒聲的出現，當他們發覺時，老婦巳阻在黑衣老人面前出了聲……

「媽！」涂氏兄妹異口同聲招呼着。可是，老太太是寒着一張臉，對黑衣老人道：「田三祝！你可記得我？」

「嗨嗨，老大，你看，是咱們的老債主啊！」

「好……我們老弟兄收手，等打捱揍吧！」

「不必！」是老太的語聲！

「這個……龍老太君，你這是爲了什麼？」

「我得問問我的閨女！如果，她眼中沒了我這個做娘的，老太婆抖手一走，而你們！毀了她，殺了她，也與我無干……如果，她心目中還有我的娘，那麼，白雙喜，我得請你們讓條路……」

好了，涂素馨她巳是明白了娘的心意，看來，她是爲了江湖體面，不惜萬里追踪。但是，自己與方勳植之婚事，唉！看來是可以有個解決辦法，我又何必與娘爭

執！因此，她是低頭柔聲的叫了聲娘！

「馨兒，我且問問你，你要死，還要活？」

「娘！你！那會問得這樣的奇怪？」

「因爲，你，實在是個古怪的孩子啊！好了，實對你說，動兒之走，你之所作所爲，爲娘的看得一清二楚。如果，這兒沒有白、田兩位老兄弟在，你也不會這樣太平無事，你始終會陷於絕境之中……」

「娘！你！你究竟意欲何爲！」

「我與你來個約定！」

「什麼約定？」

「如果，你聽說我命，代我辦一件事，那麼，我可以放過你。也等於說，我成全你，由你毀了那些惡人！這七里屯，憑你之意，建成個窮人之世外桃源……」

「眞的……」

「我可不喜於開玩笑，說假話。不過，得看你如何了？如果……你答應我這件事……」

「一件事？」

「嗯，只要你代我辦一件事？」

姑娘現在的心中，只想到七里屯變成了個窮人的世外桃源！沒人受苦，沒人受難，自耕自種自收穫！那該有多好！

姑娘也想到了犧牲，她眼中突的又依稀見到了那個看來平凡，其實超凡的荊天生。他到東走西，一直爲貧民請命，他不止一次的，爲了窮人拚性搏命。而她看到他在窮人中的一切，他是那麼的自在，又是那麼的平易。至於窮人，那一個不把他當作了自己的親人。而他，也眞正的與他們共呼吸，同生活……

她親眼看見他痛哭，爲了一個可憐的媽媽的死！

她更親眼看見他抱住了那個孩子飲泣，他流了淚的勸慰着這個孩子……

她親耳聽他說過：「爲了他們，即使要我條命……而能令他們平安，我會毫不考慮的，拿出來——」

現在，該學他……爲了七里屯的良善的村農，她得犧牲自己！答應娘吧……又何況，只是辦一件事。而且，這件事，自己是十分有把握，把他攬一個圓滿解決……所以，姑娘是看了龍老太君一眼，正色地道：「娘，我只求能將這些惡人繩之於法，我只求七里屯能成爲個平靜的所在。現在，我是……」

「我並未逼你！」

「是，我只是……」

「別說話，我得與你說個明白，你得容我辦一件事，而不許你討價還價！更不許你言而無信……」

「娘，你何必說這些，請你吩咐！」

「何必如此匆忙？你大可處置了你心目中的惡人，然後好好將息，將息，過了初五，再談這些，也尚未遲啊！」

姑娘不敢再多說其他，事實上，她是必須解決了賈仁甫及其手下……

白雙喜與田三祝是無可奈何的向姑娘求情，只求姑娘饒了他一條命……那怕是個活死人，只求不立即下毒手。因爲，大丈夫得恩怨分明。

雙老因受過龍老太君之情，所以，他倆不肯也不敢與老太君交手。現在，他倆因受過賈仁甫十年的恩養，他得代其請求留命……

姑娘是勉爲其難的答應了。不過，她却提出個條件，要兩老罰誓，永不准賈仁甫再爲惡人間！

這是逼兩老不再管七里屯之事！

姑娘一心在建立一個平靜的七里屯！

天大難題

今年，可以說是七里屯的村民，過得最開心的一個年。當他們發現在屯中的兩個惡莊主，死的死了，被禁的禁了。他們有說不出的高興！

徐苦根家挨戶的，叫他們去領糧食，油，肉……等物時，有多少的窮人流着淚在笑。他們幾時吃過肉……幾時吃過頓飽飯？又何況，這是米，白麵……

姑娘是深有感觸，更想到了荊天生，她衷心的承認，這樣做是對的！

小蘭在帮助村民取糧，取油……即使她的脚傷極重，但是，她毫不顯示她的苦痛。也根本不理會她的苦痛。

事事先意承志。慢慢，她露出了要習武！

「小蘭，習武爲什麼？」

「爲保護大伙兒！」小蘭答得挺爽脆的。

姑娘十分欣賞這句話，這個窮家姑娘，將會是個好當家，七里屯本該有個當家的！

「唉！」姑娘長長的嘆了口氣。

「素姊姊！你這幾天爲什麼長吁短歎的？有什麼心事？或者！你……」

「小蘭，我沒什心事，我突然有些心㖞……唉，算了。小蘭，我先傳你坐功口訣！不可躁進，要循序而進！嗱，照我這樣坐！對，雙目垂簾，心注己鼻……」

小蘭是十分聰敏，她依樣學，依樣做，但是，她永遠記得一句話，不可躁進！

一晃眼，初五了，姑娘在担心着娘的命令……

奇怪，聲息不動。

初十，十五，而七里屯中的村民已開始向大地進攻，提前春耕，他們個個幹得挺歡……因爲，他們誰也明白，這是在代自己幹活，以後的收成是自己的收成……

涂素馨依然不見龍老太君的面……

在正月底，小蘭巳有初步之坐功根基，素馨巳開始傳授四式天星掌法……

可是，素馨却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個丫頭在暗中打拳踢脚……

突然，素馨發覺自己的疏忽，她忘了叮囑，習武之禁忌。並且，她更發現了小蘭是連徐氏夫婦也教？她不得不對他們有所告誡！

徐苦根是年紀大了，骨節硬了，再不宜習上乘內功，連二曼在內。

她可以教小蘭，丫頭，可絕不許再向外張揚出去，因爲，習武是不宜公開。

小蘭的意思不壞，希望人人能保護自己，那麼，她就傳了一路拳法，一路刀法，可以教村人練習，而練習的主要是：保護自己，不受壞人欺侮，如此而已！

高深之內功，只宜獨自練，還得刻苦練！

二月之初，姑娘正想傳授她的神脈訣時，她見到了龍老太君！

「你明天起身，辦我命你辦之事！」

姑娘一些也沒有抗議，只是問：「去那裏，辦何事？」

「去臯蘭山，青坪谷，殺一個人！」

「殺誰？」

「荊天生！」

姑娘怔住了！她幾乎打了個跌，她努力的睜開了眼睛，她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母親，突然，她發現了這個自己親生的娘，是如此的陰險，狠毒。

這是一着極狠的殺着！

自己親手殺自己最敬愛的人。

她想反抗，但是，她有言在先！還有，七里屯的窮人，得有個安樂之居所。現在，尚未有收穫。

現在，他們依然在與天災人禍作抗爭，如果，再加上新的惡霸，莊頭的苛待！他們又將會陷入火水之中……

她看得出，她娘會做出極殘忍之事。自己死！唉，說來便當，可惜，死了將會引起娘的怒火，也等於說，自己將七里屯的命運，交付於惡魔。

該怎麼辦啊……

「別人，或者找不到他，但是，我相信你不會負我之託，還有，你大哥會接應你！」

「娘！大哥並不是接應我，而是監視我，不過，娘，我是萬分不明白，荊天生他犯了什麼江湖大忌！」

「血洗袁家莊，手斃關中三獅……」

「他並沒有錯！娘，這是袁小恩的不是！」

「爲娘並不主持什麼武林公道，江湖正義……」

「這！那又爲什麼？」

「關中三獅中的老二雄獅梁元，乃是你的姨丈。」

「這——個——」

「你明白了！」老太君陰森地問。

「我——哈哈哈——」姑娘突然狂笑，笑得十分的响亮、高昂！看得出，她帶有七分的狂態……

一直在笑，笑到了自己的居停之所。

突然，她止了笑，可是，一瞬時，她那滿面激忿之色中，又再發出了撕人心肝的笑聲。

小蘭是性急地在叫：「哭，素姊姊，哭，你哭……出聲來……」

素馨是看清了面前的小蘭。是的，她實在想哭，她實在爲悲、憤堵住了胸膛。可惜，她哭不出來，因爲，不講情理。不顧道義，只有自己，而不理親疏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殺荊天生是代關中三獅報仇！

但是，關中三獅却是爲了覬覦天生之乾靈三元訣而暗下毒手。這件事，她是一清二楚的看在眼中。三獅害人不成，反害了自身，如果稍有良知之人，誰也不會恨及荊天生……

荊天生俠名遍天下，荊天生古道熱腸，可惜，殺他的人，竟然是自己。

龍老太君之所以初五不來，一直到今日現身，原來他們就是在打探荊天生之下落。奇怪的是，荊天生突然失踪了個多月，最近才有信鴿傳書，說出人在青坪谷！

他爲什麼失踪？他又爲什麼住在青坪谷？

荊天生四海爲家。爲了救人，奔波天下，而今，竟然有了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且，龍老太君更說出了，荊天生在目前，他是決不會離谷他去！

這又是爲了什麼？

突然，姑娘想到了荊天生可能出了事，龍老太君說過，此時去，包保成功，那麼，這不就巳說明了，荊天生有着極大的不幸……

乘人於危，而她！得爲了母命而殺人，殺一個有困難，可又爲自己深愛的人，試問，她該不該哭？

但是，她哭不出！

小蘭的哀叫，而她流了淚。可是，她依然哭不出。

姑不論如何？她該走……

有多少人來送她，她是苦笑着。當二曼抱起了她的才個來月的孩子，向她說道：「親人！爲了孩子，讓他親親熱熱的叫你一聲，你該回來！」

丫頭跑了上來，仰起了頭，看着馬背上的姑娘道：「素姊姊，是你給了我條命，也是你給了我個名字，以後，有人問我叫什麼，我會說，我叫念素！念素……」

丫頭哭了，其實有幾個人不哭的！

但是，他們口中的親人，却是咬了牙，噙着淚，催馬走了！

屯口，風依然很大。天，漸漸黑了，可是，依然有個人影在，是牛小蘭。

她在盼望！盼望！盼望着她的親人。

「餓！餓……」突然，側邊的草堆中，有悉嗦的聲音。牛小蘭見到個人，一個衣衫襤褸，白髮盈顚的人，在叫餓。看來餓了不知有多少日，餓得她說話也有氣無力，她爬起身，走沒幾步，又摔倒了，小蘭是看出來，這個老婆子是實在餓得太可憐了，她是一把將她扶住了！

「老大娘！你別再走了。」

「我……我得……找吃的……」

「你等着吧！我，替你去拿。」

「你！有東西？」

「本來，我也沒有，現在！唉，」小蘭流淚了，因爲，她又想起了素馨！她的親人，自己，全信她啊……唉……可是，小蘭是心中明白，現在，親人是向死亡途中進發。

姑勿論如何，該救人！

她飛也似的走，別看才個來月，小蘭本來生得體格壯實，如今有內功之助，自己又專心，現在可看出功夫來了。走得快，並且還不費力那樣！

今天，因爲送親人，誰家也做了最好吃的東西，請親人受用，請親人帶作路菜。但是，素馨那會要了他們的東西？至於他們……誰又有心情吃！所以，留下的不少！

小蘭因爲自己吃過苦，受過難，她是十分同情與自己一般的人，她的心靈中，只有一個想法，該給她多吃些，所以，她拿了不少……

旣不理家，也不知會聲家人，急匆匆的走向屯口。

突然，她一聲驚叫，快步上前，只見那個老太婆巳僵仆在地！

難道死了？難道她等不及！這？是自

己害了妳？對，該算自己害了她，如果，如果……早些發覺。如果，走得快些，如果……小蘭是一味在怪責自己了。

她放下食物，她捧起了老婦人的頭，她哭了，她的眼淚流到了老婦人的頸間。

「咯咯咯」幾聲響，發自老婦之喉間，依稀聽得老婦的微弱的呼聲：「餓！」

可憐！老婦人只記得一個餓字……

小蘭在萬分興奮，她是快手取食物，一面餵，一面柔聲說着：「老媽媽，你喝些！先喝些湯，緩過一口氣，然後再吃東西！有！這兒有很多東西！」

小蘭可想得眞週到啊，一個餓極垂斃之人，是該吃些液汁之物。絕不能吃乾、硬的食物，老婦人是十分貪婪的喝啊喝的！一大盅肉湯，算全下了肚。

來了些精神，老婦人可以坐起身來，雖然有些戰抖，面色死灰，但是，可以睜開眼睛，有些生氣。

然後吃了些肉脯，又吃了一個饅頭……那可好得多了，老婦人開始有力氣說話了。不過，她得閉目養神，還有，她的腰作痛……言下之意，最好，小蘭替她搥幾下……

簡直豈有此理……不，小蘭可不這樣想，她眞的代老婦人搥腰，搥腿……老婦人睡着了，還有些鼾聲呢……這可令小蘭爲難了，露天席地的，二月初，依然是春寒料峭，更何況一個年老婦人，怎受得這夜風吹襲。

小蘭可眞好心啊，她脫下了自己的棉襖！蓋在老婦人的身上，然後，她想走，走回家去，拿些東西來，替老婦替換……

面前勁風起，三條人影出現在小蘭之面前。

「小姑娘，別走！」此人的語聲，可不討人歡喜，再看看清這面相，可更令人作嘔！借一點天際餘光，只見一張白蒼蒼的面，一副倒掛的眉毛，一雙小三角眼，可又大鼻掀天，一張薄咀唇，試問，這樣的五官，可配不配？這樣個人品，怎能討人喜歡？

後面的二個，有人遮住，看不清面容神色。可是，這說話更討人厭。

「老大，這妞兒可俏啊！」

「看來，還是個……雛兒……哈！」

這笑聲比夜梟更難聽！

小蘭可看出來了，來了對頭，她理直氣壯的挺身兀立，戟指而罵：「你們是誰？敢來七里屯作惡！可知七里屯有……」

話未說完，那個不討人喜歡的傢伙巳截住了她的話頭：「別這樣，別這樣，哈哈……我們知道，你們有靠山，靠山是涂素馨，不過，她走啦，我們還盯了她一大陣，然後，再回來！哈哈……現在，七里屯又在我們手中啦。」

「你是誰？」

「賈二莊主啊！」

「你！你來幹什麼？」

「來救人，救我大哥，帶些你們沒抄到的藏寶，我們走，哈哈哈……當然，也得殺幾個人，還有你，別怕，哈哈哈……我們還有用處呢！」

越說越可惡！

小蘭是突然一彈步，她是向屯中直奔，一面在叫：「快逃，來了强人啦……」

辣手天姥

牛小蘭依然有着個捨己爲人的打算，她希望村民能走散，能躲藏，捱得一時三刻，捱到這些强人走。

她走得飛快，可惜，那個賈二到底是個武林中人，何況還有着軟索……

突然，小蘭的喉間一緊，中氣一窒，可惜的她，連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又有一股大力拉她，一個仰天交，跌得她幾乎閉過氣去，可耳邊又聽得笑聲，還有猥褻的說話聲。

莫名其妙的，小蘭聽見笑，話聲之中，夾雜了一聲蒼老的求乞聲。

「餓……」

這個餓字幾乎令小蘭彈了起來……她掙扎着起身，突然，發現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在她身邊，離她……不，簡直是並肩而坐。

她一手抓緊喉間的軟索，希望鬆一口氣，以便說話，但是一開口，她發覺自己的聲音，又破又啞……

「老化婆，你閃開！」是賈二在發話……雖然對老婦說話，可他的眼睛，却是注視在小蘭的身上……兩個黑衣人分立左右，發出梟鳥般的惡笑……

「你罵我化婆……」

賈二等三人，幾乎讓這個老婦人僵住了，什麼？不稱呼你化婆，該稱你太皇太后……

「我幾時向你們乞討了……而你們又施捨了些什麼給我老太婆了……小子，你們吃人肉，喝人血，今日，也該得到些報應了……孩子！」

老婦回頭，在招呼小蘭了！

「……唉，在我面前，可不准有人打我的孩子。你，起來，打他們……或者，殺了他們……隨你便，總而言之，他們敢得罪我的孩子，就得由我孩子自己動手——報——仇……」

這報仇兩個字，說得十分沉而有力。

小蘭可是疑雲大起，憑什麼打人。還有，這位老太太，剛才吃了些東西，剛才睡了些時候，她又憑什麼，要自己打人。

「孩子，你不信？嗯，這不太好，再說，你就不想保全了你的親朋戚友？不打他們，不對付他們，後果會如何？嗯，孩子，得打……得狠狠的打……」

老太太的說話有理啊！不打，這後果實在可怕……

村中有多少無拳無勇者……有丫頭，有丫頭的弟弟……還有……那些整日辛勤的村中父老，叔伯兄弟……

不打，實在是等待捱打，等着宰割。不能這樣，小蘭可來了勇氣……打，打一個熱鬧的，引起村民的注意，何嘗不好。

可是，喉間還有軟索在……她一用力，突感右肘彎處有股熱力一撞，不知那來的神力，就勢將這條金絲、牛皮絞成的軟索，一扯而斷……

人，已站了起來，後面又傳來了老太太的叫聲：「打他的耳刮子……」

小蘭是莫名其妙的，揮手向賈二的左面揮去……

賈二見小蘭如此的出手，他簡直是又惱又好笑。如此笨手笨脚，自己只要一揮手，還不是連消帶打的，將個姑娘，摔個狠的……

唉，賈二啊！你不動手，今晚還可留得條小命，一出手，你算是與死神簽了契了……

他這裏才伸左手，希望一阻一格，然後右手一個黑虎偷心……那想到，左手才伸一半，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又細又勁的寒力，令其機伶伶打了個冷戰，一打冷戰，手是伸不上，面上却是一陣劇痛，而一股巨力，左邊宛如爲巨鎚所中那樣，賈二就像只斷綫的紙鳶那樣，直飄出老遠……叭的一聲，跌翻在地……而喉間一甜，一股熱血，血箭也似的，直竄出口……

後面的二個殺手，一見賈二莫名其妙的，爲小蘭一招打跌，血噴荒地……心中雖然有些奇怪，但是，兩人是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已撞到了兇星，而殺神已開始向他們招了手……

兩人目下只顧看護賈二，可是，當兩人來到賈二身側時，只見賈二是滿面驚惶之色，而血是一口連一口的狂噴……一個小女孩，那會有這重的力……還有，看情形，分明是已被擊散了肺穴……以致血噴不止……

兩人七手八脚，旣打穴，又推血過宮，希望先阻住賈二的吐血不止之苦……可惜，折騰了不少時間，非但血不見止，反而是，賈二痛得滿地打滾……一瞬時，人，已變得血跡淋漓……慘不忍睹了。

小蘭雖睜大了眼，她實在不敢相信，自己這一掌，竟然會將人打成如此模樣……並且，看樣子……這人吐血不止的話，極可能——嘔血身亡……

「這……這會不會死……」小蘭不由得自言自語了。

「非死不可……」是老太太的回答。

「啊……老……媽媽……你……」小蘭是似懂非懂，不過。她巳明白，老媽媽定非平常人……

「孩子！嗯，你該相信了吧，在我面前，得罪我的孩子，非——死——不——可——」

小蘭不禁怔住了。

「你怕了！你怕殺人！殺壞人？不，孩子，這個世界，就因爲壞人不少，才令得更多的好人，平常人，善良人受苦受難。不殺壞人，壞人就會對付好人……這一點，難道你還不明白？」

小蘭當然明白，並且，體驗極深。可是，一個平常的村姑，她只懂得恨，也幻想過報仇，却絕不至於眞正的殺人……洩憤……

今晚，她眞的打了人……而且，聽老媽媽講，此人非死不可！她那會不有猶疑之感。

她突的明白，這惡人是老媽媽借了自己的手，殺的，還有，當她聽了老媽媽有關好、壞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不殺壞人，就是害了好人時，她恍然有所悟。對，壞人折辱、殺害好人時，他們幾時可憐我們了……

她的眼中突的吐出了光芒！令人吃驚的光芒……

「孩子，你明白了，好好再去殺這一對……姓洪的畜生。」

老太太把一對黑衣人，當作了畜生。

洪氏兄弟雖然心中微有憤意，當他看到了滾翻在地的賈二時，看出此地別有股陰森可怖的氣氛，而老太太的說話，令這一對江湖兇手，有了層顧忌。雖然，巳經有所看出，老婦人不是好相與。現在，就算是吃準了，眞正的對頭是她……

洪老大一長身，一拱手道：「想俺弟兄，有眼不識泰山，老前輩……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

「胡說八道！」老婦是怒斥聲中，截住了洪老大的說話：「你們這批欺善怕惡的無耻之輩，見了棺材怕死，裝蟲樣，什麼？以爲這樣就可抱頭鼠竄，留得條命在，再去爲害人間？做你娘的春秋大夢啦！你老太太出了名的軟硬不受，有胆作惡，有種爲非，就該有種承担。想說幾句鬆包話，可以脫了身，我勸你死了心……」

「你……你是何人……」

「你老太太素不喜與人多說廢話，孩子，與我打……」

「且慢！」洪老二一聲吼，看來，他巳發了狂性，「老賊婆，是你同我們打，還是她……」

「由她代我打你兩個小畜生！」

「可不准暗中使壞……」

好！洪老二可眞有些眼光及急智。他巳看出來，小蘭無所懼，所可怕的是，那個老太婆。並且，事實俱在，老太婆在暗中弄鬼。如果挑明了，擠得老太婆，不在暗中出手的話，那麼，他弟兄總得有一條生機……因此，於是說出了心中話……

「放你娘的屁，說什麼暗中使壞！你以爲老太婆非得出手帮她麼……放心吧……你們就等死吧！」

洪氏兄弟聽得老太太如此說法，心中一寬，兩人互用眼色示意，這就可看出，這一對惡徒，實在有些小聰敏。兩人毫不托大，對付一個村姑，竟然小貓當作猛虎來打。兩人特用呼應的，向小蘭圈到！兩柄喪門劍一點小蘭眉心大穴，一個下點小蘭膝頭……

小蘭幾時與江湖人士對過手，又幾時與人舞刀弄棒的？就算她胆大，肯學，才得個來月，那怕神仙來教，也不至於能將個一無所知的村姑，脫胎換骨的將她變成了個武藝精通的女俠……老實說，不在兩柄喪門劍前，嚇得魂飛魄散，自動癱倒，巳算難得。如果，待她還手發招，這不是逾份之求？

可是，洪氏兄弟却有着個莫名其妙的感受。兩人之出手，以快放自負，即使不算疾似驚虹，却也快勁有姿。那想到出手一招……自己的劍頭突有沉重之感，手中握的不是一柄劍，像是一座山……那麼，請教，手擧一座山，這出手那能快得了，直情是移動也難……

那會有這樣的怪狀。兩弟兄各用眼梢偷視老太太，老太太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如果，一動也不動，還可以令人受制……那麼，這個老太太不是人，當得一句：「非仙、即鬼。」

不是她，又是那一個？

小蘭是怔住了一陣。身邊却依稀聽得有人在叫：「姊姊，出手……」

小蘭不由大吃一驚，誰？四觀無人，可是，自己身邊分明聽得有人說話，招呼自己為姊姊，此人是誰？

「快快打其喉間……」

更清晰，是有人，並且，速打在什麼部位也說出來了……好，打……

小蘭是伸手一拳……洪氏老大是心中有說不出的驚異之情，他直到現在，尚未弄清了，這柄劍那會重逾千斤……而眼前一花，小蘭之出手已到！老大想閃身避招，可就怪，身後有一股極怪的勁力，將自己推逼着，這顆人頭會莫名其妙的後彎，這一彎，可就露出了喉間之部位。而一陣割痛，咯咯一响，可憐，喉結骨碎了，而一股惡血已由心底泛起，一陣天旋地轉，而眼前發黑，聲也未出，一交摔翻在地……四肢一陣痙攣，震人心肺的收束之感降臨。洪老大就像只蝦那樣……彎曲得不成人形，死於非命了。

洪老大一死，洪老二還想走；並且，他一邊走。一邊叫：「老賊婆，你使刁，你……」

「回去……」可憐，洪老二的身後，傳來一聲極清脆有力的女子清叱，立有一股又強又勁的大力，將洪老二就縛束住那樣……洪老二想後退，對不起，混身就起了束箍之感，擠逼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向前，通行無阻……

可是向前，分明是逼他向死神報到。

現在，可以看出來，對方來的人不少，洪老二是不禁大罵龍老太君了……

因為，他弟兄為賈二所引來。而賈二此來，分明得龍老太君之默允，事實俱在，賈仁甫所搜括的金銀財寶，數目極大，龍老太君雖說是江湖世家，但是，她何嘗不求財帛，不過，背了個武林世家之名，不能如一般江湖道，開山之寨，擺明來求財，更不能坐地分賍，惹得外人恥笑。可是，開支浩繁，總得有些貼補，而大財東或者大窩主，就算是他們心目中的肥肉。

她看中七里屯，更看中了賈仁甫的窖藏，她打發了女兒刺殺荊天生，她又賣風給賈二。不過，她得取窖藏之一事，賈二就請了洪氏弟兄助手，分明，賈二是有意替代老兄，來主理這筆財富。

那想到，落得個如此田步，洪老二那得不罵龍老太君，想錢又要面，現在，如果涂門中有人出頭，決不致於令賈二、自己老兄及自己送命啊！

洪老二眞想叫饒命，但是，耳邊却响起了老太太的聲音：「辣手天姥，照例不饒！」

洪老二是心中一震，而面上又中了下重擊。這一拳，就算將個洪老二擊散了頭部所有之神經系統，洪老二總算明白了，自己是死在辣手天姥的六靈排雲掌下！

那邊的賈二也已停止了吐血，更停止了呼吸，小蘭算是清醒了。

說眞格的，小蘭一直是在糊裏糊塗中，自從送走了涂素馨，自己一直心神不屬，即使因同情心之驅使而救了個老婦人，……她的心神依然縈在涂素馨身上……

現在，她殺了人，現在，她看清了自己面前的人，那個老太太，看來慈眉祥目的，並不醜，也不討人厭，突然，她撲倒在地，她哭了，哭倒在老太太的膝頭上。

老太太是十分柔和的撫摸着小蘭，並且一疊聲的說着：「孩子，乖孩子，別哭，別哭，咱們去找小涂去，嗯，別哭……乖……」

大俠遭難

小蘭是感激着老太太，但是，老太太更愛惜着這個天性淳厚的村姑。

說其餵湯、餵食，蓋衣…老太太是由心底痛惜這個孩子…誰不知辣手天姥生得一副陋醜面容。為了她的醜陋，受人歧視，也不知為她造了多少殺孽。也因為這個原故，她那孤僻怪性，全其一直為正邪雙方所誤解。實在，她的本領高強，更因為她是被誤解，逼使她不得不拚命用功，而變成了方今一傑；舉世無敵……

由於她醜陋，她不得人緣，而有人對她照顧，那拍一絲一分的照顧，她會永遠記住，不，簡直是刻骨銘心。小蘭生得本就樸實，而對她是如此眞誠，她已把她當作了自己的孩子。試問；她那能看着有人，侮辱她的心肝寶貝。也因此，賈二及洪氏弟兄，非得向閻王老子報到不可了。

其實，辣手天姥是個別具心腸之人，她今晚之出現在七里屯，她是發現了涂門中的隱秘。事實俱在，她最看不慣的是那些惺惺作態的武林人士。而龍老太君就是這樣一個人。她發現了龍老太君的出賣七里屯，出賣女兒，並且，為了一己之私，竟然想毀了荊天生……

她並不認得荊天生。但是，她有她的推理邏輯，既然是她看不起人的對頭，這對頭一定是好人。她非但得鬥龍老太君，更得救與龍老太君作對的人。

她救七里屯，而小蘭又對了她的脾胃，好，更加強了她推理信心。所以她勸慰牛小蘭，並說明，她會陪她去救涂素馨！

她又將自己的唯一弟子醜紅綫黃靜子，介紹與小蘭相識…小蘭却從聲音中，認出了那個幫助自己，擊殺洪氏弟兄的人！

黃靜子是個唯師命是從的少女。由於小蘭對天姥的照顧，她是把小蘭當作了自己的妹子…可惜，天姥命她留下來，暗中照護着七里屯，她倆只能分手……

小蘭回到了家，父母早已睡了，但是，她叫醒了他們，詳細的說明一切！

牛老大對女兒的走，一些也沒不放心。只是，他却殷殷叮囑，無論如何！得讓親人歸來，那怕送了自己的命！牛大媽是淚水盈眶的說道：「蘭兒，記住，沒親人，我們早已死了；並且，死無葬身之地吶！窮人只有一條命，為親人，死十次百次也甘心情願……」

這就是窮人？天姥在外，聽得出了神。並且…也陪着流了淚，越來，她越相信，這個荊天生，是個好人，一個了不起的好人——

× × ×

在一座深暗的窖洞中，坐滿了人。個個面色焦急的，有幾個，流了淚在吸旱烟，但是，烟斗中，根本沒有火，也不知道這位老鄉，還在吸什麼……

有一聲極低沉的呼聲……

突然，窖洞中宛如遭了地震那樣，脚步聲亂成了一片。個個向前擠，有的點脚

離地，頭伸得老長，有的在喃咕，有的在問訊；可是，看得出，個個人有一個目標，就是——「醒了沒有？」

有個女子聲在說話，由於人多，遮擋太多，聲音像發自遠處。

「李大伯，劉三嬸，張大哥！二牛娃，你們該去睡。還有，你們各位長者，叔伯父老啊！可不能稍有風聲外洩啊……」

「我問你，靈娃，他……他老人家怎樣啦！」

「對！得讓我看看……」

「中了什麼暗算啊！」

「眞叫人焦急，到底有事沒事……」

洞中所有人的說話，充滿了緊張，焦急之意，但是，他們的關心，與愛護之情，也就流露無遺……是什麼人？受到這多的人的關顧與愛護。

人，漸漸散了！可以看清了，一張炕，炕上角有個壁洞，放了一個燈座，有火……不算亮，昏黃黃的，令這窖洞看來是昏沉沉。炕上躺着一個人，一身粗布的衣褲……頭上挽了個文士髻，可惜髮亂似飛蓬，因此，襯得他那張蒼白面容，更添三分病色。雙目緊閉，鼻孔噏張，頭上汗珠沁出……分明，此人有極大之苦惱在身。

一個村姑，年才十七八歲，用一塊看來不太高明的布片，代此人抹汗，從其眼神所示。她是萬分的關顧着這個病人！

有一個孩子跪爬在炕頭，從其肩頭的起伏來看。他是在飲泣……

一對中年夫婦，滿面苦痛的，坐在一角。可是，眼神始終未離開炕頭……

遠處傳來了一聲馬嘶，這一聲馬嘶令洞中人全一凜，姑娘首先推了那孩子一把道：「牛娃，你忘了大叔的馬了，馬也該餓了！」

牛娃——那個跪爬在炕頭的孩子，抬起了頭，有些遲疑的看着姑娘！

「快去，如果沒有這匹馬，我們誰也見不到大叔了。何況，馬身上全是血……雖說，看清是別人的血，那也可說明了，大叔遭受了多大的風險，而那匹馬……」

牛娃不再看了，他起了身，他走出洞門，但是，他還是戀戀不捨的，看着炕頭上的病人—

當其跨出洞門時，姑娘突然說道：「牛娃，小心，不可洩露痕跡……」

牛娃點點頭，走了……走出窖洞！你可以看出來，此地是個極隱秘的所在。洞門一閉，再堆上些草堆，十分巧合地，洞不見了，宛如一片山壁那樣。

牛姥還掃清了些人步脚印……然後，邊掃邊走！到了一個岔道上，他才撇下了草把，走入了一個疏林中。

走了半里路程，他已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匹馬，十分雄駿，迎着風在响鼻子。

牛娃到了馬前，馬好似認識他似的，隨了他走；走……走……一直走到了個溪水邊，馬是低下了頭，喝了幾口水。牛娃是看了看馬……突然，他脫下了自己的布衫，這是件面衫，而裏面，却是七掛八吊的，幾塊棉絮……

牛娃用自己的面衫來洗馬了。

馬似乎通人性的，她不想孩子着涼呢。還在打呼嚕，東閃西躲！可是，牛娃抓住了馬，一頭依在那血跡斑斑的馬腹上哭了。

「是誰？這麼個黑心，這麼個可惡！害了大叔；你說，只有你見到，你就說說……你……」孩子越說越沉痛！然後，他抬起了頭，他看了看馬……一邊洗擦，一邊流淚：「我不該……問你，還不是白問，你能說出個子午卯酉來……」

「對啊！哈哈……」一聲冰冷澈骨的笑，笑得孩子幾乎打冷震，兩手一疏神，只聽得一聲長嘶，那匹馬突的越溪而走。牛娃想追，不料眼前一花，只見一個穿素打扮，十分闊綽的道士阻住了他的去路。

「孩子，到那裏去？」

「回家去！」牛娃沒好氣的說着。

「喔，好，天色不早，是該回去了！哈哈！」

看來，道士挺好說話。牛娃是氣鼓鼓的走了！突乡，他想到了靈姑，她的說話：「不可洩露形跡！」對！這個道士來得怪，還有，他是個陌生人。不，可能那匹馬認得他，否則好好在洗馬，她那會突的走了——

老道是對頭？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十娃可就抱定了主意，他走，故意的亂走，亂跑。他是路熟不在乎，可是，他却越來越吃準了，道士不是個好人。因為，到現在，他依然盯緊了牛娃。

好吧！我就同你耗時光！時光越長，村中人就知道提防！想在此地找到大叔，鬼道士，你在做夢呢……

突然，前面傳來慘號聲……牛娃不禁一凜……誰？

又來一陣，聽清楚了，是李大伯啊！這……又是為了什麼？他飛也似的走了去，當他看清了前面這一幅慘情畫時，他的眼淚又盈了眶……

一個年約卅二三的漢子，滿面獰笑的，抓住李大伯的左手！而大伯是滿面是汗……分明，他是讓這個惡漢在折磨……

牛娃奔上去，怒聲的對惡漢道：「你放開，放開我李大伯……」邊說，他已撲在李大伯的身上！

「講是不講……」惡漢冷冷的說。

「我……我該講什麼？……」可憐，李大伯連句整話也講不伶俐了。

「那個什麼荊天神！你們心目中的天神……」

「天上……在天上……」

「你說什麼？」惡漢一邊說，一邊一用力，「咯」的一聲，李大伯又是一聲慘叫，可憐，又一只手指被惡漢折斷了，本來，十指連心，痛苦不可言狀，但是，這惡漢可眞善於折磨人的！不知用什麼手法，令李大伯立即清醒過來了。

李大伯是呻吟着，掙扎着：「天神！不在……天上，該在那……那兒……」

牛娃是恨得眼中冒火，突的撲過去，張開小口。向惡漢的手臂咬去。牛娃是只求咬得他痛了而撤手，那想到，咬巧了，一口咬中了「寸關尺」際，惡漢正在得意之時，做夢也想不到，有個小子會來這一下。手腕一痛，並且覺得右邊半身有一股痲癢感覺，幾乎有種癱瘓之虞，他心神一凜下，一揮左手，結結實實的，打了牛娃一下，可憐牛娃，他那能受得住這一下，

一交摔翻，人，已昏死了過去。

李大伯總算鬆過了一口氣，當他發現牛娃爲救自己，挨了這重的打，他是一股熱氣，衝上了喉間：「你……你……於心何忍？一個孩子，你……將個孩子……打成這般……模樣？」

「老畜生，講是不講！」

「賊子，慢說荊天神不在此間，就說在此間，我們也不會講，決不會講……」

「我可會……令你寸骨寸傷……」

「那怕將我碎屍萬段，我也不肯講，不會講……」

「好你個老畜生……」

「老包！發這麼大的火氣……幹什麼啊……」

那個道士過來了，阻止了此君的暴行……可是，此君却恨聲的說了句：「老狗可惡……」

道士是笑了笑。對李大伯是打了個稽首。文質彬彬的說道：「啊，那位老丈，你或者是誤會了，來，來，來，我與你接骨止痛……」他邊說邊已彎身平掌，將牛娃由昏迷中救醒了過來！

李大伯是不理自己的斷指，先將甦醒的牛娃抱住，然後，他抬起頭來，看了道士一眼道：「看在你救治了牛娃份上，我與你說幾句話。道爺，你別自討麻煩！此地，是不會有一個人說你們想聽的話！」

「我是他朋友啊！」

「道爺，我相信你是他的朋友，那麼，道爺，你大可等，等他來找你……」

「等他來……嗯……我可有緊要之事啊！」

「那怕十萬火急，你也只能等！」

「哈哈，如此看來，他是在此，並且，在養傷……哈哈哈……老人家，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在養傷的話，只怕，今生也難得治好了！」

「爲什麼？」

「哈哈哈……這不就是你說出來了，荊天生果然受了傷。可惜，這不是傷，而是中了毒，這個毒，可以要了他的命……哈哈……」

「道爺，道爺，你能救！你能救…」

「我當然能救……可惜，我不見人，難使其法啊！」

李大伯怔住了，事實俱在，荊天生，這位窮人中的天神啊，救過多少人？三年前的饑荒。全仗他：東奔西走，既運來米，又運來了金銀；最後，更運來了農具，種籽：耕牛等等！第二年，是一場春瘟，他請了醫生、買藥、燒火！

然後，今年，看來可以過個安平年了，嘿，他老人家，信馬由韁的走來！當被人發現時，他已奄奄一息，可是，他還迸出了一句話：「由我去，別惹禍上……」

他還怕村民惹禍上身，但是他該死？

不，誰也不肯讓他死，把他運入秘密的窯洞中，誰也甘願爲他死，就是不能讓他死，可是，現在，他依然在掙扎中，誰也看得出，他在與死神拚命……

爲了救他，李大伯開始向老道叩頭！

可惜，李大伯無法斷定，老道是神，還是魔鬼。爲求恩公得救，李大伯向老道說明！你可以殺我一千一萬次，但是，決不可傷害恩公一髮一毫……

无常仙史

來到了那個隱秘得可以的窯洞前，老道是笑了，當李大伯與牛娃移開了那些掩飾的枯草時，老道與黑漢相對微笑中已顯示出魔鬼的形跡，可惜李大伯看不見！

推開了山石，現出了窰洞，黑漢是再不延遲，一閃身，好快的身法，已在老道肩邊擦過，而笑聲中，李大伯已爲人抓住了後頸皮，事實上，當笑聲起，李大伯已經發覺不妙，待等身落人手之時，他已叫出了聲：「有惡人……」

可惜，你叫你的，而一股大力傳來，李大伯已爲黑漢擲出老遠，氣急逾份，而昏死了過去。

牛娃比較機靈，發覺不對頭，他是再不理會其他，一聲厲叫：「靈姊姊，小心啊……」

實在，他也說不出其他示警之句，只是想通知洞中人有所準備，身邊勁風飄然，兩條人影掠過，牛娃想阻，這不是在做夢，他只能呆呆的，看着兩惡人，深入重地。

炕頭一盞油燈，發出昏黃的光芒，炕頭臥着一個人，一個樸素而又健實的姑娘，面色驚惶的，在掩護着炕頭上人，明眼人一看便知，目的物已找到了。黑漢就如一只惡豹那樣，輕快的騰步而臨，一聲獰笑中，雙手已向炕頭人的肩下抓去。

但是，一個村姑突的橫在炕頭上，以自己的身體護住了炕頭人，可惜，黑漢可不是個憐香惜玉人，又何況，他的一心一意，全貫注在炕頭人，村姑的阻手阻脚，他是桀桀怪笑中，一手抓住了村姑，喝聲「去吧！」一聲慘叫中，姑娘已經爲黑漢劈手摔開，雙手順勢向下，咯咯兩拍，好，炕頭人的琵琶骨，已爲黑漢打得粉碎。

黑漢是透了口氣，桀桀笑聲中，突的閉過氣了！

爲什麼，高興過份，中氣自窒了。

咦，不對，爲什麼闊口大張，爲什麼，面現怪相，這神情是又驚又怒，又恨又憤的！

漸漸的，他委癱倒地上，口中却在說話：「爲什麼？爲什麼？」

老道慢條斯理的走了過來，微微的笑着，從其動態來看，根本沒人相信，他剛才出手，殺了自己的同伴的。

「你問我爲什麼？哈哈！爲什麼不問你自己！」

「我！我……」

「你太心急了，也太目中無人了，爲什麼這樣做，嗯，我明白，你是想獨吞，哈哈，乾靈神訣實在太引人起貪心的，我不得不有所戒心，再說，兩人分，不如一個人獨自吞，嗯，你明白了沒有。」

「好……個……賊……子……可是……你得小心……我問你……你如何向我……父……叔……解釋……」

「何用操心？哈哈，我殺了此地所有的人，覓地藏身，乾靈訣成，再現江湖……，哈哈……哈哈……」

這是窩裏反，這是見利忘義，但是，在江湖上，却也不乏此例。

黑漢雖死了，即使他死的萬分的不憤，可惜，身中老道的致命暗器，實在難以避免的，向死神報到。

老道雖是更斯文的，走近了炕頭，他面上依然帶了笑。可是，現在，惡虎的面容已畢露，人們全看清了，這魔鬼的笑，是如此之可恥，還有可怖。

「荊天生！起來吧！即使你爲無形姥姥之獨門玄靈散所毀，但是，說幾句話的精神，總該有吧！不出聲，裝死樣！嗯，我想，你是不是要勞煩貧道，施展太陰鎖骨法來折磨你，逼你說出個所以然來吧，嗯……」

老道說了一大片話，炕頭人依然不言不動。難道死了，爲黑漢的出手殺了？老道是一揚手，一把扶起了炕頭人，昏黃的燈光下，照到了一張蠟黃的，乾枯的面容，是個老人。老道是目瞪口呆，什麼？中了移花接木之計？此人是誰？甘願代人身受如斯之酷待？

「你……是——誰？」老道的語聲，有些顫抖。

這可是實在的令老道有着驚惶，悔恨之感受。老道一心以爲乾靈訣可以到手，如果，取得神訣，那麼，「遠走高飛」，即使黑漢的父叔有所發現，憑自己的聰明，善於鑽研，三年、五年之內，定可參悟神訣，到那時，這武林道，就得由自己來創字號，執牛耳，還怕什麼鐵面喪門，玉面神鷹……可是，乾靈訣無法搜出，那麼……黑漢的死，有着自己的獨門暗器，除非毀屍滅跡，不，就算毀屍滅跡，也無法向鐵、玉雙面交待，自己是決難走出兩個武林兇星之手，自己，就得成爲江湖上，無地容身的喪家犬了。

老道希望問出個所以然，他一定要得到荊天生的踪跡，一定要取得乾靈神訣。

他問，可惜他失望了，老人是閉口不語，神態所示，他是寧可身遭百死，也決不會說出一絲一忽的消息。

突然，他想到搜，那想到一縷極漫長的清嘯傳入了洞中。

「貪狼星，果然名不虛傳——」

如此陰狠，出手毒辣的貪狼星，江湖上有名的南方一怪，竟然面色慘變，而身子微微有發抖的神態，他游目四顧，他希望能找到個出口，唉，這是山窰啊，那有出口之可言。老實說，前門一堵，就是死路，貪狼星，冰綾眞人寧山子，却被僵住在這個窰洞中了。

「是！姥姥！」

「憑你也配見我師父？」

「呃，你是……」

「无常仙史，段雲雲。」

七字傳來，寧山子面色更爲慘變。

近年來，段雲雲的聲威，比無形姥姥更爲顯赫，這因爲，段雲雲是持有姥姥之鎮山寶太皓金戈，還有，她的殺人之多，之狠，之辣，之殘，經已令江湖人士，聞名喪胆，最厲害轟動江湖一役，是大鬧九江幫，一夜間，殺人八十一，並且，個個是一招過門，個個是剖腹見五臟，起因是，九江幫的小幫主麥景澄，有眼不識兇神，說了一句笑話。

爲這件事，幾乎引起江湖的公憤，尋仇，殺人，可也得有個分寸。不該連那手無縛鷄之力的童稚也來這一手，因此，丐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黃衫女

混沌書生

常郡顧餘生，父業油坊，家資頗裕，流傳至顧，日事遊蕩不理正業，未數年，家道中落，與一拳師爲友，日從之習拳，故得略知門徑，所以自負不凡，動輒攘臂向人曰，汝識乃公此物乎，其平日之傲睨如是，會洪楊亂起，顧遂乘機爲土匪，放火殺人，無所不至，見婦女之有姿色者，必污辱之，一時受害者，指不勝屈，一日薄暮時，顧在家晚膳，遙見一少女衣杏黃衫，年可二九，纖腰若柳，風致動人，肩負一包狀似甚重，自隔岸姍姍而來，顧大喜，一躍離座，大聲曰，佳人來矣，余今夕艷福不淺哉，語時女已將近，顧即持刀上前喝曰，天暮矣，姑娘何往，速隨我行，違則飽汝以刃，毋不受人抬舉也，女似驚懼，即舉包授顧曰，願盡此以獻，乞大王恕命，顧曰，汝特伴余一宿足矣，語甫止，女怒目曰，惡奴敢若是無禮，輕視老娘，爲何如人乎，顧以其荏弱可欺，揚刀示以威，忽見女口吐白光一道，直繞顧身手中之刀已落地，削成虀粉，顧始大驚，叩首求恕，女曰，暴橫鄉里已久，今日不爲地方除害，更待何時，言次劍落，顧已身首異處，僵臥於鮮血中，女乃縱身一躍而逝，次日爲郡人所悉，凡受其侮辱者，各家敬女之任俠，於是訪問其姓名住址，終不可得，故稱爲黃衫女俠云。

★ ★ ★

幫長沙九袋長老邢端之，聯合三派十二門，上勾漏山，找無形姥姥評理，不想在半途折回，而這件事竟然不了了之。誰也不明白，事情之眞相，以及來龍去脈，不過，无常仙史段雲雲七個字，却已在江湖上，留下了顯赫之聲譽，今日，在此地與寧山子會面，一則，他是心中有愧，二則，實在也不敢得罪了這個女魔頭，三則，此事之不可鬧交，令到寧山子心煩神亂。

「段……姑娘！」

「我可不與你扳交情，我只是來請教你，爲何暗算包文彪，所得出個道理，我放你走，說不出個道理，哈哈，我也放你走……」這可令人難明所以了，說出道理，放人走，天公地道，說不出個道理，也放人走，這，爲什麼？

寧山子却滿頭是汗了，突然，一咬牙，手一揚，一點金星，向發聲處放去，而一手，已抖出一條銀虹。

金星是去勢勁疾，那料到，那段雲雲是咭咭一聲媚笑，然後聞得「還你」兩字，金星突的去而復來，向寧山子投到，這是本能的，伸手一沉一扣，寧山子發現來勢無力，心中一動，莫非，段雲雲所憑仗的，不過是無形姥姥的太皓戈，武功功力並不硬……

本來他想仗冰影銀綾自己結果自己，免得受人苛酷之刑辱，現在，又勾起了他的一綫希望。

不想，就在他心神不寧之時，而後面又傳來了段雲雲的說話：「這是你說不出道理來，强打一氣了，哈！好，走吧！」

寧山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就這樣放自己走。

「我說過的話就算數，不過……」

「你已中了她的鎖陽玄靈散了……」此時，在一個暗角處，燈光不照，又是個背角處，却有個人說着話。

「荊天生！」是寧山子又喜又興奮的叫聲，不料，他只叫了一聲，立即，一聲怪叫道：「段姑娘，段姑娘，你……你……饒了我吧！」

「你自己向席氏兩老求情去吧！」

老道是驚得坐倒了。

而一條頎長的苗條身影出來了，一張五色斑爛的臉，却有着一對湛然的鳳眼，一頭青絲，梳個臥雲髻，醜陋的面容，苗條的身材，唉！天生眞是善於開玩笑。

「荊天生！你果然不愧人中英傑。」

「不敢當。」

「如此，你該明白，我的來意。」

「唉，我可是不明白，荊某與你們幾時結下了仇怨。」

「風雲三千里袁鐵生，是我的忘年至交。」

「喔！唉！段姑娘，我只求你一件事，別難爲那些苦哈哈——他們——已經够苦的了。」

「恩公！」是個村姑的慘號，她撲了出來，她跪在段雲雲的面前，她哀號，她訴說：「殺我們，小妞，那怕，你要我們死一千一萬次也可以。」

「恩公！你……甘心死，我老漢可不能，永不能，讓你死……」是那個被揑碎了琵琶骨的老漢，他已滾下了炕頭。如此重的傷痛，依然不能阻止他懇切的求告。

荊天生這個小輩中，第一人傑，目下，他是精疲力盡，他剛剛醒來，他與這劇毒惡鬥了三天，他雖說保住了命，但是，他無法復原，他看清了一切，他的濃眉皺得極緊，而就在此時，一個孩子聲傳來，眼前一花，只見一條小人影撲到。

段雲雲全神貫注着荊天生，她明白，她不能再施放鎖陽玄靈散，就算對付寧山子，她也只不過是附在他的暗器五芒珠上，令其上彀，玄靈散不能重覆用，一用再用，這就會「以毒攻毒」。

那想到她會讓個孩子得了手，牛娃是拚了命，他是一撲上身，雲雲是心無二用，牛娃的是猛力，雲雲在猝然無防下，爲牛娃用鄉下孩子摔交法，拖翻着地。一抬頭，她看見荆天生那眞誠的面容，而她是一急一怒之下，下意識的一抬手。

發覺不對，無形鎖陽玄靈散已抖出。

荆天生突的鼻端聞得一縷淡香，又發覺自己的精勁充盈，心中一凛，而試一運勁，眞氣一提即卸，心神一定，而段雲雲是心頭發毛，她看見過荊天生的神威玄招，她見錯已鑄成，一聲長笑中，她是掙脫了牛娃的糾纏，一幌身，人已撲出窰洞。

遠處傳來了她的說話。

「看來，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不知是她的讚美，抑或是她有所感。

荊天生却是苦痛地坐在地下。

當段雲雲下意識的抖出玄靈散時，便宜了寧山子，他是發覺自己無形之鎖陽力已消，他受毒時短，醒時毒更快，當其看到荊天生倦容滿面，老道是想不到以毒攻毒這一着，他痴心以爲段雲雲別有用意。

逼出乾靈訣，獻給無形姥姥，那麼，自己可以保得太平。想到這兒，賊徒是發了狂般的，向荊天生撲來了。

「你還不走！」荊天生是沉着地說着話，事實俱在，荊天生目下的心情是，他感到寧山子那些人的可恥與可卑而已，如果與這些貧民相比的話，那麼，窮人是富於正義與良心，寧山子那些江湖成名人物，簡直不如狗屎。我又何必對付比狗屎不如的傢伙。可惜，寧山子可會錯了意，他還是不肯收斂這份自私自利的心意，他雙手扣住了荊天生的琵琶骨。

荊天生是厭惡的看了老道一眼，乾靈炁一運，手一掙，寧山子長大的身形爲這一股震古鑠今之神力，直摔出洞廊之間。

靈姑在笑，牛娃在笑，連靈姑的父親，被毀了琵琶骨的老人，也在笑，他舉起無力的手，扳住了荊天生的肩頭，笑得十分歡暢，因爲，他們總算在死神手中，奪回了自己的恩人。

但是荊天生眼中滿是淚，他有着自疚之色，他心中只是在想：「我到底做了些什麼？而令他們這樣的對我？」

他低下了頭，慚愧、激動之念，油然而生，他在那些窮人的面前，他跪了下來，鄭重的叩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

「多謝你們救了我……」

「恩公，不是我們救你，是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靈姑的說話或者是對的，「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完）

▲請留意下期刊出故事之三——「太皓、變陽，鐵行者」刊出日期▼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　令・圖

大漠屠龍（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揚與芝兒由塞外回到江南，時值仲春，鶯飛草長，景色宜人，兩人乃連袂同遊杭州，徜徉於西湖之畔，欣賞湖光山色，不意遇雨，避於一凉亭內，旋見一青衣人來襲，高揚力戰，始將來人擊斃，而自己也負創不輕，幸得芝兒悉心醫理，癒後，兩人取道同赴蘇州，途次在一草棚歇息，於再動程之際，突有兩大漢分別偷襲高揚與芝兒，兩人奮起應戰，終將來敵擊退，高揚與芝兒沿途被人追殺，疑是龍堡所爲，從此兩人格外小心，到達蘇州後，住進客寓，頓覺優游，但戒備之心仍未稍懈……

桃林遇伏擊　刀毒兩傷亡

高揚站在窗前，窗外院子裏春意盎然，院子一角，幾株桃樹上桃花盛放，葉綠花紅，芝兒站在樹下，正伸手採折一枝桃花，高揚看了，唇邊浮起一絲笑意，心想，女孩子就是喜歡花啊草的，正想着，芝兒已折下了一枝桃花，拿在手裏，略一端詳，轉身一臉是笑，向高揚招手，人面桃花，相映益美，高揚一笑點頭，走出精舍，步向芝兒。

芝兒站在桃樹下，一枝桃花在手，笑臉與盛開的桃花相襯映，笑臉如花，心情顯是歡暢極了。

高揚也被芝兒那一臉如花盛放的笑意感染了，笑容開朗，腳步輕快，已走到芝兒身前。

芝兒笑望高揚一眼，一舉手中桃枝，笑問道：「揚哥，這枝桃花美嗎？」

「美，眞美，不過比不上妳！」高揚含笑伸手，想握住芝兒拿花的手，芝兒卻一閃身，閃在一株桃樹後，俏皮地笑道：「你想拿這枝桃花，追到我就給你！」

高揚也是年輕人，被芝兒這一逗，心裏興起了年輕人愛鬧的衝動，朗笑一聲，道：「妳以爲我捉不到妳？」

話未落，人已閃向桃樹後。伸手抓向芝兒手腕。

嬌笑聲中，芝兒一擰腰，已閃到另一棵桃樹後，拿着桃枝逗引高揚。

桃樹間人影追逐，笑聲响遍樹間，兩人忘情地嘻笑追逐着，爲這滿門春色，更添春意。

終於，嬌喘着的芝兒，被高揚一把抓着，兩人靠在一株桃樹上，喘着笑着，笑臉相向，青春煥發！

高揚一手輕摟芝兒，芝兒嬌軀輕靠在高揚身上，高揚一手捉着芝兒拿桃花的手，笑道：「終於追到妳，這枝桃花是我的了。」

芝兒笑喘口氣道：「拿去吧，我以爲女孩子才愛花，原來男孩子也喜歡花。」

高揚低頭一吻芝兒臉頰，低聲道：「我喜歡花，愛的是妳！」

芝兒頓時嬌靨紅艷如桃花，羞道：「你……。」

一頭靠在高揚胸膛上，臉上滿是幸福的笑意。

兩人沉醉在無言的情意中。任春風輕拂，時光流逝。

兩人已渾忘天地間一切。

有幾朵花飄落，有朵剛巧落在芝兒身上，兩人不覺，似已完全沉醉在情意綿綿的二人世界裏。

花落無聲，人不覺，又有幾朵飄落。

驀的，一陣風過，滿樹桃花紛落！不是飄落，是疾落！

眼前滿樹疾落的桃花如網般罩落兩人頭臉身上，兩人仍全然不覺，倏的橫裏一股如狂濤勁風捲到，暴响起一聲急喝：「速避！」

兩人被那一聲喝聲與如狂濤捲到的勁風所驚，一愕間，高揚反應好快，就勢摟抱着芝兒倒地一滾，滾出丈外！

但仍然慢了，那滿樹疾落的桃花雖然大部份被那股勁風捲飛一邊落下，仍有十數朵疾速落下，有幾朵落在兩人身上。

兩人一躍而起，芝兒還一無所知，一臉迷惘之色，高揚雖不知發生何事，却知一定發生了事，兩人一怔間，倏的一條白衣身形在右邊牆頭處騰然躍起，半空中斜撲向右邊牆外，人在半空，拋下一句話：「花有劇毒，沾不得，快脫外衣！」

聲還在，人已撲落牆外，好快的身法！牆外立即响起叱喝聲！

這一切發生於一瞬間，快得令人來不及接受。

高揚不理三七二十一，立卽接受了，首先飛快地脫落長衫，一面急速地對芝兒道：「快脫外衣！」

芝兒一時還轉不過念頭來，不是嗎？剛才還是溫馨甜蜜，刹那却風雲變色，並且還要當衆脫衣，女孩子又怎能如此！

臉色驟紅，遲疑間，芝兒肩膊上一處衣服已霉爛變紫之色，高揚一見，顧不了那樣多，急伸手撕落了芝兒的外衣。

芝兒羞急中叫道：「你……？你幹什麼？」

高揚已一縱身回精舍：「衣服沾了毒，快回房換衫！」人已穿窗而入，芝兒只剩內衣褲，眞是又羞又急，聞言心裏一驚，急忙撲回精舍房中。

高揚穿窗而入的身形進得快，退得更快，一進即退，窗內刀光一閃，任是高揚退得多快，在驟不及防的情形下，胸前洒血，踉蹌落在窗外。

精舍內不知何時，已被人潛進！

高揚退落窗外，一手掩胸，血從手指間沁出，一臉痛苦之色。

不待高揚站穩，一道閃亮的刀光如箭矢般從窗內激射向高揚前胸！

這一擊足已致命！

刀光迅急，高揚疾退，一退丈七，受創下的高揚，身手仍然不慢！

高揚身形一退丈七，刀光也一射丈七，刀尖始終指向高揚前胸，不足一寸！

高揚已感受到從刀尖透出來的寒殺之氣！

高揚再退，長刀緊追，倏的高揚疾退的身形一停一倒，像砍到的禾草般仰倒向地面。長刀刀鋒緊貼着高揚鼻尖滑刺過，一條淡綠的身形，隨着疾射的刀光閃過。

刀鋒只要下一分，高揚挺直的鼻子就會被割開爲二。

高揚倒下的身形立起，臉色蒼白，經這一動，胸前刀傷更重，血如泉湧出，濕了按在傷口上的左手，也濕了衣褲，胸前起伏，大口喘氣。

七尺外，一淡綠衣衫的漢子持刀挺立着，面如刀削木刻，綫條分明，神色肅殺僵木，目光冷酷如冰雪，盯着在大口喘氣的高揚。

這人赫然是在蘇州城外，田邊草棚上襲擊高揚芝兒的兩人中一人——和高揚一度交手，一擊而遁的殺手！

高揚兩目盯着眼前這個面如刀削木刻，不帶一絲表情的綠衣大漢，喘一口氣，道：「你們終於發動了！」

身穿淡綠長衣人不言，目光比刀鋒森寒幾分，面目冷硬如石！

高揚身軀微幌一幌，語聲低弱道：「你是何時潛進精舍我房中的？」

淡綠長衣人仍然不答，手中長刀刀光更盛！就這兩句話，高揚胸前傷口流出更多血！

淡綠長衣人冰冷殘酷的目光一瞬不瞬，直直地盯視着高揚，面上木然無表情，不言不動，好可怕的一個人！

高揚極力支撐着，勉强一笑，道：「你一定是乘咱們在桃樹下追逐時潛……潛進……房……房中……的。」

身軀似已支持不住，往側一倒。

淡綠長衣人發動了，長刀如雷電驟發，刀光燦爛，劃空一閃而下，絕無花巧，實實在在，一刀劈向高揚腰身！

這一刀如被劈中，就算是一條大水牛，也會被一劈兩半！

絕不多說一句話，絕不多浪費一分力氣，於最有利的時機出手一擊，這都是一個成功殺手必需具備的一部份條件，這個淡綠長衣人都具備了。不止是不多說一句話，連一個字也未說過。

好深沉可怕的人，加上那迅急凌厲的一刀，高揚這番是難逃刦數了。

×　×　×

芝兒穿着內衣褲，羞急地躍進精舍另一邊房中，忙一檢視全身，肩上胸前的衣服，也有霉爛，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知道這是一種有浸蝕性的劇毒，如不趕快將衣服脫下，則劇毒將會浸透衣衫，進入皮膚，急忙忙將內衣衫脫了，所幸發現得早，脫得快，沾上的毒差一點才能浸過衣衫，進入皮膚，可也嚇得冒了一身汗，這時臉上不再羞紅，而是心驚得有點發白。

心念高揚不知來不來得及換衣，有沒有中毒，急忙穿上換了的衣裙，一頭衝出房門口，來到外面發出一聲驚恐的叫聲！

原來她一到外面，就看見淡綠長衣人長刀迅急凌厲地砍向高揚側倒的腰身！

驚叫聲同時，「砰」一聲响，淡綠長衣人那刀削木刻般的面容一動，只是一動，看不出任何表情，眼色却變了，砍在高揚腰身上的長刀忽然一震，長刀齊中而斷，半截斷刀掉在地上。

高揚的身軀也倒在地上，不過高揚是好好的一個，沒有被劈成兩截。

淡綠長衣人斷刀脫手擲向倒在地上的高揚，一個身子却倒射而起，射向牆外！

兩股勁風，兩條身形，分兩個方向，騰射而起！

同時响起了一聲沉喝：「還想走！」

兩股勁風一股擊飛射向高揚身上的斷刀，另一股勁風「砰」聲响，將飛身欲遁的淡綠長衣人擊落在地。

緊接着，一個白衣人落在淡綠長衣人身側。

淡紅衣裙的芝兒一下子撲落高揚身邊，雙手一抄，將高揚抱扶起，一疊聲叫：「揚哥，揚哥，你怎樣？你回答我呀！」

語聲惶急，哇一聲哭了起來。

高揚雙目緊閉，一身是血，臉色蒼白如紙。

白衣人一聽見芝兒哭聲响起，忙側頭向芝兒看去，淡綠長衣人動了，手一揚，白光一閃，不知怎的，手上已多了把尺二寸長，其薄如紙的短刀，一刀疾削白衣人頸脖！

把握機會，永不錯過一個可乘之機，淡綠長衣人的確厲害，不愧是殺手中的高手。

白衣人退步轉身，旋到淡綠長衣人身後，一掌拍出，拍向淡綠長衣人背心！

同時向芝兒叫道：「姑娘，快將你朋友抱進房中，他可能昏迷過去，將他點了穴，立即施救！」

芝兒抱着高揚只是哭，心慌意亂之下，乍一見高揚那樣子，加上一身是血，胸前傷口深長，一時以爲他死了，不由放聲悲哭起來，被白衣人一言提醒，伸手一探高揚鼻息，謝天謝地，還有呼吸，只是微弱，急忙一把抱起他急步向精舍走去。

就這瞬間，淡綠長衣人身形橫閃，短刀橫截，砍向白衣人拍出的右手腕！

白衣人手腕一縮，淡綠長衣人短刀在半途疾劃一半弧，飛削白衣人咽喉！

白衣人仰身揚手，拿捏極準，一掌拍向淡綠長衣人拿刀手腕。

淡綠長衣人一躍而起，左十五右十六，腿形如山，刹那踢出三十一脚，脚脚不離白衣人頭胸！

此人不但手中刀厲害，雙腿也勁道無匹，銳利異常！

就算是一條雄獅，中其一脚，也立死當場！

白衣人也不是弱手，挫身橫閃，避其鋒銳！

但淡綠長衣人的短刀又到了，自空中閃劃起一溜白光，飛刺白衣人額頭！

白衣人自始至終，採的都是守勢，以空手和避閃來化解淡綠長衣人的一連串兇悍凌厲攻勢，始終處於下風。

刀光耀眼生花，射出一縷尖風，離白衣人額頭不足一寸！

白衣人不閃不避，雙目似被刀光所耀，雙目瞇成一條縫，但却精光如電。

淡綠長衣人刀尖這時已經離白衣人額頭不足一分！刀尖眼看就刺在他額頭皮膚上！

這一刀若刺實，立死無救，只可惜淡綠長衣人刀削木刻般的面容上一無表情，但從他冷酷的雙目中，還是看出了他心裏的狂喜——目中有一絲喜意閃現。

刀尖已觸在白衣人額上，綠衣人目光喜意更盛，但倏然間却變爲痛苦恐怖之色，那痛苦與恐怖，掩蓋了目中冷酷中閃現的喜意。

快，快得令人不敢置信，白衣人在刀尖觸額的刹那動了，銀光暴閃，根本看不到他是怎樣出手的，血光暴現，慘哼聲起，一截手腕，仍緊擁着短刀，斷落在地！

白衣人仍然卓立原地，雙手下垂，不過手中却多了把一指寬，二尺三寸長的銀色軟劍，額上也多了一點血痕，是被那短刀刀尖刺破的，眞險！若是他手慢一點點，此時死的就會是他！淡綠長衣人也不會斷腕。

淡綠長衣人發夢也估不到白衣人那匪夷所思的一劍這樣快，快得令人不敢相信，身軀落地，踉蹌站穩，目中盡是不相信，痛苦與恐怖之色，怔怔地注視着斷腕，一個身軀簌簌發抖，就是一聲不出，此人好深沉堅韌的性格！

斷腕中鮮血如泉噴出，洒了一地，終於支持不住，一跤跌坐在地！

白衣人目中閃現一絲憐憫之色，跨步揚手。運指如飛，在淡綠長衣人臂上身上，一連點了五指，淡綠長衣人頭一歪，倒在地上，斷腕也不再出血。

看一眼躺在地上的淡綠長衣人，白衣人搖搖頭，急步走向精舍。

×　×　×

在門前停下，白衣人語聲平穩道：「姑娘，妳那朋友怎樣？可要在下帮忙？」

語聲才落，芝兒已出現在門口，滿臉淚痕，向白衣人一禮道：「剛才承蒙相救，大恩不敢言謝，容後圖報，他現在仍然昏迷不醒，小妹方寸已亂眞不知怎好。」

白衣人急切道：「如不嫌冒昧，快帶我進去看看。」

芝兒一聲：「請！」轉身向內行去，白衣人跨步進內。

進到房內，白衣人疾忙行近床前，見高揚雙目緊閉，臉色如紙，忙伸手一探高揚脈搏，雙眉一皺又開，芝兒緊張地注視着白衣人，她現在實是慌亂得沒了主意，也不知該怎辦，只盼白衣人能爲她出主意，想辦法，救醒高揚。

白衣人鬆手，臉色沉凝，轉臉向芝兒問道：「胸前刀傷重不重？」

「很深很長，差點見到胸骨。」芝兒答，緊接着急切地問：「他有點危險？」

看一眼高揚，白衣人道：「放心，他因刀傷流血過多，以至虛弱不支，昏了過去，現在暫時還沒有危險，不過時間一長，那就難說了，姑娘，妳可有爲他傷口上藥？」

芝兒道：「我點了他胸前經脈，暫時不讓傷口繼續流血，在傷口上敷了刀傷藥，就做了這些。」

白衣人點頭道：「妳做得很對，可否讓我看看他的傷口？」

芝兒點頭，動手輕輕解開高揚傷處扎着的布條。

白衣人俯頭細看，傷口足有尺長，由胸前斜落腰肋，胸上刀口最深，已見骨，若再深幾分，就會傷到心臟，可能是高揚退閃得快，不然，現在已是個死人。

白衣人從懷中掏出兩玉瓶，拔開一瓶，有濃烈藥香湧出，白衣人小心均勻地將瓶中藥末倒洒在高揚胸前傷口上，敷洒好

，放下玉瓶，一面動手替高揚重新包扎好，一面對芝兒道：「我這種藥對生肌活血具有特效，妳雖然爲他敷了傷藥，我這種藥再敷上，會令他傷口加快愈合，血脈活暢。」

芝兒感激地道：「小女子眞不知怎樣說才好，大恩大德永銘於心！」

白衣人忙道：「快不要這樣說，見危施援手，乃我輩份所應爲！」

一面拿起另一個玉瓶，揭開瓶塞，一股淸香撲鼻，沁人心肺，倒出三粒紅色丹丸，對芝兒道：「這是家傳培心丹，有固本培元，養心寧神之效。」

說着捏開高揚牙關，將丹丸放進他口裏，直起腰對芝兒道：「妳可爲他解開胸前穴道，讓他血脈通暢，再點他睡穴，不要驚動他，讓他暢睡，我出去將那綠衣人處置了再來。」

芝兒當下連連點頭，對白衣人無限感激。

看着白衣人走出門外，芝兒忽然像醒起了什麼，急步追出去，在門口停步輕聲叫道：「大俠，請留步，小女子眞是慌失了魂，差點忘了請教大俠高姓大名，眞失禮得很！」

白衣人聞言轉身，一笑道：「大俠不敢當，在下白雲天，請教姑娘芳名。」

芝兒忙一禮道：「原來是白大俠，小女子石芝。」用手一指房內道：「他叫高揚。」

白衣人白雲天一抱拳道：「原來是石姑娘，高朋友。」

芝兒道：「煩勞白大俠問一問綠衣人，究竟他是受何人主使？」

白雲天道：「一定！」轉身而去。

芝兒看了白衣人背影一眼，轉身走進房內。

× × ×

白衣人白雲天，走到院中躺在地上的淡綠長衣人身旁，彎腰伸手一抄，挾在腋下，一騰身，躍上右面牆頭，打量一眼，縱落地上。

這是「雅苑小築」的另一個小院落，院中山石花木佈置，另成一格，和高揚芝兒兩人住的小院，各有格調。

地上躺着一個身穿肥大長衣，身材瘦削的人，從那留有一撮鬍子的相貌，不難認出是蘇州城外，田邊草棚外，暗施暗器的另一人，是和現在白雲天挾在腋下的淡綠長衣人是一道的，不過他沒有他的同夥那樣幸運——他已死了。

全身沒有傷痕，嘴角有血，看來是內傷致死。

白雲天將淡綠長衣人放到已死的人身邊，一掌拍活他，退站在三尺處，看着淡綠長衣人張眼醒來。

淡綠長衣人被白雲天一掌拍活，張眼醒來，却渾身無力，只好撑持着坐起身，第一眼就看到死狗般躺在身旁的同夥，眼一跳，抬眼看到白雲天，軟弱地問：「他是你殺的？」

這是他第一次開口說話，語氣冷硬，不帶一絲感情，就像他那不帶一絲表情，刀削木刻般的面目一樣。

白雲天明亮的雙目一直盯視着淡綠長衣人，秀逸的臉龐沉凝着，點一點頭，道：「不錯，他死有餘辜！」

淡綠長衣人望一眼右手斷腕，斷腕血已止，已沒有斷腕時的痛楚，只是切切作痛。忍着痛，冷硬地道：「爲什麼不一劍殺了我？」

白雲天微微現出一絲笑容，道：「你怎知我不會殺你？」

淡綠長衣人身軀微動一動，不語。

白雲天又道：「我之所以不殺你，只想問你幾句話！」

抬眼望一眼白雲天，仍是不語。

白雲天盯視着他，沉聲道：「是什麼人請你們兩人殺那兩個年輕人？」

臉上木無表情，從他那刀削木刻般的臉目上，根本看不出他心的喜怒哀樂，感情變化，只有他那雙眼睛，還能看出多少，白雲天死死盯着他雙目。

淡綠長衣人雙目再沒有先前那一刀在手，凌厲冷酷如冰雪之光，如今他雙目目光黯淡，聞言目中閃起一抹驚慌之色，連忙低頭，不答。

白雲天提高聲音道：「你不說，我也估到！」

白雲天此語只是在試探，想誘他說出來。

淡綠長衣人猛一抬頭，目中有訝異之色，倏又垂頭，不語。

白雲天皺一皺眉頭，道：「眞的不肯說？我已估到請你們的人一定不簡單，出了很高酬勞，否則怎能請到你們兩人！」

淡綠長衣人倏又抬起頭，目露訝色，終於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人？怎會認得我兩人的？」

這是他第二次說話。

白雲天正要他開口，他一開口，就不怕他不說，他不開口，那就無法問下去。

盯視着他，白雲天笑道：「說出來你也不知道，還是不說吧！至於我怎會認得你兩人，那就要問問你死去的同夥了！」

望一眼死去的同夥，好奇地問：「你認得我兩人和他有關？」

白雲天說道：「當然，你可是想要知道？」

點點頭，目中露出渴欲一知的神色。

白雲天突然道：「那你告訴我是受誰人僱請，去殺那兩個年青人！」

身軀一震，淡綠長衣人脫口道：「是……」突又低頭不語。

白雲天恨急得咬牙，大喝道：「你快說！」

淡綠長衣人沉默着，一會，抬頭道：「你殺死了我吧！」

白雲天訝問道：「我爲什麼要殺了你呢？」

「因爲我不會告訴你！」語氣斬釘截鐵！

語氣中有了感情。

白雲天逼問道：「難道你不怕我用比死還難受的手段對付你？」

淡綠長衣人冷硬地道：「你只管動手吧！」

雙目一閉，等着白雲天動手。

心裏嘆一口氣，知道他再問也不會講的了，白雲天望着這冷硬的淡綠長衣人，搖搖頭，一揮手道：「你走吧，帶着你死去的同伴立刻走！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以後莫再讓我看到你！」

淡綠長衣人驟聞白雲天要放他走，倏的雙目大張，目中滿是不信之色。問道：「眞的？」

白雲天沒有作答，一揮手，彈指爲他解開身上被點的穴道。

穴道被解開，不由他不信，神情一愣，立即一伸手，抄起身邊死去的同夥，躍身站起，雙目滿是感激之色，看一眼白雲天，挾着同夥的屍身，縱躍而去。

白雲天看着那瞬即消逝的身形，目中露出一絲佩服之色，不是佩服他殺人的手段，而是佩服此人堅硬如石的性格。

× × ×

龍堡。

聚龍廳上，龍頭老大背着雙手，在廳中不停走來踱去，一雙眉頭皺得緊緊的。

金銀銅鐵四龍都緊張地四下站着，八道目光全隨着龍頭老大那來回走動的身軀移動。

龍頭老大不停地走動，八道目光隨着他不停地轉來轉去，終於有人忍不住了，是實上空氣也太沉悶了，咳一聲，銅龍開口說道：「爲什麼褚奇還不回來？怎麼攪的？」

銅龍這一說，金銀鐵三龍不再隨着龍頭老大來回踱步的身形打轉，一齊望向大廳外，而龍頭老大也走到虎皮大交椅前，轉身一屁股坐了下去。

鐵龍伸手一指廳外遠處，尖聲道：「來了，有消息來了！他媽的讓咱們等得心焦！」

果然，龍堡總管褚奇如飛奔到，轉眼奔上大廳。

褚奇一抱拳，向龍頭老大及四龍道：「大龍頭，四位旗主，消息來了！」

說完雙手呈上一摺方疊的白紙，金龍上步伸手，接過，遞給龍頭老大。

褚奇退在一旁。

龍頭老大接過，打開，匆匆一看紙上字，臉色一變，手一揚，將紙箋遞給站在身邊的金龍，道：「你看！」

在龍頭老大打開紙箋，一看臉色立變，四龍是齊皆注視着龍頭老大，心知事情有點不妙了，四人都神情緊張，金龍接過紙箋後，還未看，鐵龍已忍不住道：「老大！究竟事情怎樣？」

龍頭老大陰沉着臉，沉聲道：「等會你看了自知！」

金龍看完紙箋上寫的，臉色也是一變，隨手交給走來的銅龍。

銅龍接過，這時銀鐵兩龍也行了過來，三人一齊看，三人身軀一震，鐵龍咬牙道：「是什麼混帳東西，敢橫插一手，壞咱們大事，氣死人了，咱若撞到此人，必定賞他四十大棒！」

銀龍抬頭道：「老四，冷靜點，咱們一定要弄清楚這插手之人的來路，並淸楚對方的來歷，才好對付。」

銅龍「呼」一聲，一拍桌子，怒叫道：「媽的，高揚這小子好大命，咱們眞是小看了他！」

隨又對大龍頭道：「老大，俺早說不要請那幾個沒用的殺手去殺他們的了，咱們又不是沒有人手，若咱們親自動手，不會攪到現在這般麻煩，他倆早已被咱們殺了！」

龍頭老大陰沉着臉，不語。

金龍連忙喝道：「老四，你亂說什麼，老大之所以不要咱們親自動手，是怕咱們萬一一擊不中，那小子和妞兒死不了，在狗急跳牆之下，向武林公佈咱們龍堡之所在，那龍堡就會被毀了，咱們也會走投無路，所以才不惜麻煩，請江湖上的殺手去殺他兩人，他兩人對江湖上的人與事皆不熟識，就算事敗，他倆也要猜估一番，由於沒有證據，他們也只能懷疑，而不敢肯定是咱們請人幹的，這對咱們有利，同時也留下了退步的餘地。」

銅龍被金龍說得低頭不語。

這時龍頭老大開口了，沉聲對站在一旁的褚奇道：「褚奇！立即通知外面，監視高揚芝兒動靜，務必查明那白衣人的身份來歷，立即飛鴿回報！」

應了聲「是！」褚奇快步出廳而去。

望着褚奇遠去的身形，龍頭老大回望四人一眼，嘆口氣道：「也許我眞的錯了，不該假手他人去幹掉他們，而應該親自動手，以至攪成現在這種局面。」

銀龍說道：「要怪只能怪我，當初要不是我一時大意失手被脅，那會有這麻煩事。」

銅龍懊悔地道：「老大，老三，你們不要說了，都是我不好，剛才亂說話。」

金龍連忙錯開話題，道：「以『煞刀』彭霸，『千毒手』丁仁兩人的人手，在殺手道上的名氣，竟然會栽在那白衣人手上，一死一傷，而白衣人又是在江湖上沒名頭，連彭霸也不識的人，眞不敢相信，但這都是事實，這白衣人不簡單！」

鐵龍粗聲道：「彭霸交待中說，不是那白衣小子橫裏出手，早將高揚一刀宰了，他懷疑丁仁兩次施放暗器，差點得手，皆被一股勁風捲落，也是那小子暗中出的手，那小子爲什麼要橫插一手呢？」

銀龍道：「這有兩個可能，一是白衣人無意中撞上了，一時興起一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興致，另一可能是他早已釘上了彭霸兩人，但兩人踪跡五年前已不在江湖上出現，行踪不定，今次若不是老大親自出去一趟，根本無人找到兩人的踪跡，使其再次出手殺人，兩人皆是此中翹楚，無理由被人盯上了也不知道，這樣看來，只有第一種可能。」

鐵龍道：「管他可能不可能，他既然壞咱們大事，就連他也一併殺了！」

銅龍道：「消息上說高揚受重傷，石芝那妞兒不足道，咱們是不是現在趁機下手，一舉殺了他兩人，除去心頭大患！」

金龍提醒道：「莫忘了還有個白衣人插上了手，照消息上所寫，身手猶在高揚之上。咱們不能不謹愼從事，這一次再不能失手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鐵龍急聲道：「那怎麼辦好？」

望一眼在沉思中的龍頭老大一眼，銀龍道：「老大一定想到辦法對付的，不要心急！」

四龍剎時不再開口，齊齊望着龍頭老大。

龍頭老大從沉思中抬起頭，望了四人一眼，緩緩道：「高揚石芝不除，咱們龍堡寢食難安，本來高揚現在已受了重傷，

正好趁機下手，但正如老二所講，那白衣小子插了一手，以他們白道上的作風，肯定會管下去，說不定還找了帮手，所以咱們不能魯莽，而現在咱們也不便親自出手，現在還未到需要的時候，據消息上寫，高揚兩人至今還未有和任何武林人接觸過，亦即是說，沒有將龍堡之所在公佈，這一點咱們可暫時放心。」

頓一頓，續道：「我巳想到一個好辦法，江湖上不是對咱們龍堡恨之入骨嗎？這正好，咱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達到咱們的目的，一舉兩得，如此……這般……，你們認為怎樣？」

靜默了一會，突然爆起一陣笑聲，五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响徹大廳，笑聲中，銅龍一豎大姆指，大聲道：「老大，好計，我服了你！」

笑聲漸歇，銀龍道：「當然！只有咱們老大才能想出這種妙計，一箭雙鵰，妙，確實妙！」

鐵龍興奮地道：「咱們立即行動！」

龍頭老大含笑道：「不忙，咱們從長計議，安排妥當才動手。」

金龍道：「咱們暢快地喝頓酒，這半年來，自那小子和妞兒逃走後，弄得咱們心神不安，老大這妙計，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提起喝酒，鐵龍精神一振，一迭聲叫道：「來人！快拿酒來！」

立有兩條大漢從屏風後轉出，一躬身道：「大龍頭，四位旗主，可是要酒？」

一瞪眼，鐵龍吼道：「剛才聽不到嗎？快拿！」

嚇個兩條大漢連聲：「是！是！」轉身快步走入屏風後。

搖搖頭，金龍笑道：「還是這麼急性子！」

鐵龍粗悍一笑，道：「老二，咱和你喝個醉！」

龍頭老大笑着道：「不能喝醉，適可而止，咱們還有正經事辦。」

鐵龍不情願地道：「那就喝他十大碗吧！」

衆人看他那像受了委屈的樣子，不覺笑了起來。

×　×　×

高揚倚坐在床上，臉上巳見血色，不像傷重昏迷時那般蒼白得怕人，胸前傷口包紮着，芝兒就坐在床邊椅上陪着他。

窗外春光明媚，桃紅李白，鳥雀啾鳴，好天氣，好景色。

今天是高揚受傷後第一次倚坐床上，前幾天都是躺在床上，動也不能動，不是不能動，而是芝兒怕他一動，牽動了傷口，所以只准他躺着。

經過芝兒幾天的悉心照料，傷口好得很快，巳結了痂。精神與體力也差不多恢復了，芝兒才准他今天起身，倚坐床上。

望着窗外景緻，高揚伸手輕握着芝兒玉手，輕聲道：「芝兒，怎麼今天白大俠還不來？」

望一望窗外，芝兒回頭笑道：「他說來，一定會來，可能是有事遲了。」

高揚道：「人家救了我，我却連他一面也未見過，怎會不急於見他一面呢？」

芝兒溫柔地看了他一眼，說道：「你不用心急，小心身體，來，我扶你坐好一點。」

站起身，輕輕將高揚身軀扶起，再放了個軟墊在他背後，輕輕放下他，問：「現在是不是比先前坐得舒服？」

高揚注視着芝兒清瘦的臉龐，愛憐地道：「芝兒，妳瘦了。」

伸手摸一摸臉，輕笑道：「只要你能快些好，瘦些有什麼關係。」

高揚感動得雙目中淚光閃現，不知說什麼好，一隻手緊握着芝兒玉手，痴痴地看着芝兒。

芝兒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抬起一隻手，輕柔地在他臉上撫着。

突然精舍門外响起步聲，芝兒颯一聲站起身，戒備地望着房外。

高揚身一動，却被芝兒及時一手輕按着。

步聲一停，清朗語聲同時响起：「石姑娘高朋友，在嗎？白某人特來拜訪！」

芝兒吐了口氣，低聲道：「是白大俠來了。」

高揚急聲道：「快去迎他進來！」

芝兒高興地一笑，快步出房，走向門口。

站在門前，迎着白雲天一禮道：「白大俠，快請進。」

白雲天一抱拳道：「打擾。」舉步進屋。

芝兒側身相請。

步進屋內，白雲天關切地問道：「高朋友的傷勢可大好了？」

芝兒含笑道：「多謝白大俠關心，傷勢好多了，巳無大碍。」

白雲天放心道：「那就好了。」

芝兒肅容道：「白大俠，請到房中一坐，他很想見你，只是不便下床，請恕失禮。」

白雲天舉步向房中走去，口裏道：「不要客氣，他有傷在身，不宜走動。」

進到房中，白雲天趨前一步，走到床前，問候道：「高朋友，傷勢大好？」

高揚雙目緊緊注視着白雲天，見白雲天年在二十五六左右，相貌清逸，年紀大不了自己多少，同是年輕人，心裏巳對他有了好感，見他如此關懷自己，感激地道：「白大俠快請坐，有勞動問，在下傷口巳合縫，好多了。」

芝兒忙搬來一把椅子，放在床前，請白雲天坐下。

白雲天道聲：「有勞。」坐下。

芝兒再端來一杯香茗，白雲天雙手接過，放在桌上。

高揚滿臉感激之色，道：「白大俠，多承援手相救，在下感激得很，大恩不敢言謝，以後只要白大俠出一句聲，在下水火不敢辭！」

白雲天洒脫一笑道：「高朋友，這是份所應為之事，請不要放在心上，在下也不是大俠，你如看得起在下，肯交我這朋友，叫在下一聲雲天吧！」

高揚激聲道：「在下高揚，白兄如此說，小弟不敢辭，白兄如不嫌棄，小弟就叫你一聲大哥，白大哥！」

爽朗一笑，白雲天輕拍高揚肩頭道：「兄弟！大哥好高興，這才是年青人，爽

爽快快，大哥沒有看錯你！」

芝兒在旁看着兩人那爽快洒脫，一見如故的樣子，也高興地叫了一聲：「白大哥！」

白雲天高興地道：「我又多了一位小妹！」

芝兒不由問道：「大哥還有幾位小妹呢？」

白雲天滿臉是笑地道：「一個，你要叫她姊姊，因為她比妳大，我還有三位肝胆之交，合起來是五兄妹，現在加上你們，是七人了，有機會，我帶他們來見見你們。」

芝兒笑問道：「那位姊姊一定很美，是吧？大哥。」

白雲天不覺悠然神往道：「是很美，和小妹各有千秋。」

高揚微笑道：「白大哥，待小弟的傷一好，立即和大哥去拜見他們四位。」

芝兒說道：「對，讓小妹見見那位姊姊。」

白雲天笑道：「不用心急，包你們見到他們！」

隨後又正色道：「兄弟，咱們談正經的。」

芝兒脫口道：「有事發生？」

白雲天搖搖頭道：「放心，沒有事，我不過想將你們兩次遇襲的原因弄清楚，才好着手解決！」

一皺眉，問道：「你們怎會惹上那兩人的？」

他指的是淡綠長衣人及施放暗器的同夥。

高揚坦白地道：「我也想不明白，小弟和芝兒都是在江湖上初初行走，根本想不到會被人突施暗襲。」

白雲天道：「這兩人都是殺手道上的有名人物，等閑之輩是請不動兩人的，而且要的價錢很高。使刀的是『刀煞』彭霸，擅放有毒暗器的是『千毒手』丁仁，兩人聯手殺人，據說從未失過手，這次是第一次，一死一斷腕，也可算是最後一次買賣，從今後，江湖上巳沒有這兩人了。」

高揚佩服道：「綠衣人刀法凌厲，大哥眞好本事，一出手就將他斷腕，聽芝兒講，那丁仁也是你殺死的，桃樹下那剎那眞危險，要不是大哥及時一掌，小弟和芝兒早巳中毒死了。」

芝兒突然若有所覺地道：「那天在蘇州城外，田邊草棚外暗中發出的一掌，將射向小妹背上的毒針掃落的人，也是大哥你？」

白雲天一笑點頭道：「不錯，那次是無心救了妳，我根本不知他兩人要殺人，我只不過比你們早些經過那裏，無意中發現了兩人在附近鬼鬼祟祟的，一時好奇，留了意，跟踪着兩人，看兩人幹什麼，後來下雨，我見他兩人一個伏在棚頂，一個掩在草叢中，那時你們還未到，草棚裏空無一人，我實在奇怪他倆怎會料到你們會進草棚避雨，我藏身在樹林中，看他們攪什麼鬼。」

望一眼兩人，接道：「後來見你們進入草棚避雨，接下去的你們都知道了，直到小妹有險，我才出手，也直至你們動上了手，我才恍然知道兩人是在江湖上消聲匿跡五年之久，殺手道上人稱刀毒雙煞的兩名煞星，那時我也心裏暗驚，不明白你們年紀輕輕的，看樣子也是初在江湖走動，怎會惹上這兩名煞星，同時我知道兩人一擊不能得手，必有第二次，這是他們的手法，於是我決定不露面，暗中跟着他們，看他們要什麼花樣，使什麼毒計，好暗中照應出手，可惜我為了殺丁仁，費了番手脚，不及加以援手，才令你受了彭霸一刀，差點喪命。」

說完臉上有歉疚之色。

高揚連忙道：「大哥，多虧你那一掌，及一聲警告，不然，我和芝兒早巳沒命。你兩次救小弟和芝兒，咱們素不相識，大哥這種俠義之心，叫小弟好不欽佩。」

芝兒好奇地問道：「大哥，你為什麼殺了丁仁，不殺彭霸，放他走，小妹實在不懂。」

白雲天解釋道：「我不是厚此薄彼，丁仁身上的毒藥暗器實在歹毒霸道，而且此人兇殘無比，只要他高興，他會無端去殺人，我和他動手時，也差點中了他的毒藥暗器，此人一日不死，必定會為害生靈，所以我才狠下心，一掌斃了他，至於彭霸，我不殺他，先是想留他活口，問他受何人指使殺你兩人，但他很硬，任我引誘恐嚇，死口不講，我念他是條硬漢，又斷了右腕，以後不可能再作惡，所以放了他，但願我不會放錯了他。」

高揚道：「直至現在，始終不知誰人要殺小弟和芝兒。」

白雲天歉然道：「很抱歉，兄弟，就算殺他也不講，我又不想用非常手段去逼他講，只好放了他。」

芝兒道：「大哥不要這樣說。事情總會弄清楚的。」

隨又問道：「大哥可知那桃花上沾的是什麼毒，這樣毒，那些桃花全部糜爛變黑，小妹衣裙上落了兩朵花，也立即霉爛滲進內面衣服，好在發現及時，更換得早，不然待到滲入皮膚，就無救了。」

白雲天道：「我也不知是何種毒，只知很毒，人一沾上，滲入皮膚必死，我只見他一揚手，樹上的桃花疾落，心裏一驚，打出一掌，捲落桃花，可惜還是落下了幾朵，他一揚手，打着的可能是毒粉，使毒粉沾在桃花上，同時震落桃花，乘你們不注意，也不會懷疑落下的桃花，毒殺你兩人。」

高揚道：「此人好心機，手段也眞陰毒！」

白雲天道：「所以我才殺了他！」

隨又問道：「仔細想想，可有得罪或無意中招惹了什麼人，這件事不簡單，請動到五年不現江湖的刀毒雙煞出手，有這份量的人不多，你們可想到了？」

高揚口脣微動，想講什麼，但芝兒巳搶先說道：「大哥我們實在想不出得罪或招惹了何人，仇家更沒有，這事咱們實在弄不明白。」

白雲天沉思道：「這就奇了，總不成是刀毒雙煞手癢，自願動手殺人？」

高揚道：「大哥……」欲言又止。

白雲天訝問道：「兄弟，你要說什麼？只管說。」

高揚神色不安，仍有難言之隱。

芝兒忙道：「大哥，他可能有點累了，我扶他躺下。」

站起身要扶高揚躺下，白雲天連忙起身，道：「等我扶他躺下。」

彎腰輕輕扶高揚躺下。

高揚看着他無比小心地扶自己躺下，關心之意，溢現臉上，清逸的臉上只有眞誠，絕無僞假，高揚心頭一熱，不顧一切，執着白雲天一手，神色激動地道：「大哥，快扶我起身，我有話和你說！」

白雲天關懷地一笑，道：「你累了，躺下吧，有話明天可以再說。」

高揚急道：「不！我一定要現在說，我不能再瞞下去了！」

白雲天訝異地看看高揚，又看看芝兒，不明白地道：「你們沒有瞞我什麼，我不相信。」

芝兒羞慚地道：「大哥，咱們眞的有事瞞着你，大哥，你怎不問咱們的出身來歷，就和咱們交朋友，你不怕咱們是壞人嗎？」

白雲天眞誠一笑，說道：「我自信絕不會看錯人，你們絕不是壞人，至於我爲什麼不問你們的出身來歷，你們也沒有問我，我也沒有告訴你們，交朋友貴在知心，你們不告訴我，我何必問，或者你們有難言之隱，我不告訴你們出身來歷，也許我有難言之隱，你們不責怪我，又何必自責呢！」

芝兒被白雲天的話感動得流下了淚，道：「白大哥，都是小妹多心，不能交淺而言深，請大哥原諒。」

白雲天急道：「小妹不要哭，可是大哥話說重了，請不要放在心上。」

高揚掙扎起身，白雲天一見，忙雙手按着道：「不要動，兄弟，待我扶你起來說。」

白雲天輕輕扶高揚坐起，望着高揚！

高揚嘆一口氣道：「大哥，你剛才說的不錯，事起必有因，刀毒雙煞不會無緣無故襲殺我和芝兒，而且我也瞞了一件事，在杭州西湖，咱們已經遭到了第一次襲殺。」

白雲天急忙問道：「此人是誰？可有問出什麼？」

高揚道：「小弟已說過，小弟和芝兒從未涉足江湖，對江湖上的人與事根本不知，所以根本不識那人，那人身穿青衣，用長劍，年在四十左右，內勁很好，站在雨中，雨不沾衣，小弟也問不出什麼。」

接着將和青衣人在西湖綠洲，涼亭外的一戰，說給白雲天聽，只聽得白雲天臉上動容不已。

待高揚說完，白雲天沉思一會動容道：「據你所說，這青衣人可能是殺手道上頂頂大名的『獨行殺手』繆青衣，此人喜着青衣，永遠獨來獨往，從不和人合夥結伴幹買賣，所以江湖上送了個綽號給他，『獨行殺手』，他姓繆，名行，由於喜穿青衣，人皆忘其名，呼爲繆青衣，兄弟，你能殺死此人，足見你身手不凡，頭腦靈敏！」

高揚謙遜道：「大哥過獎了，其實那次我是冒死行險求勝，却僥倖殺了他！」

白雲天道：「兄弟，小妹，能出動到殺手道上頂尖人物來殺你們，你們一定不簡單，一定大有來頭，引起我的好奇心，今次你們不說，我也要問過清楚明白。」

芝兒道：「如今，你不問，咱們也會告訴你。」

白雲天懷着好奇的心情等待高揚說出他們的身世，在他想像中，兩人的出身來歷，一定不簡單！

高揚望一眼芝兒，芝兒點點頭，清清喉嚨，壓抑着緊張的心情，高揚語聲微顫道：「大哥，實不相瞞，小弟和芝兒來自龍堡！」

白雲天心裏早有準備，聞言也不由吃一驚，實在大出意料，只道兩人是名門世家子弟，却不料是江湖上聞名變色，神秘可怕，高踞殺手道上第一位的龍堡中人！

他以爲聽錯了，也有點不相信，「颯」一聲站了起身，急聲道：「兄弟，可是眞的。」

高揚芝兒見白雲天那緊張吃驚的樣子，心裏不由一窒，高揚怯怯道：「是眞的！大哥，你還交我們這個朋友嗎？」

白雲天見兩人怯怯的神色，知自己剛才由於緊張而失了態，忙坐下，一笑，語氣堅定地安慰兩人道：「兄弟，小妹，剛才是出我意料之外，有點失態，不管你們是何出身，咱們今生今世做定了朋友！」

兩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同聲道：「大哥，你眞好！」

白雲天雙目也有點濕濕的。

白雲天道：「要不是你親口說出來，我實在不相信。」

高揚拭拭雙目，道：「我和芝兒自小在龍堡長大，對龍堡以外的事一無所知，亦從未踏足龍堡之外一步，你是咱們逃出龍堡後第一個認識的朋友，也是唯一認識的人。」

白雲天驚訝道：「你們逃出來的？」

高揚點點頭道：「是！是冒死逃出來的！」

白雲天道：「江湖上傳說龍堡是殺手之堡，神秘可怕，無人知其所在，無人見過龍堡中人，想來龍堡一定是很隱秘的地方，逃出來也不易，你們能夠逃出來，一定經過不少艱難險阻，才能逃出來了。」

芝兒說道：「那地方確是很隱秘，你叫我現在說也說不清，咱們這次逃出，全是高揚帶着我，出主意，冒着一死逃出來的。」

白雲天目露敬佩之色，道：「你們爲什麼要逃出龍堡？龍堡，顧名思義，一定是個龍潭虎穴的地方。」

高揚道：「因爲我不想做殺手，做個殺人的工具，不想一輩子困居在那一隅之地，我想到外面的天地去見識一番，做些有意義的事，所以我決定逃出龍堡，和芝兒永遠在一起！」

芝兒羞紅着臉不說話。

白雲天激賞地道：「兄弟，好志氣，好氣魄，好抱負，眞是個熱血男兒，大哥很高興認識你，交了你這個朋友！」

高揚和芝兒都笑了，由衷地笑。

白雲天好奇地道：「兄弟，快將你逃出龍堡的過程告訴我，那一定很驚險艱難，我很想一聽！」

高揚於是從頭到尾，從第一次逃走被捉，關在『地獄牢』，九死一生，非人生

活，到第二次和芝兒一起逃，怎樣計智百出，闖瀑布，跳深潭，最後還是被大龍頭算中，在河中被截，經過一番搏鬥，憑着一招『龍騰九霄』，制住銀龍，脅作人質，逼龍頭老大答應放他兩人走，終於逃脫龍堡掌握，詳細說了一遍。

白雲天聽得驚險處驚嘆出聲，憤恨處咬牙握拳，悲慘處垂頭悲嘆，目有淚光，最後聽到高揚兩人終於逃出，不由得哈哈笑起來。

由此可知，白雲天是個性情中人。

芝兒一面聽，一面重溫着，臉上表情隨着高揚的細述變換着，恍如又置身於那驚險艱苦的逃出歷程中。

白雲天感慨地讚嘆道：「兄弟，想不到你這年紀，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如是換了我在那『地獄牢』中，只怕我三天就瘋了，兄弟，將來你一定是非常人！」

高揚道：「大哥，你太過獎了，我何嘗不差點瘋了，想自殺，只不過我想到大龍頭他們的陰險毒辣，想到我一定要活着出去，只有活着，才能有機會逃出去，我不甘心就這樣死了，也想毀去這邪惡的地方，一口氣支撐着，咬牙忍受着一切非人的折磨，終於活着逃出那『地獄牢』。」

白雲天道：「聽你道來，如聽一個傳奇故事，不，事實上是一個實在的傳奇故事，眞佩服你有勇氣跳落那飛瀑深潭中，那多危險啊，想想都叫人心寒。」

芝兒道：「我站在崖壁邊根本不敢睜開眼看，飛瀑聲震耳欲聾，飛瀉的瀑布，激騰起的水花，眩人眼目，我差點隨那飛瀉的瀑布躍落潭中。」

高揚笑道：「最後你不是跳了下去嗎？大哥，那實是爲情勢所迫，別無出路，只好捨命一跳，換了是你，你可能比小弟更大膽，做得更好。」

白雲天搖手笑道：「你太謙了。照你說來，那大龍頭是個陰險可怕的人了。」

高揚道：「不錯，他就是龍堡的主宰，五龍之首，芝兒的爹也是他逼死的。」

提到她爹，芝兒不覺悲從中來，雙目有淚，但她極力忍着不讓淚掉下來！

白雲天同情地安慰芝兒道：「小妹，不要傷心，妳爹他老人家不會白死的。」

高揚想起石猛對自己的關懷照顧，不覺黯然無語。一時間三人沉默着。

芝兒忍住悲傷，開顏一笑，道：「大哥，小妹和揚哥都很感激你，你在我們舉目無親，最需要朋友的時候出現，不嫌我們出身於龍堡，你實在對我們太好了！」

白雲天正色道：「小妹，你這樣誇讚我，眞是當受不起，朋友之道，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共患難，同生死，都是份所應爲的！」

高揚聽得渾身熱血奔騰，忘了身上傷勢還未全好，握拳激聲道：「大哥說得對，這才是男兒本色！」

握拳牽動了傷口，痛得他一皺眉。

芝兒一見，緊張地問道：「很痛？躺下吧，不要再動了！」

高揚忍痛一笑道：「現在不痛了，不要叫我躺下吧，我坐着不動就是了。」

白雲天看着他兩人的樣子，有所感觸，不覺無聲地笑了！

芝兒被他一笑，女孩子究竟臉嫩，臉上微紅，低下了螓首。

高揚亦有點不好意思。

白雲天更是笑在心裏，臉上却正色道：「揚弟，你先前瞞着不說，是不是懷疑這一連串襲殺，都是龍頭老大主使的？」

高揚點頭道：「我和芝兒在第一次遇襲時，已懷疑到這一點，因爲銀龍老三在我們放了他後，曾狠狠地對我們說過：江湖之大，將無我和芝兒立足之地，同時，我亦說過，從今後，龍堡將永無寧日，我和芝兒分析過，要殺我們的人，只有龍頭老大他們！」

歇一口氣，續道：「不過我們又想到，龍堡本就是以殺人爲業，要殺我和芝兒，根本用不到請殺手，他們大可以親自動手，另一方面從三個殺手身上，亦半點綫索證據也找不到，問不出，所以我只是懷疑，而不敢確實。」

白雲天專心地聽着高揚說，直至高揚說完，沉思了一會，抬眼看了兩人一眼，開聲道：「照你說來，確實不像是龍堡幹的，但有了銀龍那句話，和你說的一句，事情就有可能了，你們現在江湖上行走，不要說仇人，連親人朋友也沒有一個，這江湖上武林人出錢僱請那三名殺手暗殺你們的可能性不大。唯一有可能的是龍堡，龍堡從沒有人在江湖現身過，你兩人逃出龍堡，就成了龍堡的心腹大患，加上你那句話，龍堡簡直是寢食難安，只要你們一天不死，龍堡就會有被江湖武林人知道的可能，就隨時會被毀滅。至於爲什麼不親自動手，而去請殺手，我看這是他們還存有一絲僥倖的念頭，就是不要逼得你們太急，以免你們被逼得狗急跳牆，反咬一口，不顧一切，將龍堡之所在公諸江湖，所以借他人之手來殺你們，一次不成功，可以第二第三次，這些殺你兩人的人，都是你兩人不認識的，既然不認識，加上龍堡是殺手之堡，斷不會請人去殺人那樣多此一舉，做成你們的錯覺，使你兩人不去懷疑，就算懷疑，也不敢確定，不敢確定，懷疑，就要求證，求證是要時間的，這就給了他們從容佈置的時間，再安排另一次暗殺。他們永遠是主動，而你永遠要提防那隨時隨地出現的襲殺，處於下風。這可能就是他們寧願請殺手，而不動用堡中殺手的險惡用心，雖然我不是當事人，但聽你們所說，細加分析，只有龍頭老大他們是主謀人！」

高揚聽得連連點頭，讚同道：「聽大哥這一分析細說，小弟現在也確定是他們所爲了，從我身受及眼見，龍頭老大確是個心機深沉，險毒無比的人！」

芝兒却問道：「大哥，他們僱請殺手，不怕殺手失手被擒被我們問出眞相？」

白雲天道：「這有可能，問題是他們請的不是二三流殺手，而是一流頂尖高手，同時殺手道有他們的規矩，事敗失手，不得說出僱主的姓名來歷，這是他們的所謂『商業道德』，一個成名的殺手，是死也不會洩露僱主姓名的，不然，他們已失了做殺手的起碼資格，再不能在殺手道上立足，所以他們是不會說的，事實上，三個殺手，第一個你們問不出什麼，丁仁已死，彭霸斷腕落在我手上，不是也抵死不肯說嗎？」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



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帶着楚安夜晚泛舟河中，而「六絕」追至，向楚輕侯尋仇，激鬥中楚輕侯的一把「龍泉劍」使「六絕」中的孤松、孤鶴、枯竹分心，他們志在搶得寶劍，而「六絕」的不齊心，才使楚輕侯很快就將六人全消滅了，楚安正歡呼主人的勝利之際，忽然發覺他小舟不知蕩向何處，方向難辨，接着，更有濃霧籠罩着河西，黑漆一片，小舟一直順流而下，當他們復見月光時，已置身在大海之中，接着暴風雨忽然來臨，所幸小舟並沒翻沉，而不久海面平靜了，不遠處有兩盞燈光，他們朝燈光之處前去，發現有一幢恢宏的建築物……

孤島若蓬萊　玉宇會王侯

沒有影子的女人

石階三重，每一重都有三十級，每一級都高而闊，兩旁竪着石欄干，那之上都刻着花紋。

一種很奇怪、很古老的花紋，在一般人家，現在巳絕難找到，但仍然存在一些王侯府宅以及一些古老寺院之內。

所以楚輕侯也並沒有在意，因爲他原就出身王侯世家。

可是他仍然不能不承認這三重石階是一項驚人的建築，一步才踏上石階，他竟然不由自主生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來。

住在這裏的到底是什麼人？

楚輕侯動念未巳，身後楚安巳然問：

「公子，我們是不是上去？」

「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楚輕侯反問：「是不是……」

「公子，難道你看不出這不是普通人家？我們這樣上去……」

「你担心有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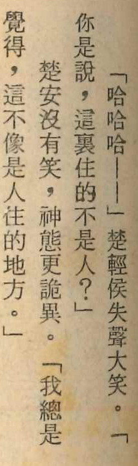
楚安點頭。

楚輕侯笑了起來。「我們在江心遇上六絕，暴風雨的海面上一葉輕舟，巳經够危險的了。」

「那是不同的……」

「哦？」楚輕侯奇怪的望着楚安。

「在海面上我們是身不由已，而六絕——」楚安的神態顯得有些詭異。「他們雖然兇，到底還是六個人……」



「哈哈哈——」楚輕侯失聲大笑。「你是說，這裏住的不是人？」

楚安沒有笑，神態更詭異。「我總是覺得，這不像是人住的地方。」

「那你以爲是什麼？」楚輕侯笑問：「狐狸？還是妖魔鬼怪？」

楚安回答不出。

「你平生可曾做過什麼虧心事？」楚輕侯接問。

「好像沒有。」

「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楚輕侯又笑。

「話是這樣說……」

「你方才不是還懷疑這可能是一個美人窩？一個好去處？」

「現在不這樣想了。」

「爲什麼？那香氣並未消失。」楚輕侯隨即一動鼻翅。

那香氣非獨沒有消失，而且更濃郁。

「不知怎的——」楚安苦笑。「看見這道石階我就由心寒出來……」

「這道石階的確高一些。」楚輕侯目光一抬。「但有我在你身旁，是不會讓你摔下來的。」

「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恐怕遇上那種東西了。」楚輕侯大笑。「若是眞的有那種東西，我們就是不上去，也一樣會找到來。」

楚安只有苦笑。

楚輕侯隨即舉步，楚安忙追前，走在楚輕侯左側，楚輕侯走得並不快，面上仍然有笑容，心底不知何故亦有些寒意，是否因爲楚安的說話影响？却連他自己也不敢肯定。

越上，風越急，寒意更甚。

到最後幾級，楚安簡直就爬不上去。

他們終於來到那座建築物之前，楚安一定神，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驚呼：「這不是王侯府第？」

「看來就是了。」楚輕侯雙眉緊蹙，往門內望去。

門大開，左右種滿松樹，一條白石徑夾在當中，楚輕侯極目望去，却竟望不到盡頭，目光一轉，落在大門左側的一隻石獅之上。

那隻石獅巨大無比，披着月光，散發着一種凄冷的光芒，刻工精細，栩栩如生，神態兇猛，驟看來，竟就像要從石壇上撲下，擇人而噬。

在大門右側，也有一隻同樣的石獅，簡直就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聲音突然由門內傳出。

「公子來了。」銀鈴一樣的聲音，動聽而迷人，也許就因爲這樣，雖然來得是這麼突然，並沒有驚嚇着楚輕侯主僕。

楚輕侯從未聽過這麼美妙的聲音，他應聲望去，就看到了一個他從未見過那麼妖嬈的女人。

那個女人正站在門內白石徑上，以楚輕侯耳目的敏銳，竟然不知道她的到來，她的衣飾很奇怪，絕不是時下流行的那一種，楚輕侯雖然並非從未見過，但記憶所及，那印象只是來自一些古畫。他的目光落在那個女人的面上，立時被那個女人的容貌吸引。

那個女人並不是他生平所見的最美麗的一個，但却是他平生所見的最具有吸引力的一個，她雖然站在那裏不動，但眉宇之間，媚態畢露，風情萬種，整個身子的每一分每一寸，都充滿了挑逗，充滿了誘惑。

楚安已目定口呆，楚輕侯的目光亦接近凝結。

那個女人目光一閃，忽然問：「公子在看什麼？」

楚輕侯應聲，心頭一凜，即時「沙」一聲風吹松梢，一蓬月光從松葉間漏下來，正落在那個女人的左半邊面上，那半邊面頰立時就像變成透明，更顯得美麗，也更顯得妖嬈了。

月光下，白石階上留下了松枝的影子，那個女人却雖然披着月光，竟沒有影子在白石階上留下來。

楚輕侯並沒有在意，尚未答話，那個女人已一擺手，「公子，請——」

楚安這時如夢初覺，一拉楚輕侯衣袖，「公子，人家請我們進去……」

楚輕侯微一頷首，再轉向那個女人，「敢問姑娘，這……」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那個女人已來到他面前，她移動得並不很快，却一些聲音也沒有發出來，身形的飄逸輕盈，楚輕侯前所未見。

那簡直就像是一匹輕紗，一團烟霧在石徑上滑過來、飄過來。

她隨即拉住了楚輕侯的右手，楚輕侯竟然不知道閃避，那個女人若是要殺他，那剎那必定可以成功。

那剎間，楚輕侯却猛地打了一個寒噤，但絕非出於恐懼，完全是因爲那個女人的纖纖玉手。

那隻手毫無瑕疵，纖巧而光潔，白得就像是霜，就像是雪。

楚輕侯從來都沒有見過那麼美的手，可是那竟像霜雪一樣寒冷，在接觸的那剎那，一股寒意由楚輕侯的手掌上直透進心深處。

楚輕侯由心裏寒出來，脫口問：「姑娘一身輕功，絕非尋常可比，內功亦一樣，却不知是那一門派……」

那個女人「哦」一聲，「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楚輕侯道：「姑娘身子輕盈……」

「那大概是因爲我的肉不多。」那個女人的回答非常奇怪。

「姑娘的玉手已練得有如冰雪一般寒冷。」

「那不過是我的血太少。」

楚輕侯聽得怔住，那個女人接將手抽回，又一聲，「請——」

「姑娘……」

「你可以叫我香奴。」

「香奴？」楚輕侯說話尚未接上，旁邊楚安亦已不由自主的插口：「公子，她眞的香得很……」

楚輕侯輕叱：「不要亂說話！」

「這是事實！」楚安猶自接上一句。

楚輕侯知道是事實，那個自稱香奴的女人的確是香得很，那種香氣也就是他們在路上嗅到的那種，在香奴接近的時候，他便已發覺那種香氣便是由香奴的身上散發出來。

香奴即時問楚安：「我眞的很香？」

楚安不假思索：「當然是眞的，不知道香奴姑娘用的是那間舖子的花粉？」

「你猜——」香奴一笑，她不笑已經美麗動人，這一笑起來更就是令人心蕩神馳。

楚輕侯主僕齊皆一怔，香奴笑容一歛。「我家侯爺，已經在大堂恭候多時，兩位請……」

「侯爺？」楚輕侯主僕詫異的相顧一眼，方待問什麼，香奴已轉身舉步。

「公子，這……」楚安正感躊躇。

楚輕侯一笑：「人家一請再請三請，我們若是還不進去，這位姑娘固然難做，她那位侯爺主人，亦會責怪我們無禮。」

「公子，那位侯爺……」

「進去不就清楚了。」楚輕侯舉步上前，楚安一把拉不住，慌忙追上去。

香奴回頭一笑，脚步不停，流水行雲一樣往前走去。她的笑容雖然美麗，却也說不出的妖異，到底是善意還是惡意，楚輕侯也分辨不出，亦步亦趨，緊隨在後。

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楚輕侯的好奇心，更就一向大得很。

× × ×

白石徑蜿蜒在松樹之間，連接着一道精緻的九曲飛橋。

那道飛橋橫架在一個池塘之上。

池水是那麼澄清，月亮倒映在池中，更顯得皎潔，可是風吹過來，池面泛起了漣漪，水中那個月亮就碎了，碎成無數片銀光。

天上那個月亮當然不會被風吹碎，琥珀色的月光下，香奴整個身子彷彿就裏在一層薄紗之內，看來有些兒朦朧，又彷彿她整個身子都在散發着一蓬迷濛的光芒。

月光下，橋板上，有楚輕侯主僕的影子，橋下水中也有他們的倒映。

香奴却全都沒有。

楚輕侯主僕不會無故憑欄下望，尤其楚輕侯，眼睛平視，雖然間或會低垂，並沒有留意這個問題，楚安本來也沒有，他已經疲倦得很，一直就佝僂着身子，他緊跟在楚輕侯後面，簡直就是踩着楚輕侯的影子往前行，所以才會突然留意到香奴的影子。

——影子？她怎麼沒有影子？

動念間，楚安由心寒出來，不由自主的伸手拉住了楚輕侯的衣袖。

楚輕侯脚步一頓，回頭道：「安伯，怎樣了？」他只當楚安是太疲倦，接又道：「來，我扶你一把。」

楚安慌不迭搖手，接着連指向橋面，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面龐簡直就像是塗上了一層白堊似地，蒼白得嚇人，豆大的汗珠突然從額上滾下，是冷汗。

楚輕侯也看出楚安有些兒反常，反手將楚安扶住：「安伯，你那兒不妥？」

楚安囁嚅着欲言又止，香奴在前面亦已聽到，停步回頭問：「什麼事？」

回答的竟是楚安，「我什麼事也沒有，現在很……很好……」聲音顫抖，兩條腿就像是彈琵琶一樣。

香奴冷然一笑，回頭繼續前行。

楚安的目光又落在橋板上，楚輕侯看

在眼內，「你到底……」

「公子……」楚安手扳上楚輕侯的肩膀，脚一縮，整個身子掛起來，手指道：「你看……」

那手指顫抖得更厲害，楚輕侯循指望去，並沒有看見什麼，疑惑的搖頭，楚安盡量壓低嗓子，附耳道：「公子，你看那個女人的影子……」

楚輕侯一怔，目光及處：「她那有影子？」

這句話出口，他當場目定口呆。

「我們有影子——」楚安簡直就在哭：「樹木，欄干，每一樣東西都有影子，她就是沒有……」

「怎會這樣的？」楚輕侯一聲呻吟。

「聽人家說，只有那種東西才沒有影子——」

「什麼東西？」

「鬼——」楚安幾乎沒有大聲叫嚷出來。

香奴即時又回頭，笑望着楚輕侯主僕。「兩位怎麼又呆在那裏？」

楚安頭立刻垂下，他只怕看到的已不再是一張美麗的臉龐，而是一張猙獰的鬼臉。

香奴的臉龐却沒有任何變化，楚輕侯目不轉睛，雖然是有些心寒，但仍然沒有表露出來，强笑道：「沒什麼——」

「兩位還是加快些脚步，若誤了時刻，侯爺怪責下來，可苦了小婢。」香奴繼續走前去。

「姑娘放心，」楚輕侯再次舉步，才走得三步，又給楚安一把拉住，「公子，我們還是……」

楚輕侯搖搖頭：「那位侯爺在等候我們——」

這句話他說得很緩慢很清楚，楚安也是一個聰明人，入耳驚心，面色又一變。

那位侯爺是知道他們到來，才會吩咐香奴在大門外接待。

怎麼會知道？

這固然是一個問題，但吩咐得香奴，當然亦吩咐得其他人，他們現在離開，說不定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遭遇阻攔，在未弄清楚對方的用意、對方的身份之前，的確不宜輕舉妄動。

況且他們現在連漂流到什麼地方也不清楚。

楚輕侯看得出楚安亦已明白，一拍腰佩長劍，笑接道：「放心，一切有我！」

「公子雖然武功高强——」楚安亦歎了一口氣，「可是我們現在遇上的……」

楚輕侯截道：「沒有影子並不能說明什麼，再說，邪不勝正！」

楚安方待說什麼，楚輕侯話已接上，「也許有一種女人天生就沒有影子。」

楚安亦儍了臉，楚輕侯話說出口，自己亦覺得可笑，那也許眞的會有，但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他自己便從來還沒有見過。

沒有影子的女人，又該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東海留侯

池塘的正中有一座水軒，東西面連接九曲飛橋，月夜漫步在其中，是別有一番情趣，楚輕侯主僕却沒有再欣賞周圍的景色，目光停留在香奴的身上，越看他們就越覺得這個女人是有異常人。

她走在橋上，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響，有如御風飄行，雙脚並沒有觸及橋板，越飄也就距離楚輕侯主僕越遠，可是楚輕侯主僕並沒有迷失，那奇怪的香氣，尤其是香奴發亮的身子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距離一遠，香奴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團光。

楚安越看就越心驚，忽然道：「公子，莫非她就是方才我們所見的那盞燈？」

楚輕侯神態凝重，却沒有說什麼，脚步反而快起來，楚安只有追上去。

穿過水軒、九曲飛橋，又是一條白石徑，夾在松林之間，楚安踏上石階，已有些氣喘，但仍然能追得上楚輕侯，香奴距離他們更遠，看來只是團青瑩瑩的光芒。

前行數丈，楚輕侯倏的停下脚步，後面楚安險些就撞在他身上。

楚輕侯一把扶住楚安，一面道：「小心！」

「什麼事？」楚安急問，楚輕侯沒有回答，目光在移動，在左面松林之內赫然閃動着一點點慘綠色的光芒，彷彿正在向他們接近，一陣陣「沙沙」的奇怪聲響同時傳來。

右面也一樣，楚安向右望一眼，怪叫起來：「公子，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語聲未落，前面兩丈寒芒一閃，一個人從右面松林中走出來，是一個腰懸長劍，一身白衣的中年人，面色比那一襲白衣還要蒼白，一絲血色也沒有，也沒有任何表情，冷冰冰的，舉止生硬，有如牽綫的傀儡，就連他那雙眼睛也顯得很呆滯，却閃動着令人心寒的綠芒。

走出了松林，中年人便向楚輕侯主僕迫近，同時，枝葉一响，又一個人從他們身後走出來，也是一身白衣，却比較年輕，但除了年紀相貌身材是不同之外，與第一個出現的中年人並沒有分別。

更多的那樣的人相繼出現，方才那一點點慘綠的寒芒，絕無疑問就是他們的眼睛。

一式的白衣，兵器却並不一樣，他們在林外停下脚步，團團圍住了楚輕侯主僕二人，雖然沒有進一步採取行動，楚輕侯主僕已感到一股濃重的肅殺之氣。楚安緊依着楚輕侯，顫聲道：「這些……」

「只怕是這兒的護院之類。」楚輕侯手按劍柄，不敢疏忽，目光一轉，道：「各位，是你們侯爺請我們進來的！」

沒有人回答，甚至一些反應也沒有，楚安亦挨得楚輕侯更緊，道：「這些人我看大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楚輕侯苦笑，「否則他們的眼睛不會那樣，在黑暗中閃動着綠芒。」

楚安的目光轉落在地上，「幸好他們都是人。」

那些人都有影子，楚輕侯亦已留意到，道：「有時人比鬼更難應付，據說鬼只能够嚇唬人，你若是不怕，便無所施其技的了。」

楚安目光一溜，「他們好像聽不懂我們的說話。」

「嗯——」楚輕侯沉吟了一會，「我們繼續向前走，看看他們怎樣？」隨即一步跨前。

這一動，那些白衣人就有了反應，一齊向楚輕侯主僕迫前一步，「嗆」一聲，攔在前面那個中年白衣人同時拔劍出鞘。

也幾乎同時，香奴一縷輕烟也似的飄回來，厲叱道：「退下！」

那些白衣人一齊轉身望去，幾個立即就倒退，但其餘的却沒有，香奴接喝道：「這兩位是侯爺的客人，你們怎能够這樣無禮，退下去！」

這一喝，最少又有一半的白衣人退下，但仍然有一半站在原地。

香奴柳眉倒豎，臉頰飛紅，目光從那幾個白衣人的面上掠過，嘶聲道：「我的話你們也不聽，好！我這就去跟侯爺說一聲，將你們剝皮拆骨！」

聽到最後那句話，那幾個白衣人就慌不迭的退了下去！香奴怒氣未全消，反手一巴掌摑在那個劍已經出鞘的中年白衣人面上，那個白衣人已經在收劍退後，退得却仍然不够快，看着香奴一巴掌摑來，也竟然閃避不開。

「叭」一聲，他整個身子被摑得倒飛了出去，倒飛進松林之內。

那剎那香奴神態的可怕，就連楚輕侯看着也覺得心寒，他怎也想不到，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兇起來，竟然會變得那麼可怕。

香奴摑飛了那個白衣人，怒氣亦消盡，神態又回復那麼的可愛動人。面對楚輕侯笑道：「下人無禮，驚嚇了公子，幸勿見怪。」

「不要緊——」楚輕侯暗暗嘆了一口氣。

香奴緊接道：「他們是負責這兒的安全，每一個都有一身武功，有他們在附近逡巡，別人要進來固然不容易，要出去也一樣困難。」

這番話似乎就只說給楚輕侯主僕聽，楚輕侯淡然一笑，香奴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飄前去。

× × ×

白石徑筆直伸往一個廣場，這個廣場並沒有任何陳設，也沒有守衛，空蕩蕩一片，令人看來，心頭愴然。

在廣場的正中，有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物，除了大門處有燈光漏出之外，周圍都沒有燈火，月光下，有如一隻巨大的怪獸，蹲伏在那裏。

香奴引着楚輕侯主僕走上門前石階。

當門是一道水晶簾子，香奴在簾前停下，恭恭敬敬的欠身稟告：「侯爺，客人都來了。」

「很好，來得正是時候。」一個陰沉的語聲從簾後傳出。「月奴，你去將簾子掀起，請客人進來。」

一陣清脆的珠玉聲響處，一個女人穿簾而出，衣飾與香奴並沒有不同，甚至相貌亦很相似。

香奴即時道：「這是我姊姊月奴。」

月奴襝衽一笑，她笑得比香奴更甜，身材也比之窈窕，可是楚輕侯主僕却都看不清楚她，她的臉似乎並不真實，彷彿隨時都會飛散，美得就好像是水中月，霧中花。

她含笑掀起簾子，柔聲說道：「公子請！」

楚輕侯忙道：「有勞姑娘——」穿簾而入，楚安緊跟在後面。

水晶簾竟然有三重之多，月奴一一掀起，姿勢之美妙，非筆墨所能形容。

穿過了第三道水晶簾，楚輕侯主僕便置身一個極之華麗的大堂內，那種華麗有甚於皇宮大內。

在大堂對門照壁之前，盤膝高坐着一個錦衣人，看年紀，應該未過三十，與楚輕侯差不多，面白無鬚，容貌英俊，眉毛黑而長，丹鳳眼，高鼻，薄唇，那嘴唇的顏色嬌紅得有如喋血，雙頰却白如敷粉。

他雖然英俊，却並不討人歡喜，楚安一見，心頭就感覺一陣惡寒，楚輕侯與之目光接觸，亦覺心寒，從衣着他看出，那個錦衣人的確是王侯身份。

但他也絕對肯定並不是現在的王侯。

七梁冠，玉帶，雲鳳四色綬，表面上，現在雖然沒有變，其實已變化很大，這個王侯的冠、帶、綬已經是五六十年以前所有的裝束，就像是香奴月奴二人的裝束一樣，已只能在古畫上看到。

他們的年紀却是那麼輕，難道他們是拿了先人的衣服來穿，這樣做，目的又何在？

楚輕侯並不以為這是一種玩笑，楚安左顧右盼，忍不住伸手往自己的大腿用力擰一把，這一擰，只痛得他眼淚也幾乎流下。

錦衣侯的目光即時落在楚安的面上，一笑。「老人家，你並不是在做夢。」

楚安老臉一紅，錦衣侯轉顧楚輕侯，接道：「坐，請坐！」

楚輕侯抱拳。「謝坐——」在一張長案的後面坐下，轉向楚安。「安伯，你就坐在我身旁。」

梁安不由自主的望了那個錦衣侯一眼，錦衣侯笑道：「你家公子既然不介意，我這個主人，當然也不會介意。」

楚安這才坐下來。長几上放着酒壺酒杯，還有好幾樣小菜，楚安雖然驚慌，但亦已餓慌，看見了這許多食物，那還不垂涎三尺。

錦衣侯接道：「貴客遠來，沒有什麼可以招待的，這些酒菜還要請賞面用一點兒。」

楚輕侯道：「言重。」

「一面吃，一面談吧——」錦衣侯擺手。

楚輕侯也不客氣，而楚安更就不客氣了。

菜燒得並不好，飢餓之下，楚輕侯主僕却已認為很不錯，酒却是陳年佳釀，斟在碧綠色的玉杯中，色香味俱全。

楚輕侯輕啜一口，不由讚一聲。「好酒。」

「公子放心。」錦衣侯笑笑。「酒菜都乾淨。」

「在下若是不放心，根本就滴酒都不會沾唇。」楚輕侯左掌壓杯。

「公子好胆量。」錦衣侯大笑。

楚輕侯亦大笑。「在下與侯爺素昧平生，侯爺又豈會加害。」

「藝高人胆大，看來公子非獨是一個武人，武功相信一定還很高强。」錦衣侯語聲一頓。「未請教——」

「在下楚輕侯——」

錦衣侯「哦」一聲。「好名字，不知道是否真名字？」

「侯爺莫非以為在下信口胡謅？」

「非也，只是公子這個名字與本侯名字有些兒關係。」錦衣侯笑笑。「本侯還以為公子是言中有意。」

楚輕侯當然明白對方的意思。「在下斗胆也不敢輕視侯爺，不知道侯爺……」

「公子可知道現在置身何處？」錦衣侯反問。

「正要請教侯爺。」

「這裏是東海上的一個小島，過去無名，現在也無名。」

「那麼侯爺……」

「本侯喜穿錦衣，有稱本侯錦衣侯，或稱本侯東海留侯，公子可知道留侯是什麼意思？」

楚輕侯沉吟片刻。「在下只知道漢朝張良曾封留侯。」

「史記留侯世家有載——」東海留侯接誦。「漢高祖封功臣，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乃封張良為留侯。」

「正是這樣，侯爺博聞强記，在下佩服。」

「本侯却不是那種留侯。」東海留侯哈哈一笑。「本侯這個留本該是流放的那個流。」

楚輕侯一怔。「恕在下斗胆問一句，侯爺可是被流放到這個小島上？」

「不一定這個小島，却一定要在海上，終生不得再踏上中土。」

楚輕侯沉吟着道：「記憶所及，本朝並沒有一位王侯被流放海外。」

東海留侯忽然問：「現在是什麼朝代了？」

楚輕侯不假思索，道：「憲宗成化五年——」

東海留侯沉默了下來。

楚輕侯接問：「侯爺在這裏已多少年了？」

「多少年我說不出，總而言之是很多年。」

這一次到楚輕侯沉默了下去，東海留侯看着他。「公子在想本侯的來歷？」目光轉落在楚輕侯腰佩的長劍。

楚輕侯點頭。

「那是白費心機。」一頓，東海留侯又接上話。「公子雖然也是出身王侯世家，到底年紀太輕。」

楚輕侯又是一怔。「侯爺知道我？」

「曾有兩個人在本侯面前提及你。」

「是那兩個人？」

「說起來公子也許還有印象，他們是西門羽翼兄弟。」

「原來是胡四相公的左右手，侯爺跟他們熟識？」楚輕侯眉宇一蹙。

胡四相公乃是一羣海盜的頭子，三年前一次上岸喝酒鬧事，曾經與楚輕侯大打出手，不敵逃去。

「看來公子還是輕視了本侯。」東海留侯大笑。「兩個海盜又怎配結交本侯？胡四不配，他們更加不配！」

楚輕侯忙道：「恕在下失言。」

東海留侯面上並沒有絲毫愠色，笑接道：「他們那條船無意駛到這個小島，發現了本侯這座宮殿，一心要據為己有。」

「結果失敗了？」

「本侯雖然拿住了他們，却沒有太為難他們，只是他們從此不能够在海上作惡了。」

楚輕侯沒有作聲，一心想着東海留侯到底是怎樣處置西門羽翼他們。

東海留侯也沒有進一步說及，只是道：「從他們的口中本侯總算知道了一些中原武林的情形，他們提到公子的時候，都公認公子是中原武林年輕一輩之中最負盛名，也是武功最好的一個。」

「這是他們抬舉，在下的武功……」

東海留侯笑笑。「他們是公子的敵人尚且那麼說，可見得必是事實。」一頓又道：「本侯也是一個爽快人，公子在本侯面前，亦無須太謙虛。」

楚輕侯一笑無言，留侯接一擺手。「公子請繼續用菜，不必客氣。」

「在下其實一開始就沒有客氣。」楚輕侯這句倒是心裏話。

東海留侯微一頷首。「菜燒得本侯知道不大好，但相信勉强可以下口，至於酒却是陳年佳釀，無妨多喝杯。」

「侯爺這時候給這麼好的酒我們喝，是糟蹋了好東西。」

「哦？」留侯笑一笑。

「在下主僕二人已飢餓之極，這個時候根本就不會細心品嚐，甚麼東西吃喝起來味道都是差不多。」

「無妨。」東海留侯稍為沉吟，又問：「蕭十三這人公子不知道可有印象？」

「蕭十三？」楚輕侯一口酒幾乎噴出來。「侯爺知道這個人？」

「也是西門羽翼兄弟告訴我。」

「不知道他們兄弟怎樣說話？」

「他們說當今武林道上，武功以蕭十三最高强，勢力也是以蕭十三最雄厚。」

「是事實。」

「他是武林中的大豪，也是商場上的巨賈，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召來成千上萬的部屬，也可以調集敵國的財富。」

「傳說是這樣。」

「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帮會，都奉他為首……」

「那是因為他處事公允，武功既高强，而且够義氣。」

「西門兄弟也是這樣說。」東海留侯一笑。「一個人能够駕馭這麼多的江湖人實在不簡單，一個小小的火龍帮帮主不出十年竟成為十三省武林霸王亦實在不容易，這個人絕無疑問，的確是一個人材。」

楚輕侯並無異議。

東海留侯笑接道：「據說他本來叫做蕭子奇。」

「據說就是了。」

「蕭十三據說是別人稱呼他的，十三就是十三省的意思，暗示他一統十三省的武林。」

「以我們知道就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現在是否也是？」

「侯爺這樣問……」

「是因爲本侯最後一次得到的消息，距離現在經已有三年。」

「這三年以來，並沒有任何改變。」

「蕭十三的勢力仍然是那麼大？」

楚輕侯由衷的道：「他的地位已穩如泰山，也沒有其他的人能够取代。」

「很好，很好——」

「什麼很好？」

「本侯對於蕭十三這個人一直都很感興趣，希望有一天能够與他見一面，可惜三年以來一直都沒有機會，到現在總算……」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來。

楚輕侯追問：「侯爺莫非有意在日內離開這地方？」

「船也都準備好了。」留侯頷首。

楚安一旁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歡呼。「公子，你聽到沒有？」他似乎已完全忘記了方才的恐懼，楚輕侯却問留侯。「未知道侯爺可否讓我們主僕隨船出發？」

「這是小事。」留侯一笑。

「多謝侯爺——」楚安幾乎拜倒。

東海留侯把手一抬。「這未免言之過早。」轉又問楚輕侯。「蕭十三雙掌開碑裂石，一手十三暗器亦是很少人能及，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別擅長，譬如其他的兵器之類？」

楚輕侯想想。「這就不大清楚了。」

「公子沒有見過他？」

「見過很多次，蒙他看得起，也當做朋友招呼。」

「也沒有說及？」

「沒有，所以對他的武功特長，在下亦只是人云亦云，知道得有限。」

「西門羽翼兄弟曾提及，在他的左右終日有兩個隨從寸步不離，其中的一個手捧着一個錦緞包袱，懷疑那可能就是他的兵器。」

「不無可能。」

「公子覺得這個人怎樣？」

「可以交朋友。」

「那麼本侯就非交這個朋友不可了。」東海留侯撫掌大笑。笑聲非常豪壯，與方才的陰沉有很大的分別。

楚安這時已有些醉意，對於眼前的東海留侯多少亦有了一些好感，插口道：「要交蕭十三這個朋友，却也不容易。」

「如何不容易？」

「聽說近年來，曾有人想謀刺他，結果失手，而他因此亦對人有了戒心，不再輕信任何人，要見他已沒那麼容易了。」

「有這種事情？」東海留侯目光轉向楚輕侯，明顯的透着詢問之意。

「位高勢危，發生這種事亦不足爲怪。」楚輕侯沉吟着應道。

「不錯——」東海留侯的語聲充滿信心。「但本侯這個朋友還是交定了。」

楚安大着胆子問道。「他若是不喜歡呢？」

「不要緊，只要是本侯喜歡，那就成了。」

楚安一怔，楚輕侯却笑了起來。「類似這樣的話在下也曾聽人說過。」

「是誰？」東海留侯笑問道：「蕭十三？」

「正是。」

東海留侯大笑，楚輕侯亦自大笑。「看起來侯爺與蕭十三這個朋友一定是交得成。」

「一定的。」東海留侯的語聲始終是那麼自信，又大笑起來。

笑聲在大堂中迴盪着，燭光搖曳，燭影當然亦搖曳起來，楚輕侯這時候才發現到，錦衣侯就像月奴香奴一樣，也沒有影子。

楚安反而沒有在意，只顧在用酒菜。

楚輕侯的面上仍然有笑意，却已再笑不出來，伸手按住了楚安。「不要喝太多酒。」

「這酒好喝。」楚安居然反對。

楚輕侯皺眉。「再喝下去，船一開，你就得留在這裏。」

楚安一怔，終於將酒杯放下來，東海留侯即時笑聲一頓，目光一垂。「這裏藏酒甚多，船也不會那麼快開船，貴僕既然喜歡……」

「侯爺雖然不計較，賤僕量淺，醉後難免失態，終究不是好事。」

「本侯也不免强。」東海留侯吁了一口氣。「時間還早，我們再談談蕭十三這個人怎樣？」

楚輕侯道：「可惜在下知道的亦實在有限。」

「有一件事情，相信你一定會留意到的。」

「請問……」

「蕭十三是否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兒？」東海留侯此時語聲一柔。「名叫蕭紅葉？」

楚輕侯一怔，不覺就點頭。

「蕭紅葉這名字很有詩意，只可惜太蒼涼，不知道蕭十三怎會替女兒改一個這樣的名字？」

「那大概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了。」楚輕侯苦笑。

「紅葉雖然美麗，這種美麗却並不長久，葉紅已是秋深時候，一紅就快要落的了。」東海留侯似乎很多感慨，歎息中漫聲輕吟——

紅葉晚蕭蕭
長亭酒一瓢
殘雲歸太華
疏雨過中條
山色隨關迴
河聲入海遙
帝鄉何日到
猶自夢漁樵

語聲蒼涼，整個大堂亦彷彿因此而變得森寒起來。

楚安忽然感覺到很難過，有一種要流淚的激動，楚輕侯心頭亦蒼涼，目不轉睛的望着上座的東海留侯，他實在看不透這個人。

這個人有時顯得很邪，有時却似乎又不覺得怎樣。

——爲什麼他們都沒有影子？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楚輕侯思潮起伏，表面上却沒有流露出來，心深處已有一種恐懼。

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

× × ×

寬敞的大堂上並沒有太多的燈火，除了正中垂下的一盞琉璃燈之外，就只有七

八枝蠟燭。

那些蠟燭雖然用很精緻的玉盤載着，到底與這個大堂不配合。

琉璃燈淡碧色，並不强，迷迷濛濛，燭光亦一樣，整個大堂其實非但不光亮，而且有些兒陰沉，楚輕侯本來還沒有這種感覺，一直到東海留侯吟那一首詩。

詩吟罷，東海留侯又歎息一聲，楚輕侯試探着問道：「侯爺何以突然如此的傷感？」

「本侯離開中土的時候正值秋涼，一路紅葉蕭瑟，飛舞在漫天夕陽裏。」

楚輕侯一咬牙，追問：「未悉侯爺是因爲什麼事被流放海外？」

「那只怪本侯鋒芒畢露，不知收斂。」留侯語聲一頓，笑笑。「一個人鋒芒太露，並不是一件好事，這相信你也會明白的。」

楚輕侯點頭，東海留侯接道：「人在江湖，鋒芒太露，敵人也必定更多。」

「說不定那些敵人本來就是朋友。」楚輕侯歎息。

留侯點頭道：「你若已有名，將你擊倒，豈非就省却很多工夫？」

「正是如此。」

「這與政治上比較，還是有一段距離，江湖上有時還會有光明一面，政治上却完全黑暗。」

楚輕侯道：「先父替我取這個名字，正是這個原因。」

「好像令尊那麼看得開的人，實在不多。」

「的確不多。」

「那麼令尊晚年的生活，一定過得很平安，很舒適，很快樂。」

「不錯。」

「可惜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够這樣做的。」

「侯爺如何？」

「看不開，」東海留侯笑道：「名利就好像是一杯毒酒，可惜，看得透的人並不多，看得透却仍要喝下去的人，倒是不少。」

楚輕侯無言頷首，留侯接着道：「不過，要將一杯毒酒喝下去，也一樣需要幾分勇氣，所以，本侯亦未嘗就不是一個勇士！」

留侯大笑，楚輕侯這一次沒有，沉吟不語。

留侯笑着又問：「在江湖上，公子當然已很有名。」

「侯爺這樣問，在下又如何回答？」

「那麼比蕭十三又如何？」

「當然比不上。」

「也無意取代他的地位？」

「話已經說在前面，沒有人取代得了他。」

東海留侯笑笑，沉吟一會，又問：「那個蕭紅葉，公子是否認識？」

楚輕侯考慮着道：「認識的。」

「是眞的很美麗？」

楚輕侯毫不猶豫地點點頭，東海留侯又問道：「在公子眼中，比月奴姊妹又如何？」

楚輕侯目光轉向月奴香奴。「說出來，只怕她們不高興。」

東海留侯失笑。「這是說，比他們姊妹更美麗的了。」

「事實如此。」

「蕭十三當然很疼這個女兒。」

「不在話下。」

「很好。」東海留侯若有所得，微微頷首。

楚輕侯疑惑的望着他，那刹那不知何故，心情突然亂起來，東海留侯隨又問：「據說蕭紅葉善用鴛鴦雙劍，在江湖上也很有名。」

「她的鴛鴦雙劍的確用得很不錯。」

「所以有名，只怕大半是因爲她有一個那麼有名的父親。」

楚輕侯笑道：「就是沒有，她也會很有名的。」

「這是說，她的確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東海留侯倏一皺眉，「她練的武功與蕭十三却是不同。」

「蕭十三的是橫練功夫，並不適合女孩子。」

「不錯，一個女孩子若是橫練，非但身材不會窈窕，肌膚也會變得粗硬，若換轉我是蕭十三，也一樣不會强迫女兒練那種死硬功夫。」

東海留侯想想又問：「公子可知道她的劍術是學自什麼人？」

楚輕侯考慮着道：「不知道。」

「這大概不會是蕭十三，不過即使是，亦不足爲奇，蕭十三既然以掌力稱雄，兵器方面未必完全是門外漢。」東海留侯笑笑。「他身邊隨從捧着那個錦緞包袱之內藏的說不定就是一雙鴛鴦劍。」

楚輕侯忍不住問：「侯爺對於這個人何以如此感興趣？」

東海留侯漫應。「大概是因爲他既有錢，又有勢。」

楚輕侯眉宇一蹙，在細意玩味錦衣侯的說話。

東海留侯笑容又現。「對本侯來說，沒有比那種人更具吸引的了。」

楚輕侯心頭一凜。東海留侯的目光自然變得很遙遠，「現在經已是仲秋，棲霞的紅葉，是必又已紅如火焰了。」

然後他又沉默了下去。楚輕侯看看，心深處的恐懼又冒了起來，他忽然生出了一個很可怕的念頭。

酒菜這時候已剩餘無幾，楚安亦已放下杯箸，東海留侯沉默了一會，忽然伸了一個懶腰，大笑：「本侯重臨中土，眞不知道如何轟動！」目光一轉。「看來客人都已經很疲倦的了，月奴，香奴，你們替本侯送客人到寢室去！」

香奴月奴一直靜靜的肅立在旁，聽得吩咐，雀躍上前。

楚輕侯滿腔疑惑，但仍然站起身來，一面抱拳道：「多謝侯爺的……」

東海留侯笑截道：「本該由本侯多謝你們，請——」

月奴香奴齊接道：「公子請——」

「在下告退——」楚輕侯一揖移步，楚安人仍清醒，慌忙爬起身來，緊跟在後面。

香奴月奴相顧一笑，飄前掀開水晶簾子。

簾外夜色仍深沉。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英雄好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與杜月山，古深禪師，曲劍池，曲暮霜，曲抿描等一行六人於某日初更趕到浣花溪，月色朦朧中，劍廬已咫尺在望，正想繼續前進之際，却遇火王，藥王，鬼王，劍王截擊，古深禪師與鬼王於雙方劇戰中陣亡。藥王則爲曲劍池所斃，劍王屈寒山見曲劍池施展劍法，始知曲劍池實爲齊公子，而曲劍池則另有其人。屈寒山自知技不如人，於是乃思以智取，正處與委蛇間，却激怒曲氏姐妹，突然聯手出擊，攻向屈寒山。屈寒山號稱劍王，兩女自非其敵，險象環生……

梁斗顯神威　大戰六侏儒

劍氣縱橫

屈寒山是李沉舟的愛將。他和杜月山名列「廣西三山」，廣西「威震陽朔」和廣東「氣吞丹霞」齊名。但他曾殺了顧君山，傷過梁斗，也囚禁過杜月山。

杜月山恨之入骨。

「濛江劍法」一片迷濛，忽然一清，變作一劍。

這才是奪命的一劍。

通常待敵手知道是那一劍時，杜月山的劍已刺破他的喉嚨。

而今杜月山的劍也刺破了——

屈寒山的袖子。

屈寒山忽抬左手，把袖子一遮，就在杜月山的劍尖，刺中了袖子時，他的右手忽然多了五柄劍。就在杜月山的劍尖對穿了的袖子時，他的五柄劍都發了出去。就在杜月山的劍尖點破他的臉頰時，他的五柄劍，已有三柄刺入杜月山的肚子裏去。

還是有兩把刺不到，但杜月山已似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忽然軟倒了下去。

屈寒山揚袖一甩，把杜月山的劍掟了出去。

杜月山萎下，五官都擠成一團，像一隻風乾了的柿子。

屈寒山抹去頭上的汗，臉上的血，凝覷了他袖上的劍孔一會兒，好不容易才說得出：「殺你眞不容易。」

× × ×

這時候，火王吃住齊公子，齊公子過不來。鬼王也正罩住蕭秋水。蕭秋水的掌力內功，遠在陰公之上，但論身法、武技，蕭秋水一直無法沾上陰公的邊。陰公也一直與蕭秋水的功力，想耗盡蕭秋水的功力。他心以爲蕭秋水血氣方剛，極剛易折，只要遊鬥，必定能耗盡其鋒，再搏殺之。可是他越鬥下去才知道，蕭秋水的功力竟是耗之不盡，而且愈戰愈盛的！幸虧他鬼影似的身法，鬼魅似的出手，蕭秋水仍是應付不來。

這八大天王，埋伏在浣花，殺了不少武林高手，却耗在這裏，鬼王心裏不忿，便發了一種極其尖銳、又詭異的怪哨聲。

然後遠遠又有一種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哨聲回應。

齊公子臉色變了：權力帮顯然還有伏兵在這裏。

他原本想詐死伏在這裏，然後先行做掉防不勝防、歹毒絕倫的藥王，便全力合擊鬼王與火王。却不料殺出個劍王，損失了摯友古深禪師。而今杜月山又戰死，眼看權力帮的援兵又來，眞是退無死所。

火王獰笑，突然挺着光頭撞來。

齊公子一劍刺出，他不相信火王的光頭，比他的劍還快！

他不相信他的劍刺不穿火王的光頭。

就在齊公子的劍尖就在只差毫厘，就要刺殺火王之際，祖金殿忽然抬頭，一笑。他挾住了齊公子的劍。

齊公子發力抽劍，就在這裏，他只覺一股極熾炙的熱流，自劍身傳入了掌中，再流播全身。

他想抽劍，但全身似已被吸住。

劍身已微微發紅，祖金殿眉心也發紅，但雙目却似噴出火來。

「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齊公子現在才知道這句形容辭的貼切。

他這邊遇了險，而蕭秋水那邊也是險極。

× × ×

蕭秋水現下的一身內力，當今之世，江湖之中，已鮮少人能跟他相較，但是他的武功，却不是很好。

他劈手拿住曲抿描的紫劍，施展「濛江劍法」，經過他的內力，只見紫氣萬象，花雨點點，鬼王竟無法逼視。

蕭秋水忽然發覺，杜月山倒下去了。

他急了起來，劍舞隱得有風雷之聲。

「濛江劍法」本來是極精微的劍法，而今蕭秋水一運內力，發出劍勢，竟空濛一片，「浣花劍法」，本重靈巧，而今經渾厚的內力催發，每一劍都能斷金碎玉！

蕭秋水的以內功發劍，剛好可以補「浣花劍法」之柔弱，「浣花劍法」之疏失；補正弱點，剩下的就是優點。所以鬼王一時亦無法奪其鋒銳。

蕭秋水越打越淋漓盡緻，他的劍花漫天空濛，又漫天花雨，瞬間已刺出一十三劍。

鬼王接不下，只覺劍氣劃空之聲，只有速退。

當蕭秋水刺出三十七劍之後，眼前人影忽然一空。

他連忙收劍，只見曲暮霜已倒了下去了。

鬼王現在撲到了曲抿描那邊。

蕭秋水提劍闖過去時，曲抿描已經倒下了。

這時候正好是齊公子五臟俱焚，而火王挾住了他的劍之當兒。

劍王也正好大笑一聲，仗劍向蕭秋水劈來。

他與蕭秋水相遇不下五次，每一次相遇，蕭秋水武功都有劇進。

他每一次都要殺蕭秋水，可是皆未能如願。

但他越來越强烈的、要殺蕭秋水。

他這一次就要劍劈蕭秋水。

就像他把古深禪師劈成兩片那樣。

× × ×

就在這時，河的對岸飛來了一點淡淡的光芒。

這光芒似從水裏飛上來的，水裏原來的兩個月亮，只剩下了一個。

這一點淡淡的光芒，到了屈寒山的面前，突然遽增。

增至十倍、二十倍、三十倍……

屈寒山不能閃，沒法躲，但他立刻做了一件事。

他用左臂去格。

然後他的左手就斷了。

他幾乎來不及有什麼感覺，他的血濺出，那光芒稍挫。

就在這稍挫的時機，他的劍已抽了回來，還了那人一劍。

那光芒一折，登地一聲，星花四濺，兩物交擊，屈寒山才知道那是一柄刀。

一柄刀。

平凡的刀。

刀又不見了。

變成了人。

刀在這人的腰間。

刀已還了鞘，五尺七寸，平凡的刀。

人呢？

× × ×

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

人也是平凡的人。

他微笑淡似月光。

他的刀也淡如霧月。

但屈寒山的左手却斷了。

斷在這把平凡的刀下，這個平凡人的手下。

劍王連想都沒有多想，一腳踢出。

這時他的斷手才掉下來，他一腳踢在他斷了的手上。

手飛出去，打向那平凡的人，血也飛濺。

然後屈寒山就飛退。

退得極快。

那平凡的人輕輕擋開那鮮血和斷手，淡淡地道：「你從前也暗算過我，現在我也暗算過你，剛好扯平。」平凡的人大聲道：「你放心去吧，你已斷手，我担保沒有人追殺你。」

× × ×

蕭秋水看到那平凡的人，熱淚幾乎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你來了，前輩。」

蕭秋水的語音都澀了，他眼睛只看到那人，看不到別的。

他沒有注意鬼王的掌風，他只看到眼前這個人。

於是他被打飛丈外，那平凡的人一把挾住了他。

他神奇般又站得如山一般穩，縱然唇邊溢出血來。

那人聲音都噎住了。

「不是前輩，」那人笑笑，說，「你忘了。」

「是兄弟。」

蕭秋水的喉嚨也似被塞住了，他吐出了一口熱血，道：「是兄弟。」

「大俠梁斗，是我的兄弟。」

× × ×

來的人是梁斗。

大俠梁斗。

和他那柄平凡的刀。

斫斷劍王一隻手的刀。

一隻拈花一般的手指

鬼王看到梁斗，似也不敢逼近去。

但他要殺人，他一生裏，最喜歡就是嚇人，其次就是殺人。因爲他在小的時候，有人殺了他一家，他睜大了眼睛，看着仇人如何辱殺他的一家人。

他的父親，居然被殺了三天，全身上下，沒有一塊肉是完整的，可是不住呻吟，仍沒有死；他的唯一個妹妹，被辱了五天，視覺、神經、聽覺全部毀了，但只是在哀號，也沒有死。

他的仇人揚言要殺他，恐嚇他，那一個個的「人」，比他小時候聽說過的鬼魅還要可怖得多。

他當時立誓死後也要化作厲鬼報仇。

可是那一次他並沒有死得成。

他被楚人燕狂徒所救，變成了權力帮衆。

但他武功不濟。一直到十年前，李沉舟刻意栽培他，敎他武功，他搖身一變，變成了「鬼」。

鬼中之王。

然後他把「人」一個個殺，把「人」變成了「鬼」，他才甘心。

他好殺人，更愛嚇人。

甚至常用嚇唬來殺人。

他現在就覺得渾身發熱，非殺個人不可。

他每次被人折辱，就有回復昔日他目覩仇人凌辱他曾偷窺過洗澡的姊姊那種感覺。

他立刻要殺人！

× × ×

地上有兩個人。

曲暮霜、曲抿描。

殺。

× × ×

梁幹臉色變了。

蕭秋水霍然一回頭，看到鬼王正要殺人。

殺兩個倒在地上的女孩子。

梁斗正要飛過去，突覺天搖地動。

一丈內的槐樹倒了半爿，七尺外一株杉樹連根拔起，河水噴起十尺高高泉，然後像雨花般大力的打射下來！

隨後，他才弄清楚蕭秋水雙掌打在地上。

土地上。

然後五丈外的鬼王怪叫一聲，冲天飛起！

再摔下來的時候幾乎臉青鼻腫，一雙脚竟似軟了，鼻孔不住的淌血。

原來他並不是自己掠起的，而是被蕭秋水震飛的。

蕭秋水的雙掌打在土上，土地上急遽地把掌力傳到鬼王所立的土地上，再冲擊上去，饒是鬼王藉力竄起得快，也受了不輕的內傷。

梁斗輕輕的落下來，像一片葉子一樣輕盈。

他笑道，而且眼睛亮了。

「好內功。」

蕭秋水眼睛也亮了：「你來了。」

梁斗笑道：「好兄弟。」

這的確是蕭秋水一生以來，打得最好的、最有力的、最得心應手的一擊。

× × ×

這時齊公子全身如同火燒。

這火就是煉火。

火王笑了。

他巳有把握，把齊公子煉之於地獄之中。

就在這時，他忽覺雙指如挾冰塊，一寒。

繼而全身如同落入冰窖之中。

劍氣。

齊公子明知逃不過煉火之刼，立意要把火王拚個玉石俱焚。

於是他發出了劍氣。

劍氣摧人。

火王的笑意立時僵在臉上。

這時，齊公子的鬚髮，一齊焦鬈了起來。

火王的「煉火」，已逼入了齊公子的五臟六腑之中。

× × ×

齊公子的劍，如同白玉一般，高潔如玉，就是著名的「漱玉神劍」。

現刻這柄劍以劍脊爲半，左半燒得透紅，右半冰封。

這兩股一炙一寒的功力，竟把這柄「漱玉神劍」變得如同陰陽分隔。

沒有人能分開他們。

這兩股力量不能與任何力量並存。

他們既要吞噬第三者，也要把對方吞噬。

這兩股力量，就是人間的殺氣與地獄的煉火。

就在這時，這兩股力量驟然消失了。

如潮漲潮落，如風吹葉飄，如水流，如游魚。

魚游在水中，遇到逆流，忽然一閃，就順流而下了。庭院深深，地上黃葉，忽然飄起，遊遊蕩蕩，忽又輕輕的貼到地上，不動了。其實是因爲風。而風是看不見的。尤其是和風。

這道力量，不止是和風，甚至連微風也不是。

它比風更自然，就像梁斗的微笑。

但力量大於千倍、萬倍。

那是一隻手指。

× × ×

那隻手指按捺在劍上，就像拈在花瓣上一般輕柔。

這時立刻有一個極大的、可是發生得又極自然的變化：冰全都裂了、碎了、融化於無形；透紅的劍身，又畢直了，回到了白玉一般的光芒。

那隻拈花一般的手指按在劍身上，然後又緩緩的收回去。

留下來了一句話：「阿彌陀佛。」

說這句話的人，用很小的聲音，怕驚動了人的嗓子，壓低着但一點也不是畏懼的聲調說的。

但是祖金殿和齊公子，乍聞此聲，如晴天霹靂，登登登，各退了三步，臉色大變，竟一交坐倒。

× × ×

那是個和尚。

灰袍、灰袖，神情稍稍帶一絲厭倦，但眼神很有一種專注的感情。

而那感情不是小的、窄的，而是對整個人間世，甚至非人間的。

和尚矮小。可是却不讓人感覺到，彷彿他身高七尺，一個巨人似的。

其實他旁邊的僧人才是巨人。

一個很高、很大、白眉、白鬚、白僧衣，他雖然是個和尚，但氣概就像一個將軍。

一個至少有百萬兵甲的大軍將。

但也不知怎的，這神威凜凜的頎長和尚，跟那神情閑淡的和尚站在一起，人人都會先注意到這矮小的和尚。

× × ×

梁斗站得畢直。

甚至在倒影中，也可以看出他站得何等畢直。

他那種淡淡的笑容，不見了，但是變成了無尙的尊敬。

那一種尊敬，簡直有點接近一個少年武林中人，對一個譽滿天下傳奇中人物或大俠的眼神。

梁斗畢直走過去，——沒有從河水飛越過去，而是一直走去，經過小橋，斷橋的地方，一步跨過去，然後謹愼地一步一步的走，左手握住蕭秋水的手，蕭秋水不由自主也隨着他的步伐走。

梁斗到了那灰衣和尚的身前三尺之遙，立定，長拜倒地，恭謹地道：「大師來了。」

灰衣僧合什道：「施主也來了。」

梁斗恭聲地說：「然而我先大師出發三日，大師却與我同時到。」

灰衣僧道：「先到又如何？後到又如何？反正該到的，都會到的；不該到的，都會不到的。」灰衣僧笑笑又說：「施主也不是到得恰好麼？」

梁斗還是很恭敬，忽然道：「他是我兄弟。」

灰衣僧笑道：「蕭少俠麼？老衲雖深居寺中，也知道人間出了個英雄人物。」

蕭秋水不知怎地，竟有一股惶惑：「大師是……？」他不禁扯扯梁斗衣襟，悄聲問。

梁斗笑道：「大師是當今少林，北宗掌門。」

蕭秋水不覺一陣悚然，池中的月亮，皆不復存，忽覺天上一輪明月，特別清亮，半弧型的那大師背後，月華，那僧人背光而立，竟似碩大無朋，蕭秋水幾乎忍不住要跪下，也不知是爲那僧人或是月華。

× × ×

少林方丈，天正大師。

× × ×

天正微笑說：「我旁邊的這位，就是名震天下龍虎大師。」

梁斗眼睛一亮：「就是戒律院的主持麼？」

那龍虎之勢的僧人，雙手合什，却不說話。

梁斗向蕭秋水說：「這丹霞別後，我即上少林，拜會方丈大師，將近日權力帮的事向方丈一一禀告，大師本着普渡衆生的心情，答應我會派人下山來浣花看看：……不料，不料是方丈親自出動，而且還有威震武林的龍虎大師。」

天正合什道：「權力帮在武林中爲非作歹，也非一日之事，老衲身爲佛門中人，未能降妖除魔，巳心生愧疚，此刻下山，原是多年心願——再說，權力帮也非易惹之輩，這次請龍虎師弟來此，亦是借重他伏虎降龍的氣勢……必要時老衲也會通知少林子弟——」

「只不過，」天正平靜地道，「若能不造殺孽，不必流血，善哉，善哉。」

蕭秋水沒有說話。

他沒有說「謝」。

他的感謝如同刀刻，深鐫於心底。

天正、龍虎兩位大師，俱是天下名僧，舉手投足，能左右江湖，武林側目，但他們來了。他們摒除了少林寺繁雜的課務，特別趕到了四川來。他們來了，爲了什麼？

——他們也許是爲了造福整個的武林，也許不只是爲了浣花劍派，但蕭秋水還是感激他們，更感激他們。

× × ×

梁斗笑笑又說：「我也到武當拜謁太禪眞人，可惜未遇，聽說是剛好跟一班武林人下山去了。」

天正笑道：「梁大俠爲了找到老衲，也不知費煞了多少心機，他找到我後，就一輪猛力說你，如何勇敢，如何仗義，而武林中不能再折損這種人了，少林一定要站出來，否則就對不起你，也枉爲少林了。」天正大師微笑望着蕭秋水。

「梁大俠是人間君子，也是一等一的大俠，生平很少對人失望，但也絕少對人如此稱許。」天正又笑道：「了不起。」

蕭秋水望定天正大師，他還是看不清他的樣子，只覺得他背後的光華特別大。這時月華如同光圈，映在他的背後頭上。這時鬼王、劍王、火王都巳悄悄退走了。藥王却死了。霧巳散盡，浣花溪，就似她名字一樣幽清。

× × ×

曲暮霜、曲抿描巳被救醒。

齊公子驚魂稍定。

古深禪師死了，杜月山也死了。

蕭秋水、大俠梁斗、齊公子、少林天正、龍虎以及曲家姊妹，一行七人，正向蕭家劍廬推進。

× × ×

古道。

西風。

瘦馬。

——不止一匹，有四匹。

四個人：一個冷傲、清秀的青年人，背後一柄長劍，劍身比常人長了一倍，而劍鋒似乎如海天一線，鋒利到幾乎看不見。他穿白衣。

一個中年人，濃眉，像憂鬱一般深濃。而且喜歡皺眉，不過神情很淡雅，像巳看破人間一切情，又回到了漠然。他也是佩劍的，但劍用厚布，一層又一層，緊緊的裹住，再用緞帶，一圈又一圈，緊緊的繫住，彷彿這劍是極端利器，隨時怕它會自動飛出來傷人一般。

還有兩個人。

一個儀容頹萎，一個羽衣高冠。

這四個人，已經過了安居壩。

他們一行四人，往成都推進。

× × ×

成都，浣花，蕭家，劍廬。

成都似隱隱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人前往？

浣花的人，那股對抗權力帮的精神與力量，還存不存在？

蕭家的人，死了，還是活着？

劍廬呢？

× × ×

劍廬在望。

天拂曉。

劍廬是雅緻的建築，主要以深綠為主，朱紅為輔，在樹蔭深處挑出一角飛簷。

飛簷在朝陽下發着光。

然而浣花蕭家的威望，是不是亦如昔日的聲譽，在芸芸武林中發出巨响？

× × ×

蕭秋水沒有忘記問曲家姊妹：「令尊究竟怎麼樣了？」

曲掁描掁着唇道：「他眞的去了劍廬，也眞的只剩下四根手指……」

曲暮霜失聲哭道：「……只可惜他不能似齊世伯那樣，用四隻手指握劍。」

——這點蕭秋水明白。

——一個用五隻手指握了四十年劍的老劍客，一旦剩了四隻手指，無論是誰，或有多大的決心，一時都不會適應得來。

——所以曲劍池沒法出來，也不願出來。

——一個劍客，當他出來時，連劍都握不住，那有什麼用？

——只是齊公子為何要代他出來呢？

齊公子趨近來悄聲笑說：「你一定在想，我四指神劍為何要代他出頭呢？」齊公子笑笑又道：「因為他就是我師弟。無論誰發現自己憑四根手指已在江湖上立下名望來，都不會再因為只有四根手指而不練劍——」

齊公子堅定地道：「我要他奮發，而且——」齊公子看看自己的手指說：「我被人斬了六隻指頭，但我還是沒有絕望。」齊公子笑得比別人多長了十隻手指一般驕傲：「所以我更不能讓他頹頹喪志。」

——所以他要代曲劍池出頭，先用四隻手指揚名立萬，好讓曲劍池有個榜樣可以跟隨。

而且對自己失去的趕快忘掉，對自己還保有的珍惜。

而且產生自信。

× × ×

蕭秋水看着笑嘻嘻、無所謂的齊公子，覺得他這種比別人少幾根指頭的人，簡直像比別人多幾樣東西一般，可敬可重，而且值得驕傲。

前面當先而走的巨僧忽然止步，天正大師道：「劍廬到了？」

蕭秋水道：「劍廬到了。」

× × ×

劍廬還是依樣。

聽雨樓前，曾是「鐵手鐵臉鐵衣鐵羅網」朱俠武與「飛刀神魔」沙千燈會戰的地方。

振眉閣前，原是蕭秋水和蕭夫人力戰三個佩劍公子，也是「陰陽神劍」張臨意搏殺沙氏四兄弟的地方。

見天洞處，是辛虎丘狙擊蕭西樓不成，被蕭東廣追擊的地方。

還有，在黃河小軒前，蕭秋水一劍挑開黑衣女子的臉紗，那皙白如雲、清亮的臉……

——是唐方。

——唐方唐方妳可好？

× × ×

什麼都無恙。

一花、一草、一木都在，可惜了無生氣。

因為人却不在了。

物是人非，人去了那裏？

蕭秋水默然，他用手去抹拭那桌上、椅上的塵埃。

桌上有一樽花瓶，那花瓶很舊，有福祿壽的繪圖，手工很粗，他却記得這是十年前，一個附近的農佃，在過年大節時，特地不下田一天，徒步走廿來里送來的。

因為這莊稼感激蕭家的人，替他從惡霸手中保住了這塊田。

那惡霸叫海霸天，跟權力帮沒有關係，却是朱大天王的分系，沒有多少人敢惹，父親却叫自己兄弟四人，把那一股惡勢給挑了——

蕭易人、蕭開雁、蕭雪魚，和他自己四人。

那一次，他們踏着彩霞漫天的阡陌路歸來，心裏好興奮。

從此以後，每年那老漢都送東西來——蕭西樓也沒有拒絕，他瞭解那淳樸的農夫，若不讓他表達這一點感激之心，那就等於看不起他。

所以他接受了，——第一次送來的就是這粗糙的花瓶，雖不值錢，但已是莊稼老漢所能購買的極致了。

蕭西樓後來說：「這件好事是你們做的。這花瓶就歸你們收吧。」

蕭易人不要，他沒功夫收集物品，蒸蒸日上的武林事業，在要待他來開創。蕭開雁也不要，他沒有興趣。蕭雪魚也不要，那時南海劍派的鄧玉平正送給她一隻純白玉的古刀。蕭秋水要。他要來紀念。

他把這紀念品擺在這裏，每年爆竹响起時，他都會想起這件事。一年比一年遼遠，像爆竹烟花，散落一地。他鮮衣怒馬，長鋏短歌，在江湖上闖蕩，但每逢插枝梅花的時候，他就帶一朵梅花回來，插在這老舊的瓶子上，回家來過年。

而今瓶中已沒有了梅花。只有紙花。

紙是緞絨紙，是蕭夫人的母親費宮娥特有的一種高質的紙。每逢過年時，他和蕭夫人一面聽外邊新年時快樂的恭喜聲，一面紮造這些各式各樣的紙花。

蕭秋水看到這些紙花，就想起他慈慧的母親。——也許他眼睛潮濕不是為了這熟悉的瓶花，而是那些童穉的時光，年少的歲月，從前底事……

天正大師看着他。眼神很瞭解。齊公子等已在劍廬上上下下找過一遍，什麼都沒有，忍不住問：「岳太夫人原住那裏？」

他關心的是「天下英雄令」，因為那上面有他的誓言。

他並不要做個失信的人。

江湖上的人，往往把信譽看得極重要

，有時比生命還重要。

這是江湖人傻的地方，也是江湖人了不起的地方。

是傻還是了不起，就要你自己怎麼去看。

× × ×

——該醒了。

一聽到問詢，蕭秋水猛然就醒。

這些名家高手，莫不是為了自家的事而來的，而蕭家劍廬，他最熟，他一定要引領：……

詎知他這時就聽到天正大師說：「在那一間裏。」

他手指遙遙指去，亭台樓閣，花樹山石，隱隱就是振眉閣！

蕭秋水赫然道：「大師，……你，你怎知道？」

天正大師淡淡地道：「這地方原來必臥虎藏龍，每處地方都有極秀處，亦隱伏極險處……唯這閣樓是最安全，而氣象隱有王勢之地：：蕭大俠是一派宗主，自然會把太夫人安排宿於此地，方才無慮，不知然否？」

蕭秋水驚佩地道：「是：：正是……」他心裏慚愧，在蕭家誕生二十餘年，竟不知蕭家聽雨樓是如此精妙的陣勢，不禁隱然大汗淋漓，也頓悟了為何昔日蕭東廣輕易可以截住辛虎丘的去路。

天正大師道：「蕭家有如此氣象，無怪乎會出得了少俠這等人才……也無怪乎會引起權力帮忌意，唉。」

寶劍引人垂目，持劍的人容易活不長。明珠奪目，則收藏的人保有不久。

樹大招風，高處招寒，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梁斗頷首道：「權力帮已收買了鐵衣劍派，眼見浣花劍派此等聲勢，又將與南海劍派聯合，自然要先除之而後快了。」

南海劍派少掌門鄧玉平，因愛慕蕭雪魚，早有心入贅蕭家；鄧玉平之弟鄧玉函，又是蕭秋水的拜把弟兄，可惜却死在權力帮之「三絕劍魔」孔揚秦劍下。鄧玉平自然更恨權力帮。

天正微笑道：「只不知朱大天王的人，為何也要冒這一趟渾水？」

他一說完了這句話，四面大廳的牆上，忽然出現了十二隻手掌。

一條臂胳一條腿

十二隻手掌，打破了牆，伸了進來。

然而牆沒有裂，只穿破了手掌形狀的孔。

而且沒有聲響。

也許擊破石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擊牆只破了手掌形狀大小的洞不多一塊不少一塊，而且沒有發出聲響，這點天下能做到的人，不但不多，而且簡直太少了，太少太少了。

天正大師喟道：「『天王六掌』，果然內力修為、掌力稱絕，了不起。」

然後牆就倒了，走進來六個人。

六個侏儒。

他們人矮、頭大、手長、掌厚。

蕭秋水暗暗歎息，彷彿了解為何這六人未進來前，要先顯露一手功夫。

——矮小的人自然要壯聲勢，正如醜陋的人偏愛打扮一樣，豈不都是人性中極難堪而又極自然的事？

× × ×

這六個人，都喜歡看着他們的手掌。

：——也許他們不止在看他們最驕傲的武器，也在看這一戰的勝負，在掌紋裏有沒有寫上？

「你就是少林天正？」

天正大師合什：「阿彌陀佛。」

開始問話的矮人穿黑衣，一身純黑，像隻烏鴉，他說：「我叫苗殺，」轉目向一穿錦衣的矮人，「他叫蘇殺，」瞧着一玄衣人道，「他是敖殺，」又指向一灰衣人道，「他叫巫殺，」用手向一白衣人一指，「這是龔殺，」最後一拍他身邊一名紅衣人道，「他叫佘殺。」

天正大師說：「我知道，江湖上，你們就叫做『六殺』。」

苗殺說：「是。我們只為一個目的而殺人。」

蘇殺道：「朱大天王叫我們殺人，我們就殺。」

敖殺接道：「我們六個人，本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要不是得朱大天王收容，只是六個早死早好的孤兒而已……」

天正大師道：「我明白。你們告訴我們，你們的姓氏原來不同，只是想證明一點，你們六個人會有今天，會在一起，全賴朱大天王的栽培，所以不惜為他死。」

巫殺截道：「不惜為他殺人。」

天正大師笑道：「我知道了。」

梁斗接道：「既然我們知道了，你們可以說了。」

龔殺倒是奇道：「說什麼？」

天正笑笑，梁斗道：「你們告訴我們這些，只是為了提出某個要求；要是要求不得，寧可決一死戰，所以好教我們不要拒絕。」

佘殺撫掌嘆道：「兩位果是明白人。」忽然悄聲笑道：「如果諸位答應了，朱大天王也有小小的禮物要送予大家。」

他一說完，蘇殺和苗殺就突然倒飛回去。

他們倒飛的身法，竟比前掠，還要無缺。

他們倒掠入牆內，片刻又掠了出來。

佘殺笑道：「這是三件禮物的兩件，大師和梁大俠，先行過目，請，請。」

這幾乎已等於說，請先看看樣品的意思。

× × ×

佘殺一揮手，蘇殺背後揹了個黑突突的袋子，忽然攢了下來，抽開絲緞，剝開麻布，立即出現一個人，一個光頭！

這光頭人是一個和尚。

蘇殺繼續剝下去，就現出那和尚的雙肩。

那和尚竟穿着大金紅袈裟，眼睛瞪得老大，但穴道已被封，不但動彈不得，也出聲不得，但兇悍如血影者，也不敢與天正的雙目接觸。

那和尚竟是血影大師！

× × ×

血影大師，竟是「禮物」？

只聽蘇殺道：「血影藝出少林，後來大開殺戒，奸淫擄殺，無所不為，貴派早

有追捕他之心，無奈他已投身權力帮，要追逮他，恐怕會使少林捲入江湖風波之中，不易對付，……朱大天王有鑑於此，特遣我們六人，擒此叛逆，交由少林方丈發落。」

天正大師合什，長聲道：「善哉，善哉。」

苗殺手上提了個布包，布包很大，上面繫了個結，解開布結，只見一個古拙的書盒，上寫梵文，天正大師看了也不禁雙目一展，苗殺笑道：「這經原是達摩東渡，留在少林的，後三百年來刦火，此經終於落入塵俗之手，據悉少林歷二百四十六載遍尋未獲……朱大天王有見於此，特令在下交還少林方丈保存，物歸原主。」

佛門雖無嗔無欲，但此經乃眞本，是佛學中至寶秘笈，饒是天正大師這樣的高僧，更越發心動，長吸一口氣，緩緩道：「尚有一物，未知……」

佘殺笑着接道：「少林至剛至猛的內家拳路，與武當至陰至柔的內家拳法，一直都無法配合使用，但朱大天王浸淫兩家數十載，已研得合併之法，正不知要與武當太禪研討好，還是向大師你求教好，現在……」

佘殺笑笑，再不言語。

梁斗暗吁了一口氣，忖：好厲害，就算天正無貪無念，但少林、武當，一直併立，各據一方，如有誰先得併合兩家武功法門，無疑聲勢大進，武功劇進，另一派就無法望及背項了。……這等誘惑，又有誰受得了？

只聽天正沉默良久，終於問道：「只不知天王要老衲做的是什麼事？」

佘殺道：「沒有事。」

苗殺立即接道：「只不過要大師和大師的朋友，不要管一件事。」

天正緩緩問道：「不管那一件事？」

還是佘殺接道：「不管一隻胳臂一條腿的事。」

天正大師繼續問：「那一個人的胳臂和腿？」

佘殺沒有答，龔殺突然大聲說出來。

「蕭秋水的！」

這連蕭秋水都嚇了一跳，一大跳。

× × ×

天正大師沒有再問。

梁斗却忍不住要問。

「你們為什麼要他的一條胳臂和一條腿？」

「因為他在秭歸，帶人殺了『長江三英』。」

梁斗又問：「可是他在丹霞嶺上，曾救過『長江五劍』，而且柔水神君雍希羽也答應替他脫罪。」

「有這回事，」佘殺似在這六人中，最能言善道，而且機警聰明，「所以『長江三英』的事已不計，但是他又殺了『長江四棍』中的金北望金老三。」

蕭秋水不是因為怕死，可是他必須分辯，「他不是我殺的！」

敖殺即問：「那麼是誰殺的？」

蕭秋水疾道：「權力帮，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一洞神魔，左常生的弟子、鍾無離、柳有孔殺的。」

敖殺無言，佘殺却道：「原來是這樣的。我知道你也不致於說謊。但是金老三雖不是你殺的，却是因你而死的。」

這點確然。雖然鍾、柳二人暗殺金北望，是因為要手刃他。所以蕭秋水無言。

佘殺冷笑又道：「何況，天王的令，已經下了。」

——朱大天王既然已下令，便無挽救了。

——他要一個人死，就得死；他要一個人生，就得生。

——一個生死都由他來支配的人。

天王既下了令，再說也沒用了——佘殺正是這個意思。

「而且，」佘殺道，「為了柔水神君的請求，朱大天王只要蕭秋水一條胳臂一條腿而已。」

他笑笑又接着說・「隨便那一條都可以。」

× × ×

佘殺這樣說的時候，彷彿已把一件極高價的事物，用了極廉宜的價格拋售出去似的。

如集他是一個商人，他已表示他的貨品已打折扣了。算得極是相宜。

——連你不買都不可以。

只要天正不管，別人就管也管不了。

他們六人很相信自己的成功——而且更相信朱大天王的三件「禮物」。

「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朱大天王的部下，除了長老級的章殘金、萬碎玉和烈火、柔水二神君之外，就要輪到這「六殺」為最强了。

他們對自己的武功，一直都很自信，也很自負。

一個人若人生醜陋，很可能會多花時間，在學問上——而不是多花時間，在炫耀他們的容貌風度上。

「六掌」武功之所以高，是因為他們專一。

——因為他們知道，若要出人頭地，就得苦練，不斷的苦練，天天的苦練，時時刻刻的苦練。

梁斗輕輕咳了一聲，他知道天正縱不會答應，也不好說話了。

這時應該由他來說話，而且該由他來挺身而出。

他是蕭秋水的兄弟，無論如何，他不能讓他們這樣做。

他開始時不敢說，是因為有天正大師在，他不敢僭越，他現在敢了。他不敢，是因為尊重。他敢，是因為爹氣。

梁斗說：「帶我去見雍學士，我跟他說去。」

佘殺搖頭，笑了。「沒有用，跟誰說都沒有用。」

——因為朱大天王已經下令了。

梁斗輕咳道：「那麼，我不答應。」

佘殺看向天正，含笑道：「並沒有人要你答應。」

——天正大師就行了。

天正大師是武林泰斗，只要天正不出手，「六掌六殺」就了無所懼。

這時，曲暮霜忽然大聲道：「我們不答應。」

曲抿描用更大的聲音喊：「打死我們也不答應。」

佘殺臉上沒有表情，却嘆了一口氣道：「那妳們只好死了。」

× × ×

「六殺」立意要再出手一次。

他們覺得以掌穿牆的恐嚇，還是太輕了。

先殺兩個人來開開光，也許梁斗會知難而退。

梁斗此人在江湖一帶，頗有俠名——！能不招惹，則儘量不去招惹的好。

——這是朱大天王手下的人做事的原則。

一旦招惹，趕盡殺絕！

——這也是朱大天王手下做事的另一原則。

原則常有兩面：——有時一面看似不傷人，另一面却往往殺人不見血！

他們就用殺人的一面，先行殺掉曲家姊妹。

可惜他們一動，梁斗就動了。

他掠在曲家姊妹的身前。

「六殺」其他五人都變了臉色。原本是佘殺一人動手的，但梁斗攔在身前，他們也不能不一齊動手。大俠梁斗，譽滿江湖，六掌還是不敢輕敵的。

梁斗忽覺滿天掌影，他分不出那一隻是虛，那一隻是實的。

偌大的廳堂，連桌、椅、杯、盤，都變作了掌影。

梁斗身退，退至盤栽之前，忽然盆栽變成了手掌，向他背後按來。

他長身而起，落到橫匾處，那橫匾又忽然作掌影，梁斗急忙一沉，向兵器架子掠去。

可是兵器架山每一件兵器，都變成每一隻手掌，向他按來。

梁斗這才知道「六掌」的武功，遠勝於上次丹霞所見的「五劍」。

這廳堂每一事物，都變作了手掌，連寸步都不能移，連半步都無法再退：

——而不能退，他要保護曲家姊妹。

這六人一出手，就是殺手。

——既然出手，便絕不留情。

梁斗長嘆一聲，一道淡淡的刀光飛出來。

× × ×

不眩目的光芒，平凡的刀。

× × ×

古道，西風，瘦馬。

四個人在天涯。

天涯不遠，也許近在咫尺。

那兩個萎頹、高冠的人，以及一個少年、一個中年人，騎馬走入胖子店。

離成都僅有數十里的胖子店。

× × ×

刀光一閃而沒。

刀又回到平凡的鞘中。

刀是不是平凡的刀？人呢？

——人是不是平凡的人。

× × ×

梁斗很不願出刀，因為他每次出刀，都要傷人。

——梁斗很不願意傷人。

可是他一出刀，可能不止傷人，而且殺人。

這一次他不得不出刀，在交手第一回合裏，他就被迫出刀。

——因為不出刀就應付不了。

更可怕的，這次他出了刀，發覺還是未必應付得了。

掌都消失了。

那股逼人的殺氣，一下子萎縮，回到了六人的眼神和掌心裏。

他們六人，目光除了蕭殺，還有一片震訝。因為他們掌心都多了一道痕。刀痕。

血微微溢出，他們驚訝，但已矢志要殺梁斗。

——這樣的敵手，絕不能讓他活下去，放虎歸山！所以他們目中殺氣更重。

梁斗神色依然平淡，只不過輕咳了一聲。

蕭秋水立刻發覺他青衣長衫濕了一點，濕了一點點，而且青衫變成了褐色，一種極幽沉的顏色。紅色滲和青色時，兩種極鮮亮的顏色在一起，就會產生這一種消沉的色彩。難道，難道梁斗吐了血、吐的是血？

× × ×

梁斗笑了。

他發現自己不是這六人合起來的敵手。可是縱不是敵手——也只好對敵到死為止。人在江湖，有些事是百死不折，雖死不辭的。

人能面對死，不會驚怕，世上又有幾人？

——是有幾人！

至少蕭秋水和齊公子是。他們已一左一右，在梁斗身邊。六掌瞳孔收縮，他們已準備第二度出手。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堂島上的兩名藥劑師佐木和子與蘇絲黃是亞洲青年聯盟的成員，她們潛伏在島上多時，而這次擴散黑死病菌苗的也是她們，起初她們死不願意供出配製黑死病解藥的方法來，後來，陳秀蓮等只好使用催眠術，使她們供出早已制好的解藥，而使天堂島的人幸免於難，但是，經此一事後，佐木和子却要求陳秀蓮保護她，並決意脫離亞洲青年聯盟的組織，同時，也把這組織中的一些情況說給陳秀蓮聽，也因為她洩漏了組織中的秘密，所以要陳秀蓮保護她……

頓悟前非　途迷知返

陳秀蓮道：「我倒不覺得，我開設這家偵探社，就是為了想憑自己的興趣做點我喜歡亦而又能够做的事，我根本不存心要賺錢，有些案子，我是賠了錢而接下來的。說也奇怪，越是不要錢，錢來得就越容易，像這座天堂島就是如此。」

佐木和子道：「妳打算什麼時候把天堂島送出去？」

「上次我就有這個打算了，可是李昆說妳們都跟天堂島簽了合同，期限是五年，條件很優厚，無論那一個接手的人，恐怕都不可能履行合約而付出這個待遇的，我只有拖到最後一個人滿約。」

佐木和子輕輕一嘆道：「假如妳還沒有辦轉讓的手續，恐怕就辦不成了，亞洲聯盟看中了這個地方，就不會輕易放棄的，彼得陳在路上就跟我們聯繫過，他們要來接管天堂島第一批是沒有武裝的，但後來緊接着就是大批的武裝人員，妳如果已經把天堂島的武裝撤除了，那還是快一點離開的好。」

「妳是說逃避他們？」

「這是唯一的辦法。」

「亞洲青年聯盟的勢力很大，逃走不是辦法，他們會繼續找了來的！」

「有一個地方，組織在那兒沒有分支機構，只要逃到那兒去就安全了。」

「哦！什麼地方？」

「台灣，那是世界上僅有的一個治安良好的地方，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力量在撲滅犯罪，阻止黑社會的成立與擴展，不准暴力的行動擴大，保障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這個我知道，可是我逃了，這兒又怎麼辦呢？」

「亞青聯盟的目的是要取得這個地方的所有權，妳不在，他們無法取得合法的所有權，就沒辦法了。」

陳秀蓮道：「不！他們有辦法的，他可以拿島上的人作為人質來威脅我，像這次一樣，他們在這兒散佈了黑死病，以島上所有人的生死，逼得我非妥協不可。」

佐木和子低下了頭，顯然很慚愧地道：「那麼陳小姐的意思是如何應付呢？」

「對抗到底，作一個徹底解決，否則問題始終存在的。」

「可是妳已經沒有了武裝！」

「那只是沒有了攻擊性的武器，防禦性的設備我還是掌握住的。」

「那些防禦性的設備能够抵擋他們的攻擊嗎？」

「這要看是那一種攻擊了，遠射程的重武器我是沒辦法的……」

「那倒不會，組織還買不起那些裝備，最多是衝鋒槍而已，可是他們人多。」

「不要緊，天堂島外圍有一大片珊瑚礁的水域，大型的船隻無法進來，以前的遊客都是乘坐潛水艇，由海底的隧道才能進入……」

「那恐怕是胡可為騙人，妳們的女神號船艇也不算小，怎麼照樣能進來呢？」

陳秀蓮笑道：「那是個秘密，我可以向妳公開，水域內有一部份障碍是可以用人為操作控制的，遙控的樞紐在島上，我這兒不打開，外面是無法超越進入的。」

佐木和子道：「那不是很好了嗎？他們進不來，就無法展開攻擊。」

陳秀蓮道：「但是他們可能用蛙人裝備，潛水登陸，這就很討厭了，島上的人雖多，却都是沒有武裝的，所以我才希望妳能够幫助我們，跟我合作……」

「如何合作法？」

「跟他們聯繫，把他們引到指定的地方，加以軟禁。」

「在這個島上，那兒也無法關住一批帶着武器的人。」

「有的，就是我關彼得陳他們的地方，那兒深入海底，出入開關，全由上面控制，把他們引了下去就不怕他們不乖乖地聽話了，他們只要開一槍，子彈射穿了水壁，就是死路一條。」

佐木和子想了一下道：「我可以這麼做，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妳提出來好了。」

「我跟蘇絲黃如果跟組織來上這一下，那不但是背叛了組織，而且是站在跟組織作對的地位了，我們的處境很危險，所以我要求相當的代價。」

陳秀蓮道：「妳把黑死病的抗體洩漏了出來，那已經是背叛組織了，雖然妳是在被催眠的情形下洩漏的，但是恐怕組織不會相信妳的解釋，妳等於是在自救，不過我還是願意聽聽妳的條件與開價。」

佐木和子道：「我就是為了要活下去，才跟你們合作的，因此我第一個要求是事成之後，我們一定要離開此地。」

「為什麼？我相信能够把問題一次擺平，以後就不會有麻煩了，妳用不着急於離開。」

「不！我雖然不知道組織的詳細情形，但是在我猜測中，組織在島上絕不會只有我們兩個人！」

陳秀蓮為之一震，佐木和子又道：「我們要立刻離開，倒不是怕別的，就是怕那潛伏者對我們採取制裁行動，在我們已往的慘例中，組織派出一組工作人員時，必然會再安排一個監視者，這個人平時不跟組織聯繫，唯一的工作就是有人背叛時，執行制裁，所以我們要求立刻離開。」

「這個要求倒是很合理，我可以接受，也可以安排。」

「不必作什麼安排，只要把我們送到台灣去！」

「可以，我在台灣有分支企業，可以把妳們調去工作，連帶把妳們的就業問題也解決了。」

「那太好了，我們也不會工作太久，找個適當的人，還是結婚的好，因此我們希望有一筆欵子保障日後的生活。」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行，妳們就算是在這兒服務滿期，可以帶走妳們在合約上所許的酬勞。」

「就這麼決定了，現在，陳小姐要我們做什麼？」

「妳們的體力未復，現在還不能做什麼，目前妳們好好地休息，到了該行動的時候，我會告訴妳們的。」

她留下了兩個女孩子，來到另一間裝滿儀器表的屋子裏，那是對外監視的雷達室，全部是自動控制來做，不需要人操縱，她扭開了螢光幕，看看上面一些游動的光點，不禁微微一怔道：「這些人的本事不少，來得比我想像中快！」

「是啊，他們居然能摸到水域外面，這證明他們一定有正確的導航方向，也一定有人在這兒發出了訊號通知他們，否則他們不會這麼快而直接到的。」

回答的是李昆，這些儀器的使用，他是較為清楚的一個，所以立刻表示了他的意見：「島上不會有人傳出訊號去，胡可油對這一點管制得很嚴，有很詳細的檢查儀器，倒是這一次我們疏忽了，訊號一定是從彼得陳他們那兒發出的。」

「不會吧，我已經詳細地檢查過他們的身上，拿走了一切東西。」

「問題是出在帶來的那一批製藥器具上。」

「何以見得呢，那些機器都使用過了，沒什麼毛病呀！」

「假如島上的人能發出信號，天堂島上早就受到不知多少次的攻擊了，不僅是亞青聯盟對這兒有興趣，類似的人還多得很呢，所以我們敢斷定訊息是由我們帶來的機器上發出的，這點不必去討論了，奇怪的是這些光點，形狀像是救生筏，難道他們想用這個登陸嗎？」

光點一點點向前推進，雖然移動極慢，但是李昆却是更為吃驚了，忍不住叫道：「一分鐘推進四刻度，那是時速六十海浬，救生筏有這麼快嗎？除非是裝了噴氣引擎。」

他是在說笑，但陳秀蓮却認眞地道：「恐怕你說對了，那是噴氣引擎。」

「這怎麼可能，一具噴氣引擎裝在救生筏上。」

「不是救生筏，是汽墊船，現在已經接近到電視掃瞄範圍內了，你扭開電視看看。」

李昆撥開了一個按鈕，螢幕上立刻出現了一個驚人的畫面，一架噴氣式的汽墊船在作高速行進，船上坐了十個手執衝鋒槍的漢子。

他順序掃過去，心中還唸道：「一、二、三……六七八，來了，一共八艘，每

艘船上十個人，就有八十名槍手。」

「八十二名，最後兩條上多了一個人，他們扛着的武器是火箭筒，也稱爲無座力炮，二次大戰時，用來破壞坦克車的最佳武器。

陳秀蓮表現了她的敏銳觀察跟非常的軍事知識。

× × ×

可是陳秀蓮的軍事常識也使李昆陷入了震驚，不是爲了她的判斷震驚，而是爲了她的發現。

「八十個武裝的戰士已經够我們應付的了，何況還加上兩具很具威力的無後座力炮。」

陳秀蓮很穩定地笑了笑：「大衞，你把我們估計得太高了，別說對方有八十個人，就是只有八個人，八枝衝鋒槍，我們也無法抵抗的，胡可爲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天堂島上禁止使用武器。甚至於連刀叉都在管制之列，所以我們等於是根本沒有武裝，也沒有能力抵擋任何的侵略的。」

李昆搖頭道：「不！我們還是有一部武器的。」

陳秀蓮哦了一聲問道：「是什麼武器？有多少？在那兒？」

李昆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有十幾枝來福步槍，零點二二口徑，還有幾枝手槍，這是我從一個倉庫裏找到的。如果在以前，我會把它們毀棄掉，可是妳把海底基地的武裝拆除後，我想到我們多少還需要一點維持秩序的武裝，所以我留下來。」

「它們能够跟衝鋒槍開火嗎？」

李昆想了想道：「應該可以的，來福槍的性能比衝鋒槍優越，射程遠出一倍，準確度也高得多。」

「這個我知道，那是表現射擊技術的槍械，所以奧運會也將它列入項目了。而衝鋒槍却沒有技術可言的，那是一種殺人的兇器，在有效射程內，對準目標一扣扳機，一排二十五發子彈全部在兩三秒鐘內射出去，絕對可以命中。以性能而言，來福槍是比衝鋒槍優越，只是它需要射擊技術，在這兒，只有五六個人具有那種技術。你、我、魯薏絲、加上葉長青，最多還能找出一兩個人，我們能擋住八十枝衝鋒槍的進攻嗎？」

李昆道：「陳小姐，我參加過韓戰，是當狙擊手的，我學過游擊戰術，良好的掩護，適當的調度，再加上準確的射擊，我想不難把他們阻擋在海岸外。」

陳秀蓮輕嘆了一口氣：「大衞，你忽略了一個事實，對方的進攻是全面的，不是一條綫，我們能守住每一處海灘嗎？」

李昆被問住了。

「那該怎麼辦？我們難道只有束手待斃了？」

陳秀蓮笑笑道：「別那麼沮喪，我只是拆除了攻擊性的武裝，但是防禦性的武裝還是保留的。」

「那有什麼用，我們最好的防禦是海島外圍的珊瑚礁形成的那一道屏障，那只能阻止對方的船隻進來，而氣墊船却是在水面之上的，任何水流的障碍都不生作用的。」

陳秀蓮一笑道：「你對海上的防禦設施了解多少？」

「不是海底基地上的那些嗎？」

「是的，但是你看到的只是一部份，還有一些你沒有看到的。」

李昆不禁一怔，陳秀蓮道：「胡可爲是個很怪的人，他喜歡保藏一些獨有的秘密，有幾份東西夾在他的秘密檔案中，却是用一種很奇怪的文字寫的，那是一種古老的梵文，當時我沒有了解它的意義，所以沒有方法去解釋它。」

李昆顯得很焦急地道：「陳小姐，究竟是什麼，妳快說出來吧，瞧他們這種速度行進，半小時就可以接近本島了。」

陳秀蓮一笑道：「沒有關係，讓他們再前進二十分鐘，然後我再開動我們的防禦設施，絕對可以把他們擋在海面上。」

「擋在海面上？」

李昆似乎難以相信，陳秀蓮笑道：「運氣如果好的話，還可以把他們困在海面上，然後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武器——幾枝手槍，去把他們俘擄上來，也許連手槍都用不到，只要準備竹竿、鈎子，把人鈎上來就行了。」

李昆看着她，以爲她在講神話，或者神智不清。

可是陳秀蓮看來很正常，完全沒有不對勁，一片充滿了自信，終於，這股自信也幫助李昆建立了信心。

對這個專門創造神跡的中國女郎，他已經具有了信心，先前的懷疑，只不過是突然聽見了一句難以相信的話而生的自然反應而已。知道了陳秀蓮不是開玩笑，他就毫無懷疑了，因此他只恭敬地問道：「陳小姐，我要做些什麼？是不是要去準備快艇、撓鉤，好到海上去抓人。」

「不！這些事情讓別人來做，你既然訓練了一批能够作戰的女戰士，我就封你一個榮銜——突擊司令。」

「突擊司令！向誰去突擊？」

「自然是向侵入的敵人，亞青聯盟的人。」

「他們不是在海面上，由陳小姐自己對付嗎？」

「那是乘坐氣墊船前來攻擊的一批，這種船只能作近距離的航行。在珊瑚礁外層，還有一條大船，你帶領十個人去，把那條大船繳械，得手後再發信號通知我，開放航路，把船駛進來！」

「那條船很大吧？」

「我不知道，不過照我的估計，至少也在兩千噸以上，是一條戰時的驅逐艦改裝的貨輪，這是蘇絲黃對我提供的資料，她曉得有這麼一條船，却不知道大小。」

李昆點頭道：「就算是不到兩千噸，也是相當大了，妳的女神號只有兩百噸左右，天堂島也只有四百噸……」

「大衞，你不是跟他們去比吃水量，也不是跟他們比載重，何況你也不是駕駛這兩條遊艇去突擊。」

「那我們怎麼去呢？他們的船停在七十海里之外呢。」

「根據蘇絲黃說，他們的那條船從海軍部拍賣到手時，雖然已經拆除了武裝，可是他們又重新裝配了一下，可能會擁有小型的機關炮之類配備，你若是駕遊艇前去，還沒有靠近它就會被擊沉了。」

「是啊，所以我才感到這個任務的艱

巨，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駕駛潛艇去，停在大船的底下，再以潛水衣配備，悄悄地登船，我相信他們一定把大部份的人員都投在攻擊上了，大船上最多只有五六個人。」

「陳小姐，那艘潛艇已經給黑約克跟龍之介開到第二天堂島上去了，那兒的地形，比此地更爲隱秘，只有潛艇才能够到達。」

「我知道，我說的是另一條潛艇，是胡可爲留作必要時，一個人用來逃走的袖珍型潛艇！」

「那條潛艇能載十個人嗎？」

「可以，它的運載量是兩千公斤，胡可爲是用來作逃亡突圍用的，所以它的武器佔去了大半載重，我已經把那些武裝拆除了，你帶八十個人都沒問題！」

李昆搖搖頭道：「陳小姐，你上次在天堂島上不過才三天，却做了那麼多的事，眞是使人不敢相信。」

「其實我並不要親自動手，拆卸工作是龍之介帶着人做的，我之所以說那條潛艇已經封閉無法使用，是怕有人悄悄地把它開走了，那是一條核子動力的最新型潛艇，耐航力可以圍繞地球兜兩個圈子，我對島上的人並不十分了解，所以必須要有所保留。」

李昆的神色略略有點黯然，陳秀蓮笑道：「大衞！你是否不高興，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

「不！妳有權作所有保留的！」

「我並沒有不信任你，我在離開時，曾經留下一封密函給你，告訴你萬一有什麼緊急事件時，可以拆開密函看，上面能告訴你如何處理急難。」

「是的，但是我沒有去看，因爲妳走後並沒有什麼事，這次的事變是突然的，而且妳自己也來了，我就更不必去打開密函了。」

陳秀蓮笑笑道：「大衞，你是一個很值得信任的伙伴，我以爲你會打開密函來看看，先了解一下內容的。」

李昆嚴肅地道：「我曾經受過情報訓練，那些訓練的第一個信條就是不要知道不需要知道的事。」

陳秀蓮說道：「好了！我對你的誠實與守份非常感動，現在你去看看密函，就帶人出發吧。潛艇上還有兩枚魚雷，那是僅有的一點武裝了，你不到必要的時候，最好不去使用，因爲這兩枚魚雷是自動導向的，威力很强，我們今後恐怕還要面臨到更多的挑戰，這是我們僅有的長程武裝了。」

李昆走了，魯薏絲跟蘇菲一直在旁邊聽他們的談話，緊張得連氣都透不過來。

雖然還沒有正式開戰，但是兩個人却都已一身大汗，那是心情緊張所致，蘇菲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大姊，妳說的一切都是眞的？」

「妳是指那一點？」

「妳能够在海上把對方的船隻攔截下來。」

「我不知道。」

兩個女孩子都爲之一怔，魯薏絲急了：「大姊，妳怎麼不知道呢，剛才妳跟大衞不是說得好好的，胡可爲留下了一套設備……」

「不錯！是有那一套設備，但是機器的事情很難說，祇要有一點小小的故障，就會導致整體失效，這套設備長年埋藏在海底下，又不能試驗，因此我也不敢担保它一定能操作正常。」

「那爲什麼不試驗一下呢？」

「胡可爲把它列爲最機密的設備，自然是無法經常試驗的，最主要的是這套設施用過一次後從新裝置太費事，而且秘密一洩就不靈了，何況那一副設備是呆的，如果讓人知道了，用來對付他，豈不是慘了！」

「究竟是什麼呢？」

心急的魯薏絲忍不住追問了出來，陳秀蓮目注螢光屏，沉靜地道：「別急，還有五分鐘就要發動了，魯薏絲，妳跟青青兩個人各帶十個人，要水性好一點的，在快艇碼頭上候命，如果機件操作正常，妳們就可以動手綑人了。」

魯薏絲的動作也快，立刻就跟葉長青兩個人去了。

陳秀蓮又注視了一下螢光屏，終於在一組鍵盤上按了下去。

這是一組像英文打字機般的按鈕，蘇菲看得很清楚，她按的字母是一句咒人的話！

「GO TO HELL！」（見鬼去！）

可是螢光幕上沒有一點跡象，倒是那些光影越來越接近了，陳秀蓮道：「別緊張，我只撥開了機鈕，實際的作業要四分鐘之後才開始呢，我們正好來得及到海岸上去觀察効果去。」

她一面看看手錶，一面急步地出去，碼頭上湧集了二三十個女孩子，都拿着槍枝，嘰嘰喳喳地吵成一團。

陳秀蓮一出來了，她們立刻安靜了下來。

陳秀蓮莊嚴地站在高處道：

「姊妹們，大家都知道了有一批壞人要來進攻我們天堂島，以前的胡可爲在海底的基地上養了一批武裝的自衞部隊，被我解散了，因此我們只靠自己的力量來自衞，大衞說妳們曾經受過射擊訓練，能作戰的人舉手。」

只有四個女孩子舉起了手，陳秀蓮笑問道：

「妳們自信能够作戰？」

蘇菲連忙道：

「她們豈止是能够作戰，而且，還曾經參加過戰役了，她們都是北越潛伏到越南的突擊隊，在西貢街頭因爲發動攻擊而被捕，然後胡可爲運用方法，把她們救了出來……」

陳秀蓮點點頭道：

「那就好了，妳們兩個人一組，各乘一條船，槍上膛，準備射擊，看見對方仍然具有武裝的，就立予射擊 其餘的人把長槍放下，每人帶刺刀一柄，下水去綁人就是了，綁人大家都會吧？」

「現在立刻上船候命發動引擎，發現了對方的蹤跡後，立刻加速迎上去。」

兩條摩托快艇都已經準備好了，人員也分配好了，大家很快地上了船，焦急地向前盼望着，等待着。

沒有多久，果然耳中已傳來了一陣輕微的震聲，在遙遠的水平綫上，出現了一排小黑點。

「來了。」

每個人的心裏都在喊着，顯得十分緊張。

接下去的鏡頭十分精采，也十分地出人意料，當那一排黑點逐漸明顯，看得清上面都是載滿了蛙人裝的武裝人員時，對方離岸已經只有三四百公尺了。

對方乘坐的果然是噴氣引擎的氣墊船，不過並不像電影上所見那種眞正以空氣爲墊，在水面之上行駛的，只是一個很大的充氣膠墊上舖了平板，裝上引擎而已。

這種船隻在行駛淺水沼澤地區很適合。即使在平地上，由噴氣引擎所產生的巨大推力，也能使膠墊在地面上滑動而前進，只是阻力較大。而且表面容易磨損，不如在水面上的速度高而行程長。

朝對方的速度，最多只要兩分鐘，就能衝到岸上。

他們衝鋒的一面，正是有沙灘那面，平面很廣闊，而且是八條連成一綫急行。

那兩名担任狙擊的女孩子已經心急着要擧槍射擊時，忽然奇蹟發生了，就在海面上平空昇起一道銀白色的屏幕，就在對方十來公尺的水底下昇起。

那竟是一張很大很大的尼龍繩網，橫廣面居然有一兩千公尺，而這一面透明的繩網的上昇裝置更是巧妙，那是由十枚火箭繫着，由水底向上急冒而出。

八艘氣墊船再也沒想到會遇上這種攔截的，他們顯然已經準備了可能會遇到攔截，所以八船平行，以高速急衝，這是一種近乎人海戰術的衝擊法。

海岸上的防禦設備最多只有長程步槍，這是他們從佐木和子與蘇絲黃傳達的電訊中知道的。

假如只有來福槍的話，最多只能個別擊破而已。八條船平行衝鋒過來，最少也有一半以上可以登陸，只要能够接近海岸，他們的衝鋒槍就可佔到火力的優勢了。

老遠他們用望遠鏡也看見了海岸上的情況，跟電訊中報導的完全一樣。

證實了情報無誤，他們才大胆地高速衝擊，誰知道竟撞進了陷阱！

氣墊船衝上了網，仍然有一股衝力的，可是網子已經覆蓋了下來，把船上的人都緊緊地綁在了氣墊船上。

船的餘勢仍足，尼龍網的拉力也不少，等到拉力把衝力抵消時，八條氣墊船跟船上的人都被裹得像粽子一樣，而且網子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重量，船上氣墊的浮力足够把他們浮在海面上，更因爲八條船所承受的阻力有先後之差，因而產生了强弱之分。

互相牽扯的結果，使他們在水中連翻帶滾，一個個都綁得更結實了。

這種結果是誰都想不到的，兩條快艇上的女孩子們都發出了歡呼，一槍未發，聲勢洶洶的敵人就這麼被俘了。

魯薏絲道：「青青，我們不必一個個地綁了，他們都被綑得緊緊的，乾脆把氣墊的氣囊戳破，讓他們沉下海裏算了！」

葉長青道：「不行，我不贊成，大姊也不會同意！」

「這麼多的人，一個個地綑綁太費事，說不定在給他們掙脫一兩個出來，我們反而危險了，別忘記他們手中拿的都是衝鋒槍！」

葉長青道：「這也是，雖然都泡了水，但是彈藥在短時間內是防水的，仍然有效，而且有些人的手指還扣在槍機上，槍口卻穿出網外來了，他們只要等我們靠近時一壓手指，很可能就會傷害到我們！」

陳秀蓮笑笑道：「放心好了，去綁人吧，我保證他們會在半小時失去了知覺，聽憑妳們擺佈了。」

「何以見得呢？」

陳秀蓮用手一指道：「事實就是證明，妳們看那些人，可有一個動的！」

果然那八條船上的人一個個都被束得緊緊的，一動都不動。葉長青道：「現在他們被尼龍繩網綁緊了，自然無法動，可是等我們接近時，他們手指一壓槍機的力量總是有的！」

「也不會，他們在水中已經受到了高壓電擊，預計在半小時內不會蘇醒。」

兩條快艇慢慢地駛出去，在網邊已經浮起了很多的海魚，是受到電擊的緣故！

葉長青又撥開了對講器：

「大姊！你說得不錯，果然都被電流擊昏了過去，可是我們下去不會受到電擊嗎？」

「不會，電流只有三分鐘，現在已經停止了，不過爲了安全起見，妳們還是先別忙着個別地綑人。每條快艇拉住一頭，把他們拖上岸來，再行處理吧，多叫些人來，一起動手就行了。」

這倒是個好辦法，魯薏絲跟葉長青立即分開駛向兩頭，用竹把網的一頭鈎過來，掛在船尾的鋼鈎上。

然後開足馬力，慢慢地把那八條船與人都拉向了碼頭，岸上的人都聞聲出來了，大家都興致勃勃地帮助拉網上岸，那些人仍然在昏迷中。

先一個個地解除了武裝，然後又一個個地綁了起來。

陳秀蓮扶着一塊石頭坐了下來，臉色蒼白。

每個人都去忙着檢視戰果。沒注意到她的情況，結果還是蘇菲先發現了，連忙問道：「大姊，妳怎麼了，是不是那兒不舒服？」

陳秀蓮定了一下神，軟弱地道：「不！我只是緊張過度，休息一下就會好的。妳知道我剛才冒了多大的險？」

「冒險？沒有呀，那裝置妙極了，連我都不知道胡可爲還安置了這一着……」

陳秀蓮笑笑道：「我只是憑着胡可爲一段記載，連證實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假如他只是開開玩笑，妳想是什麼後果！」

那後果的確是不堪想像的，對方衝到射程範圍內，一定是一陣亂槍掃射，因爲他們都是執着武器，意圖抗拒的樣子，對方自然不會客氣的。

陳秀蓮再度嘆了口氣道：「要是機件有一點故障，未能及時趕上那距離，那又怎麼辦？我一直就在躭心這個問題，一直到網被拖上了岸，我才算是放了心。」

蘇菲道：「可是妳一點都沒有着急的樣子！」

陳秀蓮微笑道：「我着急又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影響軍心士氣，現在好了，希望大衞他們也能够順利得手……」

蘇菲看了這個中國女郎一眼，實在很難相信她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超人了！

不！比超人還要更神化一點，在幻想小說中的超人只是具了超越常人的體能，而陳秀蓮除了那些之外，還有着人所不及的智慧。

因此她笑着問道：「大姐，假如機件失靈，未能成功地將來人攔截住，妳又作何打算呢？」

「那只有宣告投降了！」

「不！我不相信妳會屈服的，妳一定還有另外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陳秀蓮道：「我的辦法就是看看到了對方的射程之內時，叫大家放棄武器，高擧雙手不抵抗。」

「聽任他們佔領這個島？」

「是的，我總不能拿這麼多人的性命來賭意氣，叫大家拿來福槍去跟衝鋒槍、火箭對抗。」

「然後呢？又怎麼樣？」

陳秀蓮笑道：「不怎麼樣，對方要這個地方做他們的總部，然而他們仍是需要一個掩護的，天堂島還是會維持以前的營業狀態，每一個人也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上，甚至於業務還會更爲發達一點。亞青聯盟是一個組織，不是胡可爲一個人統治這個島，很可能在島上工作的人員，待遇還會更好，而且亞青聯盟總部是在地下的海底基地內，對上面毫無妨碍，最多使島上的人員增加一些而已，這使得那些女孩子們更爲高興，不會鬧男人荒了。」

「大姊，這不是妳心裏的話吧？」

「這是最可能接近的事實。」

「但是我希望知道妳的眞正打算。」

「爲什麼妳會以爲我另有打算呢？」

蘇菲笑道：「妳並不重視這一份得來的財富，照妳的說法，亞青聯盟來接手天堂島，似乎一切都能有改善！」

陳秀蓮笑笑道：「不是似乎，而是一定會有改善，他們中間很有一些企業人才，會更努力地經營，使天堂島成爲一個公開的遊樂勝地，一個名副其實的商人的天堂。」

「胡可爲的企業手段不好嗎？」

「不够好，他有太多的顧忌，亞青聯盟卻不會，胡可爲把他的實力隱藏在一地，亞青聯盟卻有着廣大的外圍勢力，他們甚至於可長期開放這個島，成爲犯罪的天堂，因爲此地沒有法律，不管在世界上那個國家犯了罪，祇要有錢能在此地揮霍下去，就可以在這兒享受着帝王的生活！」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陳秀蓮莊容道：「表面上看來是的，天堂島上沒罪惡，在別處犯了罪的人，只要在天堂島上不犯罪就行了，可是在本質上就不對了，我們成立那個東方偵探社的目的在戢止罪惡，揭發罪惡，卻把天堂島給一個大罪惡組織來作爲根據地，向全世界散佈罪惡，這是我絕對無法同意的。」

蘇菲道：「我也知道大姐不會同意，否則就跟他們訂立合約，把天堂島租讓給他們了，因此我才想知道，假如無法阻止來人的侵略，妳又作何打算？」

「我只有寄望於大衞，他們突擊能够成功。」

「那他們突擊成功，對我們的處境有帮助嗎？」

陳秀蓮道：「有的，因爲這是個海島，而且對外的交通電訊都只有一個頻道，我已經把這個頻道關閉了！」

「那又能怎麼樣呢？」

「我要大衞他們突擊得手後，立刻把船開走，使此地陷於完全的孤立。」

「那又有什麼用呢？島上還有兩條船，女神號跟天堂號，仍然可以出去的。」

「短時間沒辦法，我叫大衞帶走了兩條船上的主要零件，除非他們有着極爲高明的機械師，可以照樣製作出來，不過我也想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爲那些零件的材料是硬度極高的合金，一定要在特殊的工具與高度的技術下才能切割……」

「完全隔絕了又怎麼辦？我們仍是在對方的控制之下，他能救我們出去嗎？」

陳秀蓮道：「他不能，但是他只要找到了朱麗，就能解圍了。」

「朱麗！她又有什麼辦法呢？」

「向國際警察請求援助，或者是向美國的五角大厦提出請求。」

「他們會管這個事嗎？」

「胡可爲有一些核子武器的裝置，已經在技術上領先了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强國，他們就會感興趣的。」

「那麼妳早就可以用這一點向他們提出條件了，根本用不着接受威脅呀！」

陳秀蓮道：「原則上我不希望把那些武器提供給任何一個國家，即使美國不是一個侵略性的國家，這件事對世界上來說，仍然是沒好處。當一些野心國家發現在軍備上落後時，一定會拚命地要求趕上，結果整個世界就又將陷入一次武器的競賽裏，然後他們又會開闢一個落後的國家作爲戰場，利用那個地方作武器的試驗！」

「像越南？」

「是的，像越南，他們雙方都在這個地方試驗過了，發現彼此互有消長，誰也沒有佔到絕對的優勢，因此美國人就撤退了。」

「這就是越南戰場撤退的原因？」

「我想是的，雖然美國並不願意看着越南的倫亡，可是他們發現這是個沉重的包袱，越南人自己不能打，完全倚賴着美國，他們當初的目的只是在那兒達到一連串的試驗，現在目的達到了，那個戰場的勝負已經沒有關係了。」

「當初這場戰爭也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自己也作過道義的承諾保證。」

「如果妳把國際的道義承諾當回事，妳不是天眞而是愚笨了。國際無道義，完全是利害關係，所以只有以色列的戰爭，美國人比較認眞，並不是他們特別看得起猶大人，而是因爲有大量的猶太人在美國擁有了相當比重的經濟控制權，壓迫着他們不能放手。」

她嘆了一口氣道：「人必須靠自己站起來，這就是我不願意輕易向人求助的原因，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時。現在看來已經無此必要了，我們來看看大衞他們的成果吧！」

她走向了電訊室，蘇菲也在跟着，來到電波探測儀前，扭開了雷達掃瞄，螢屏上出現了兩個光點，一大一小，證明潛艇已經到達了大船的下面。

她又打開了另一個按鈕，連續發出了幾聲信號，沒多久，回信來了，陳秀蓮扭開通話器！

「大衛，這是陳秀蓮在向你說話。」

李昆的回答來了：「陳小姐，李昆向妳報告，我們已經順利地佔領了大船，妳那邊的情形如何？」

「完全成功，所以你用不着打開第二封指令了，把它撕了吧！立刻回航，我會在船塢上歡迎你。還有，你們接觸的時候，有沒有衝突？」

「有的，大船上的人比我估計中要多，一共有十個人，幸好我們是突襲的，他們沒有準備，開火僅五分鐘，對方死了六名，兩名受傷，兩名被俘。」

「你帶去的人呢？」

「還好，只有兩個人受傷，一個恐怕有性命危險，這次我們是佔了器械上的便利。」

「怎麼？對方難道沒有武器？」

「有！而且還很厲害，船上有小型的魚雷發射器跟小口徑的炮，但是我們登上船上，使得他們無從發揮，只有用手槍還擊，自然不會是來福的對手了。」

「OK，妥善照顧傷者，現在立刻回航。」

關閉了通話器，陳秀蓮又深深地嘆了口氣，雙眉深鎖，似乎有着很重的心事。

蘇菲看了不解道：「大姐，這是一次空前的勝利，妳怎麼反而不高興了呢？難道妳還會爲那些死去的人難過？」

「生命的喪失總是使人不愉快的事，我不該派李昆去担任突擊的，他對這個世界的感情是恨多於愛，尤其是對一些侵犯他的人，他的反擊必然是很殘忍的，所以他對敵人不會仁慈，那兩名俘虜能夠留下命來，已經算是奇跡了。」

「大姊，不要怪李昆，我們這邊的情況比他還更糟，全部八十二名俘虜只有五個人還能呼吸……」

說話的是葉長青，她是跟着進來的，陳秀蓮不禁跳了起來，吃驚地叫道：「什麼？老二，妳是說死了七十七名？」

「目前是如此，活着的五個恐怕也難以完全救治，據佐木和子說，最多只有兩個人可望恢復。」

「那……怎麼可能呢？他們在水裏亦沒有耽多久，而且還有氣墊浮着，再說他們昏迷時，肺裏的空氣具有壓力，不會被水嗆進去的呀！」

「不是被水嗆死的，而是被電流的觸擊而死的，那五個活着的人，心臟特別强，才能留下活命。」

陳秀蓮連連地頓足道：「糟！糟！這下子可糟了。」

葉長青看着她的神色，不解地道：「大姊！沒什麼糟的，這些人本就該死，佐木和子救醒了一個她認識的，也是這一個突擊小組的副組長，據他的口供是把島上的人完全殺死，一個活口不留，他們準備完全接收這個島。」

陳秀蓮又是一怔道：「眞的嗎？那麼彼得陳幹嘛還要先來上這一手呢？」

「彼得陳是一派，他們是屬於另外一派的。彼得陳他們是屬於溫和派的，還想維持這個島的現狀作爲掩護，可是另外一派人不贊成，他們要完全佔領，不留一個外人。」

陳秀蓮憤然道：「這太可惡了。」

「誰說不是呢！連佐木和子都氣得想殺人，要不是我攔住了，她眞會捏斷那個傢伙的喉嚨的。他們原先的計劃是彼得陳他們先進來發出訊號，指示方向，引導後面的人來登陸接管，可是這些人卻另外受到指令，登陸之後，立即展開屠殺……連彼得陳他們也不放過。」

「什麼？他們連自己人都要殺死？」

「這一批人在亞青聯盟中是主張以暴力爲手段的，他們担任各種狙擊行動，但是經常受到那些溫和派的牽制，早就面和心離了，現在有了個機會，他們自然不會客氣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臉上的憂色一平，笑笑道：「那還好，我們的善後可容易處理了。」

葉長青問道：「大姐，還有什麼善後要處理的？」

「我們雖然得到了一次勝利，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尤其是俘虜的這些人，更難處理，放回去，他們不會死心，一定還會再來，不放回去，我們又怎麼辦？」

「把他們交給警察去，他們都是前案累累的慣犯。」

「五六個人，警方會接受的，但七八十個人，那一個警局都無法受理，因爲亞青聯盟的勢力很大，如果集中在那一處，他們爲搶救同伴很可能引起一次暴動！」

這是可能的，現在很多國家都怕事，才會讓這些暴力組織越來越猖獗。

眞要把這麼一大批的人犯解送出去，誰也不會受理，尤其他們犯案的地點不是他管轄地區之內，警方人員不願多事了。

葉長青道：「那就乾脆把他們裝到海中間，把船鑿沉掉，來個乾淨，免得他們去害人！」

陳秀蓮溫和地看了她一眼道：「老二，妳們似乎也變得殘忍了。」

葉長青道：「那倒不是，因爲我是跑新聞的，對這些傢伙的罪惡行爲了解得多一點，他們豈止是該死，而且到了萬死不赦的程度了。妳一天到晚抱怨說報紙對暴力與罪惡的報導太多，影响了社會風氣，卻不知道我們已經作了很多的保留，如果把每一件罪案都披露出來，街上將沒有一個人敢走路，所以我對這些害羣之馬是不姑息的。」

陳秀蓮知道她不是個喜歡流血的人，假如她也對這一批人深惡痛絕，那就是這一些人果然有取死之道了。

因此只有輕嘆了一口氣道：「算了，不管他們多該死，但我們不是法官，無權判他們的死刑。」

葉長青也知道自己的口吻太過於激動，笑了一下道：「我知道，我們做新聞工作的第一信條就是只作報導而不要判斷，尤其是對於罪案，更不能有任何意見，去誘導司法的判決，所以我不應該說那些話的。」

她頓了一頓又道：「可是已經死了那麼多的人，又怎麼辦呢？」

「那我們只有很抱歉了，他們帶着武器，非法侵入，我們站在自衞的立場也可以還擊的，何況我們並沒有主動攻擊，他們是自行撞上了防盜設施，正如許多重要的地區，周圍的圍牆上裝了鐵絲網，然後通了電，在那種情形下誰要是想翻越圍牆觸了電死了，也怪不到別人的。」

「那麼對於彼得陳他們呢？」

「放他們回去。」

「問題能夠解決嗎？他們會就此死心嗎？」

「把生存的那個俘虜的口供讓他們聽了，回去之後，他們自己的問題就够煩的了，可能沒有精神再來找我們麻煩了。」

蘇菲道：「同時也讓他們看看那些屍體，讓他們知道天堂島上的實力不可輕侮，以後他們就是不死心，也要愼重地考慮一下，是否敢再來了。」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雖然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也是比較可行的辦法。

陳秀蓮很快地思考了一下，就擬定了一連串的計劃與指示，分別派人去實施。

李昆駕着那條俘擄來的船回到船塢的時候，臉上是充滿了興奮的，他經歷了一次很過癮的戰鬥，指揮了一隊全無作戰經驗的女孩子，居然突擊一批以殺人放火爲職業的兇徒們，獲得輝煌的戰果，這的確是值得高興的。

可是他看到了沙灘上排成一列的屍體，問起這邊的戰鬥情形時，就驕傲不起來了。

兵不血刃，一槍都沒發，甚至於也不讓敵人發出一槍，就把敵人解決了，那才是眞正的全面勝利。

那些尼龍網已經解掉了，五個生存的俘虜中，又有兩個因心臟衰弱而死亡，另一個則因爲神經受到了劇烈的刺激，雖然沒有死，但是却成了白痴。

只有兩個人還能正常地活下來，不過身體很衰弱，還需要人照顧。

當彼得陳、胡亞麗，以及羅拔楊夫婦從地下的基地被帶上來的時候，精神雖然萎頓，態度仍是很倔強。

他們還不知道已經發生的事，彼得陳對佐木和子與蘇絲黃的叛變，表示了很憤怒，惡狠狠地道：「和子，妳們以爲有了靠山，就不怕組織的制裁了，那是妳們太幼稚，亞青聯盟的實力有多大，妳們應該是了解的，如果要找上妳們，誰都包庇不了妳們。」

佐木和子冷笑沒理他，彼得陳憤怒地又朝陳秀蓮道：「陳小姐，我很信任妳，所以才用友好的方式來跟妳合作，想不到妳倒對我們行使詭計。妳做得太笨了，這一來很可能會給妳們帶來絕大的麻煩。」

陳秀蓮笑笑道：「麻煩已經來了，我知道你們還有一條船跟着來的。」

彼得陳嘆了口氣：「那是另一批行動組的人，他們一向主張暴力，對襲取天堂島，他們一直主張使用暴力，因爲吃了兩次虧，才勉强同意我們用另一溫和的方法進行。」

「你們的方法也不見得溫和。」

「至少我們沒有意思傷害人，雖然在這兒佈下了傳染疫苗，但是我把除疫的藥品都帶來了，只要維持我們的合作條約，一切都會很愉快，但是妳要自作聰明對我們來上這一手，妳雖然把和子跟蘇絲黃說動了，帮你們製煉出抗病劑，但是另一批人來到後……」

「他們已來到了，正在沙灘上……」

彼得陳得意地道：「所以妳把我們放出來，想要妥協？陳小姐，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勸止他們動粗，不過能否有效就不知道了，這批人橫得很，不像我們那麼講理的。」

陳秀蓮沒有說什麼，只是把他們領到了沙灘上，讓他們看見那排成一長串的屍體，以及堆積在旁邊的武器、氣墊船等。

這些人吃驚的程度，比他們被關在擠滿疫鼠的密室中還要厲害，他們簡直無法相信他們的眼睛。

怔了半天，彼得陳才道：「他……他們全都死了？」

「嗯，這兒是七十九具屍體，另外在那條亞洲號上的八具屍體已經海葬了，那條船上一共來了九十二個人，現在只有五個人活着的。」

那一批人還在爲滿眼的屍體而陷入絕大的震驚中，彼得陳更是連連地譴責道：「太殘忍了，太殘忍了，這是集體的屠殺，陳小姐，我眞沒想到妳的手段會這麼惡毒。」

陳秀蓮的回答是很冷酷的，淡淡地一指旁邊堆積如山的武器，冷笑着道：「彼得陳先生，你是亞青聯盟的主要份子，因此你一定知道這些兇器不是從天堂島上搬出來的！」

彼得陳沒有說話，他當然認識這一批衝鋒槍跟那幾門叫無後座力炮的火箭發射筒，那是他們亞青聯盟所擁有的最犀利的武器，是從越南戰場上流出來的軍火，由一些吸毒的軍士們偷偷地賣給了一些不法商人，然後再轉入到出得起價格的人。

美國的政客們匆匆地結束了越戰，作了最不榮譽的撤退，原因之一固然是由於國內反戰的情緒日漲，他們急於想擺脫那一場沒有希望的戰爭，但是避免軍士們的墮落，未嘗不是一個不能公佈的原因。

他們派到越南的部隊，吸食毒品與大麻烟，佔了一個驚人的比率。

彼得陳不但認識這些軍火，而且還有一部份是他經手買下來的，所以他對陳秀蓮的詰問只有作無言的承認。

陳秀蓮的臉色一轉爲十分凝重。

「我本意並不想殺死這些人，那只是一個意外。可是對他們的死亡，我毫不感到抱歉，你自己也明白，他們到天堂島上來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讓他們登了岸，他們屠殺的手段將更爲激烈，死亡的數字，會增加好幾倍，而且被屠殺的，大部份都會是沒有武裝的女人！」

彼得陳不說話了，他無法駁斥陳秀蓮的話，頓了一頓才道：「至少我們先試過和平的方法，沒有不告而攻！」

陳秀蓮沉聲道：「你所謂和平的手段已經是勒索了，可是這一批殺手隨後跟到。根本就是打算展開殺戮的，你還敢說是和平……」

彼得陳道：「那是因爲沒有得到我們

的通知，他們才會採取攻擊，他們來的目的是作爲支援。」

陳秀蓮冷冷地道：「我可以相信你說的話不假，因爲你最初的計劃是如此的，可是我也有確實的證據，證明這批殺手是另外有計劃而來的，而且他們的計劃跟你完全不同。」

彼得陳不需要去問什麼證據了，他也猜得到是怎麼樣的計劃，因爲陳秀蓮先前已經透露過了。

他一直在沉默中，陳秀蓮却不肯放鬆道：「陳先生，亞青聯盟吃了這一次的打擊後，在實力上多少會打個折扣吧。」

彼得陳想了一下道：「是的，但不是人力的打擊，亞青聯盟的成員太多了，死去幾個人不算什麼，倒是這批武器的損失會使我們略受一點挫折。雖然黑市的軍火市場交易頻頻，但是，這種巨大火力的交易，而且一次要成交這麼多，困難還是很多。」

陳秀蓮倒是頗感意外：「你們不是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嗎？」

「可以這麼說，但是我們是個新興的組織。雖然闖出了一點名堂，也打出了天下，爭取到不少地盤，可是我們的敵人也不少，各國政府的反黑組織，那些已經成立多年的黑社會組織，甚至於共黨的特務機構，都在設法打擊我們，不讓我們充實壯大。」

陳秀蓮更爲奇怪地道：「你們怎會跟左傾份子交惡的呢？我還以爲你們是受到他們支持的！」

彼得陳道：「絕無可能，我們有很多成員都是從鐵幕裏逃出來的，對那政權深惡痛絕。還有我們的存在方式，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此我們是絕對反對他們的。」

陳秀蓮道：「我倒弄不透你們這批人了。」

彼得陳苦笑一下道：「這個世界上矛盾的事情太多了，我們就是矛盾的產物，別說妳弄不透，我們自己也弄不透。在香港，我們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員是從大陸上逃出來的，他們是厭棄了生活上的不自由而投奔自由，可是有了自由之後，他們又不滿足了。」

「這倒難怪，外面的花花世界給他們的誘惑太大了，他們沒辦法取得跟別人一樣的物質享受，自然會心生怨恨。」

彼得陳點點頭道：「對！就是這種心理，才促使他們參加了亞青聯盟，因爲這是取得物質享受最簡捷的方法。」

陳秀蓮道：「他們應該往深一步去想，別人的物質生活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採取來的。」

彼得陳笑道：「陳小姐，我們不在這個問題上抬槓，如果妳一定要辯個道理，我是說不過妳的，但是我却有事實作爲根據。」

「什麼事實根據？」

「第一，那批人一直是在學習鬥爭，除了使用暴力，他們沒有第二種求生的技能。第二，他們縱然想付出勞力求生，也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因爲他們是偷渡入境的，假如被抓到了，立刻就會遣送回去，沒有出生紙，沒有居留權，也無法從事規規矩矩的工作，沒有人收留他們。」

「所以你們就趁機會收留了他們而加以利用了。」

彼得陳笑笑道：「這是妳的說法，我們自己的解釋是立刻提供他們很好的物質生活，但是要他們明白，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便宜事，要想過好日子，就得付出代價。」

陳秀蓮冷笑道：「他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是報酬却是別人代你們付給他們的，你們居間還吃了大份。」

彼得陳微微一笑道：「陳小姐，我把話說得難聽一點，這一批人是受不了飢餓與困苦才逃出來的，無所謂思想，談不到政治意識。如果他們眞是有知識的話，就不會參加我們了，如果我們不加以利用，他們也會被別的黑社會吸收過去，或者是由着他們在街頭流浪、搶刧、盲目地殺人放火，那也不會好得了多少。」

陳秀蓮只有嘆息了，她知道彼得陳說的是事實，香港街頭的治安越來越壞，這批人就是個主要的原因。

彼得陳又道：「妳可以責難我們，但是妳該正視另一個問題，就是事情的根由，這些人可不是我們造成的。」

陳秀蓮擺擺手道：「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事實上這問題太大，誰也解決不了。倒是有些人應該明白一下，他們只知道有大批的人脫離了鐵幕，又被遣送了回去，埋怨有關當局對援救反共義士不盡力。在香港設有大陸救災總會，何以對這種事不拿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如果他們能了解這個事實後，就知道有關當局爲什麼只作有選擇的援救了。」

彼得陳道：「不錯！香港政府雖然因爲環境與情勢所趨，逼得向那個組織低頭，他們的內心裏，還是不服的，只要是眞正爲了自由意識而投奔自由的人，他們還是會暗中設法成全，交給救總送到有關當局去的！」

陳秀蓮手指沙灘上的屍體道：「這些人都是屬於那一類的？」

彼得陳搖搖頭道：「我不清楚，但是據我所知，最多也只有一部份，因爲那是一批充滿了危險性的人物，如果給了他們武器，誰也控制不了他們，他們是以造反起家的，如果有了足够的力量，他們很可能會自己佔山爲王了，所以要運用他們也要相當的技巧。」

「那麼這批殺手是……」

「是行動組專選的亡命之徒，妳說得很對，他們的行動有時獨斷獨行，連我們都不知道，在東南亞，這是行動組的主力，經過這一次打擊後，他們可能會氣勢低得多。」

「這就是說，我消滅了這些人，對你們也有好處。」

彼得陳說道：「這很難說，也許我們籌劃組的人會在組織裏受到較爲重視，可是對擴展組織來說，無異也減弱了一半實力。」

「那是你們內部的事，我不想去討論它，我只想了解一件事，經過這一次慘敗後，你們是否會放棄對天堂島的侵佔企圖了？」

彼得陳很愼重地想了一下才道：「陳小姐，如果我說是，妳也不會相信。」

「不錯，我知道你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切。」

「那妳又何必問我呢？」

彼得陳道：「我只是問你個人的意向。」

「我個人是決心放棄。」

他答得很乾脆，陳秀蓮却又不放心了，問道：「爲什麼？什麼理由呢？」

彼得陳嘆了口氣：「我不是個英雄，因此我會很理智地思考一件事，輸了就要認輸。我也不是個賭徒，妄想去翻本而把自己陷得更深。天堂島固然是顆美麗的果子，可是妳太厲害了，我們的能力吞不下這顆果子。」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希望別的人也能跟你一樣的想法。」

（未完）

虎爪與龍爪

·麥海雲·

中國古代有許多招式，相當有趣，有一招叫做龍爪，在大江南北十分盛行，後來流傳到南方來，化爲虎爪，即是黃飛鴻師傅最擅長的虎鶴雙形拳裏面所用的虎爪，但却略有不同，至於龍爪，跟虎爪最大的分別就是出手毒辣，虎爪多數用來壓制對方攻出的手，然後向對方臉上拍下去，練過虎爪的人，一掌打落臉部，除了手掌以及五隻指頭之外，還有掌根這幾處部位堅實如鐵，臉孔上面的眼睛鼻子和嘴唇，俱是脆弱的，不管如何苦練，仍是不堪一擊，給虎爪拍打，登時痛澈心肺，甚至口鼻流血，故此，一招取勝，另一方面，虎爪還有擒拿手的妙用，假定對方發直拳打來，擅長虎爪的人，用自己的右手由左邊撥到右邊去，稍爲撥開，左手瞬即進攻，抓住對方的右拳的肘部，使它不能動彈，跟住右手以虎爪姿勢出擊，很輕鬆的拍在對方臉部，那是正宗的虎爪，其中又分單虎爪以及雙虎爪，俱是兼有擒拿手以及拍打之意，倘若碰得湊巧，那一爪並非抓在臉上，而是抓在頸上，也是很厲害的，頸骨脆弱，頸子也不是很粗壯，還有喉核以及氣管，被抓中了，發生劇痛，甚至影响到血液循環，登時倒下來，故此，虎爪是南派拳術相當重要的一招。

有一個變招可以看出虎爪的力量，假如對方用右手當胸打出，跟住左手用鶴咀拳的姿勢向敵人右邊額角啄下來，這一招分別向中上路出擊，叫做「丹鳳朝陽」，正合虎爪的意思，由於左手撥開對方右拳之際，乃是由中綫搶攻的，一撥就抓，抓實對方的右手，跟住用自己的右手向上一挑，擋開對方左手啄來的鶴咀，那時中綫已經搶到，即時右手以虎爪姿勢向對方的頸子抓下去，這一招往往一出就贏，假定對方擅於閃避，雖然兩隻手受制於人，仍然可以在虎爪下來的時候，把頸子和頭部向後閃開，那一個虎爪落空，仍可繼續進攻，索性把右手的掌背，用橫打的方式向對方顏面展開另外一種攻勢，這一招更難閃避，原因是對方的右手已經抓住，這一招就稱做陰陽虎爪，表示一個虎爪抓緊對方的手臂，另外一個虎爪進攻，兩個虎爪都是搶攻內綫，先把對方兩隻手撥開，然後急攻，這一類的招式反映出虎爪係十分有勁的，不過，指掌無力，反而不穩，那就不一定能够壓制强敵，故此，南派拳師多數喜歡練習指掌的功夫，最有名氣的就是鐵沙掌，此外，還有許多種方式練習指勁，比較容易做的一招就是抓住一個細小的酒缸練勁。酒缸的缸口較窄，一隻手放平，五指分別叉開，抓住缸口，再把整個一尺高的酒缸提起來，最合理想，那種瓦缸並非很沉重的，稍爲練過武功的人，都可以把它提起，不過，每天加一撮沙泥進去，那就不同了，經過三十天，那個缸就起碼有六七斤，跟住由沙泥變成石，又再由石仔變成鐵沙，能够單手抓住那個酒缸，把它拉起來，缸裏有五十斤過外的鐵沙，那種抓勁，就相當厲害，加上了鐵沙掌，又再把掌背向石頭或磚頭拍打，便即成功，練習鐵抓之法，大致如此。

至於北方的龍爪，却有多少差別，值得一談，北方拳師喜歡施展的龍爪，相當古怪，先行練習到雙臂如鐵，由中路伸出去，對方想把它挑高或壓低，都辦不到，忽然，使十隻指頭有如鐵鈎一般，有了這些功夫，才有資格施展各種龍爪絕技，有一招叫做青龍吸水，把左手當胸伸出，向對方搶攻，却又不是伸到盡，對方剛剛伸手擋格，他就把左手倒轉過來，化攻爲守，抓住對方右手的上臂三頭肌，（即是廣東人說的老鼠仔），使勁抓實一拉，然後用右手撲攻，如果上臂三頭肌被抓，發生劇痛，此人就失去鬥志，再也沒有展開攻勢，故此他是必然打輸的，問題是如何打輸而已，另外一種龍爪絕招更加古怪，左手的大拇指以及五指伸開，並把食指放鬆，只是這兩隻手指發力，向對方背後靠近頸子兩邊的肩井穴插去，插中就使勁按了一下，發抓之人登時覺得肩上如有千斤之重，雙臂無力，鬥志全消，那時再用右手搶攻，當然是必操勝券。

如上所述，可見龍爪是兼有點穴意味的，並非抓住對方的手那麼簡單，練習已久，指上有勁，眞的可以單憑一隻手已可取勝，擅長龍爪功的拳師，絕不担心他打過去的一拳被人抓住手腕，因爲他懂得如何擺脫這種「鎖腕」的絕招，對方剛剛搭手在他的腕道，他就使勁從對方大拇指以及食指湊成的空位扭了一下，一扭就擺脫對方的威脅，隨即翻手把對方的手掌或拳頭抓住，向前推壓，這一招快如閃電，對方往往是猝不及防受到控制的，單是一隻手，可以擺脫對方的威脅並可以反攻獲勝，那是龍爪的上乘功夫。

不管虎爪或龍爪，都是剛中帶柔的，並且，要兼練某一個門派的功夫，才可以施展出來，如果某一個人只練虎爪、龍爪，不識得中國功夫，他是沒有把握取勝的，無論如何，這兩種招式不能够發展成一個獨立的門派，由於虎爪比較容易運用，加上了黃飛鴻拳師的威名遠播，南派功夫多數都傾向於虎爪，龍爪只是龍形拳的一部份。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無敵請了「天殺」殺手暗殺燕冲天，臨死時燕冲天道出「天殺」兩字，並要衆弟子找回雲飛揚主持武當派……無敵來到「天殺」組織總部，「天殺」雖然完成了暗殺燕冲天的任務，但無敵却不願付出十萬両。「天殺」殺手因此而羣起攻之，無奈無敵武功超人，「天殺」沿途幾次突襲都沒有成功，這天，獨孤無敵來到一座寺廟中，那裏有不少和尚在做晚課，無敵在一旁靜坐，晚課完畢後，三個老和尚走前來，無敵早有所覺，所以當老和尚出手時，無敵應付自如……

鳳刦

那些年青和尚不等他撲到，已回轉身，雙袖齊揚，暗器飛射，破空之聲大作。

無敵雙掌一合一翻，一股勁風劈出，射來的暗器全被震回去，反打在那些和尚的身上，身形再上，雙掌連落，一掌一個，連斃數人！

他意猶未盡，繼續追殺那些和尚，就像是一股旋風，吹遍殿堂。

到他停下來的時候，一個活和尚也都已沒有。

他連隨放聲大笑起來。

梟雄悲末路　飲恨玉皇頂（大結局）

這笑聲却絲毫的喜悅也沒有，是那麼的蒼凉，那麼的孤獨。

他一直不敢看輕天殺這個組織，但這個組織消息的靈通，勢力的龐大還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前路到底還有多少重埋伏陷阱，他雖然不知道，却知道只要他稍爲疏忽，難免就會喪命。

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但他亦知道，除了將天殺這個組織連根拔起，否則就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够終止天殺的行動。

以他一個人的力量要消滅天殺這個組織，無疑是沒有可能的事。

也是說，在他的面前只有一條死路。

無敵門雖然已覆滅，到底也曾是天下第一大帮派，以他這樣一個曾經領導天下第一大帮派的人，就是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才是，倘若無聲無息的死在天殺那些殺手之下，固然不光采，而且惹江湖朋友笑話。

人死留名，在笑聲停下之際，無敵已經有了打算。

也是黃昏，風吹急，遍地落葉飛滾。

長街上，行人大都是匆匆走過，酒館的客人這時候也逐漸多起來。

那是一間小酒館，酒是自釀的，不太差，老闆娘自製的幾式飽點也很可口，老闆也就是厨子，幾樣小菜還炒得不錯，所以生意比附近兩間要好得多。

客人都是結伴到來，只有一個例外，那個人一身藍布衣裳，背門坐在牆角，低頭吃着東西。

他要了一碟飽點，一壺老酒，自顧在吃喝。

從背後看去，他一些也不起眼，可是仍然有兩個酒客不時偷眼向他望來。

那兩個都是中年人，都作鏢師裝束，他們在藍衣人進來之後不久，才進來，目的却似乎不在吃喝，雖然叫來了酒菜，用得並不多。

左面的一個忽然乾咳一聲，道：「孫兄，難得在這裏遇上，這一頓算我的。」

「誰的還不是一樣。」姓孫的接問：「是了李兄，你一路押鏢北上，可聽到什麼消息?」

「逍遙谷滅無敵門……」

「這裏已經有消息了，聽說武當派掌門人傳玉書竟然是逍遙谷的弟子。」

「不錯。」

「武當派也可謂多災多難了，幸好出了一個雲飛揚，燕冲天又練成天蠶功，總算是平反敗局，使武當派吐氣揚眉，那知道雲飛揚又與獨孤鳳竟然是兄妹。」

藍衣人的身子即時一震。

姓李的鏢師看在眼內，道：「孫兄的消息倒也靈通。」

「聽說他們兄妹二人幾乎弄出亂倫慘事，幸好洞房之夜，獨孤無敵的妻子及時到來阻止，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姓孫的接問：「雲飛揚悲憤之下怒挫獨孤無敵，之後聽說便不知所踪。」

「他不走還好。」姓李的一聲歎息。

「爲什麼?」

「這還是近日發生的事，難怪李兄仍未有消息。」

「到底什麼事?」

「燕冲天在雲飛揚走後，火焚無敵門的總壇，率領武當弟子返回武當山重建殿宇，那知道……」姓李的有意無意一頓，又一聲歎息。

姓孫的急忙催促。「怎樣了?」

「就在燕冲天督促那些工匠工作之際，突然被暗算，慘死於那些工匠手下！」

藍衣人忽地混身大震，脫口道：「不可能！」

孫李兩個鏢師亦齊皆呆了呆似地，也這才正視那個藍衣人，同一時，那個藍衣人緩緩轉過身來。

——雲飛揚！

姓孫的似乎並不認識，詫異的打量着雲飛揚，姓李的也細看了一會，才惶然站起身來。

雲飛揚頭髮散亂，滿嘴鬍子，也不知多久沒有梳理，他盯着孫李二人，欲言又止。

姓孫的望了姓李的一眼。「李兄，這位……」

姓李的壓着嗓子。「不就是雲……雲大俠……」

「雲飛揚?」姓孫的立即站起身來。

姓李的忙道：「雲大俠，我們二人不知道……」

「兩位——」雲飛揚一抱拳。「方才你們說的我聽得很清楚，我那燕師伯……」

姓李的囁嚅着道：「雲公子一些也不知道?」

雲飛揚搖頭。「正要請教——」

「那都是事實。」

「但我燕師伯已經練成了天蠶功。」雲飛揚懷疑的道：「就獨孤無敵，也未必是他老人家的對手。」

「天蠶功的威力我……在下亦曾見識過。」

「哦，」雲飛揚上下打量了姓李的幾遍。「恕在下眼拙……」

姓李的苦笑着道：「在下是天獅鏢局的鏢師李成，公子大婚的時候，在下也曾隨總鏢頭到賀。」

雲飛揚實在省不起來，亦苦笑一下。

李成接道：「那天來賀公子的人很多，公子當然不能夠完全記下來，何況在下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鏢師。」

「李兄言重了，」雲飛揚轉回話題：「李兄既然見過我師伯天蠶功的威力……」

李成截口道：「那若是一般工匠，只憑一身氣力，莫說二三十個，就是二三百個，也未必近得燕老前輩的身，但……他們是……」

雲飛揚追問：「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冒充的?」

「天殺——」李成壓低嗓子。

雲飛揚一怔：「天殺是什麼意思?」

「那是一個神秘的殺人組織，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巢穴在那裏，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勢力有多大，只知道他們以天殺爲名，從未失過手。」

雲飛揚沉吟着道：「這是說，有人出錢請天殺的人殺我師伯?」

李成點頭道：「江湖上傳說，沒有錢，天殺絕不會出手。」

「我燕師伯眞的巳死了？」雲飛揚又這樣問，他實在不相信會有這種事。

李成歎息道：「在下似乎沒有欺騙你雲大俠的必要！」

雲飛揚再問道：「你是那兒得來的消息。」

「從一個武當弟子口中，」李成反問：「雲大俠現在還沒接到他們的消息。」

雲飛揚搖頭，李成又道：「據說他們巳全部出動，去找你雲大俠回武當山主持大局，怎麼到現在還是遇不上。」

「也許這地方比較偏僻，」姓孫的插口。

雲飛揚摸着那些鬍子。「我實在難以相信。」

「消息巳經傳開，雲大俠不妨南下打聽一下，李成又苦笑一下：「恕在下大胆說句，雲大俠若是還不回武當山，武當派怕要完了。」

雲飛揚沉默了一會，又問：「李兄可會聽說，是誰出錢請天殺下此毒手。」

「這當然是一個秘密，却有這樣的傳說，出錢的可能是獨孤無敵。」

「獨孤無敵？」雲飛揚面色一變。

李成沉吟着又道：「亦有人推測可能是傅玉書。」

「不無可能，」雲飛揚霍地抱拳。「打擾李兄，就此告辭！」

李成方待問，雲飛揚巳拋下一錠銀子在桌上，急步奔出去。

目送雲飛揚背影消失，李成的面上露出了一種詭異的笑容。

姓孫的也一樣，忽然道：「李兄裝的倒像。」

「那是因爲我說的都是事實。」

「我們殺了燕冲天，總得替武當弟子盡回半點心力。」

「姓雲的躲在這麼偏僻的地方，我們若不帮他們這個忙，眞不知他們要找到什麼時候？」

「本該將獨孤無敵的下落也告訴姓雲的知道。」

「不必——」李成冷冷的一笑：「獨孤無敵不是巳經將挑戰書送到武當，約雲飛揚在玉皇頂一戰？」

「爲什麼他這樣做？」

「惟一的解釋就是我們將他迫得太緊。」李成又冷笑，「好像他這種人是絕不甘心倒在我們面前的，挑戰雲飛揚，就是死在雲飛揚手上，無論如何也較光彩。」

「玉皇頂一戰，若是他勝了，死的是雲飛揚又如何？」

「那他相信亦不免會重傷，你以爲他是否還能够離開玉皇頂？」李成的笑容更冷。

「不以爲，」姓孫的搖頭：「當然他是倒在雲飛揚手下最好，省得我們再賠上人命。」

「這個人能够一手建立無敵門，本來就不簡單。」

「他本應該想辦法將銀子如數付給我們。」

李成無言舉杯，這一杯他喝得很慢，到他將杯放下，一個賣藥郎中便從外面走了進來，走到二位身旁，低聲道：「鴿子巳經放出了！」

李成回問：「姓雲的怎樣？」

「巳上馬奔去。」

「這時候這地方以那樣的價錢，買到一匹那樣的的駿馬，難道他一些也不覺得奇怪？」

「的確一些也沒有懷疑！」

「燕冲天的死果然令他改變了初衷，看來他雖然無意江湖，還是熱愛着武當，獨孤無敵的挑戰，也是絕不會推却的了。」李成轉問道：「獨孤無敵那邊有沒有消息？」

「仍然在那間打鐵店子之內。」

李成笑一笑。「我們也該離開了。」轉身大呼：「店家。」

店家方收拾好雲飛揚那副座頭離開，聽得呼喚，忙又跑回這邊來算賬。

對於這幾個人他雖然有些奇怪，却沒有理會，其他的酒客也一樣。

這本來就是一條純樸的小鎮，所以雲飛揚才會在這裏留下來，但還是給天殺的人找到了。

× × ×

爐火很猛烈，雖然巳入冬，晚上甚寒，那兩個鐵匠仍然汗落淋漓。

他們都是周圍一百里的一流鐵匠，彼此却並不認識，是獨孤無敵將他們安排在一起。

本來他們都不肯，可是眼看獨孤無敵的雙拳竟然像鐵搥一樣，隨便將一方巨石擊成粉碎，立時都慌不迭的點頭。

在他們熟練的技術下，經過了七天，一條龍頭枴杖差不多巳完成，長度重量與無敵以前用的那一支差不多完全一樣。

無敵就住在店子後面，除了用膳的時間，很少出來，也甚少說話。

那兩個鐵匠隨時都可以離開，他們却不敢，一種難言的恐懼巳經在他們的心裏長了根。

他們只有希望打好了那一條龍頭枴杖之後，這個客人就會離開，不會再留難他們。

無敵看得出他們心意，只是沒有理會他們，他事實亦準備龍頭枴杖打好之後，就離開這個地方。

在他將戰書送出之後，天殺的人就沒有再來騷擾他，那是什麼原因他當然也很清楚。

他知道天殺的人一定有辦法知道那封戰書的內容，也知道那封信一定能够送到武當山。

送信的本就是武當派的弟子，奉命下山往找雲飛揚，給無敵截下來，不免嚇一大跳。

知道無敵要挑戰雲飛揚，更加驚訝，可是他仍然將戰書接下，送回武當。

在將戰書交下的那刹那開始，無敵的心情就平靜下來。

前所未有的平靜。

日子訂在十二月初一，距離仍然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之內，他應該可以作好一切安排。

他要做的事其實並不多，不知怎的，他忽然想到要見獨孤鳳一面。

無論如何，他都曾經將獨孤鳳當做親

生女兒一樣看待，也父女相稱了有十多年之久。

一想到獨孤鳳，他發覺自己竟然有些後悔，連他也奇怪自己的感情爲什麼突然變得這麼脆弱。

獨孤鳳到底那裏去了？

無敵不知道，若是無敵門仍然存在，只要他一道命令，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答覆。

現在他只得一個人，不由他不感到悲哀。

梟雄末路，本來就是一種悲哀。

× × ×

午後。

雲很多，陽光透過雲層射下，更顯得輕柔，風吹在身上，巳令人感覺寒冷。

獨孤鳳衣衫單薄，走在山路上，却似乎一些寒冷的感覺也沒有。

也許他的感覺巳完全痳木。

這一次的婚變，對於她的打擊實在太大，她做夢也想不到，雲飛揚竟然是她的親哥哥。

離開了無敵門，她一直漫無目的前行，不知不覺的竟然走向武當山這邊來。

她毫無所覺，也沒有向別人打聽這附近是什麼地方，然後她就聽到了燕冲天的死訊，也這才找人一問，才知道自己的所在距離武當山只不過一天的路程。

這個表面嚴厲，心地實在很慈祥的老人到底是誰殺的？會不會是獨孤無敵？

傳說雖然是傅玉書，她却是想到了獨孤無敵。

以無敵的卑鄙，還有什麼手段用不出來？

一想到獨孤無敵，獨孤鳳不禁悲憤交雜，她實在很想上武當山拜祭一下燕冲天，却又拿不定主意。

她並非害怕遇上雲飛揚，他們到底未及於亂，那一陣激動過後，她的心情巳逐漸平靜下來。

還有一個親人，對她來說，無論如何都應該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

但想到那些譏諷的眼光，不由她不心傷，她不知道武當派的弟子會不會用這種眼光望她，但她有這種顧慮。

她本是一個性烈如火的女孩子，現在却巳改變了很多，在武當山附近徘徊了半天，最後她還是決定上去一看究竟。

山路崎嶇，獨孤鳳走得也很慢，低着頭，見路就走，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條路是否會通往武當山。

走着她忽然有一種感覺，好像有一雙眼睛在盯着自己，抬頭一望，果然就看見一個人。

那個人高坐在路旁一方大石上，頭髮散亂，鬍子巳長得很長，衣衫亦是破破爛爛的。

他的面容很憔悴，一雙眼睛却仍很銳利，盯着獨孤鳳，一眨也都不一眨。

獨孤鳳還是立即認出來，脫口一聲：「傅玉書，是你！」

「不錯，是我傅玉書。」傅玉書語聲微帶沙啞。「我應該怎樣稱呼，獨孤還是羽姑娘？」

獨孤鳳的面色一變。「你怎麼會在這裏？」

傅玉書笑笑。「我是武當派的掌門人，在武當山附近出現，有什麼奇怪？」

「虧你還有面自稱武當派的掌門。」

「我這個掌門可不是自封的，就令尊——青松與無敵，都沒有否認。」

獨孤鳳一聲冷笑。「是你請天殺去殺害燕伯伯。」

「燕伯伯？燕冲天？」

「還要裝糊塗……」

「燕冲天的死與我無關。」

「做得出就不怕認。」

傅玉書反問道：「爲什麼我要對你說謊？」

獨孤鳳怔住。

「逍遙谷的人有逍遙谷的一套，我們雖然知道怎樣去連絡天殺，却從來沒有這個打算，現在我也拿不出那麼多錢。」傅玉書一聳肩。「要請他們殺燕冲天，沒有十萬八萬兩銀子，只怕請他們不動。」

獨孤鳳道：「傳說却是你。」

「那是因爲逍遙谷武當派仇恨太深，而逍遙谷的人，如我，所用的手段一向又是那麼卑鄙。」

獨孤鳳冷笑。「你知道最好。」

「不過——」傅玉書一頓，笑得很惡毒。「別人就是不知道，你也應該知道，最低限度，還有一個人比我更卑鄙。」

獨孤鳳又怔住。

「獨孤無敵——」傅玉書一字一頓的說出這四個字。

獨孤鳳沉默了下去，傅玉書接道：「他被雲飛揚打得落荒而逃，無敵門又巳覆沒，就是利用天殺來進行報復，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你說是不是？」

獨孤鳳不由點頭。

傅玉書又道：「不怕說，我也曾動過這個念頭，可惜我要殺的人實在太多，實在拿不出那麼多錢。而且總覺得，實在沒有意思。」

獨孤鳳冷冷的道：「武當派不過將你的爺爺囚在寒潭二十年，你們殺了武當派那麼多人，也早就應該罷手的了。」

傅玉書點頭。「我本來也覺得有些過份，但現在，不手刄燕冲天雲飛揚，我是絕不會罷休。」

「燕伯伯巳經死了……」

「也要將他的墳墓挖開來，鞭屍三百！」傅玉書咬牙切齒，神態猙獰。

獨孤鳳看在眼內，打了一個寒噤。「他……」

傅玉書激動的叫出來。「若不是這個老匹夫苦苦相迫，我的兒子怎會死？」

「你的兒子？」獨孤鳳奇怪的望着傅玉書。

「不錯——」傅玉書嘶聲道：「燕冲天害死了我的兒子！」

獨孤鳳忍不住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傅玉書斷喝：「你別問！」

獨孤鳳搖搖頭，舉步，傅玉書又喝道：「站着！」

「你要怎樣？」

「走，沒這麼容易。」

「你不是遷怒到我頭上，連我也要殺掉吧？」

傅玉書搖頭。「我不會殺你的，你是

雲飛揚的妹妹，我怎能殺你？」

獨孤鳳一揚眉。「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傅玉書喃喃地道：「我非獨不會殺你，而且會好好的照顧你。」

獨孤鳳猜不透，傅玉書亦沒隱藏，隨即說出了他的意圖。「你落在我手上，我要雲飛揚交出天蠶訣，那怕他不答應？」

「天蠶訣？」

「就是天蠶訣，武當七絕，我已經學了六種，只差天蠶訣練不成，只要我再將天蠶功練成，配合蛇鶴十三勢，再有逍遙谷武功相輔，天下間還有誰是我的對手？」傅玉書說到得意處，放聲大笑起來。

獨孤鳳吃驚的望着傅玉書，倒退了一步。

傅玉書大笑接道：「到時我先滅武當，重振逍遙谷聲威，一統天下武林，惟我獨尊。」

獨孤鳳聽得眞切，不禁搖頭。「我實在不明白你們爲什麼熱中稱霸武林。」

「女孩子懂得什麼？」

「我只知道這種企圖已害了很多人。」獨孤鳳歎了一口氣。

傅玉書語聲一沉。「你這樣跟我走，還是要我動手將你拿下來。」

獨孤鳳以行動答覆，雙手握在刀柄之上。傅玉書目光一落，又大笑：「憑你的武功，絕不是我的對手。」

「你可以殺我，却休想我要脅雲……我大哥交出天蠶訣。」獨孤鳳雙手緊握刀柄。

傅玉書大笑道：「不怕死的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

「你現在見到了。」獨孤鳳雙刀出鞘，護在身前。

傅玉書「哦」的一聲，身形拔起，飛鶴也似從那方石上飛撲下來。

獨孤鳳一聲嬌叱，亦拔起身子，雙刀疾迎了上去。

刀光飛滾，傅玉書身形半空中扭曲，雙手如鶴嘴，急啄而下。

這兩下急啄，竟是啄向獨孤鳳必救之處，獨孤鳳身形急落。

傅玉書凌空再變，又如鶴舞長天，緊追在獨孤鳳身後，雙手疾啄前去。

獨孤鳳雙刀環身飛舞，仍然退了兩步才將傅玉書的攻勢化解。

傅玉書身形着地，旋即遊竄上前，竟有如蛇行也似，右掌一圈一穿，毒蛇出洞，五指一並，標向獨孤鳳的咽喉！

獨孤鳳刀勢未停，可是傅玉書那一掌仍然穿進來，這電光石火的剎那，傅玉書竟已看出她刀勢的破綻所在。

獨孤鳳急退，傅玉書緊追，蛇鶴十三勢展開，身形飛靈變幻，出手迅速。

七勢未盡，傅玉書突然停下來，獨孤鳳一怔，雙刀仍然緊護身前。

傅玉書即時冷笑道：「我們還要不要打下去了？」

「爲什麼？」

「蛇鶴十三勢之下，你根本全無招架之力。」

「打下去才知。」獨孤鳳毫不服氣。

傅玉書卻問：「你還能夠再退麼？」

獨孤鳳呆了呆，偷眼往身後一望，才發覺自己已置身懸崖邊緣。

懸崖壁立如削，下臨大江，急流洶湧湃澎。

再退一步，獨孤鳳便得掉下去，而這種環境，却是絕不能變動的了。

傅玉書接問：「怎樣，這麼高掉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你要小心了。」

獨孤鳳再往後望一眼，不禁由心寒了出來。

傅玉書笑笑。「放下刀，跟我走。」

獨孤鳳雙手仍緊握着雙刀，緊撇着嘴唇，急風吹起了她的秀髮，却吹不散她那種倔强的表情。

傅玉書接道：「你還年輕，這樣死了不覺得可惜？」

獨孤鳳突然問：「你練成了天蠶功，第一個必殺我大哥，我若是這麼答應你，有誰會原諒我？」

傅玉書沉吟着道：「我可以考慮不殺雲飛揚。」

獨孤鳳笑了起來。「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話？」

傅玉書亦笑。「可惜你現在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獨孤鳳道：「憑我的武功，的確不是你的對手，你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可惜還是做錯了一件事。」

傅玉書劍眉一剔。

獨孤鳳道：「你將我迫到這裏，等如再給一條路我走。」

「路？」傅玉書一怔，疾掠向前去。

「死路！」獨孤鳳雙刀即時脫手，飛擲傅玉書，身形同時往後一翻，疾往斷崖跳了下去。

傅玉書雙手一抄，便將飛來的雙刀抄住，身形迅速掠到懸崖前。

他的身形不能說慢的了，但還是阻止不了獨孤鳳，探頭望去，只見獨孤鳳迅速的往下飛墮，眨眼已變成拳大的一點，再看，已消失不見。

多看一眼，傅玉書亦不禁有些心寒，那面斷崖實在太高太峭。

他不信獨孤鳳不怕死，獨孤鳳偏就以行動來證明。

沒有了獨孤鳳，如何要脅雲飛揚交出天蠶訣。傅玉書一股怒火湧上心頭，奮力將那雙刀擲了出去。

雙刀一脫手，他幾乎又想給自己一巴掌，那雙刀拿給雲飛揚，豈非一樣可以要脅他將天蠶訣交出來？

雲飛揚一定認得出那雙刀是獨孤鳳所有，有刀爲證，一定會相信獨孤鳳落在他手上，他雙刀在手，竟又隨便的擲掉。

以一個他這樣冷靜的人，竟然變得這樣衝動，不由他不怔在那兒。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一陣衣袂聲響，循聲一望，就看見一條人影如飛掠來。

那條人影看來是那麼熟悉，他心念一動，那條人影已從山石中掠過。

他雙眉一皺，轉過了身子。

那條人影在山路上停下，是傅香君，她下了武當山，向這邊走來，遠遠看見有兩個人在這邊交手，才過來一看究竟。

傅玉書的背影在她看來亦有熟悉的感覺。是誰？她忽然想到雲飛揚，脫口呼道：「雲大哥？是你麼？」

「大哥是大哥，只是不姓雲。」傅玉書應聲轉過身子。

一聽這聲音，傅香君面色已變，再看傅玉書，不由倒退了三步。

「很意外，是不是？」

「你怎麼會在這裏？」傅香君吃驚的問。

「你忘了大哥是武當派的掌門人。」

傅香君怔住。

傅玉書接問：「你又怎會在這裏？」

「我是跟燕伯伯來的。」

「燕伯伯，叫得倒親熱，你忘了爺爺死在他的手下？」

「這不能怪燕伯伯……」

「住口！」傅玉書厲聲道：「你是逍遙谷的人，是傅家的人，怎能夠替仇人說話！」

「大哥……」

「若是還當我大哥，就該聽我的。」

傅香君垂下頭，突然又抬起頭來。「大哥，是你收買天殺的人刺殺燕……」

「燕老鬼！」傅玉書替她接上。

傅香君驚問道：「大哥，眞的是你做的？」

「逍遙谷的人怎會借助天殺？」傅玉書鐵青着臉。「武當弟子不知道倒還罷了，你是我的妹妹，竟然還這樣問？」

「那是誰？」

「我說是獨孤無敵！」

傅香君吁了一口氣。「不管是誰，只要不是大哥你就好了。」

「這是什麼意思？」

傅香君搖頭。「只是不希望大哥你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傅玉書連聲冷笑。

「是了，方才是不是你在這裏與人交手？」

傅玉書點頭。

「跟你交手的是什麼人？」

「獨孤鳳！」傅玉書沒有隱瞞。

「鳳姊姊？她怎會走來這裏？」傅香君四顧一眼。「現在她人呢？」

「給我打下這懸崖去了。」傅玉書目光一垂，若無其事的。

傅香君一驚，急步奔過去，往懸崖下望了一眼，俏臉發青，再回顧傅玉書。「大哥，你是說眞的？」

「當然是眞的。」

「大哥——」傅香君用力的一搖頭，欲言又止。

「獨孤鳳是雲飛揚的妹妹，是青松的女兒，也都是我們的仇人，殺了她有什麼不對？」

傅香君只是搖頭。一句話也說不出。

傅玉書接道：「見到你最好，跟我走，我們兄妹想辦法看如何殺死雲飛揚！」

傅香君又一驚，倒退幾步，哀聲道：「大哥，求你不要再做壞事了。」

傅玉書道：「報仇也是壞事？」

「你殺了他的父親，現在連他的妹妹也殺了，不覺得太過？」

傅玉書盯着傅香君一會，冷笑道：「好，你喜歡，儘管留在武當山，跟姓雲的一起。」

語聲一落，舉步前行，傅香君不由追前去：「大哥——」

傅玉書應聲轉身，突然出手，扣住了傅香君的右腕，傅香君完全沒想到有此一着，待要掙開，已是有心無力。

「跟我走！」傅玉書拖着傅香君，放步疾奔了出去。

「大哥，你放手……」傅香君哀求。

傅玉書沒有理會她，只顧前奔。

傅香君的眼淚，不由珠串般滴下，她下山本是要找傅玉書問清楚，現在他總算知道，傅玉書並不是殺害燕冲天的眞兇，却殺了獨孤鳳。

這其實並無不同，她應該怎樣對雲飛揚說呢？一想到這個問題，不由她心灰意冷。最後她終於放棄掙扎，也沒有再作聲，由得傅玉書拖着她走，那眼淚却流個不停。

× × ×

看見燕冲天的靈柩，雲飛揚的眼淚亦不由掉下來。

若是他不走，燕冲天雖然未必不會喪命，但他仍然有一種罪孽的感覺。

武當派的弟子在他身後跪下，一個個心情沉重。

好一會，雲飛揚才轉過身來。「無敵約我在什麼時候決鬥？」

「十二月初一。」姚峯立即將戰書送上。

雲飛揚接在手中。「這件事也許是傅玉書所爲，但獨孤無敵不無嫌疑。」

「小飛，你意思怎樣？」

「去，一定要去。」雲飛揚將戰書握成一團。「無論如何，十二月初一，一定有一個水落石出。」

說着他轉回，在燕冲天靈柩之前連叩了三個響頭。

所有武當弟子的目光都集中在雲飛揚的身上，他們的希望也全部寄託在雲飛揚的身上。

十二月初一即使仍沒一個水落石出，無敵門武當派的仇怨也應該算清楚的了。

決鬥

晨，十二月初一，雪漫天。

這場雪已接連下了幾個時辰，玉皇頂積雪盈尺，放目望去，白茫茫的一片。

風吹凜冽，冰雪嚴寒，雲飛揚獨孤無敵却似乎一些寒意也沒有，相對三丈，標槍也似立在風雪中。

雲飛揚到來的時候，獨孤無敵已經等候在那裏，一身全新的錦衣，大紅披風，頭戴紫金冠，手掌龍頭杖。

這裝束與兩年前他決鬥青松的時候完全一樣，甚至神態也似乎並無不同。

雲飛揚一身黑衣，外披一件黑色的風氅，並沒有什麼特別，但氣勢絕不在獨孤無敵之下！

他的目光却比獨孤無敵的輝煌，蘊藏着無盡的悲哀與憤怒。

兩個人誰都沒有作聲，相對木立了半個時辰，還是無敵說出了第一句話：「青松有一個你這樣的兒子，九泉之下，應該瞑目。」

雲飛揚淡應道：「已經是時候了。」

「沒有要問我？」

「燕師伯的死與你有沒有關係？」

「是我請天殺做的。」無敵並沒有隱瞞。

雲飛揚劍眉一揚。「你到底也是一代宗師。」

「一個人在憤怒之下，無論他做出什麼事，都是值得原諒。」

雲飛揚冷笑。

「這件事即使我不說，相信不久的將來你也會清楚。」獨孤無敵出奇的冷靜！「因爲我雖然請了天殺，並沒有付錢，對於欠賬的人，他們向來也只有一種對付的方法。」

「天殺殺得了我師伯，當然也殺得了你，所以你不惜約我在這裏一戰？」

「不錯！」無敵一捋長鬚，「我三戰青松都是在這裏，沒有一次不公平，你儘管放心。」

雲飛揚只是冷笑。

無敵接道：「只是我末路窮途，必定會拚盡所有的氣力，你雖然已經練成了天蠶功，還是要小心的好。」

「多謝指點！」雲飛揚亦非常冷靜。

無敵緩緩道：「你是否也願意回答我一個問題。」

雲飛揚點頭。

「鳳兒現在怎樣了。」

雲飛揚眼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不知道，我沒有再見到她。」

獨孤無敵嘆了一口氣，龍頭杖一伸，「請！」

雲飛揚緩緩將劍抽出，再往劍鞘上一套，立即變了一支長槍。

無敵即時一聲長嘯，一團烈火也似衝向雲飛揚！

地上的積雪被激得疾揚了起來，那種威勢，也實在驚人。

雲飛揚同時一聲長嘯，迎了前去，劍與杖相接，珠走玉盤般，叮叮噹噹的响過不絕。

無敵龍頭杖上下翻飛，風聲呼嘯，雲飛揚的劍揮洒自如，一劍接九杖，威力絕不在無敵的龍頭杖之下。

周圍的積雪一蓬又一蓬地揚起來，粉屑般飛舞半空，兩人在白茫茫的飛雪中，看來亦有如幽靈般飄忽，又彷彿隨時都會化成飛雪般飛散。

「噹」的猛一聲巨震，兩條人影陡然分開來，無敵的面色白雪一樣，龍頭杖齊中斷成了兩截。

雲飛揚的劍亦已三折，面色亦有些蒼白。

兩人同時將斷杖斷劍拋去，無敵虛幌幾式，掌一合，混身的衣衫鼓了起來，雙手亦逐漸變紅。

雲飛揚雙掌亦一合，運起了天蠶神功來。

暴喝聲中，兩人凌空撲前，四隻手掌迅速相撞！

那刹那半空彷彿突然响起了一下霹靂，地動山搖，風雲變色。

雲飛揚無敵在霹靂聲中一齊倒翻，各自倒翻出三丈之外。

無敵面色一白又一紅，鮮血看似便要從毛管中噴出來，張嘴猛噴出一口鮮血。

雲飛揚面色鐵青，胸膛不停的起伏，一會才平靜。

無敵第二口鮮血跟着噴出，身形同時撲上，一掌疾劈了前去。

雲飛揚伸掌急接，只覺一股血腥味撲鼻，無敵的掌竟然比方才更威猛，將他震退了一步。

無敵血噴不絕，雙掌連環擊出。

「天魔解體大法！」雲飛揚心頭陡然一動，拚運全身功力，硬接無敵雙掌。

無敵一連十三擊，雙掌同時印出，又與雲飛揚雙掌抵在一起。

他的眼耳口鼻突然鮮血狂噴，混身的骨骼連珠也似不停的响動。

雲飛揚沒有看錯，他的確是施出了天魔解體大法，這種內功極少有人施展，因爲一施展，混身的血氣骨骼便會散盡，必死無救。

這種內功其實就是要將一個人全身的潛力完全激發出來。

無敵是準備與雲飛揚同歸於盡的了。

雲飛揚不能動，也不敢動，一遍又一遍運轉天蠶功，抵禦無敵那浪濤一樣不停襲來的內力。

也就在這時候，數丈外一塊大石前面的積雪猛可激射開來，露出了一個洞，傅玉書一身白衣，從洞中射出，毒蛇一樣標向雲飛揚，雙掌拚運全力，雷霆萬鈞般擊去！

雲飛揚既不能騰出手來，又不能移動，這兩掌是怎麼也躲避不了。

這兩掌若是擊中，雲飛揚定必命喪當場。

傅玉書躲在雪洞中三個時辰，等的也就是這一刻，他看準了雲飛揚絕沒有可能封擋，才現身從背後襲擊！

他露出了猙獰已極的笑容，那刹那，不由自主的怪叫一聲！

也就在那刹那，一道劍光閃電一樣飛來，打在他後背上！

他一心要殺雲飛揚，根本就沒有防到會有人阻止，事實，這玉皇頂上也沒有第四個人。

可是這第四個人還是出現了。

他聽到破空聲响的時候，那支劍已飛入了他的後心，一陣錐心刺痛，使得他不由發出了一聲慘叫，他的身子亦不由猛向前一栽，雙掌變了擊在雪地上！

積雪激射，傅玉書雙掌，入地盈尺，距離雲飛揚已不到兩尺。

他猛翻了一個，就看到傅香君奔了過來。

在那邊不遠的地方赫然又出現了另一個雪洞，傅香君絕無疑問就是藏在那個雪洞裏。

他却是完全不知道，傅香君當然比他更早上來玉皇頂，挖好了那個洞，藏在那裏頭。

「香君？」他的眼瞳中露出了詫異之色。

傅香君淚花亂轉，她的面色已因爲寒冷變得蒼白，一個身不停顫抖。

她的語聲顫抖得更厲害，道：「你雖然封住了我的穴道，可是你忘了我學醫多年，已懂得將穴道移開，所以你一走，我跟着就追來了。」

傅玉書想笑，可是笑不出。

「我知道你一定會走來這裏，暗算雲大哥……」

「很好……」傅玉書頭一垂，終於氣絕。

「大哥……」傅香君的眼淚流下，再也忍不住，抱着傅玉書的屍體痛哭起來。

無敵即時從雲飛揚手上飛出去，飛舞在半空。

他一身錦衣遍染鮮血，氣力已全都散盡，混身骨骼亦寸寸斷折，隨風飛出了三丈，爛泥一樣倒在雪地上。

雲飛揚亦倒下，連吐了兩口鮮血，他的面色非常難看，可是他仍然掙扎着爬到傅香君身旁。

他沒有說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話。

雪下過不停，很快洒滿了他們的衣衫，傅香君的哭聲也沒有停下。

× × ×

血經已凝結，淚仍然未乾。

傅香君在雲飛揚的扶持下，含淚站起了身子，他們之間，始終一句話也沒有。

看看傅玉書，再看看無敵的屍體，雲飛揚突然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疲倦。

武當派與逍遙谷，與無敵門的仇恨到現在絕無疑問已經了斷，但這又怎樣？

那種疲倦也其實就是空虛。

一個人若是只爲了仇恨而生存，是不是太可笑，也太可悲！除了仇恨之外，自己的生命中還有什麼？

雲飛揚不知道，在他的眼中，就是身旁的傅香君，看來也已是那麼的遙遠。

天地蒼涼，人何嘗不是。（全文完）

武林軼事

名拳師勇戰大狼狗

嚴霜・文

在銀幕上經常看見一隻大狼狗飛撲過來，轉瞬之間，就把活生生的人咬死，究竟懂得功夫的拳師，如果身手敏捷，能否眞眞正正的有把握戰勝大狼狗呢？這個問題相當有趣，閒來無事，我試把南北兩派的名拳師如何戰勝大狼狗的過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先說太極名手吳鑑泉，他就是後來到南方自立門戶，吳公儀的父親，當時他在上海教授太極拳，名氣極响，由於門人太多，他只好培養幾個很出色的助教，到精武體育會教授一般會員，至於比較有地位的人想學太極拳，則由他本人親自教授，如果對方係富貴中人，年事已高，不便行走，吳鑑泉就到那個地方親自教授，每週三次，酬金當然是很豐厚的了，不過，他只是濟世爲懷，並非計較在報酬方面，本來他這樣的胸襟遠大，兼且是太極拳的一代宗師，應該沒有人跟他結怨，但因當時太極拳的風氣甚盛，有些年少力强之輩，武功有點根底，很想跟他較量，却又不便開口，兼且担心跟他交手就給他一拳打翻，太過丟臉，故此，這種自命不凡的人，聚集在一起，竟然想出了一條妙計來，在吳鑑泉每週三次到陳公館教授太極之際，得到陳家大少爺協助，在花園裏面放下四隻大狼狗，到時一聲呼喝，狼狗向他圍攻，看他如何應付。

本來這樣子用狗咬人，實在太過放肆，不過，他們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想到就做，因此吳鑑泉迫於大打出手，作爲戰鬥的對象，正是四隻大狼狗。

當時天氣相當炎熱，吳鑑泉搖着一把摺扇，穿了白色的長衫，神閒氣定地穿過大門口，昂然直入，走到花園中間的一截，那座大公館就在前面，相距不過二十多尺，突然有四隻大狼狗，分東南西北一齊撲攻。

如果別人置身這種情況之下，嚇也嚇呆了，不過，吳鑑泉身經百戰，極有經驗，且又早作準備，他搖着的摺扇，並非普通用牛骨製造的紙扇，名符其實的是鐵扇，每一枝扇骨都是用鐵鑄成的，而且每一條扇骨都可以拔出來，當時狼狗來勢極兇，雖然四隻狗向他圍攻，他却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向其中一隻大狼狗直衝過去，稍爲閃側，一扇打落，摺扇的扇頭那一塊鐵特別沉重，狗鼻最爲軟弱，不堪一擊，給鐵扇的硬鐵打中鼻子，便即倒地打滾，呻吟不已，就算狗類，也跟人類相似，有特殊的反應，發覺一個同伴如此輕易就給人擊倒，只見他的身形一閃，便即施展太極門的一招「野馬分鬃」，步法移動，忽左忽右，雙手忽上忽下，既然使那些狗的攻勢失靈，並且有機可乘，一脚踢中了一頭大狼狗的狗肚，便即向後跌倒，就在地上打滾，剩下來的兩隻狗，窒了一窒，跟着展開攻勢，吳鑑泉已經從鐵扇裏面拔出兩枝鐵骨，分別射出，有如飛標一樣，轉瞬間兩頭狗的胸部中了鐵扇骨，分別倒地哀鳴。

他一下子就把四隻大狼狗殺敗，花園裏面沒有一個人，唆使大狼狗撲攻的幾個人，只是躲在較遠的一層樓用望遠鏡偷視，僅有一個人負責指揮那些狗，此人就是陳家大少爺，吳鑑泉一怒之下，便即轉身離去，此後沒有再到陳公館教授拳脚。事後傳出來，練武之人才知道吳鑑泉確有一手，跟武林中人搏鬥，可能一招打贏，故此，那些人不敢輕舉妄動，照這樣看，那次惡戰大狼狗，反而對他有些帮助，免得別的拳師向他挑戰。

後來精武體育會在廣州開設分會，吳鑑泉也到廣州來教授太極拳，因爲這種拳脚在練習的時候出手很慢，每一招都是慢吞吞的，有些喜歡練武的青年硬橋硬馬，很想跟他過招，不過，吳鑑泉是師傅的身份，在武林裏面，如果貿然向他挑戰，以下犯上，他是有理由推辭的。

故此，那些人一直都不敢輕舉妄動，只是等候機會來臨，然後個別的邀請他指點武功。

這種情況，吳鑑泉也覺察得到，那天在精武體育會裏面拜祭霍元甲大俠，有兩枝洋燭燃燒得十分旺盛，分別插在燭台之上，吳鑑泉跪拜之後，一時高興，對他的門人說：「當年我擊敗大狼狗施展的一招野馬八鬃，並非上下兩手，一隻向上斜出，一隻向下劈落那麼簡單，一定要手上還有勁，今天我一時高興，試把野馬分鬃的一招演給你們看看，希望你們當中有人看得出我如何用勁。」

說完，他站在距離兩枝正在燃燒的洋燭之前，相距六尺，只見他一個野馬分鬃，身形不動，上下兩手分別向前以斜出的姿勢發招，但卻不是平時那麼緩慢，出手極快，右手一揚，那支長達兩尺，而且十分粗壯的洋燭，燭光突然熄滅，跟着右手向下一翻，左手由低處向上斜出，左邊的一支洋燭也給一陣掌風掃過，頓時熄滅，當時門人齊聲喝采，他很冷靜的說：「你們依照我指點的方式苦練，十年之後，必有所成，能够像我這樣子用掌風打熄洋燭的燭光。」

在旁欣賞表演的一些人，包括十多個準備向他挑戰的高手，看在眼裏，猛吃一驚，紛紛退縮，不敢再萌此想。

原來吳鑑泉當日能够從許多隻大狼狗之間閃過，就靠掌風，一陣掌風掃過，燭光也撲滅，狗的眼睛當然會有些阻碍的，視綫紊亂，那就看不清楚攻擊的目標，故此給他輕而易舉的擊倒。

上述的經過情形，指北方名拳師吳鑑泉師傅擊敗狼狗的過程，至於南派高手黃飛鴻，憑着他苦練出來的洪拳，也在香港西營盤警署對開的空地擊敗幾隻大狼狗，這種經過情形相當有趣，首先要談的就是當時有一個高級警官喚做積臣，他養了一隻混身黑色的大狗，這種狗不是黃狗，而是由非洲帶來的大黑狗，名稱叫做黑梗狗，比黃狗兇得多，因爲他經常帶狗而行，有許多人喜歡玩狗，走近看看，談多了就東拉西扯的談到中國功夫方面，他慨然說：「任何一個中國人如果能够空手跟我的黑梗狗作戰，且又獲勝，我立刻奉送港幣五百元，不過，對方或傷或死，我絕不過問。」

這番話本來是在閒談中說出來的，他亦非存心向中國的教頭挑戰，可是，有些教頭聽了這些話，心裏不服氣，很想試試，便透過懂得講英語的朋友，正式向黑梗狗挑戰。

積臣說得到做得到，在兵頭花園前面的草地，人狗會戰，向牠挑戰的教頭總是輸的，但却沒有人給牠咬死，黑梗狗也懂得狗的功夫，手下留情，儘管如此，中國的拳師也感到丟臉，恨不得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替他們爭回一點面子，殺了那隻黑梗狗。

那時黃飛鴻剛剛因事到香港來，看看門徒林世榮，林世榮談及此事，說道：「我也想打贏那隻黑梗狗，不過自問沒有把握。」

他這句話等於鼓勵黃飛鴻出戰，黃飛鴻想了想，說：「我也不一定有把握戰勝的，不過，既然那個帮辦積臣每天必然帶狗在半山區走動，我可以乘機看牠。」

兩人計議一番，便即由林世榮伴着黃飛鴻以早上行山的晨運者姿態出現，在半山區走動，順便看看那條大狗。

當晚黃飛鴻跟林世榮在拳館裏面喝酒，哈哈大笑，說：「我想出來了，必然把那一隻大狼狗一脚踢死。」

既然他說得這樣豪氣，林世榮知道他一定有絕大把握，於是派人通知積臣，在三日之後的早上，由黃飛鴻出馬，跟大狼狗作戰。

那天早上，黃飛鴻率領幾個得力的門人，早作準備，預防不測，因爲對方是帮辦身份，身上有槍，萬一發覺黑梗狗給人踢死，反面無情，如果自己人較衆，就不怕他胡作妄爲，主意打定，便即依計行事，數人同行，浩浩蕩蕩的殺上半山區，當時積臣早已站着等候，身邊果然帶着黑梗狗。

林世榮的一個門人懂得說英語，把黃飛鴻的意思轉達，他不想要酬金，表示他絕非爲了金錢而來，但却叫積臣注意，他絕不携帶暗器，只憑手脚出擊，一定打死黑梗狗，到時請他不要追悔。

積臣帮辦是警界人士，性格豪爽，當然不會追悔，聽了這番話，哈哈大笑，說：「好極了，我有機會欣賞中國功夫，正合心意！」

跟着黃飛鴻跟黑梗狗相隔十尺，分別站定，一聲號令，人狗便即搏鬥，當時天氣很熱，黃飛鴻身上只穿一件白色的文化衫，那是很薄的，熱到發汗，他在搏鬥之前，得到積臣的同意，把文化衫脫下，一邊打一邊抹汗，那件衫就搭在肩膊之上，沒有人想像到這件衫就是秘密武器，他左閃右閃，狗的攻勢稍爲放慢，輪到他反攻，他一個箭步直衝過去，狗的反應亦快，轉身向他撲過來，他就把文化衫向前拋出，剛剛罩住狗眼，轉身閃開半步，一脚撩陰腿，就把那隻大狗活活的踢死。

積臣看了臉色大變，當時他沒有再說甚麼，因爲黃飛鴻對五百元港鈔拒而不受，他就捐贈方便醫院，不過，他却懷恨在心，三日之後，黃飛鴻夜間經過警署對面的空地時，就有三隻大狼狗突然向他出擊，那晚黃飛鴻所穿的衫很短，而且沒有那麼快速，能够把身上的衣裳脫下，就算脫下，也只能封住一隻狗眼，三隻狗一齊撲過來，照理他是很難逃生的，但因他是武林中人，南方拳師很喜歡用一條皺紗帶圍在腰間，當時他剛剛閃過狗的攻勢，便把皺紗帶舞動，有如一條龍，分別把三隻狗打傷，然後離去。

目擊此事的人，都感到非常神奇，甚至積臣也暗暗佩服，以後不敢再找他的麻煩，經此一戰，武林中人對黃飛鴻更進一步的敬佩。

何以黃飛鴻的皺紗帶如此厲害，能够擊敗羣狗呢？這是練武的秘密，原來在皺紗帶的末端有一個銅扣，相當沉重，皺紗帶的另外一端，繞過了它，然後束緊自己的腰，那個褲頭帶扣就是秘密武器，把皺紗帶揮舞得十分快速，運用腕勁，握住它的一端，把另外一端向人或狗飛擊，那個銅扣就是飛鉈，可以飛去又飛回，黃飛鴻經常練習飛鉈之技，故此他輕而易舉打傷三隻大狼狗，散步回家。

（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朱翠和青荷被李妙眞擄去，李妙眞正想對妳們下毒手時，一位武功超卓的藍衣人適時出現，制止了李妙眞下毒手，還取出丸藥給朱翠、青荷兩人服用，同時出手和李妙眞相鬥，正鬥得激烈時，風來儀忽然來到，而藍衣人也即時縱身而出，風來儀見朱翠和青荷兩人沒遭毒手，內心大爲放寬，但對李妙眞的做法却憎恨得很，決定給她一個重大的打擊，兩人相鬥後，李妙眞技不如人而敗落，但李妙眞還不服氣，相約他日到不樂島比高下……朱翠，青荷隨風來儀回去……

目迷五色幔　身困六光陣

只聽風來儀邊彈邊唱，唱的是——

美人捲珠簾！
深坐蹙蛾眉！
但見淚痕濕！
不知心恨誰！

這二十個字李太白的詩句，出自她的唇齒，似乎別有意境，今夜聽來，尤其感人！

朱翠隨着音韻猝然間爲之神往！

「哦——」她暗忖着：「久聞風來儀喜愛詩詞，直到今夜才領會到她的文采斐然，倒也難得！」

弦聲琤琮，和着窗外紛紛細雨，激發起一種起自內心的共鳴樂章！那弦音聲聲冰寒，似琴非琴，倒有七分像是琵琶。

她那裏聲聲弦慢，唇齒送音——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
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這是孟浩然當年贈別王維的絕句，喜讀唐詩的人無不能朗朗上口，只是却不同用於朱翠今夜之感觸至深，似乎只有今夜此時，這個人，這張嘴才唱出了詩句中的那般凄涼，也似乎只有樓上人的那雙手，才能撥彈出那麼恰當的音瑟聲韻！

朱翠情不自禁的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想不到風來儀竟是如此風華氣質，自己倒是看錯她了。

窗外夜雨聲聲，冰弦聲既是如此之低，歌聲掩抑更非意在撩人，朱翠想要聽得十分眞切便感爲難了。

她乾脆敞開了門扉，輕輕閃身樓外，原想攀上閣樓外站立廊下，倒要聽個眞切，看個明白；可是這麼一來勢將驚動了她，焚琴煮鶴，却是大煞風景！

雨點飄落在她頭上，身上，涼涼地，冰冰地……彷彿作賊似的，自己對於自己這一刹的擧動也覺得好笑，敢情自己還有這麼一股傻勁兒，好傻、好痴地——

她的傻，倒也豈非沒有代價！因爲緊接着樓上的幽人却又傳出了悲切的詞兒！

以上兩者是觸景而發的唐詩，刻下的這一段兒，却並非出於前人手筆，想是她自撰的，却是份外感人。

只聽風來儀和着拍切，聲聲唱道：「一葉飄零至露初，數載相依二心從，豈意今歲終化鶴，遂將長劍束高閣，南湖水檻三秋冷，赤岸松門一徑封，蕭瑟秋風吹身冷，凄凄素帳憶君容……」

末後兩句，她更反覆的唱着……琵琶弦早已冰澀，彈唱人亦已淚眼迷離！

朱翠在她彈唱未半時，已身不由己的騰身而起，輕輕的落身在樓廊一隅；忍不住輕輕向前掩去——

——她自信輕功絕佳，身形落下翩翩如鶩，確實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然而却仍然驚動了房子裏的那個人。

就在她身子方湊近窗前的一刹間，忽然間眼前的那扇門扉倏地大張了開來。

朱翠心裏一驚，點身就退！

須知朱翠一身輕功，確實了得，眼前施展開來，眞如當空夜蝙，兩臂開合之間，翩若驚鴻的已落身在樓下階前！

然而樓上那個女人風來儀却硬是要較她快上一步，朱翠身子不過方一着地，正

待向房內撲進，猛可裏面前人影乍閃——帶着一陣子衣袂破空噗嚕嚕之聲，風來儀已好端端的站在了她面前！

只見她手裏仍然抱着方才彈奏的琵琶，眸子裏含蓄着不怒自威的神色，狠狠地盯着面前的朱翠。

——也許是方自由悲傷的情緒裏驚覺，一時還難轉過這個彎來，她只是冷峻的向對方注視着，一時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

朱翠愣了一下，既然爲對方看破了行藏，索性放得大方一點，當下一哂道：「剛才的琵琶是前輩妳彈的麼，彈得好唱得也好，我一時忍不住，所以……」

風來儀身子一閃，已飄身進入廳內。

朱翠才感覺到自己還站立在雨地裏，當下身子微閃，跟踪進入！

廳內黑沉沉的，只有壁角的一盞小小琉璃燈，散發着略滲有綠色的光采，整個大廳看上去陰森森的，襯以外面蕭蕭風雨之聲，有一種說不出的凄涼感覺！

朱翠想過去點燈！

風來儀忽然阻止住她，說道：「用不着！」

朱翠聽她口氣不善，當下站住脚，道了聲是，遂即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風前輩請坐！」

風來儀輕輕哼了一聲道：「這是我的家，還要妳來讓我的座位麼？」

一面說她遂即坐下來。

眼前氣氛似乎很尷尬，朱翠輕輕咳了一聲道：「剛才我聽見前輩所彈奏的曲子……唱的詞實在凄涼感人，好極了，外面下雨聽不眞切，所以一時忘形上樓，尙要請妳不要怪罪！」

風來儀冷冷的道：「妳也懂曲子麼？」微微一頓遂即接道：「我是說妳也會彈琵琶？」

朱翠點點頭道：「這……懂一點！」

話聲才住，即見風來儀霍地把手上琵琶一掄道：「接着！」

「呼……」一道黑影，直向着她臉上飛了過來，朱翠突然一驚之下，伸手一托將來物接在手裏，才知道敢情是對方手上的那個玩藝兒。

她原以爲一個空心的琵琶，不會有什麼份量，那裏知道一接到手裏，才知道敢情這玩意兒竟然不是琵琶，亦非木竹之器，通體扁平，上尖下圓，乍看起來像是琵琶，其實不是，概琵琶爲四弦，這東西竟然有十來根弦子，通體上下看起來黃澄澄的，像是銅器，有一個圓忽忽；可以手握的把手，通體上下一式彎巧扁平，形狀古雅，一看即知乃是古樂名匠精心所製！

朱翠出身大家，自幼王府即聘有工於此道的樂師，自己因爲喜愛此道，便養成了日後的興趣，但所彈無非一般樂器，舉凡如七弦琴，琵琶洞簫，無不精通爛熟，而眼前這個樂器她却還是第一次見過，一時在手上把弄着，遲遲思索着它的名字！

風來儀一雙眼睛一直都在注意着她，這時畧似現出了幾分神采——

「妳現在還說這是個琵琶麼？」

說時她那雙眼睛微微收小了，臉上微微漾溢着幾分笑意！

「這……」朱翠用手通體把這物件摸了一遍，心裏思索着，已有幾分知道，只是却不敢拿準！

「大概是太暗了吧！妳看不清楚！」

說話時，風來儀已由身側取出了火器，叭打一聲打着了，亮起團團一團火光！

——那是一個頗爲精緻的火摺子，通體上下像是一根玉管子，却有一面斜削出來的管口，那股清清的火焰，即是由那個口子裏噴出來的！

「現在妳可以看清楚了！」

一面說，風來儀撥動那玉管底部暗置的彈簧，另聽見「叭！」一聲，自管內彈出了一團流焰！

這團流焰有如黑夜流螢，在空中劃出來一道弧光，波！地一聲輕响，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空中吊置的那盞吊燈裏，頓時引着了燈総，全廳大放光明！

朱翠十分欣賞對方指法的巧妙與準頭，微笑道：「眞妙——」這才向手上那具銅製樂器注目！

「哼！」風來儀臉上顯示着一絲冷笑：「妳雖然貴爲公主，出身王族，但是我確信妳說不出這個東西的名字來，妳服氣麼？」

朱翠經過一番盤算，却信對於手中物什巳猜知了個八成，但是她仍然有些拿不準兒——

於是她試探說道：「我知道，這是一件古樂器，這三百年以來早巳失傳，是不是？」

風來儀微微呆了一下，含笑點點頭道：「大致不差，妳可知道它的名字與用處麼？」

「這就是一般常聽的『瑟』！」朱翠由對方的臉上表情，已可斷定自己是猜對了！

當下她微笑了一下，遂即接下去道：「……我所以沒有馬上說出它的名字，那是因爲妳這一把瑟和我所知道的形像略有不同：一般樂具，如是出自官製，則形像雖千百年也不會更變，看起來這座古瑟，必是出自前輩世代珍藏，多半是私家獨創的了！」

風來儀臉上綻出了一片笑靨，點點頭道：「妳能說出這一番話來，顯然高明之至！」

朱翠道：「前輩誇獎——這應說這個瑟是出自妳的傳家之寶了？」

風來儀搖搖頭，輕輕一嘆道：「確是傳家之寶，只是並非是我家的寶物，是：：我一個故世的朋友……」

說到這裏她頓了一下，輕輕搖頭嘆息一聲道：「這巳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朱翠注意到她的臉色在訴說這位「故人」時，一下子變得沉默了。

「是了……」她心裏默默想着：「怪不得剛才那末尾一首歌詞，聽來像是弔輓友人的詩句，這着看來便不錯了！」

風來儀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一雙眼睛又重新落在了朱翠身上，微微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這是一座『瑟』！是江南柳家三十九世的傳家之寶！」

「前輩說的是江南鐵獅子橋柳家？」

「唉——？」風來儀頗爲驚訝的道：「妳怎知道這家人家？」

朱翠一笑道：「鐵獅子橋柳家我雖然

無能拜訪，只是有『琴仙』之稱的柳舒卷前輩，我却是久仰極了，不知道妳所說的柳家可是他老人家？」

風來儀臉上帶出了一種欣慰又似悲傷的表情，聽了她說的話甚久之後，她才微微點了一下頭：「不錯，就是他……想不到妳小小年紀，閱歷竟然如此豐碩，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似乎她已經消除了方才不愉快的情緒，這一刹如沐春風，臉上顯現出少見的和諧！

——「這麼說，妳也會彈了？」

朱翠搖搖頭道：「我不會……我只會彈琴！」

「好極了，琴瑟原是要配合的！妳可知道兩者之間的區別麼？」

朱翠點點頭道：「知道一點！」

風來儀道：「這麼說倒要考考妳了，妳可知琴瑟之分又在那裏？」

朱翠道：「琴聲調高，瑟音調低……據我所知，瑟分兩種，一種是多弦瑟，又叫大瑟，分二十五弦，一種稱小瑟，只有十五根弦子，就像這個……」

「還有呢！」

朱翠想了想，一笑道：「堂上之樂首重琴瑟，但是却有琴傳而瑟不傳之說，其實，並非是瑟不傳，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學習這種樂具，千百年來便很少有人知道罷了……」

風來儀輕輕一嘆道：「當今天下，懂瑟之人不能說沒有，只是捨棄柳舒卷其人，再也沒有他那美妙如夢如幻的幽怨指工了！」

說到後來，她臉上顯然又着染起一層傷懷！

朱翠道：「這也不一定，前輩妳的造詣不也很高麼！」

「我——比起柳……來，我差得太遠了！」

——忽然她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手指向廳內原置的琴座道：「聽妳說的頭頭是道，來吧，我彈琴妳和瑟，我們來對應一回可好！」

朱翠想了想，其實她早巳技癢，對方既有此請，倒也不再推辭，當時應了一聲：「好，只是我彈的不好，拿不準兒！」一面說，便把手中銅瑟平置桌上。

風來儀點點頭道：「這是妳頭一次合瑟麼？妳可知怎麼合法？」

朱翠微笑道：「琴欲高張，瑟欲下調，所彈曲調其實一樣，前輩妳賜曲吧！」

風來儀見她這麼說越加興緻高熾，當時一面移座琴側，含笑道：「妳能懂得這個便不差了！」

該時她先定了弦，先將右手空挑七弦，作了個「仙」字，又用左手無名指按住五弦的十徽，右手勾五弦，應了個「翁」字——這便是所謂的「小間勾」。

朱翠見對方已調好了絃子，不甘示後，立刻以右手空挑七弦，作個「仙」字，左手大指按住四弦的九徽，右手勾四弦應了個「翁」字，乃是個大間勾！

這具銅瑟，果然非比等閒，音色蒼古每有餘韻，誠是不可多得之寶！

風來儀見對方果然是個知音的行家，一時大爲欣悅——

她嘴裏報出了曲牌道：「來一段七四吧！」

朱翠一笑道：「遵命！」

於是這一瑟一琴便和將起來。

朱翠初彈還怕摸不甚清，誰知一段「七四」彈下來，指法巳熟——原來這銅瑟雖是形樣略異一般，但那十五根絃子用法一如焦尾瑤琴，朱翠以前五絃定合四上尺工爲徵羽宮商角，即所謂琴中之中呂鈞，次五絃如之，兩手雙彈，即兩合字成仙翁音！

一曲既罷，雙方已有欲罷不能之勢，於是緊接着第二曲「玉宮膾」彈和得便越爲動聽！一時間整個樓宇便沐浴在琴韻之間，那裏又理會得窗外風雨蕭蕭！

這一調「玉宮膾」情意綿長，彈和起來非得全神貫注不可——

一曲既終，雙方已似到了「忘我」之境！

風來儀一雙眼睛含蓄着罕見的慈愛，默默向朱翠注視着，甚久之後她才微笑道：「我很久沒有這麼快樂過了……想不到妳這麼聰明，第一次合瑟就能把握住個中三昧，眞是難能可貴，如果舒卷還在人世，看見妳彈奏得這麼好，不知他該有多高興——」

無意中她說出了「舒卷」二字，不再冠以姓氏那個「柳」字，可見這個柳舒卷與她確屬私交非淺了！

經過這番「琴瑟相和」，朱翠確實對於眼前的這個風來儀刮目相視，她原就感覺出她的氣質不俗，這時便更爲心存敬仰了。

一陣大風，揭開了窗前紗幔，帶進了一些小雨星子，使得朱翠猝然有所驚覺！

「錯將大敵爲知己」，這個疏忽可是不小——這是她一直暗中在提醒自己的！

似乎有鬱雷在天上响着。

朱翠掠了一下頭髮，懶洋洋的由椅子上站起，雙手捧着這具銅瑟走向風來儀道：「這眞是一件難得寶貝，前輩妳收回去吧，別叫我碰壞了！」

風來儀道：「妳碰不壞的——也許妳還不知道，這銅瑟正是當年柳舒卷的隨身兵刄，他愛此瑟眞是較性命還有過之！」

朱翠一怔道：「隨身的兵……刄？」

「怎麼不是？」

說時，風來儀巳就其手中把這具銅瑟接了過來，只見她右手向那個銅瑟的把柄上一握，呼！一聲巳掄了起來，「呼！」一股巨大風力，夾着一團黑影，直向朱翠頭頂上砸了下來！

朱翠一驚，倏地閃身縱開，風來儀却緊跟着她閃出的身子驀地襲了過去！

朱翠心裏一驚，倏地一個翻身，右手猛地遞出，想去搶奪銅瑟的把子——猛可裏肩上一沉巳吃銅瑟另一端搭在了肩上！

——不容許她另有行動，只聽見「咣！」一聲，銅瑟一端似乎搭下來了一個盤頭把她整個左肩頭緊緊鎖住，一時動彈不得！

鳳來儀哼了一聲道：「妳看如何？」手上一振，「咣！」的一聲，瑟頂盤頭又自鬆了開來，倒是朱翠不經意之下爲對方制了先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臉也紅了。

風來儀道：「另外的妙用還多得很，更可兼發暗器——」

才說到這裏，似乎由一隅傳過來一聲輕微的冷笑——只是這聲輕微的冷笑立刻爲空中猝然傳來的一聲雷鳴所掩飾，緊接着亮出了一道刺目難開的閃電！

鳳來儀、朱翠相繼爲那聲冷笑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的一齊扭臉望去！

閃電下，她們看見一個高大的人影停立在窗前廊下，閃電的光度，甚至於使她們清楚的看見對方這人穿着一襲藍緞長衣，也許由於被雨水浸濕了的關係，在閃電下閃閃有光——

朱翠一眼之下，心中大爲震驚，根本無需看清對方的臉，已可斷定這人是誰，一顆心頓時爲之忐忑起來！

對於風來儀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恥辱，儘管是惑之於風雨，但是對方欺身到近前咫尺，竟然會沒有被自己發覺，對於一個像她如此武功而又自負的人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然接下來的反應，實在是够快的！

隨着風來儀揚起的銅瑟，手指已經撥動了一根特殊的琴絃，「哧！哧！」兩股極爲尖銳的破空之聲，夾帶着兩支銀光耀眼的銀釘陡地飛出，直循着窗下那高大的藍衣人身上射去！

藍衣人顯然身負奇技，這一點可以由他在風來儀暗器出手之後，仍然沒有立刻逃開之意看出！

——那是一種武林中罕見的收接暗器手法！

隨着藍衣人擦起的右手，一上一下，只聽見「叮！叮！」兩聲脆響，已把古瑟中飛出的一雙暗器接到手裏——

閃電乍亮——

這一次風來儀和朱翠都看得很清楚，對方敢情臉上帶着一面極其猙獰的面具，即使心知是假，亦不禁爲之暗吃一驚！

鳳來儀一聲清叱道：「你是誰！」

隨着叱聲之後，身子已倏地騰了起來，起落之間直向對方藍衣人身上猛撲了過去！

然而，她的這種進身之勢，立刻受阻於來人身上所發出的充沛內元罡氣。

當然這種抗拒是無形的！

風來儀似乎未曾防備到對方有此一手。雙方力道猝然一交接之下，她不得不中途落下，身子一歪，一擰，落身於現場一隅！

來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我只當不樂帮三娘娘武功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能，今天一見不過如此，令人失望之至！」

對於朱翠來說，這個聲音太熟悉了——「海無顏」她心裏呼叫着，差一點脫口而出！然而，對於風來儀來說，這個聲音却是聞所未聞過的陌生！

「你是什麼人？」

吐出了這五個字，風來儀已向前踏進了一步。

兩股內元眞氣立刻在空中交接頂撞起來——憑着風來儀數十年交敵的經驗，她立刻就判斷出對方這個高大的藍衣人功力至强，是過去從未領受過的一個勁敵，這一驚使得她禁不住心頭升起了一片寒意！

兩股氣機繼續在抗衡着，只是從表面上看來，兩個人却像無事一樣的平靜！

「你好大的胆！」風來儀冷笑着道：「這裏豈是你隨便可以進出的？」

「我想來就來！」藍衣人用同樣冷的聲音回答道：「包括你們那個不樂島在內，我只要想去誰也阻不住我！」

風來儀怔了一下，搖搖頭道：「我不信……你只是口說白話而已！」

「那就算是空口白話吧！」

「你是誰？爲什麼臉遮面具？」

「這還不簡單！」藍衣人說得極其自然：「當然是不想讓妳看見本來面目！」

「這麼說，我們以前見過面了？」

「也許是吧！」藍衣人道：「我已記不大清楚了！」

風來儀在說話時，一面暗聚眞力，好幾次都想試圖把對方護身眞氣突破攻入，但是每一次對方都似乎有備在先，一任她內力攻向那裏，那地方總似有了防備，兩股力道交接之下，便使得她的用心白費！

風來儀一向目高於頂，然而這一次却是自內心對這個人生出了戒懼，那裏敢絲毫掉以輕心？

「尊駕貴姓？」

「我不會告訴妳的！」

藍衣人冷森森的接下去道：「不過妳也不必多心，今夜我來這裏，只是一次禮貌的拜訪，確實沒有心存惡意！」

風來儀一笑道：「這麼說你是手下留情了？」

藍衣人冷笑道：「對於貴帮，我不會手下留情的——」

微微一頓，他立刻又接下去道：「當然該留的我已經留過了！」

風來儀一笑道：「聽你口氣，好像你與不樂帮有不共戴天的大仇似的？」

「也沒有這麼嚴重，不過我倒是自己心裏發了一個誓罷了！」

「願聞其詳！」

「也沒什麼！」藍衣人輕描淡寫的說道：「只要我活着一天，便要與不樂帮周旋到底！」

「哼——這又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藍衣人略似輕狂的道：「不樂帮一天到晚要別人不快樂，我也想讓他們嚐嚐不快樂的滋味就是了，這是我私下裏的一點心意罷了！」

「你以爲你能做得到麼？」

「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不過我決計這麼做就是了！」藍衣人冷笑了一聲：「我的最後宗旨是把不樂帮全數瓦解，澈底消滅！」

風來儀發出了一串顫抖的笑聲！——

「你的雄心壯志，確是值得嘉奬！聽你口音，你的歲數不大！小伙子，來試試吧，想毀不樂帮，最起碼你要先勝過我，要不然豈非夢想？」

「這話有理！」藍衣人點了一下頭道：「這也就是爲什麼今夜我冒雨來訪的道理！」

風來儀冷冷笑了一聲道：「那一天在馬王廟，我們不是見過面嗎，爲什麼你走得這麼快？」

「因爲那個時候我還沒打算與你見面！」藍衣人脚下已輕輕在向後面移動：「今天見面不是比較恰當麼！」

話聲一落，他身子已如一隻巨大的飛鳥，兩隻手倏地一張，已騰身而出！

呼嚕嚕——衣袂盪風聲中，他已落身於樓前木橋！

雨勢未已，藍衣人身上早已淋濕了，只是却壓不住他心裏的火氣！

緊隨着他的轉進之後，風來儀一陣風也似的也飄身而出——落身在小橋的另一端！

兩條人影雖然落身先後的順序不同，可是所採取對立的勢子却是相同的！

藍衣人身形直立如前，透過他臉上面具，可以覺察到他亮炯炯的一雙瞳子，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似乎有立刻出手的意圖。

風來儀在片刻佇立之後，忽然間如風擺殘荷般的搖動了起來——

藍衣人慢慢地矮下了身子！

四隻眼睛彼此全神貫注着！情勢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看到這裏，朱翠忍不住縱身而出，正因爲她已猜出了那個藍衣人是誰，心裏才越加的爲他担心，生怕在此一戰裏，失手於風來儀！只是眼前情勢之將要發生，却是她無力所能阻止的！

就在朱翠身子方自縱出的同時，木橋兩端的兩個人已經同時展開了身手！

兩條人影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猛然向當中兒擠了過來，其勢之快，簡直令人來不及細辨。

在極爲短暫的一刹間，雙方已似乎交換了七八掌——

帶着一聲輕嘯，藍衣人身子戛然劃空直起，落向荷池之尖，他的一隻足尖無非只在殘荷頂端上點了一點，遂即騰身直起，落在了木橋的另一端。

「果然高明，見識了！」

話聲既落，再也不想在此多留片刻，身形再次拔起，却是一招「神龍昇天」的絕妙輕功。

沉沉夜色裏，他身子足足拔起了六七丈高下，在緊接着吹來的一個風勢裏，立刻消逝無踪！

一旁冷眼旁觀的朱翠，看到這裏才算是喘了一口氣——轉過臉來再看風來儀，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竟仍然還站立在木橋上！

她在發呆！

朱翠目睹着海無顏的來去，本想喚住他上前說幾句話，只是碍於風來儀的在側，却不便如此！

甚久之後，橋上的風來儀才似警覺過來！

她冷冷的笑了一聲，目光轉向朱翠道：「這個人妳可認得？」

朱翠心裏一動，以爲被她看穿了心事，可是轉念一想，覺得這想法跡近無稽！

搖搖頭，朱翠道：「我不認識，他不是戴着面具嗎！」

風來儀一言不發的轉身進入廳內，朱翠亦跟着進去——

忽然風來儀轉過臉來，目光炯炯盯向朱翠道：「這個人一定與妳有關係——」

朱翠一驚道：「怎麼……？」

風來儀冷哼了一聲道：「因爲他兩次出現，妳都在現場！這絕非偶然的！」

朱翠原本以爲她發現了自己什麼隱秘，聽她這麼說不禁放心，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妳說些什麼……這是我第一次見他……我眞希望能够見識一下他的廬山眞面目……」

風來儀這才想到上次這個藍衣人出現時，適逢朱翠中計李妙眞，昏倒在地，當然她不知道了，這麼一想確實也不能斷定她與那個藍衣人暗中有來往——

一想到藍衣人那般傑出的身手，果眞要是他立意與不樂帮爲敵，前途還眞是大有隱憂。

朱翠見她神態有異，心裏多少也猜知了一些，當下試探着道：「那個藍衣人武功眞的很强麼？」

風來儀看着她點點頭道：「他是一個我生平罕見的高手……哼……但是如果他憑此就認爲可以與不樂帮一較高下，也未免太天眞了！」

朱翠道：「聽他口氣與貴帮仇恨不小，前輩妳可知道他是誰麼？」

「現在還不知道！」微微一頓，她遂即又接道：「不過我會査出來的！」

經此一鬧，風來儀自然失去了先前的興緻，正當她想把背後的古瑟拿下來，忽然身邊上響起了一陣奇怪的響聲，像是有階奏的六種不同聲音，却是一串傳出，尤其在靜夜裏聽得格外清晳！

風來儀神色先是一怔，不禁冷冷地一笑！

朱翠奇怪的道：「這是什麼聲音？」

風來儀沒有說話，可是緊接着身邊上又自響了起來，仍是先聽的一串音階。

「哼——他居然還沒走？」風來儀長眉挑了一下，甚至得意的道：「這一次他可是自投羅網，看他還怎麼逃？」

一面說，她隨即向着朱翠看了一眼道：「這小子誤入陣門，如今陣勢已經發動，敵暗我明，看他是無能逃出生去了，妳可要跟我去看個熱鬧？」

朱翠爲之一驚，心裏記掛着海無顏的安危，點點頭說道：「好——我們這就去吧！」

話聲才住，即見廳前人影一閃！

風來儀一聲叱道：「誰？」

「三娘娘是我！」來人一面進來道：「莫青荷！」

說時分別向風來儀二人請安站起。

「有外人擅入別館，現在在六音樓，已被陣法困住，高二管事已經親自出手，他臨走前要婢子報告三娘娘不必担心，他還可應付！請安心睡覺！」

風來儀點點頭道：「高二管事是否已經看見了來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這個……婢子還不知道！」青荷說：「二管事已經親自出手，還不是手到擒來！」

「哼！但願如此……」風來儀眉頭微微一皺道：「這人要是無知入陣，倒也罷了，要是故意闖陣，可就不是容易對付之輩，我們這就瞧瞧去！」

說完率先步出！

朱翠由於一心惦記着海無顏的安危，不覺信步跟出，心裏却不禁暗暗責怪他的魯莽，即使是他的武功超人，可是刻身困

陣內，如果再加上那位高二管事與風來儀的一旁助陣，這麼一來想要從容進出，只怕是不容易了，最起碼要現出了本來面目，豈非是得不償失？

想着，她遂即跟隨風來儀已經步出了大廳！

外面風雨依舊，三人穿過了木橋，只是這一小段路，已是全身水濕。

青荷慌道：「婢子來得太匆忙了，竟不及與三娘娘公主備傘！」

風來儀冷着臉道：「用不着，一點小雨又算得了什麼，沒瞧見麼，人家還不是說來就來說去就去！」

——她一心只想着那個藍衣人，尤其渴望着能把他困入陣內，只是當着朱翠的面，却故意壓制着激動的情緒，不使現出表面！

前文曾經描述過這座別館內的建築情勢，原來六座樓閣之間，都有一道迴廊所連貫，是以，三人一踏入樓廊之內，頓時就感覺到風雨勢微，最起碼身上再不會有雨水侵入，只見兩個青衣小僮，正在把懸掛在樓廊兩側，特製的燈籠點着，一時間大現光明！

朱翠邊行邊自打量，黑夜裏看去，這片院落裏閃爍着點點燈光，這些燈盞色彩既是各異，懸掛的地位，或高或矮，更是不一，加以連貫樓與樓之間這些迴廊內的掛燈，形成了一片奇幻迷離，一個不知底細的人，冒然來到這裏，只是這片燈陣已把他弄花了眼了。

朱翠看在眼裏，情知這裏陣勢必已發動——

那一天她與青荷外出時，曾經乘機觀摩了一下，當時尚還覺不出十分奧妙，想不到一經發動，尤其是黑夜裏看起來竟是如此奇幻，大非尋常！

風來儀故示從容的緩緩前行，一面向身邊的朱翠冷冷的說道：「我們馬上就可以看見這個大胆涉陣的人了，要是剛才的那個小子，只怕這一次容不得他那麼張狂了！」

說話間已來到了正中石樓——

即見四名青衣抱劍弟子，併立門前，樓內懸滿了燈，光度極强，朱翠猝然接觸之下，眞有點刺目難開，心裏禁不住狐疑忖道：「這又是怎麼回事？那裏來的這麼强的燈光？」

四弟子乍見風來儀等三人來到，慌不迭上前跪拜見禮，口呼三娘娘——敢情這裏規矩甚嚴，較之皇宮內院亦相去不多！

風來儀冷冷的道：「來人可曾現出了身形？」

四名弟子中為首之人趨前抱拳道：「回三娘娘的話。敵人已被困在六光陣內，目前還掩身未出，不過……」

風來儀不待他說完，已向樓內踏入。

朱翠青荷隨後跟入。

乍然一走進後，朱翠只覺得一陣眼花撩亂，彷彿自身涉入了波譎雲詭的燈陣一般！

待到她定下了心神，仔細打量之下，才算看清了眼前一切——敢情那些眩目難開的五色燈光，全像來自四壁的反射所致，而致使燈光反射的原因却是由於四壁間所鑲鑄的四面銅鏡！

銅鏡的形狀凹凸各異，所影射的燈光自然也就不同，這些反射出來的彩色燈光，再經過高懸中廳的一個六角形的明珠折射，便形成了眼前如夢如幻，泛如置身星海的奇妙世界！

原來這座大廳整個形狀亦為六角形，每一面都似乎有一排同樣形勢的軒窗，只是只有一面敞開着，其它五面都垂着銀光閃爍的幃幔——

每一面都有一位身着長衣的弟子踞座看守——

被稱為「二管事」的高桐，這時正自倚窗直立，與一名弟子向敞開着窗外全神察看！

他全神貫注樓外，兩隻手把持着一個形若羅盤樣的遠照燈，射出匹鍊般的一道光華，正在小心的搜索敵人踪影！

風來儀一直走向他身邊站定！

高桐雙手把鏡，向風來儀欠身為禮道「來人可能一個，卑職自信可以應付，三娘娘不必担心！」

風來儀微微點了一下頭，一雙眼睛向外面看着。

「你確定來人困在了六光陣裏？」

「卑職可以斷言！」高桐回答道：「這個人很狡猾，鬼鬼祟祟不知他的來意如何！」

風來儀道：「你可看清楚他是什麼長相？」

「個子矮矮的，動作很快！」高桐道：「大概他沒有想到陣發這麼厲害，有點驚慌失措，哼——卑職估計他這就要現身而出了！」

一聽見對方個子矮矮的，朱翠算是放心了。

風來儀輕輕哦了一聲，略感失望的道：「原來不是他，哼，這就奇怪了！」

高桐不大明白她的話，怔了一下。

風來儀冷笑一聲道：「我倒想要看看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人，居然胆子不小！」微微頓了一下，她催促道：「把他逼出來！」

高桐應道：「遵命！」遂即轉向身邊侍立的那個長衣弟子吩咐道：「逼陣！」

這名弟子又應了聲「遵命」，遂即見他將手上一面三角小小令旗揚了兩下！

頓時即見到由四面樓內射出了數道燈光！

這幾道燈光却是全數集中正中射來！一時光華大盛，像是早已演習好了一般，燈光交集之處，正是高桐雙手力握的那個六角鏡盤，頓時幻化出百十道奇光異彩，萬千點星光，一股腦兒的全向着當前院落內洒去！

——陣勢的威力，廳內各人，尤其是朱翠萬難想知，只是被困於陣內的來人，却是十分消受，想必是猝然遭到了凌厲的攻擊！

猛可裏，再聽見一聲十分凌厲的怒嘯聲——

一條人影猝然間騰身而出！

緊接着這條人影之後，吱吱兩聲尖叫，同時又現出了兩條宛若小童的影子！

當然這三個影子，一經現身立刻無所遁形的即為四面八方所集中的奇異燈光緊緊偪住！

敢情是一人二猴！

一個身材矮小却穿着肥碩的矮老人，和兩隻異常靈活的猴子！像是猝然來到了迷魂陣內一般，四下裏一陣子急衝猛縱，可是每一次都受阻於面前變化詭異的燈光，俱都反彈了回來！

這個小老人以及兩隻猴子乍然現身，朱翠與青荷俱都情不自禁的交換了一下目光，彼此心裏都有了數兒！

原來這個冒險涉陣的小老人正是那日在街上她們所遇見那個玩猴兒戲的老人，想不到他居然把兩隻猴子也一併帶來了。

使朱翠更吃驚的是，小老人身形一經現出，既為數十道光彩迷離奇幻的燈光所集中，只聽見「波！」的一聲輕震，一點小小星光在他那件反穿的羊皮小襖上爆炸了開來，頓時引起了一片火光！

小老頭嘴裏怪叫了一聲，驀地就地打了個滾兒，把上身的熊熊烈火在雨地裏熄滅！

可是不容他身子站起，嗤！嗤！……一連十數點流動的碧光，全數向他身上擊中過來！

波！波！波！炸開了無數團火光，雖然在雨地裏，這些氣焰難以發揮出預期的效果，可是由於為數衆多，看起來也情勢逼人！

小老頭一隻手原來運施着一對判官筆，這時却將雙筆插向腰際，却把燃着火光的一件上襖脫下掄在手中，四下不停的揮打着飛來的火彈！

與他同行的那兩隻猴兒，更是嘴裏吱吱連聲叫着，有如凍蠅衝窗的四下亂跳亂穿不已！

看到這裏，風來儀微微皺了一下眉，冷冷的道：「哼，原來是他！」

高桐道：「三娘娘認識此人？」

風來儀搖搖頭道：「不認識，不過我知道他就是了，你不聽過『鐵馬鋼猴』任三陽這個人麼，就是他！」

高桐冷笑一聲道：「卑職聽過！」

他轉過臉來向風來儀道：「請示二帮主如何發落此人。」

風來儀道：「還有什麼話說？任何人未經許可擅入者，都按帮規處置！叫他作個糊塗鬼吧！」

高桐應了聲：「是！」

即見他霍地自位上站起，道：「且容卑職親手處置了他再來覆命！」

風來儀微微點頭道：「速去速來！」

高桐躬身一叱道：「遵命！」反身拔出了長劍，身形霍地一長已自越窗而出！

眼前奇幻的燈光陣勢，隨着高桐的出戰，立刻有了奇妙的變幻，似乎所有的燈光在這一刹那間全都暗了下來！

朱翠由於對那個玩猴老人產生了好奇，也就對於眼前事格外注意。

高桐縱身前的一刹，她注意到他身邊那個長身弟子揮動了一下手上的旗幟，就是燈光全熄。

這只是極為短暫的一刹，等到燈光再亮時，顯然高桐已現身當場。

現場的玩猴老人，早已按捺不住滿腔怒火，偏偏對方這六光陣，高奧玄妙無比，一時竟是難以窺清堂奧，兩隻猴兒更是圍着他身邊亂跳亂闖，吱吱怪叫不已！

須知「鐵馬鋼猴」任三陽其人，在江湖黑道上聲望極隆，武功也頗不可輕視，這一次出道，原意染指「西天盟主」邵一子所藏寶圖，無奈就此一事件險遭不測，遭遇到了許多勁敵，這一次無意間遇見了「無憂公主」朱翠，滿打算可由朱翠身上發上一筆財，却是想不到誤打誤闖，竟然會來到了不樂帮的行館這所閻羅殿裏！

——他雖是久聞不樂島不樂帮之種種不法離奇，只是却與他們素無交往，更不知在此濱海內陸，還設有他們的行館，否則他豈敢造次！——只是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認清眼前形勢，更不知身陷何地，只是知道陷入了前所未見離奇佈陣之內！

果眞任三陽要是認清了眼前之特殊情勢，見招轉舵及早抽身未始不能，無奈他偏偏動了肝火，決計要硬拚到底，找回臉面！這就未免有些不識進退了。

隨同他前來的兩隻猴兒，平素仗着任三陽的嬌寵喜愛，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前此雖在邵一子手上吃了虧，幾曾何時又自故態復萌。

——這一人二猴原在陣內被困得昏天黑地，雖是怒發如火，却是找不到發洩的對象，這時忽然發現到高桐的闖入，自是俱把矛頭指向了他！

高桐其人，武功絕高，稱得上不樂帮中僅見的幾名高手之一，因為一直處身不樂帮之內，最近三年才調入內地，從事於不樂帮的財經秘密安排，對外絕少露面，是以任三陽不識其人。

這時隨着高桐的乍然現身，任三陽倏地發出了一聲尖嘯道：「兩個兒，給我摘他的招子！」

「招子」即「眼睛」之意！

兩隻猴兒自然省得！

隨着任三陽的這聲喝叱，這雙猴兒倏地騰起如飛，「吱！吱！」兩聲怪叫，齊向高桐身前飛縱了過去！

高桐既是精於眼前陣勢，那裏又會把兩隻猴子看在眼裏？只見他肩頭輕幌，已閃向一旁！

兩隻猴兒那麼快的身法，竟然雙雙撲了個空，紛紛墜落下來！

「鐵馬鋼猴」任三陽，一聲怒叱，緊接着二猴之後，倏地躍身而前！

「老小子，你欺人太甚！」

隨着他嘴裏的這聲喝叱，兩隻判官筆在手上噹！地互碰了一下，冒起了一點火花，一雙筆鋒霍地向兩下一分，照着對面高桐的眼睛就扎！

高桐鼻子裏冷哼一聲，倒是存心要拿他的斤兩，是以在他雙筆來時，身形岸然挺立不動，容得任三陽鐵筆筆鋒幾乎已經扎到了眼睛上的一刹間，驀地抬動右手，長劍自腕底倏地翻出，其勢如電，「嗆啷！」一聲，已架住了對方的筆鋒！

這一手「脫袍讓位」高桐施展得不溫不火，堪稱「恰到好處」！

任三陽只覺得手上一陣發熱，忽然才發覺到對方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然緊緊地貼在了鐵筆之上，由不住猝然為之吃了一驚！

原來判官筆這類兵刃最忌諱為人兵刃貼上，在動手過招上來說，這叫做授人以先招！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人衝出馬王廟，不意竟未發現造化城中的人，這一情況，使羣豪深感奇怪，都認為造化城主已率衆撤回造化城，或隱伏附近，伺機出擊。於是衆人商討對策，乃決定各選快馬一騎，主動搜索敵踪。豈料征騎疾走，十日奔波，千里馳騁，仍然一無所獲。一日，俞秀凡等人在一小鎮上歇脚時，金釣翁自告奮勇，去找丐帮中人打探造化城中人的行止。五毒夫人誠恐金釣翁有失，乃與水燕兒，方堃喬裝尾隨而去，但已失金釣翁踪影，三人追入一巷內，發覺却死巷一條，深感不妙。水燕兒擬先回報俞秀凡，正要起步，却為方堃所阻……

萁豆迫萁燃　同門終鬩牆

方堃道：「俞少俠派咱們來此跟蹤，那說明了他早有警惕之心，在下之意，用不着通知他了。」

五毒夫人道：「通知一聲，總是好些。」

方堃道：「不！金釣翁如是失蹤，那證明敵人就在左近，如是他沒有失蹤，咱們通知俞少俠，豈不是虛驚一場。」

五毒夫人道：「這話也是。咱們三個人合在一處，就算遇上了最強大的敵人，咱們也可以對付了。」

方堃道：「在下正是此意。」

忽然間，巷口第二家人影一閃。

似乎是有人行了出來，但探頭出來一瞧，人又縮了回去。

方堃道：「燕姑娘瞧到了麼？」

口中說話，人已飛奔而至，直撲到第二家門口處。

但見木門緊閉，那裏還有人蹤。

方堃也不推門，一提氣，騰身而起，躍入圍牆。

五毒夫人、水燕兒也跟着飛入院中。

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庭院也相當寬敞，大廳的木門關着，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大白天，這景象，自然叫人懷疑。

方堃抽劍護身，緩緩向廳前行去。

遙發一掌，擊開廳門，只見金釣翁端坐在一張木椅之上。

方堃一皺眉頭，道：「金老，受了什麼人的暗算？」

金釣翁端然而坐，默不作聲。

方堃喝了一聲，道：「金老，可是被人點了穴道？」

金釣翁點點頭。

原來他不能言，但頭還可以活動。

方堃道：「我先解開你的穴道。」

金釣翁顯然能夠懂得方堃的話，連連搖頭不止。

那是阻止方堃入內之意。

但方堃已平劍護身，一閃而入。

他這一行動，使得五毒夫人和水燕兒，都隨着衝入了廳中。

能點了金釣翁穴道的人，自非小可，五毒夫人和水燕兒担心方堃有失。

三人落足之處，控制的很好，都在金釣翁的身側。

方堃道：「我解了你的啞穴，金老再告訴

我們是怎麼回事。」

劍交左手，右手一掌拍向金釣翁的啞穴。

忽見穴道被點的金釣翁，右手疾如電火，一翻而起，扣上了方堃的腕穴。

變出意外，方堃全然無備，被人一把扣個正着。

五指力量奇重，頓然間，使方堃失去了抗拒之力。

其實，那人的動作很快，就算方堃有備，也未必能避開一擊。

水燕兒動作迅速，寒光一閃，長劍已斬向金釣翁的右臂。

金釣翁一吸氣，連人帶椅子，陡然間向後退開三尺。

這一來，方堃正在水燕兒的劍鋒之下。

急急收劍勢，劍鋒已然劃破了方堃的衣服了。

五毒夫人沒有出劍。

但却無聲無息的放出一把使人聞後暈迷的奇毒。

金釣翁人向後退，左手已取過方堃的手中長劍。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封開了水燕兒攻出的三劍。

五毒夫人沉聲道：「造化城主！」

金釣翁右手一帶，把方堃橫在身上，冷笑一聲。道：「不錯，正是本城主。」

水燕兒收回長劍，平護胸前，道：「哼！如若是造化城也算一個門戶，就算是少林、武當，也難及其龐大。但你作事，却是全然沒有一點一派掌門人的氣度。」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本座行事，只問成效，不問手段。」

語聲突然轉冷厲的接道：「燕兒，放下妳手中兵刃！」

水燕兒搖搖頭，道：「過去，我會相信你每一句話，我覺着你武功奇博，智謀絕世，不論什麼話，我都會聽你吩咐。」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現在呢？」

水燕兒道：「我懂事了，也覺出了你虛偽和殘忍。你殺人如麻，却偏偏要偽裝一副和善的面孔，你為一種目的，不惜拆散、屠殺了多少個美滿、歡樂的家庭，故意造成了很多的孤兒，然後，你再把他們收容下來，傳以武功，教以忠義，你要他們視你如父，盡忠盡瘁，你要他們視如神明，但你却是殺害他們父母、拆散他們家庭的兇手。」

造化城主冷厲的喝道：「住口！」

水燕兒笑一笑，道：「你不說也罷！事實上，在場之人，對你瞭解之深，那一個都比我還多些。我數不出你十之一二的罪狀，我說這些話，不過是消一消我胸中之恨罷了！」

造化城主突然淡淡一笑，道：「水燕兒，放下妳手中兵刃呢，還安要老夫動手？」

水燕兒道：「我為什麼要放下手中兵刃，我也不會像過去一樣的怕你。」

造化城主突然接道：「莫風何在？」

莫風應聲而出，由廳後閃了出來。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動手擒下水燕兒呢，還是要他們動手？」

莫風道：「城主吩咐！」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自己決定吧！但不論什麼人，只要是最先擒到她的，就把她許給那人為妻，而且立刻完婚。」

莫風抬頭望了望水燕兒一眼，道．「姑娘姿容絕世，為何戴了面具？」

水燕兒伸手一抹，取下了人皮面具，道：「這也是造化城主的作法，他鬼鬼祟祟，一向不肯堂堂正正出現於江湖之上，咱們也只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了。」

莫風雙目盯注在水燕兒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姑娘容色絕世，戴上面具，實在有些大煞風景。」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莫風，水燕兒人間絕色，不但是造化城中第一美人，就是放眼天下，也是罕得一見，你如是能把她制服，她就為你所有了。」

莫風低聲道：「城主！她是公主身份。屬下……」

造化城主接道：「她如未叛離造化城，自然是公主身份，如今她是造化城主的敵人，那還有什麼公主身份？」

莫風一欠身，道：「屬下遵命！」

緩步行到了水燕兒的身前，道：「燕姑娘，在下莫風……」

水燕兒冷笑一聲，接道：「我知道。你給我閃開。」

莫風道：「在下已奉命出手。」

水燕兒道：「你未必能是我的敵手，不過，我要先把事情說個清楚。」

莫風道：「在下洗耳恭聽。」

水燕兒道：「你們任何人都別想碰我一下，就算我真非敵手時，我也會了斷自己。」

語聲一頓，容色莊肅的說道．「如是我水燕兒真的能叫人喜歡，你們也只有一個辦法，能使我甘心獻身，答允婚約。」

五毒夫人道：「燕兒，妳瘋了。對陣交手，兵刃相見，妳許的什麼心願、諾言。」

水燕兒苦笑一下，道：「大姐姐，我們要學學俞少俠，獻身於江湖正義，此身應已非己所有。」

水燕兒高聲道：「你們聽着，誰要殺死了造化城主，我水燕兒就甘心情願的嫁給他。」

造化城主一皺眉頭，道：「水燕兒，老夫待妳不薄，妳為什麼要背叛老夫？」

水燕兒道：「何止是我，任何人。」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老夫不該放過妳的。」

水燕兒道：「不論你如何待我，我一樣會背離你，你的作為，你的冷酷，完全沒有一點人性。」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莫風，殺了她！」

莫風應聲出劍，攻了一招。

水燕兒閃身避開，還了一劍。

莫風舉劍封架，雙劍相觸。

金鐵交鳴聲中，水燕兒向後退了一步。

造化城主似是很注意兩人的動手的情形，雙目凝神，盯注在兩人身上瞧看。

莫風神情冷厲，劍招快如星火，一招緊過一招。

水燕兒的劍勢，却是不緊不慢，守的十分嚴密。

看上去，水燕兒似是落在下風。

莫風攻出三劍，水燕兒平均十招才能還上一招。

五毒夫人皺皺眉頭，似是想出手，但却又忍下未動。

莫風的劍招，愈攻愈快。

但是，水燕兒仍然能保持着勉可應付的形態。

五毒夫人冷眼觀察，水燕兒劍招中一直沒有用着俞秀凡講述的劍法，知曉她有意的保存實力。

心中一轉，目光轉注到造化城主的身上。

她用毒之能，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但因造化城主身懷避毒珠，萬毒難傷，雖有施毒的本領，却不能出手。

忽然間，造化城主一揮手，把控制在手的方堃，摔到了大廳一角，道：「給我拿下！」

大廳後，應聲奔出了兩個白衣劍士。

每人身佩三劍。

五毒夫人早已提氣戒備，就在等這一刻工夫，一語不發，忽然一個閃身，疾如鷹隼一般，直衝了過去。

人未到，一片濛濛白霧的毒粉，已飛了過去。

造化城主本來準備對水燕兒出手，但見五毒夫人發動，立刻改變了心意，身子一轉，攻向了五毒夫人。

他身法快速，雖比五毒夫人發動的晚了一步，但却和五毒夫人同時趕到。

五毒夫人右手長劍未動，左手一抬，却從懷中取出一把七首，攻向了造化城主。

那是全身泛現着藍色光芒的七首。

造化城主武功雖高，也不禁駭然退後三步，道：「十毒七首。」

五毒夫人道：「不錯。天下最毒的兵刃，只要碰到你一點肌膚，不用見血，不用破皮，你就爲毒所傷，任你練成了護身罡氣，也要身化毒血。」

她口中說話，人却未停，雙足移動，踢活了方堊身上的穴道，反手却暗把手中一粒藥丸，投入方堊的口中。

她早已有了打算，所以，這幾個動作，巧妙至極，舉動之間，也配合的恰到好處，再加上還未完全散去的白色毒粉掩遮，竟然瞞過了造化城主的雙目。

只聽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大胆賤婢，竟敢欺騙於我。這十毒七首，不是早已失去了麼，怎會在妳的身上出現？」

五毒夫人道：「它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我不願拿出來罷了。你自負聰明，怎不想想看，這是五毒門的門戶重寶，怎會輕易失落。」

造化城主道：「這麼說來，妳早有背叛我的用心了。」

五毒夫人冷哼一聲，道：「造化城中人，那一個不存下背叛你的用心，你又能眞正的信任那一個？」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妳認爲手中多了一把十毒七首就可以和我動手一戰了麼？」

五毒夫人肅容說道：「也許我還不是你的敵手，但這一把十毒七首，會使你心存畏懼，它鋒利異常，雖不能切金斷玉，但可以劃鐵裂石，我不信你的內功，會比鐵石還要堅牢。」

造化城主突然一抖腰間活扣，一把寒光閃爍的軟劍，應手而出，抖的筆直。道：「五毒夫人，本來我還沒有殺妳之心，現在，妳是死定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不論我是死是活，有這把七首在手，我就有可能殺死你的機會。」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好啊！咱們試試看吧！」

忽然一抖軟劍，一道寒芒，直射過來。

他出手太快，快的叫人瞧不出招式變化，寒光一閃，劍式已到了前胸。

五毒夫人反手一揮，長劍斜裏推出。

她動作夠快，仍是慢了那麼一點，劍芒掠過前胸，劃裂衣衫，雪白肌膚上，劃了一道傷口，鮮血湧出。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也許，妳覺着兪秀凡在武功上的成就，已經可以和我一作搏殺，我要證明妳錯了，就算他傾囊傳授出他的武功，你們也無法擋受我的一擊，造化城中一個不變的鐵則，誰敢背叛我，誰就非死不可，我要在第二劍中，斬下妳握着十全毒七的左臂。」

軟劍忽然一轉，斬向五毒夫人的左臂。

這一把鋒利的軟劍，握在造化城主的手中，就如同具有靈性之物，只見劍身一轉，靈蛇一般，纏向了五毒夫人的左臂。

這是很怪的一招，非刺非劈，完全脫離了劍招的範疇。

五毒夫人竟忘却右手長劍，左手毒七，不知如何才能封開這一劍。

軟劍寒芒眼看就要纏上了五毒夫人的左臂，忽然劍光打閃，一道寒芒，疾飛而起，擋的一聲，封開了軟劍。

是方堊，挺身而起，長劍斜裏攻出，噹開了一劍。

他勇悍絕倫，封開了造化城主一劍之後，立刻一個轉身，欺進了造化城主的軟劍距離之內，長劍閃閃，攻向了造化城主，五毒夫人一咬牙，不顧前胸傷勢，也疾撲而上。

方堊學劍十餘年，列名造化城中的十大劍主之一，劍上武功，大都是造化城主親自傳授，所以，他對造化城主的劍路，知道不少。

但造化城主爲人心機深重，雖是要他爲自己效命，但也不肯把殺手絕招，傳給屬下，所以，他很有把握，在三五招內殺死方堊。

但方堊的劍法，經過兪秀凡的一番指點之後，完全脫胎換骨，招招蘊變，把造化城主傳授的劍法，發揮十成威力。

因爲，兪秀凡不藏私，盡傳所知。

兪秀凡的劍招得自千敗老人和艾九靈的眞傳，再加驚天三劍譜上的招術變化，使他融會了三家之長。

他也把自己的心得精要，傳給了方堊。

這就使得方堊的劍法．完全有了很大的改變。

也因此，使得方堊劍招上的變化完全出了造化城主的意外。

他一連疾攻了五劍，竟然把造化城主逼退了三步。

再加上，五毒夫人長劍助威，毒七的威脅，使得造化城主心中又驚又怒。

方堊想不到自己竟能和造化城主動手一搏，而且，還稍佔了上風，不覺豪氣大振，劍招愈見威猛。

五毒夫人一面揮劍疾攻，一面說道：「方兄，只要咱們再支撐上一刻工夫，兪少俠就可以到了。」

方堊道：「在下現在充滿着自信，夫人只管請退下去，先把傷勢包紮起來，然後，再來助在下一臂之力。」

狂傲的造化城主，此刻，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全力運劍。

他功力深厚，劍招純熟，這一沉着運劍，立時發揮了無比的威力，只不過四、五招，已然把局面穩定了下來。

五毒夫人半身衣服，都已被鮮血濕透，漸漸的感覺着手上無力。

但她仍然咬牙苦撐着支持下去。方堊也感覺到造化城主反擊的壓力，本來銳利的攻勢，硬被造化城主的劍招給逼的收縮了回來。

五毒夫人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方兄，我快撐不住了。」

方堊硬着頭皮道：「妳下去休息吧！這裏由我一個人撐着，妳失血太多，如不早些調息一下，只怕對身體的影響很大。」

他口中說話，暗中却全力運劍，想把優勢扳回來。

五毒夫人歎口氣，道：「方兄，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方堊道：「夫人是什麼意思？」

五毒夫人道：「咱們能和造化城主，動手打了這樣久的時間，也算是一件傳誦江湖的大事，縱然戰死，也是心中無憾了。」

方堊道：「是啊！如若江湖知曉了我方堊能接他數十劍，而且還曾把他逼退四、五步，只怕江湖上沒有人再怕他了。」

五毒夫人道：「話是不錯，但咱們是能做出一件更轟動的事，那豈非更爲人敬重麼？」

方堊道：「那是什麼事？」

五毒夫人突然一咬牙，長劍護身，撲了上去，十全毒七猛的向前一送，刺向了造化城主的小腹。

造化城主對那毒七十分畏忌，竟然被迫的又向後退了一步。

手中劍招爲之一緩，方堊本來已撐不下去，但造化城主這一退讓，立刻又借機搶過來先機，扳平劣勢。

五毒夫人道：「我手中這十全毒七，就算是金剛不壞之身，但只要中了我一擊，也一樣會被化作濃血而死，咱們找個機會，拚着死於他的劍下，給他一七首，鬧他個同歸於盡。」

方堊道：「好啊，妳看什麼時機恰當，打個招呼給我，我們合力猛攻。」

水燕兒劍勢一緊，全是進攻招數，而且是兇厲無比的進攻招數。

她具有了練劍的天才，不拘泥劍法綿連的變化，以自己的才慧，把胸中所學的劍法，融會於心中，却又能把那些不同的劍招，連續在一起應用。

造化城主的武功，本以博雜見稱。

他有着過人的才慧，也有着穩實的基礎，學劍之時，只擇精要，不屑全學。

所以，他傳授水燕兒的劍法，也是博大精奇，很少有綿連一貫的劍法。

他生性冷酷，學劍用心，就在殺人，所以，他學得劍招，大都是精奇致命絕招。

水燕兒是造化城主的義女，一身所學，都是造化城主親自所授。

造化城主爲人雖然奸詐，但他絕對想到水燕兒也會背叛於他，所以，在傳授水燕兒的劍法，不像授別人劍招時，故意在重要變化中，留下破綻。

這破綻，別人不知，也不易爲人發覺，但造化城主却是早爲預知，只要那破綻一現，造化城主必會一劍奪魂，取人性命。

但他傳授水燕兒的劍法，却未留下這些致命的破綻。

再加上兪秀凡轉授了驚天劍招，使水燕兒的劍法，有了更上層樓的成就。

水燕兒用以退爲進的手法，誘使莫風生出輕敵之念，却在突然的反擊中，傷了莫風。

那正是五毒夫人陷入窘境的時刻，水燕兒却及時而至施援。

對付造化城主的打法，水燕兒完全採另一種方法，就是全力出劍，招招都是拚命以赴的殺着。

她沒有妄想勝過造化城主，只求能多打一上一招是一招。

這一來，把一個博通奇技的造化城主也給鬧的無可奈何，水燕兒、方堊的全力搶攻，竟和他打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

造化城主心中忿怒，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已決心不擇手段，要殺死兩人。

但兩人似是早已知道造化城主的用心，雙方攻勢愈來愈是凌厲。

五毒夫人閉目休息了片刻，體力稍復，立刻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藥物吞下，匆匆把傷口包紮了一下。

這時，隱於大廳之後的從衞，都已進入大廳，但他們只是靜靜的站在大廳四週，沒有出手。

造化城主平日處事太過森嚴，這些從衞劍士，都是聽他令諭，未得令諭，縱然見危亦是不救。

事實上，造化城主也未存要調從衞劍士出手之意。他心中太恨水燕兒和方堊，要親手殺死他們，才能消胸中之氣。

他已經逐漸的冷靜下來，手中的軟劍更是靈活，逐漸恢復了優勢。

五毒夫人挺身而起，右手長劍一振，也攻了上去。

造化城主手中軟劍一展，把五毒夫人也圈入了一片劍芒之中。

這時，三個人合攻造化城主一個。

但水燕兒的感受之中，已不如自己剛剛出手時具有的威力。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你們全力施爲吧，我再讓你三十招，你們全力合攻也好，兩人搶攻，一人接應也好，但在三十招之後，我就要執行門規，親手把你們三人殺死。」

方堊冷哼一聲，道：「咱們已打過百招，那是雖死猶榮的事了。」

水燕兒道：「如若造化城主和我們動手的情形，傳揚於江湖之上，我想此後，武林之中，不會再有怕你的人了。」

造化城主的心情，已經完全穩定了下來，聽了兩人激諷之言，不再有焦慮浮躁之感。

手中的劍勢，有如長江大河一般，源遠流長，一招緊過一招，綿密的劍光，由擴展，逐漸的收縮，把三個人困入劍光之中。

整個劍勢，像一面緩緩收縮的網，强大的壓力，迫使方堊、水燕兒、五毒夫人三個人的劍勢，漸漸的施展不開。

這是眞功實學，一點也取巧不得，造化城主在劍術上的深厚的造詣，實有過人之處。

水燕兒、方堊等雖然極力想揮劍反攻，但却一直無法突破那收縮的劍網。

五毒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方兄，咱們還能支持好久？」

方堊道：「看來不會太久了！」

水燕兒道「不要緊，我想咱們再支持二十招，兪秀凡應該來了。」

五毒夫人道：「燕兒，不要期望着兪少俠來支援我們，我們要憑藉自己的力量，和他一決勝負。」

水燕兒道：「大姊，看樣子，咱們勝他的機會不大了。」

五毒夫人道：「這個我也感覺到了，咱們如若和他同歸於盡，不知是否可以。」

水燕兒說道：「這個，看來倒是有幾分可能。」

方堊道：「對！我和水姑娘全力封開他的劍勢，妳用十全毒七，全力攻出一招。」

五毒夫人道：「我也是這個主意，聽說他已練成了護身罡氣，別的兵刃，已無法傷他的了。」

水燕兒道：「毒七能夠傷他麼？」

五毒夫人道：「這個，你請放心，這毒刃不但鋒利，而且七上劇毒，爲世上奇毒之最，沾着他一點皮膚，那就非死不可。」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諸位的算盤打的很好，只可惜你們沒有這有機會了。」

劍勢又一緊，把三個人完全圈入了一片劍光之中，凌厲的劍勢，逼的三個人有如走馬燈一般，轉來轉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也許你們認爲我只是浪得虛名，今日讓你們開開眼界，見識一下我的本領。」

這時，三人已被劍光逼住，完全沒有了自主的能力。

五毒夫人雖然想以言語激起方堊和水燕兒的鬥志，但她心中也明白，目下三個人，已到了無能爲力的地步。

就算三個人眞的都打算豁出了命幹，但也無法取得以命換命的機會。

造化城主不但招術奇幻，而且他强勁的內

力，也似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

包括水燕兒在內，也感覺到手中的長劍，逐漸的變的沉重起來，有些運轉不靈。

方塑和五毒夫人，更是感到氣力將竭，有着無以爲繼的感覺。

忽然間，造化城主冷厲一笑，道：「方塑，你背叛本座，是五劍分屍的大罪，我要先斷你的左臂。」

語聲甫落，寒光疾閃，方塑一條左臂，已然血淋淋的脫肩而落。

這時，造化城主巳能完全控制大局，長劍處果然齊肩斬下了方塑的左臂。

方塑一咬牙，忍住氣，沒有出聲。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五毒夫人，妳除了背叛本座之外，又敢欺騙於我，我要斬下妳一條右腿。」

水燕兒突然厲叱一聲，全力攻出三劍。

這三劍，用出她所有的氣力，劍光如冷芒飛洒，竟然把造化城主的劍勢攔住。

五毒夫人逃過一刦，突然一咬牙，棄去手中長劍，雙手握着匕首，尖叫一聲，硬向造化城主衝了過去。

造化城主封開了水燕兒拚命三招，眼看五毒夫人執着匕首衝了過去，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樣子，心中大大的一震。

他心中有把握，一劍能把五毒夫人生劈兩截，但他却沒有把握能夠把五毒夫人那全力攻出的一把匕首封開。

他爲人謹愼，從來不冒一點風險，原本可以十招殺死一個人的，但因他自保之心太强，門戶也太過緊嚴，所以，寧可化去十五招，再把對方殺死。

五毒夫人這拚命一擊，竟然逼的他向後退了兩步。

水燕兒香汗淋漓，雙手酸軟，但她心中明白，巳面臨着死亡的關頭，能多出一劍，就多活一刻。

强烈求生感，激起她生命的潛力，大喝一聲，又揮劍攻出一招「生死同命」。

這一招，完全是不顧自己的硬拚打法，門戶大開，全無防守之意，劍招却直取造化城主的咽喉。

造化城主冷哼一聲，退步閃身，避過了五毒夫人的匕首，軟劍疾揮，震開了水燕兒的長劍。

那雖是一柄軟劍，但却含蓄了强大無倫的力道，水燕兒筋疲力盡之時，握在手中的長劍，巳被震脫落地。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這就是背叛本座的下場了。」

方塑在力道用盡之時，又被斬去一臂，早巳無戰之能。

五毒夫人早巳失血過多，勉力苦戰，攻出了最後一招之後，也巳到全身虛脫之境。

水燕兒苦戰之後，巳然無能再戰。

三個人，此時此情，巳完全有如待宰的羔羊。

這當兒，忽然間閃起了一道寒光，由大廳外直射而入。

鏘然一聲，震開了造化城主劈向水燕兒的長劍。

劍光收斂，現出一個人來，是兪秀凡。

只見他橫劍而立，神華內蘊，臉上是充滿一片冷肅之色，緩緩說道：「在下來的正是時候。」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不錯，閣下再晚來一刻，他們就受到了門規制裁。」

原來，水燕兒手中長劍被震飛之後，巳知再無還擊之能，索性雙目巳閉，等待死亡。

兪秀凡一擊震開了對方的長劍，水燕兒才睜開了雙目。

巳然倒臥在地上不動的五毒夫人，突然滾動身軀，到了兪秀凡的身側。

方塑忽然吁一口氣，道：「兪少俠，想不到方某仍見到閣下一面。」

兪秀凡緩緩說道：「方兄，振作一些，大批的趕援人手，都巳經到了此地。」

他口中雖然在對方塑說話。但兩道眼神，却一直盯注在造化城主的身上。

造化城主冷然一聲，道：「兪秀凡，你帶了什麼人？」

他天性多疑，一聽到兪秀凡帶了很多人來，忍不住問了一聲。

兪秀凡道：「很多人，你一向狡猾，向不輕身涉險，這一次，你是馬失前蹄了。」

造化城主嗯了一聲，道：「兪秀凡，你瞧到這大廳內四週的人麼？」

兪秀凡道：「故作神秘，穿着不同的服色，多佩了幾支長劍，這就是你倚以行兇的武士了。」

造化城主道：「他們的人手也許是不太多，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和當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對抗。」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不論他們那一個，也接不下我三劍。」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你可想試試看？」

兪秀凡道：「如是你覺着這些人，是你縱橫江湖的本錢，在下倒是願意試試！」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我這二十四名劍衞，各擅勝塲，每人在劍上都有他們獨特的成就，你如以一人之力，眞能勝了他們，那就是有了和本座一拚的實力。」

他爲人謹愼小心，力戰了水燕兒、五毒夫人和方塑之後，亦有耗力不少的感覺，如若再和兪秀凡動手，心中實無制勝的把握，能使兪秀凡和苦心訓練的劍衞一搏，不論勝敗，至少可以耗去兪秀凡不少眞力。

但聞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城主，在下可以先和你苦心訓練的劍衞一搏，不過在下也有條件。」

造化城主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發覺兪秀凡正凝神蓄勢，準備出手。

這時，就算造化城主立刻下令，也沒有辦法適時攔擋住兪秀凡全力的一擊。

最好的辦法，就是和兪秀凡暫時妥協，笑一笑道：「什麼條件？」

兪秀凡道：「我要方塑、五毒夫人、水燕兒等三人，先離開這座大廳，然後在下才能和你這些劍衞門一一動手。」

造化城主道：「他們三人都巳無再戰之力，只要我舉手之間，就可以取了他們們的性命，如若你希望他們還能幫助你，那只怕是一種妄想了。」

兪秀凡道：「這是在下的事，用不着你爲兪某費心。」

造化城主道：「好吧，你如若覺着他們有助你之能，那就讓他們去吧。」

兪秀凡目光一掠方塑三人，道：「三位可以退出去了。」

五毒夫人當先掙扎而起，道：「咱們走！」舉步向外行去。

水燕兒低聲道：「方兄，要不要我扶你一把，」方塑搖搖頭，伸手檢起地上的斷臂，舉步向外行去，水燕兒沒有再檢起造化城主震飛的長劍，緊隨方塑身後行去。

眼看着三個人離去後，兪秀凡也緩緩向後退了兩步，道：「造化城主，兪某人說出的話，一言如山，你要他們上吧。」

造化城主點點頭，說道：「要他們一起上麼？」

兪秀凡道：「廳中的地方不大，如是城主認爲他們一起上，對他們有利，那就不妨請他一起上吧。」

語聲一頓，接道：「兪秀凡還想請問一事，金釣翁是死是活？」

造化城主道：「他還有一口氣沒有絕。」

兪秀凡道：「那是說，他還在活着了。」

造化城主道：「他雖然還活着，但巳和死去並無太大的不同，因爲，他只比死人多一口氣罷了。」

兪秀凡劍眉聳動，冷冷說道：「你把他怎麼樣了？」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背叛我的人，自然會遭到很悲慘的報應，金釣翁、水燕兒、五毒夫人、方塑，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兪秀凡道：「那是不是也包括在下了。」

造城主道：「如是你肯改變主意，現在還來得及。」

兪秀凡道：「你自己心中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

造化城主道：「兪秀凡，你可曾仔細的想過這件事？」

兪秀凡道：「想過了。」

造化城主道：「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有些成就，像你閣下和在下，都是人上之人。」

兪秀凡道：「在下從沒這樣想過，我覺着自己很平凡。」

造化城主道：「兪秀凡，你再想想看，我們一合作，整個武林會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兪秀凡道：「在下的想法，剛好和閣下相反。」

造化城主道：「你的想法是——」

兪秀凡接道：「作些有益於人間的事。」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搖搖頭道：「看來，咱們是很難合攏了。」

兪秀凡道：「我們之間，非要有一個人死不可。」

造化城主道：「兪秀凡，我一生之中，從沒有和人談過這些事。對你是第一個人。」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閣下，你沒有說服我的機會，在下也無法說服閣下。」

造化城主道：「好吧，閣下既然決定了，咱們只好在武功上一分勝負了。」

目光一掠餘下的四個黑衣武士，道：「你們過來，和這位兪少俠走幾招。」

四個黑衣人緩步行了過來，造化城主向後退了兩步，四個黑衣人把兪秀凡圍了起來。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我殺了他們四個人後，是否能和你一戰？」

造化城主道：「你和他們動手時，我就有足夠的時間調動另外三組劍士，對付你們。」

兪秀凡哈哈一笑，道：「造化城主，我並不吃虧，你雖然在時間上佔了很多的光，但我也有我的算盤，我的出現，救了水燕兒、方塑和五毒夫人，在下可以奉告城主，我兪某人並不孤單，我們所有人手，都巳經趕來了此地，他們都在庭院中埋伏着。」

造化城主這人的疑心最重，聽到兪秀凡說庭院中有埋伏，立刻問道：「那是什麼人？」

兪秀凡道：「他們大都是你造化城中的人，你應該知道了。」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就是他們幾個人麼？」

兪秀凡心中一動，道：「自然是還有別人，閣下這些隨身劍衞，如若戰死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也就是你造化城主的埋骨之所了。」

造化城主道：「哼，就憑你們這些人，只怕連我隨行的劍衞，也無能勝過了。」

兪秀凡道：「我們這些人也許力量不夠，但如再加上幾個人，只怕就非你能拒抗了。」

造化城主道：「本座想不出，當今武林之中，還有什麼人，能夠和我一戰。」

兪秀凡道：「金筆大俠艾九靈，再加上一個花無菓，夠不夠？」

造化城主呆了一呆，問道：「你認識花無菓？」

兪秀凡道：「不錯。」

造化城主搖搖頭，道：「他不可能再出江湖，更不可能和艾九靈合作。」

兪秀凡道：「如果艾九靈去找花無菓，他會不會給艾大俠一個面子？」

造化城主道：「會！不過，他們兩個人，誰也不會去找誰，誰也不願意先低頭。」

兪秀凡笑一笑道：「如若他們要防止一次江湖大刦，挽救千萬人的性命，他們不會再管那些固執不關緊要的面子？」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陣，道：「兪秀凡，你少不更事，對人性的瞭解不夠，他們兩個都是英雄人物，所有的英雄人物，都犯了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不願低頭。」

兪秀凡道：「不錯，你的看法，也許你有理，但忘了，英雄人物，都會顧識大體，他們爲了千秋的盛名，會放棄了個人的恩怨。」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兪秀凡，不論你如何解說，我都不會相信你這些話！」

兪秀凡道：「很快就可證明給你看了。」

造化城主探首向廳外瞧了一眼，道：「本座不信，但我倒很希望，你能證明一些什麼給我瞧瞧。」

他是生來疑心很重的人，雖然感覺到秀兪凡這些話，意在恐嚇，但又覺得這並非全無可能。

至少，兪秀凡說出花無菓這個人，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花無菓和艾九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艾九靈俠名滿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花無菓却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知他之人，少之又少。

造化城主能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建立了造化門，網羅了江湖上許多大豪、英雄，其成功之道，正在他把握了人性中的弱點和隱藏了自己。

但他一旦脫去了隱藏自己的神秘之衣，立刻暴露出他自己的缺陷，那是超越常人很多的疑心病。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閣下，眞敢見那艾九靈艾大俠麼？」

造化城主道：「不錯，本座找了他很多年，不知他躲在了何處？」

語聲一頓，話題突轉，道：「你和艾九靈有何關係？」

兪秀凡有意在拖延時間，淡淡一笑，道：「閣下的看法呢？」

造化城主道：「你身份神秘，武功卓絕，出手劍路，和艾九靈有很多的相同之處。但不知閣下和艾九靈是個什麼樣的關係？」

兪秀凡道：「城主的看法呢？」

造化城主道：「如果在下的推斷不錯，閣下可能是艾九靈培養的一株奇葩。」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個人疑心很大，倒不如騙騙他了，兵不厭詐，這也不算是什麼錯事，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如若你城主猜對了，又將如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說道：「艾九靈這些年來，躲的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原來，他是在培植反抗我的人才，而你閣下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倒好，不用我說，他倒替我想出了一番情節出來，用不着我再去編

造什麼了，主意拿定，哈哈一笑，默然不語。

造化城主嗯了一聲，道：「愈秀凡，世人都認為艾九靈是個仁義大俠，其實，却不知他為人的陰險，像你閣下這樣的人，我相信艾九靈決不只培養一個出來。」

愈秀凡道：「照閣下的看法艾大俠培養出幾個像我這樣的人。」

造化城主道：「這個麼，就很難說了，也許有十個八個，少則三個五個。」

愈秀凡笑一笑，道：「我一個愈秀凡，就使你城主窮於應付，如是艾大俠培養出我這樣十個八個的人，那豈不是把造化城一舉毀滅了麼?」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艾九靈可以培養出你這樣十個八個的劍手，但我相信他培養不出你這樣性格的人。」

愈秀凡接道：「在下想不出有何不同，艾大俠能培養出我一個愈秀凡，也就能培養出十個愈秀凡來。」

造化城主道：「他可以培養出像你這樣的武功人才，但却無法培養你同樣的氣質和性格。這世上，畢竟只有你一個愈秀凡，不可能有第二個同樣的人。」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一個人的武功可以苦練中得到，在良師陶冶下衝破某些體能的限制，但他生具的領袖才能和使人傾服的器度，却不是輕易培養得出來。你所以能和我為敵，是因為你具有了這種統馭人的才能和氣質，才能把我苦心羅致、培養的人才為你所用。」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難得閣下如此看重愈某，就當今武林之世而論，閣下算是一位人才；但如論你的作為，却是滿身罪惡，兩手血腥。」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何以見得?」

愈秀凡道：「你設九刑室，佈置了人間地獄，把活生生的一批武林高手變的瘦骨嶙峋，無法離開那人間地獄一步，聽憑你的宰割。」

造化城主接道：「芙蓉膏味具異香，他們如若意志堅決一些，那就不會受到芙蓉膏的誘惑了。」

愈秀凡冷冷說道：「你為了使一些人安於人間地獄中工作，用藥物合以金屬，把他們變成了一個似人非人的怪物，讓他們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中，習慣那種陰暗的地獄生活。甚至，你把他必須的食用之物，也製的古里古怪，形如斷肢、殘軀，要他們食用，活生生的造成了一處人間鬼獄。」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你不覺得那是超常人的傑作麼?」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也是前無古人的惡毒設計。」

造化城主又大笑一陣，道：「人性太貪，我不過是給他們一點報應報了。」

愈秀凡道：「人間地獄中，被關的，未必全都是惡人。」

造化城主接道：「就算有一兩個身遭寃枉的人，實也不算什麼。」

愈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閣下才是惡人中惡人。」

造化城主突然哈哈一笑，道：「愈秀凡，你似乎已經忘記了?」

愈秀凡道：「忘記什麼?」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和花無菓，也到了此地。」

愈秀凡道：「兵不厭詐，這一點，恕在下不予奉告。」

造化城主一揮手，道：「殺!」

四個黑衣人四柄長劍，四柄短刀，一齊出手，攻了過去。愈秀凡已領教了這些黑衣殺手的厲害，手中長劍，只是用來誘人耳目，短刀才是取捨性命的毒招。

長劍一揮，閃起一道寒虹，封住了四人手中短刀攻勢，人却由交錯的長劍中，脫身而出，退到了大廳門口。

他心中知曉這些黑衣人的厲害，讓他們圍在四面動手，很難對付。

如若能佔地理之便，擋在門口，減少背後受敵之危，應付起來方便多了。

四個黑衣人的合圍之勢，本是極難破解，但愈秀凡却輕而易舉的閃了出來。

這奇異的身法，得自驚天劍譜之上，看的造化城主也不禁暗暗的一皺眉頭。四個黑衣武士之陣，但却未能使他們心中有所警惕，四把長劍，潑水流星一般，攻了過來。

這一次，四個人竟把武功用於長劍之上，但見一片寒芒閃抖，攻勢十分凌厲。

對這些黑衣武士，愈秀凡早已心動殺機，交手數招之後，看出了他們劍法變化的路數，突然展開反擊。他數次在搏鬥中受到了傷害，內心之中已生出了很大戒懼，不敢再輕視這些從衛劍士。他們的武功之高，決不在江湖上一流高手之下。

所以，直到看齊了四人劍路的門道，才施展快劍手法。

但見寒光連閃四閃，四個黑衣人全都倒了下去。

四個人全部是劃中咽喉。愈秀凡雖然極盡小心，左腿上仍被劃了一刀。

鮮血淋漓而下。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愈秀凡，好快的四劍!」

愈秀凡道：「誇獎了。」

造化城主道：「如若他們分站在四個不同的方位之上，你縱然能夠殺了他們四人，只怕閣下付出的代價還要大些。」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但他們四個人畢竟是死於我的劍下。」

造化城主道：「閣下的腿傷如何?」

愈秀凡道：「幸未傷及筋骨。」

造化城主目光轉注到紅衣劍士身上，舉手一揮。

八個紅衣劍士，一齊舉步行了過來。紅衣武士，用的是雙劍。

十六柄長劍，一齊出鞘。

造化城主輕輕吁一口氣，道：「愈秀凡，可要再試試他們的雙劍變化?」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閣下最大的本領，就是指令他們羣上羣攻。」

這時，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愈少俠，咱們也有很多的人手，為什麼你要單獨拒敵?」

愈秀凡嗯了一聲，突然飄身而退，退到了大廳以外。八個紅衣劍士，忽然一合，兩人一排，向廳外追來。愈秀凡站在大廳外面四丈左右處，橫劍而立，冷冷的不發一言。

第一排行出的兩個紅衣人，剛剛出手，突然側飛過來數十道銀綫寒芒。

這是針釵湯蘭施放飛針的手法，最凌厲的「漫天花雨」。

不過，這不是湯蘭一個人打出的飛針，而是很多人一起打出的飛針。

兩個紅衣劍士，雖然同時拔出了長劍擊出，但却無法全擊落那疾湧而至的寒芒。

一陣輕微的波波之聲傳入耳際，飛針被擊落了一半。

但仍有很多的飛針，擊中了兩個紅衣人。

需知，由不同的人手，打出飛針，力道不同，但手法都凌厲無匹。就算是造化城主親身臨敵，也未必能用手中之劍，擊落這麼多飛針。兩個紅衣劍士，各中了數枚。

針上的奇毒，是出自五毒夫人所調製，毒性強烈無比。兩個紅衣劍士立刻倒了下去。但第二波，兩個紅衣劍士，又行出了大廳。

兩側的毒針，又飛了過來，同一的手法，同樣的凌厲。

兩個紅衣劍士，又倒了下去。就這樣，第三波紅衣劍士，又倒了下去。

愈秀凡只看的大感奇怪，暗暗忖道：眼看到面前的人倒了下去，為什麼還有後面的人跟了上來，這等不畏死亡的豪氣，固然可佩，但這等不知死活的傻勁，却是叫人想不明白了。

倒下六個紅衣劍士，第四波紅衣人，終於有了警覺，沒有再行出大廳。

耳際間，響起了造化城主的聲音，道：「愈秀凡，你好毒的手段!」

愈秀凡冷冷說道：「在下也覺着奇怪，第一波紅衣劍士，可以死在毒針之下，為什麼第二波、第三波，仍然有人出來。難道他們都失去了控制自己的神智不成。」

造化城主道：「本座律令森嚴，他們未得令諭，不會停下。」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你要他們活活送死，如何能怪得在下?」

造化城主道：「針釵湯蘭的手法，傷了他們，本座也覺着他們死的奇怪。」

愈秀凡道：「一個湯蘭傷不了他們，但不知幾個湯蘭，才能傷他們?」

造化城主道：「至少四個湯蘭，才能傷他們。」

愈秀凡嗯了一聲，道：「不敢相瞞，咱們所有的人，都有針釵湯蘭一般的發針威力。」

造化城主道：「這似乎是不太可能。」

愈秀凡道：「我們用的和你一樣方伝，不同的是，咱們是以坦誠相處，各自把數十年體會到的竅要，傳授出來，只要具有了發出飛針的功力，很快就會學到了發針的手法，這中間沒有欺騙，沒有隱瞞，只要短短數日，就有成。」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陣，道：「你也一樣，把你出劍的手法，和劍招中精微的變化，傳授了他們。」

愈秀凡道：「不錯，他們也傳授給我。只要我們有時間，很快就可能變成十個愈秀凡，十個湯蘭，甚至十個五毒夫人。」

造化城主道：「我不該留下你的性命，十個湯蘭，十個五毒夫人，也未對我構成什麼威脅，但十個愈秀凡……」

愈秀凡冷冷接道：「怎麼樣?」

造化城主道：「可能對造化城構成一個威脅。」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主，我曾是你手下的敗將，但我一直沒有畏懼之心，如是今生，你還有一個殺死我的機會，現在是唯一的機會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我一生最足以傲視江湖的一件事，就是我從不冒險，我要以很精密的計劃，代替匹夫之勇。」

愈秀凡仰天大笑一聲，道：「撇開了是非不管，你是成就，的確是驚世駭俗，但善惡有報，一時成就，並不能算是功德圓滿。」

造化城主沉吟了很久，道：「愈秀凡，你可是想和老夫挑戰麼?」

愈秀凡道：「在下一直有這樣心情，但不知你敢否應戰?」

造化城主道：「你是說咱們單打獨鬥。」

愈秀凡道：「不錯。」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愈秀凡，我想到了一件事，你說的不錯。」

造化城主道：「這一次，我可能是僅有一次殺死你的機會了。」

愈秀凡道：「所以，你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準備和我動手一戰，是麼?」

造化城主道：「正是如此，而且，我可以和你公平的作一次決戰。」

愈秀凡道：「好!在下也有此意。」

造化城主道：「咱們一言為定，本座要出來了。」

果然緩緩步行了出來。造化城主這個從來不守信用的人，此刻竟然大反常情。

愈秀凡打出手勢，示意隱蔽在兩側的人，不要再施毒針。

所以，造化城主，一直未遇到飛針偷襲，兩人相距五尺左右時，造化城主停了下來。愈秀凡緩緩抽出長劍，平橫胸前，臉上是一片誠毅之色。

造化城主打量了愈秀凡一眼，道：「我希望你再能想想咱們合作的事。」

愈秀凡道：「這件事在下已經想過了很多次，用不着再想了。」

造化城主點點頭，道：「愈秀凡，在下又多加了一分殺死你的決心。」

愈秀凡右手長劍一探，忽然一劍，刺向了造化城主的眉心。

口中却說道：「閣下想必要自持身份，不肯出手，我就先攻了。」

說完這一句話，手中長劍，一連攻出了一十二次。

這十二劍凌厲快速，當眞是如閃電一般。

造化城主原地未動，揮腕出劍，封開了一十二劍，道：「愈秀凡，你似乎是又有了一些進步。」

愈秀凡道：「誇獎，誇獎。」

造化城主長劍疾轉，忽硬忽軟，一隻劍有如一條靈蛇般，變化萬千，叫人莫可預測。這一輪急攻，完全是眞才實學，愈秀凡施出驚天劍法，長劍疾如輪轉，隱隱的帶起了風雷之聲，交手百招，兩人都在原地未動。

但百招過後，愈秀凡已然無法穩住身形，造化城主劍上的力道，愈來愈是強猛，愈秀凡被迫的不得不加上閃避工夫，以避對方凌厲的攻勢。又過五十招，兩人已進入了全力相搏的境界。但見劍光飛繞，已然失去兩人身形，只見到一團寒芒在轉動。

忽然間，寒芒收斂，劍氣消失，又可清晰看到了愈秀凡和造化城主。

此刻兩人的形勢，和初動手時大體上局面相同。

但見兩人對峙而立，四目交注，愈秀凡擺出了一招很奇怪的劍式，阻止了造化城主的攻勢。

但片刻之後，愈秀凡似是站不穩，忽然問，向後退了七八步。

他很想把身子穩定下來，但却無能為力，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造化城主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高聲說道：「愈秀凡，你的英雄氣概那裏去了?你本來可能是主裁武林命運的一位首腦，因為你的固執，失去這份權威和榮耀。」

他自言自語之中，兩條人影疾如飛鳥般落入場中。兩柄長刀，在日光下閃着寒芒。

是王翔、王尙，兩個人分站在愈秀凡的身側。

造化城主對這兩人的出現，似是根本未放在心上，緩移脚步，向前行去。

愈秀凡雖然倒了下去，但知覺未失，似是想掙扎着站起身子。

可惜的是體力已有所不能，竟然無法站起。王翔、王尙，舉起了手中長刀，已準備出手。但這形勢，構不成阻止造化城主的威勢，望也未望兩人一眼，居然不停的向前行來。忽然

間，長嘯震耳，一條人影，天馬行空一般直落下來。

擋在兪秀凡身前。只見他穿着一件月白長衫，胸前白髯飄動，右手執着一個金筆。

正是武林中人人敬仰的金筆大俠艾九靈。

艾九靈神情嚴肅，緩緩說道：「玉笙師弟，別來無恙？還認識我這個大師兄麼？」

造化城主突然間停下了脚步，雙目中神光如電，但臉上却是一種很奇怪的表情，輕輕吁一口氣，道：「你眞的還活着？」

艾九靈點點頭道：「我還活着。我不能眼看着武林造成大刧，這一口氣支持着我，渡過你三次襲殺的厄難。」

造化城主已恢復鎭靜，淡淡一笑，道：「大師兄，還想我這個師弟認你麼？」

艾九靈道：「你應該悔悟了。我這個師兄，願以一身行爲，擔起你造成的罪惡。」

造化城主道：「那定還有別的條件了？」

艾九靈道：「有！解散造化城，放出人間地獄中囚禁的人，交出你派在各大門派中的臥底奸細名册，我可以饒你一命。但你要從此面壁清修，不得再在江湖上走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突然抹去臉上的僞裝，露出本來的面目。

那是個劍眉星目，面如冠玉，皮膚白中透紅，看上去不過二十三四的人。

艾九靈怔了一怔，道：「你，你是——」

造化城主接口道：「我是誰，你還能認識麼？」

艾九靈道：「依稀相辨，你還是四十年前的樣子。」

造化城主淡淚一笑，道：「四十年，不算短，多少人身化白骨，多少人黑髮變白，我還記得四十年前，你是鬍鬢如墨的壯年，但這四十年，你老邁了不少。」

艾九靈歎口氣，道：「你修成歸元神功，返老還童，脫胎換骨了。」

造化城主道：「不錯，你如不苦苦追查不休，我再等二十年，讓你死去之後，我再發動爭霸江湖的大業。我要全武林中人，對我臣服；我要全江湖中，對我朝拜，我要完成千百年來，人人祈求而未能完成的江湖霸業。」

艾九靈道：「多少梟雄、才人，因一念之差，淪入萬刧不復之境，難道前車之鑒的教訓還不够麼？」

造化城主道：「因人成事，他們和我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往今來，沒月一個人有我這樣的一身成就；也沒有一個人有我這樣龐大的實力；艾九靈，念咱們一塲師兄弟的份上，我可以等到你百年之後，再師霸業。但你竟不知好歹，培養出兪秀凡這樣的人才，和我作對。」

艾九靈歎息一聲，道：「你既能念咱們同門一師的情意，爲什麼不肯聽師兄勸說呢？我要你罷兵息爭，苦海回頭。」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接道：「艾九靈，我的大師兄！歸元神功，是當今武林中最難練的一種武功，但我練成了。內功、劍道上，我都已高你一籌，你自忖是我的敵手麼？」

艾九靈接道：「江湖上，受人敬重，武功並非是唯一的憑藉，你的作爲，如不能受人敬重……」

造化城主道：「我就是不用人敬重於我。我明白，行俠仗義，我畢生之力，也難有你同樣的成就。玉珠在前，我不願再費這份心機。我要征服武林，稱霸江湖，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咱們各走極端，各登極峯。你已享譽數十年，難道還不滿足麼？你該早死的，但你却活了下來。」

艾九靈道：「我如能看到你改過向善，重新爲人，承繼了師門中仁俠衣鉢，我已是古稀之年，死而何憾？」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你不死，阻碍了我的大事，我幾次遣人圍殺於你，難道你還不明白麼？」

艾九靈搖搖頭，道：「但你幾次都未得手，功敗垂成，你可知爲了什麼？」

造化城主道：「算無遺策，戰則必勝談何容易。但我十成八九，也足以自豪於江湖。」

艾九靈道：「師弟！放眼看看你建立起來的勢力，網羅到的人才，那個是眞正傾向於你。他們對你恨之入骨，但却又不敢不聽命行事，一有機會，他們却會離你而去，背棄你。事實證明，斑斑可考，難道你還不肯相信麼？」

造化城主仰天大笑三聲，道：「艾九靈，你可是認爲我敗定了？」

艾九靈道：「不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師弟，你爲惡已多，雙手血腥，但現在還來得及。」

造化城主冷哼了一聲，接道：「住口！」

這一聲大喝，用的是獅子吼神功，塲中都聽得心頭一震。

但兪秀凡却被這一聲獅子吼，震動了心神，霍然站起了身子。

原來，他疲勞過度，一口眞氣，岔不回來，有如被制了穴道一般，全身癱瘓，站立不起，被造化城主這聲大吼，助他使眞氣歸經。

艾九靈歎口氣道：「師弟，你眞的執迷不悟麼？」

造化城主厲聲喝道：「艾九靈，你不用口是心非，擺出一副仁俠的面孔。難道你這等俠名聲譽，還不够麼？你還要在臨死之前，把我這個作師弟的用作墊背，以增長你的聲望？」

艾九靈臉色一變，冷冷接道：「師弟，你這般執迷不醒，至死不悟，爲了江湖正義，我這個作師兄的，也不能再姑息養奸了。」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你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你不再對我姑息了，是麼？」

艾九靈點點頭，道：「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心力，容忍的太多了。」

造化城主道：「目下，你是否還準備再容忍下去呢？」

艾九靈道：「不再容忍了。我不能眼看到你再爲非作歹，爲害江湖。」

造化城主道：「那很好，今日咱們作一個了斷，你如把我殺了，可以更增加你的聲望，也可以爲江湖除害。艾大俠，不過，我不會束手待斃，殺人要有眞實本領。」

艾九靈點點頭，道：「我知道，咱們明白，不是你改過自新，重新做人；就是箕豆相煎，兵刃相見，免不了這一塲生死搏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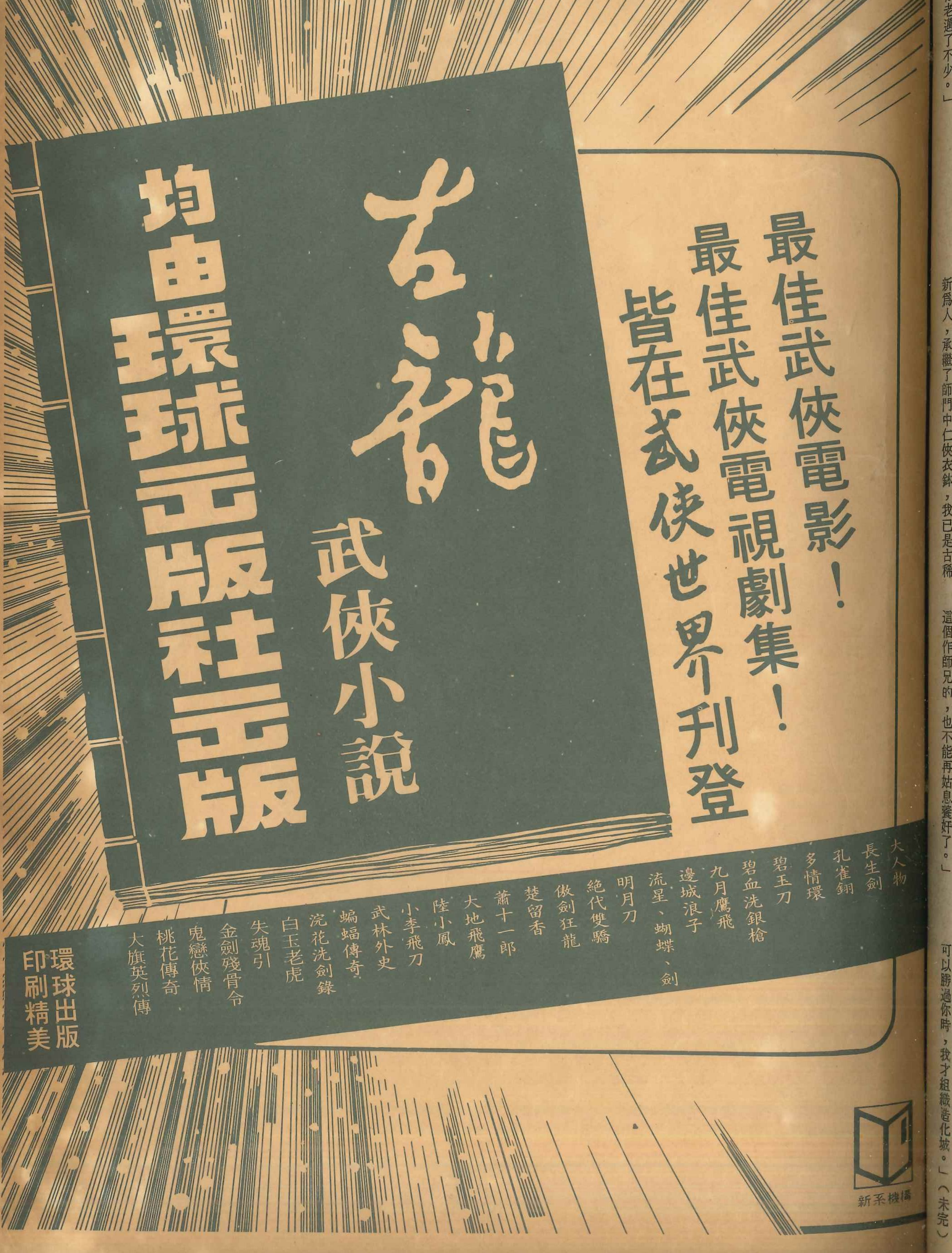
造化城主已完全恢復鎭靜，笑一笑道：「艾大俠，你老邁了。那就由你先出手吧！」

艾九靈仰天長歎一聲道：「恩師陰靈有知，請恕弟子之罪，兄弟搏殺，手足相殘，實非弟子之願。但形勢逼人，弟子逃避了數十年，仍無法逃過此刼。」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艾九靈，別做戲，你和老鬼，早商量好了。」

艾九靈大聲喝道：「住口！你敢罵師夊老鬼？」

造化城主道：「爲什麼不罵他。如若他肯傾囊相授，我早就把你制服，用不着我多等了三十年，化盡了我的心機才練成了一身超過你的武功。我知道，你耳目靈敏，手段狠辣，不論我在那裏組帮立教，都無法逃過你的耳目，以你艾大俠的聲譽，定會大義滅親，除了我這個師弟，倍增了你的俠譽。可惜的是，我看穿了你。所以我不輕舉妄動。我走五湖，遊海，進深山，跑大澤，求名師，學絕技，直到了我可以勝過你時，我才組織造化城。」（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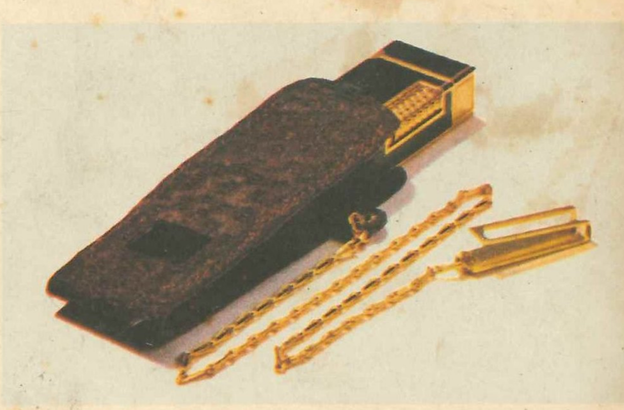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7:06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